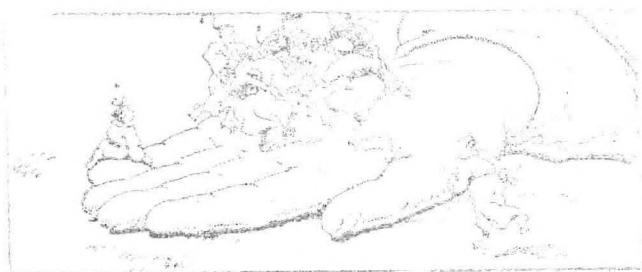




# 格列佛遊記

英·緞夫特 著 蘇橋 譯



# 格列佛遊記

上海新書報社雜誌聯合發行所





# 格列佛遊記

著者 綾夫 特

譯者 蘇橋

發行 賀尚 華

發行所 上海聯發所  
上海福州路七九二號  
上海雜誌書報社

定價 八十元五角

一九四九年七月版 (三〇〇三) 版權





特夫 綴 · 者 作

## 總目錄

綏夫特的生平及其著作（C·V·多蘭）	一
發行人致讀者書	一
格列佛船長致表兄辛浦生書	三
章目	九
遊記	
第一部 列列普特紀行	一五
第二部 博羅布丁納紀行	七七
第三部 勒普塔、保爾尼巴比、拉格納、格拉布達布德列布及日本各地紀行	一四九
第四部 「慧因」國紀行	二一九
譯後散記	二九九

## 緩夫特的生平及其著作

詹納遜·緩夫特的讀者大都知道緩夫特是格列佛遊記的作者。這部著作算是英國文學開始使用現在通行的散文寫作的半世紀裏頭最享盛名的三部作品之一。這幾部作品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結果大家倒把它們原來的書名搞錯了。約翰·班揚的朝聖者從現世到來世的歷程（一六七八年），在一般人的嘴裏，已經變成了天路歷程；丹涅爾·笛福的約克郡航海家魯濱遜·克魯索的生平及驚奇冒險（一七一九年），現在僅僅給叫做魯濱遜漂流記。許多讀者也不大知道，我們叫做格列佛遊記的，原該叫做格列佛船長著：世界荒遠國家旅行記（一七二六年）。大家都把這幾部作品看作兒童的基本讀物，而且往往都在童年的時候讀過了它們的節本，所以甚至許多成年的讀者還不知道自己僅僅讀到這些作品的情節而已。這幾部作品都是故事，同時却也都是人生的批評；在一般人看來，它們算是故事；在體會到人生的艱辛困苦的人士看來，它們却是人生的批評。

1

如果說這裏每一部作品裏面的故事不過是全書的一個核心，那麼，這裏的每一部作品也都不過是作者全部著作的一個核心，因為這裏的三位作者除了他們最享盛名的作品以外，都還寫了很多其他的著作。就像格列佛遊記不僅僅是一篇故事似的，緩夫特的著作也不僅是格列佛遊記一書而已。格列佛遊記的確實是緩夫特的思想和藝術的精華，然而，如果我們不知道緩夫特作為牧師、政治家、情人、

朋友、諷刺家、文化人和詩人的各方面活動，不知道他的有力的煩惱的不安的精神所具有的種種特點，我們就無從充分了解這一部著作。處在侏儒、巨人、學究或馬兒裏面的格列佛，並不有異於處在當日的愛爾蘭和英格蘭人民裏面的綏夫特。

一個具有強烈的權力慾望的非常人物，一定要支配平庸的人物，或討好平庸的人物，要是不然，他就只有流於憤怒了。綏夫特不是出身於富家貴族，他缺乏這種人物的先天的有利條件。尤其糟糕的，綏夫特又沒有黑心厚臉，這些東西的用場倒也不下於門第家產。他不能向上盡爬，不管自己腳踩的究竟是甚麼東西。他不能忍受明槍和暗箭，一定要立刻加以反擊。誰也不能像他那樣的出奇：他起非比朋輩落後，而又不循一條固定的坦途，然而他却越過了他的所有的朋輩。綏夫特沒有一副可以支配世界的簡單頭腦。

綏夫特也不能像有些人物一樣，靠討好登龍。如果是與此無關，他也許倒會比原來柔順一點。在當時，取悅一位貴族還不是甚麼丟臉的事體，但是綏夫特就不能做到這點。他滿會臭罵而不拉於阿諛。他總在頂頂溫暖的場合發表冰冷的議論。他沒有討人歡心的心腸；要是他教人家歡喜了，他也會覺得臉紅，好像自己是一個悲劇角色，却逗起了人家的一陣歡笑。這不是他的行業。這是江湖騙子的一種勾當。

最怪不過的就是：綏夫特的一種志願失敗的時候，他却不曉得自己在另一方面的卓越才能。還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或者是剛剛跨出了三十，他生氣自己沒有發號施令的機會，可是就在這些年間，他

却投出了空前絕後獨步一時的散文的諷刺。在倫敦，綏夫特在失勢之後，企圖領導自由黨或保王黨，結果是事敗垂成，可是他却幾乎毫不費力毫不用心地領導了有識的人士。在愛爾蘭，他自己看作一個絕望的流人，然而他却寫出一些不朽的論著和新型的詩歌。他在一股狂熱的復仇的憤怒之下，寫出了格列佛遊記，同時却讓大家讀得高興了起來。每一次失敗的另外一面都是一次勝利。

綏夫特的一切憎恨的另外一面都是喜愛。綏夫特是一個厭惡人類的人物，然而他却以自己的友誼著稱。他躲避女性，然而他却使兩位女性聞名一時。他痛恨愛爾蘭，然而他對愛爾蘭人却有一股無窮的愛戀。他詛咒人類，然而他却給人類以一種愉悅，經過了兩個世紀。這算是綏夫特的特殊秉賦：從一個憎恨的本體裏頭抽出一種喜愛的興趣。

毫無疑問的，綏夫特應該可以像一般天才一樣，把自己的才能估量得更加正確，把自己放在適當的崗位上面。但是，綏夫特却沒有一般天才的高明涵養。他不能靜坐下來寫詩著文，就算是於願已足。散文和韻文都是綏夫特信手拿到的武器。綏夫特在扮演悲劇角色的當兒，在企圖實現雄心的戰鬥裏面，利用了這些武器，並不是因為他珍視這些武器，而是因為他只有這些武器。當行年不到四十五歲，他在這場戰鬥上遭受失敗並且心灰意冷地放棄了戰鬥之後，他始終不肯讓自己感到寬慰。他不肯承認自己在一場小的戰鬥上遭受了失敗，却已經在一場大的戰鬥上贏得了勝利，而且還繼續在贏得勝利。他的自尊使他喪失了自知之明。

幾年期間變更了好幾次論定。當綏夫特依然健在人間的時候，其時愛爾蘭王不過是一羣懶漢的頭



子，綏夫特就已經可以預見到了自己的真正論定。他應該知道，爲了他在涉世以前的著作，爲了他在絕望以後的著作以及他對愛爾蘭的建樹，他終歸可以教人家永念不忘。他當作自己的黃金時代，跟牛津和保林布洛克爵士相處的那些年頭，不過是卑不足道的瑣事而已。綏夫特在不當政治家的搭擋而顯得頂頂孤立的時候，却顯得頂頂光耀。

綏夫特也該會瞭解——要是他還有明見——簡單的公式是不能說明他的。要完成他所樹立的事業，他需要自己意志的盲目的包圍。把綏夫特推到文壇前列的因素，就像散見在他的多數作品上面的那種東西，就是他的最高的自尊和無限的脾脫。他贏了一場戰鬥，他却不知道自己從事了這場戰鬥，因爲他以無限的熱情參與了另外一場並不值得的戰鬥。這是他的重要的熱情，不是他的長期的幻想。「自然」並不多管散文或韻文究竟是不是出於幻想，就像她也並不多管孩子究竟是不是生於野合。

綏夫特是一位頂有個性的作者。他寫下的每行文字幾乎都是個人的自傳；不一定都是他的生平的事跡，却一定都是他的性格的波動和放射。在他的後來寫出的在愛爾蘭克肯尼學校及三一學院的少年生活回憶上，這是明顯的；在他從二十二歲到三十二歲時候（其中他曾在薩立郡穆爾園一位古老的英國外交官威廉·鄧普爾的家裏一半作客一半担任秘書，消磨了七年的時光。）所作的一些書翰、詩歌和諷刺作品上，這也是一點不會看錯的。在二十四歲時候，綏夫特寫過一些陳舊的平達爾式的短歌，無人理會；之後，他就憤懣地拋棄了他的穆斯的幻想力——

既然您的神韻寄託在您的呼吸之間，

那麼在一陣微風之下整個幻想也就完結了。

接着，他就轉到了諷刺，轉到了另外一種的詩歌上面，把自己寄託在：

我的憎恨就像天定的那樣尖銳

總有一天會教罪惡和顛預流血。

綏夫特初期諷刺作品的性格很受他的環境的影響。他住在鄧普爾溫暖的家庭裏面，稍稍同人間隔絕起來；他厭惡那些營營的才子和新起的科學家，認為他們擾亂了當時的道德和知識生活。雖然德萊登也是一位才子，牛頓也是一位科學家，可是綏夫特對於他們也沒有另眼相看。他的憎恨受到謹嚴的正義的影響並不甚於一位人士的愛情。鄧普爾參加當時關於古代和現代的價值問題的辯論，他贊成過去而否定現在。綏夫特在表面上很像鄧普爾但是在本質上却像他自己，同意了這種意見。他承認古人的卓越，輕視他所懷疑的任何今人。他認為當時的學術界幾乎全是一些下流、飢餓、嫉妬、嚼嚼營營、毫無鋒芒的呆子傻瓜，無知而自大，就像蠅子嗜好屎尿或蜜糖一樣，擺在他們的先達周圍。但是鄧普爾只憑着一種委婉的莊嚴的說明，評定了這次論戰，然而綏夫特却把它變成了丑角的喜劇。在他的書籍的戰爭一部作品上，古人和今人給他化成了一些實在的戰士，「在上星期五」，在王宮的圖書館吵鬧起來。今人的發言人是一隻有毒的蜘蛛，古人的發言人却是一隻讚頌甜蜜和光明的蜜蜂。

在一隻桶子的故事上，綏夫特發動了一場戰鬥。這篇諷刺就像是船上水手向鯨魚丟一隻桶子要教

它放過了海船似的。讓那些叫囂的才子和空洞的學者在這個諷刺上撞頭打滾，免得去爲害社會。這篇故事的目的不在於完成彼得（聖彼得）馬丁（馬丁路德）和雅各（翰約加爾文）三個兄弟的寓言（他們分別代表了羅馬教會、英國教會和反國教派）。這一段諷刺宗教迫害的寓言在全文裏面僅僅占了三分之一的分量。中間的各種穿插佔了更大的部分，而且也較比綜雜。憑着一個牧師的身份，綏夫特應該保衛自己的教會，打擊自己教會的敵人。他對於神學上的詭辯、迷信和邪說以及教士的貪婪和欺詐，毫不留情。但是他轉身過來砍殺文化界的騙子之時，他却更加毒辣更有風趣了；他把他們看作自己的敵人，他用一種輕蔑的恭維手段嘲笑他們。不過，在他眼裏，他們多半都是麻煩的傢伙，所以他蹀下以前，總先要端詳一會。他們只會惹起他的憤怒。他的憎恨，經過先前多年的孕育之後，發現了一種合適的語言；他的憎恨是對於整個的人生。他諷刺地說道，幸福不過是「永遠安於受騙；一信賴勝於懷疑，憑感覺接受人生的皮相勝於憑理性尋根究底。」上個星期，我看到一個女人受到了批評，你不會相信這如何教她變得更壞。」「至高無上的幸福」就是「安然自若地在惡徒寡頭做一名呆子。」

這兩篇諷刺大約是作於一六九六年到一七〇四年之間。牠們在一七〇四年出版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注意。呆子不會閱讀綏夫特的作品，聰明人却又自囿於自己的聰明。有些有識的人士看得高興了，但是那篇故事又得罪了權威的教士。雖然這是匿名出版的，而且綏夫特也始終沒有公開承認，但是從此以後，他在自己的教會裏面却背上了不敬的罪嫌，或者照他的說法，「智慧的罪過」。

因為教會是他的職業和依靠，這當然影響了他的境遇。他在宗教感言上寫道，「我憑一個牧師的資格，我自命是上帝指派的一個人物，要保障我所擔任的職位，要盡量說服最多的敵人。雖然我覺得我的事業是正常的，可是一個重大的動機却是我服從上帝的意旨，服從祖國的法律。」這不是一個聖徒的態度，而是一個戰士的態度。綏夫特在保衛教會的權利上，始終是戰鬥的。在共同工作的政治家裏面，在相與盤桓的學者裏面，綏夫特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牧師，而且也始終不讓大家忘記了這個。

鄧普爾死於一六九九年。以後的十一年期間，綏夫特始終留在愛爾蘭，有時住在拉刺柯爾的鄉間，多半住在都柏林的寓所，偶爾也走走倫敦，考察政治的情形，或者同幾位朋友盤桓一時。他身上似乎存在着一些東西，使他總不能有長期的滿意。他安於擔任牧師，但是却不能等待到升為主教。他沒有負債，但是却老想發財。他是學者、牧師和才子，但是却不想同這些人物往來。只有同大人物一道，他才會感到舒服，但是就在那樣的情況之下，他也還是不能夠完全隨和他們的意思。他獨立在自已天賦的高峯上頭，用一副冷眼橫掃人間。

如果他也有愉快的日子，那就是同約瑟·愛迪生相處。愛迪生比綏夫特年輕五歲，但是却比他早熟，而且早已得到了自由黨大臣的青睞。這兩位才子在一七〇八年二月相識，馬上就成了朋友。愛迪生認為綏夫特是「第一有趣的伴侶，第一可靠的朋友，而且也是當代的第一天才。」綏夫特認為愛迪生滿有智慧、風度、學問和品德，「值得一代的尊崇」。綏夫特替愛迪生和觀察撰稿，愛迪生勸他把他的

詩歌波息斯和斐利門修改一道。綏夫特滿有自信，所以他並不固執；他居然讓愛迪生「刪掉八十行，補上八十行，改動八十行。」這篇詩歌受損了，但是綏夫特却没有受損。他可以而且的確寫得較比的委婉，只要它可以教愛迪生高興。愛迪生算是綏夫特的第一個平輩的朋友。愛迪生到愛爾蘭擔任祕書長，每年有兩千鎊年俸；綏夫特還沒有升遷，而且也毫無希望，但是他並不嫉妬，而且還喜歡愛爾蘭就像喜歡愛迪生一樣。

如果綏夫特在這些期待的年間也有寧靜的日子，那就是同厄斯志·約翰生相處。他以史蒂拉的名字讓她聞名一時。她也是鄧普爾家裏的一員，是一個農場管理的女兒，她的寡母算是鄧普爾姊妹的閨伴。綏夫特最初遇史蒂拉的時候，史蒂拉才不過八歲。他指導她讀書寫作，慢慢也就得到了一種慰藉；在這些跌宕不羈的年月裏面，只有她才能够給他慰藉：曠曠的喜歡、無邪的愛戀、天真的依順、天真的崇拜。兩人的親暱積漸增長了，積漸深刻了。綏夫特離開穆爾園回到愛爾蘭，史蒂拉聽他的勸告，馬上跟去了。他提出的理由是：愛爾蘭的生活比較便宜，史蒂拉分到的鄧普爾遺贈為數無多。史蒂拉却不說任何理由。她來到愛爾蘭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由鄧普爾家裏另外的一個食客，一個叫做勒貝卡·丁格萊的老婦，同她作伴。有如綏夫特說過似的，這種行徑初看起來「好像一種桑濮之行」，而且也的確惹起了一些閒話，但是由於他們穩重謹慎的行爲，那些閒話馬上沉默下去了。史蒂拉和丁格萊夫人（也是女士）照例同她們自己的傭人住在一道。綏夫特住在拉刺柯爾的時候，她們就住在附近的民房裏面。綏夫特住到都柏林的時候，她們就住在市內另外的一個地方。只有在他不在的時候，

她們爲了經濟起見，才住到拉刺柯爾的牧師公館或者他的都柏林寓所。誰也不知道綏夫特每年資助史蒂拉五十鎊。他從來沒有在早上跑去看她，而且據說，他在下午或晚間跑來看她的時候，也最少有一位第三者在場。

早就有一種謠言而現在的某些考證家也這樣相信，說是史蒂拉和綏夫特是結過婚的。要是這是確實的，那也是綏夫特担任聖帕特里克教長之時秘密結婚的；這也不過是名義上的，而且也不是公開的名義。爲甚麼綏夫特和史蒂拉始終不正式結婚，衆論紛紛，但是這些說法也都不過是揣度而已。綏夫特在一七〇四年寫道，「要是我的福運和興致會教我考慮到這個問題，『那麼』在人間裏面，』他一定會選擇史蒂拉做他的妻子，一因爲只有她的談吐才教我覺得貴重。」他珍重她的友誼有過於結婚；她也珍視他的友誼有過於同他人結婚。史蒂拉沒有留下來片言隻語，表示她知道自己和綏夫特之間的隔閡，除了他的霜劍一般的意志以外；或者表示她想擺脫他所給她的地位；或者表示她感到了痛苦或悲哀。她知道綏夫特自負自己的自尊心，他崇拜她的自尊心就像是自己的影子似的。他信賴她的判斷，因爲它就是他自己的判斷的鮮明反映。他聽取她的意見，因爲它就是他的意思。然而她却又不是隨聲附和，教他聽起來覺得討厭。她伶俐活潑，委婉進言；要是他說她錯了，她也會撒嬌賭氣；她不讓他雇用一個「臉孔漂亮的」女傭或管家。

因爲綏夫特在史蒂拉逝世以後，把他們的來往信件通通毀掉了，只剩下疏忽留下的一封和著名的寫給史蒂拉的日記，所以除了在他寫下的有關史蒂拉的文字以外，她的遺跡幾乎完全沒有了。但是在

上述的日記上，（從一七一〇年九月二日到一七一三年六月六日，）却可以若隱若現地看到了她的性格和風趣。史蒂拉是綏夫特在得勢時候第一信任的人物。她是綏夫特可以給她寫下那樣坦率有力永難忘懷的書翰的人物。

綏夫特於一七一〇年九月負了一種特殊的使命，也就是爲了所謂「初度結果」的事情，前往倫敦。獻身於教會的女王安后把一筆教會的祿俸移爲英格蘭教士的第一年年俸。愛爾蘭教會希望她對愛爾蘭一視同仁。寫給史蒂拉的日記常常談到綏夫特爲這件事情而奔走。但是不久他給一種更大的事件吸引了，這件事情也就沒有提起了。綏夫特起先仰望的自由黨內閣垮台了。保王黨的亨利·聖約翰（就是後來的保林布洛克子爵）出任國務大臣。保王黨羅伯特·哈利（就是後來的牛津伯爵）出任首相。綏夫特於九月九日給史蒂拉寫道，「每一個自由黨的大員一定要全部給撞走的，我們將會有一個在英國空前未有的冬季。」綏夫特一向不是十足的自由黨，就像他現在也並不是十足的保王黨一樣。他是一個教士，同時保王黨也立刻從女王那裏爭到了愛爾蘭的「初度結果」。綏夫特現在受到了哈利的褒獎，他開始覺得人家不至再用一隻桶子的故事攻擊它的作者了，他最後可以在國內的顯要裏面佔到了一個地位。

哈利實際上對「初度結果」的恩典和桶子故事上面的正教教義同樣是漠不關心的，他只想籠絡英格蘭最活躍最厲害的文化人。綏夫特可以担任女王的大臣，每年領到一千鎊的年俸；他還可以不必過問他不相信的主義。綏夫特不難認爲保王黨確實比自由黨像樣。自由黨曾經責難他是一個保王黨。現

在他就可以變成一個保王黨。只要綏夫特担任的角色合乎他所認為正當的目的，那就很够了。他把全部的熱情、精力和天才獻給了這個目的。

綏夫特和哈利合作的時候，英國的歷史也開始了新奇的一章。沒有一個實際的人物曾經這樣倚靠過一個文人。開始的時候，哈利十分錯看了他的政論家，他在三個月以後居然給綏夫特送去了一張五十鎊的鈔票。這好像是鄉紳給主教發下了一筆賞錢似的。綏夫特對於「這樁事情和態度」感到了憤怒。他把款子退還了，而且拒絕參加第二天的哈利宴會，要求道歉。他給史蒂拉寫道，「要是我們讓這些大臣暢所欲言，那就沒有甚麼可以管制他們了。」一星期以後，大家還沒有和解，他在衆院的休息室遇到了哈利，要他到院裏喊出聖約翰，「讓他知道要是他來的晚了，我就不赴他的餐會了。」財政大臣連忙替這位拉刺柯爾的牧師通知了國務大臣。第二天，綏夫特告訴史蒂拉，他已經「同哈利先生言歸於好了。」

這一星期的星期六，綏夫特被邀參加哈利的餐會，在座的還有聖約翰和現任的保管大臣西門·哈柯特；他變成了他們的一夥，每星期六聚會一次，除非女王在溫座爾非正式招待她的閣員。他們一起擬定他們的步驟，趕走自由黨，趕走馬爾保羅公爵，進行和議。大臣們策劃必要的陰謀，讓綏夫特去影響輿論，他就利用分析雜誌、論文和諷刺文字取樂、激怒、喚起而且說服了大眾。

當時的政治情形，詳情是十分複雜的，但是大體都是相當簡單的。英王威廉——也就是奧倫治親王——把他入嗣的英國和他原有的荷蘭同奧國結成了大同盟，反對法國。兩方已經從事了多年的戰



爭，而且還繼續戰爭；有些英國人已經感到厭倦了。馬爾保羅的對外勝利雖然也可以教人高興，然而終究不如國內賦稅那樣的頻繁。地主們（大都是保王黨）開始懷疑他們繳納的租稅是否幫助銀行家和經紀人（大都是自由黨）坐收漁利。光榮當然算得是一回事體，但是它是花錢的。許多人民都在農舍裏唧咕，說是那位公爵已經得意很久了。他們知道保管錢櫃的財政大臣葛多爾芬是馬爾保羅的一個女婿的爸爸；國務大臣桑得蘭就是他自己的位快婿。他們還知道馬爾保羅夫人——縉紳的情婦，而且據說也是葛多爾芬的情婦——比誰都會討得女王的歡心。一切內政，不但軍事，完全由馬爾保羅一手包辦；他顯然希望擔任終身的海軍總司令。再過一會，英國就會抵押給馬爾保羅家去了。

這種前景教保王黨驚心動魄了。馬爾保羅，像葛多爾芬一樣，看着國會的風向順風轉舵；他原來自命爲保王黨，但是現在却自命爲自由黨。自由黨必須担负延長戰爭的責任，必須担负加重租稅和抬高物價的責任。英國的褊狹人士普遍反對加在他們身上而可能有利於大陸的這種負擔。自由黨優待非國教教徒，藉以博得他們的擁護。英國的正教徒也反對這種對於那些教派的優待，認爲它可以威脅他們教會的統一和威權。英格蘭發現自己走到了利他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暈眩的邊緣，於是就連忙退縮回來，恢復自己原來的優良道德和原來的穩健制度。

這種變革不是自己到來的，也不是由於哲學家的公正的結論，而是由於哈利和聖約翰的策劃和推動。他們兩個都受過馬爾保羅的提攜；馬爾保羅於一七〇四年提拔哈利擔任國務大臣，提拔聖約翰擔任國防大臣。他們就在這隻鷹隼的羽翼之下，圖謀拔牠的羽毛。聖約翰長於口才和手腕，在衆院裏面

無有其匹。哈利比他的同僚顯得穩重，因而也更受多方的信賴；他很善於周旋內線。他的表姊亞比格爾·希爾（馬桑夫人）也就是馬爾保羅公爵夫人的表親，公爵夫人替她在女王的內宮找到了一個差使；他就通過她，把他的蜚語謠言傳到宮闈。馬爾保羅和葛多爾芬後來知道了不利他們的謠言，而且追究到哈利的身上了，於是就在一七〇八年壓迫他和聖約翰退出內閣。但是哈利還是繼續毀謗的活動。女王安后不堪公爵夫婦的壓制，同時也看到了社會的不安，一邊還聽取這些密告，於是她相信自由黨威脅國家的和平和教會的安全。這就造成了葛多爾芬內閣的垮台，而且造成了在告密的哈利和輝煌的聖約翰領導下的保王黨的崛起。這算是他們的一種政策：爭取文化人，因為他們最難獲得他們的合作而最怕受到他們的反對。

那些議論可能由他們三人裏面的任何一人提出的。但是，只有綏夫特才有那樣的尖刻和雄辯。他雖然認為馬爾保羅「實得就獲地獄，橫霜得就像魔王」，但是他却勸他的朋友不要過分地教他難堪。綏夫特有這種本事，他只要指出戰爭纏綿了下去，總司令就會有多大好處，然後就把其餘的事情讓社會公評去了。

綏夫特也不停運用理論，他總是抓住了正中要害的實例，例如，他把一個羅馬僥倖者的輩酬和這位公爵的報酬弄出了一個比較；他估計：英國人忘恩負義，却已經給英國的將軍一筆報酬，超過了五十萬鎊以上；羅馬人深恩厚義，但是羅馬一位戰勝的將軍征服了一個國家，把那個國家的國王、王族和貴族消解入朝，把那個王國夷為羅馬的一省或屬國附庸，而凱旋之後，他所受到的報酬，一却不

到一千鎊光景：一些香柴，一隻太牢，一襲錦袍，一座彫像，一面戰勝標，一些銅質的勳章，一座凱旋坊，一輛車子和一頂值得兩個便士的桂冠。

綏夫特繼續不斷地拋出同樣的諷刺，一直到了社會聽到馬爾保羅名字的時候不會聽到另外的說法爲止。一年以後，馬爾保羅垮台了，奧曼公爵（綏夫特認爲他在他的朋輩裏面，僅亞於牛津爵士和保林布洛克爵士）受命指揮英國的軍隊。

綏夫特於是把注意轉移到一般的自由黨身上。在他看來，他們不過是一個胡鬧集團，唯利是圖，人數不到全國的十分之一。自由黨人犧牲多數人的利益，已經各各弄到了一筆財產，也就打算埋頭開闢其他的發財門路，不再從事造謠、陰謀、起義或推翻政府。同時，綏夫特也不承認自己是一個黨徒。他說，「我們不幸分成了兩個黨派，大家都想戮力於宗教和國家，不過彼此的手段不同而已。我們必須防範的罪惡，一方面是宗教上的異端和瀆神以及政治上假託大眾名義的無政府狀態，另一方面是反動的舊教、奴隸制度和法國方面的覬覦者。」綏夫特似乎站在自由黨和保王黨的兩極的中間，或超然地位。他依然是一個教士，他最關心的還是宗教。他不是政治家，但是他是政治家的良心。他是英國的良心；留戀着這座小島，深具這裏的一切偏見，輕視理想和玄學，平易、堅定而頑強。

綏夫特的地位是自然不過的，對於選民有無比的影響。牛津和保林布洛克也許要暗中施展陰謀，綏夫特却始終要大家看住他們的主要目標：英國人的目標，爲了英國人的利益，通過英國人的道德的實踐。革命完成了。王統建立了。現在應該同大陸保持和平，安份守己。變革不應該過於孟浪。綏夫

特]攻擊那些要求立即包辦一切的保王黨份子，並不下於攻擊垮台的自由黨份子。他的變幻無常只限於他的藝術，而不是他的議論。他可以在潑辣的散文或平易的韻文上面嬉笑怒罵挖苦嘲弄。他可以在謹嚴的論著上恭維內閣的成就，或者掀起了幾團迷霧，搞昏了反對派。然而他始終都是綏夫特，站在自己的高峯上面俯視人間，偶爾替牛津和保林布洛克撐持一下。

在牛津爵士的任期裏頭，綏夫特始終是對他效忠的；這與其說是出於必要，毋寧說是由於愛護。當他的合作者不顧大同盟的意見，同法國締結秘密的和約之時；當牛津爵士在上院的地位感到動搖，請准安后勅封十二名保王黨貴族之時；當英國背棄自己的聯盟，根據烏特勒支條約，得到了最大部份的戰利品之時；綏夫特還是愛護他的朋友。赤胆忠心可能致他變成盲目了。

在牛津爵士的厚皮裏頭，綏夫特看到了一種堅忍的性格；在牛津爵士的遲鈍裏面，他看出了有似從容的因素。綏夫特對都柏林的大主教描寫這一個大臣，說他「在生活上很有規律，具有宗教的真誠，一個卓越的學者，一位良善的教士，性情溫柔，勇往不屈，絕對不屑替自己弄錢，然而却刻苦自礪，甚至為公家節省糜費。」綏夫特對於在思想和習慣上放蕩不羈的保林布洛克也沒有加以苛責。他賞識這位「雍容和藹的人物」和他的「得天獨厚的」的頭腦。這位大臣的確是過份的荒唐的尋歡者，「絕對不合宗教或道德，」但是綏夫特却婉為解釋，說是一他喜歡把快樂和事業混在一起，喜歡在這兩道上顯示高明；就為了這種道理，所以他非常尊敬亞爾西巴德●和皮特即尼亞一流的人物。」蘇格

拉底能够抵抗亞爾西巴德的優秀麼？辛尼加能够拒絕皮特期尼亞的誘惑麼？

道德家綏夫特對於這位放蕩的大臣和那位規矩的財相同樣地表示原諒。他的喜愛把他們淹沒住了。保林布洛克怨恨牛津，牛津也懷疑保林布洛克。他們中間的和諧頂多不過有幾個月光景。然而綏夫特在天性上是那樣地嫉惡人類，在處世上是那樣地謹慎持重，却居然憑他所謂同志的親愛精神，同他們搞在一道。

雖然他慢慢地知道得多了，但是多少是基於他的喜愛，他却一直逗留到了這一場偉大插曲的終場。這當然是他的憎恨的來龍。在這以前，他懷着一種有似牢獄的自尊，他可以憎恨一切漠視他的從而把他陷在這座牢獄裏面的人們。諸如史蒂拉和愛迪生一類的伴侶，不過是一些感情勝無的來賓。但是現在，有一半他的敵人已經變成了他的朋友，而且還請他幫助他們。他們顯然都把他放在心上；他們顯然都把他記在腦裏。他們不僅在戰場上，而是在帷屋裏，給他安上了一張虎皮的交椅。綏夫特從牢獄裏面解放出來，感到了那樣的興高彩烈，所以他沒有注意自己又給人家套上了一副鞍轡。

牛津和保林布洛克對他給他們的德性的美評，一定會覺得好笑。他們並不在乎綏夫特的喜愛，他們倒比較關心綏夫特的傲慢。他們都是風雲世界的人物，決心要奪得自己的地位，而且要守得下來。他們都為利益而活動。如果綏夫特是爲了喜愛或憎恨而工作，那是綏夫特的自身事情。他也許不像內線——馬桑夫人——那樣的不可或少，但是他可以傷害自由黨。他們盡量給他佈置了一座播台，而且

拼命對他的拳頭喝采。

綏夫特愛得過火，同時也恨得太甚。他攻擊華爾敦子爵，說：「他不知羞恥或光榮，就像有人不知道香臭一樣；所以給他一個好聽的名聲也就等於給那些人一種貴重的香水。」綏夫特堅持他的說法絕無私人的意氣。「誰要描寫了一條大蛇、一隻豺狼、一頭鱷魚或一隻狐狸的性格，大家都得瞭解他是替別人作的，不必由於他個人對於這些畜生有甚麼愛惡。」華爾敦也不認為這是私人的。「料想這些文字發表了以後，他又會像先前一度做過的一樣，對我說道：『他活該挨罵，』」接着就恬然不過地轉個話題，問到今天的天氣或時間去了。「實際上，這篇文章發表了以後，綏夫特就在懷德茶社遇到了華爾敦；華爾敦爵士在門口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他，我沒有理會就走開了。但是他却從人羣裏穿了過來，在後面喊我，而且還問了我近況怎樣。」

照綏夫特自己的說法，這「不是一種豁達的風度。不是出於自己的無知或偉大的思想，而是由於天性上的直率的傾向。」不過，任何道德家在做過那樣罵罵之後，也不會應付得更好。華爾敦不需要甚麼哲學，經驗已經可以告訴他：綏夫特把他罵成爲一個窟窿極惡，是爲了一種可以說是道德的原因。在這種怒火的朗耀之下，犧牲者自身也顯得光輝起來了。綏夫特的憎恨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就變成了有創造性的東西，勾勒出了一個惡魔；牠有一隻蠻橫的野獸的美麗和牠的人類的醜陋。

但是綏夫特的犧牲者並不都像華爾敦那樣無介於中。有一位桑麥塞公爵夫人，是一個紅頭髮的女人，她在馬爾保羅一家退出了宮廷以後，就成了精神們的情婦。她在綏夫特同保王黨往來以前，就不

喜歡綏夫特，斷定他是「一個沒有原則的人物，無論在榮譽上或宗教上。」綏夫特知道了這個以後，就發表了一篇諷刺的文章，在那上面把她叫做了「紅蘿蔔」，而且重新提起從前的責難，說她有意讓她的第二個丈夫被刺而死。這位公爵夫人雖然在十五歲的時候已經嫁了第三個丈夫，可是在將近三十年裏頭也還沒有另外再找過一個；她永遠不能寬恕綏夫特。她不斷地拿着一隻桶子的事攻擊綏夫特，比綏夫特的任何敵人都來得厲害，而且甚至比約克郡的大主教約翰·沙普也來得厲害。她即薩夫特和女王之間的關係。只要綏夫特自己肯幹，他就可以討好各位的大臣們，但是沒有女王的批准，他却不能升遷為一個主教。這位生氣的公爵夫人活着一天，他就不能得到女王的批准；可是這位夫人又偏偏比女王活得更長。

他需要更多的愛，他需要更多的恨——這就是綏夫特在政治上顛躓的因素。他不耐機巧，他趕它叫做「磨鍊」。不管高明的政治家會怎樣想法或怎樣做法，他們很難教一般人相信；第一平暴、便當、安全而且合法的途徑不會比完全相反的途徑更易達到任何正當的目的。有幾位大臣常常告訴我，說是政治就不過是常識而已。因為這是他們說出的唯一真實的事情，所以這也是他們要我不要相信的唯一事情。綏夫特的確相信了。他的直覺就是要定出一些明確的政策，同時直截了當地加以推行。在這一點上，他很像第一流的政治家。但是他却缺乏第一流政治家具有的一種本領：不動感情。他過份相信他的朋友，就因為他們是他的朋友。他咬裂他的敵人，甚至就在毫無所得的時候還是這樣，就因為他們是他的敵人。他渴望國家安定，他却不能夠教自己安定。他有多餘的不相比稱的天才。

他的弱點不僅把他貶到了二等政治家，而且把他貶到了三等。列在二等裏面的是牛津和保林布洛克。他們沒有明確的政策，也沒有直截了當的辦法，但是他們倒有諛詐的蒂耐、徹底的自私、圓滑的本領。再則，他們又都是塞門貴族，而且也都是現任的官員。如果他們起初害怕綏夫特，之後也珍視他的才德，那麼他們也就會發現他們可以隨聽他的愛和恨，從而把他取住了。他的憎恨驅他出去反對他們的敵人；之後，他的喜愛又拉他回來聽候他們的調度。讓他保持作為他們的良心。他們是知道怎樣對付良心的。

一七一一年的一個華年以及一七一二年的大部分時光，綏夫特一直勤奮地工作着，從而也就無暇多作希望了。他常常寫信給史蒂拉，說要回到愛爾蘭。奧曼也許會給他提升。他也許可以得到一個都柏林的教區。他說他的最大的希望是一住在倫敦，憑才幹自立。「這就夠教他可以超越他的朋友了。那些大臣們表示，綏夫特來看他們的時候，總是在袖子裏帶來了一個自由黨。

他得勢的第三個冬季，他開始覺得自己受騙了。有一種謠言，說他當了威爾斯的教長；他沒當成，他暴躁起來了。伊里和利池菲爾的教長出缺了，卻沒有他的份兒。整個冬天，他總是憤憤不平地說道：內閣一定要替他辦點事情，否則他要回刺拉柯爾去了。一七一三年一月，他寫信給牛津爵士：「敬告閣下，威爾斯教長於今晨一時逝世了。我恭候閣下的卓裁。」同時，保林布洛克也用一種好聽的詞調寫信給綏夫特：「雖然我沒有見到你，我決不會忘記寫信給財政大臣。親愛的詹納遜，Non

turn the same。這是財首的本份；這是我的本份；這是我們的每一個同舟的本份。請你信賴，我決



不不過任何的機會，藉以表示永銘五中的對你的誠敬、摯愛和友誼。」

這不過一種官腔而已。同月，赫爾福的主教遺缺也給補上了，但是也不是由綏夫特担任。四月，烏特勒支條約正式簽字了，綏夫特覺得他的任務已經完結了，每一棵樹上都有空下的枝棲：在英格蘭方面有伊里、威爾斯、利池菲爾的教長和溫座爾的牧師出缺；在愛爾蘭方面有刺浮和杜洛穆爾的主教出缺。沒有一個落到綏夫特的頭上。牛津爵士推託了。保林布洛克約綏夫特吃飯。約克郡的大主教搖腦袋。桑麥塞公爵夫人唧唧咕咕。女王也伸手進來了。她不要綏夫特在英格蘭充任教長或牧師，或者在別處充任主教。奧曼公爵出面幫忙了：如果都柏林的聖帕特里克的現任教長可以升為杜洛穆爾的主教，就讓綏夫特接任那裏的教長。女王同意了。

牛津爵士忽然又很想把綏夫特留在英格蘭。讓他當溫座爾的牧師。綏夫特寫道，「這樣一來，他把事情搞得複雜了。我甚麼也不希望。但是，我承認我喜愛英格蘭，我也憤慨這一種款待，所以要是我可以自由選擇，我寧願選擇聖帕特里克。」任命發表了，以後綏夫特就終生充任了聖帕特里克的教長。

「朝廷或內閣給我的一切安排，都是要我寧願待在我被流放的那個地方。」他甚至不能夠充當史官，記錄記錄他業已毫無影響的政局。

這就是綏夫特在偉人裏面的生涯，而且也就是它的頂點。他在愛爾蘭度過了一個夏季以後，他的確還給人家請回倫敦過了這一任內閣的第四次的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的冬季。但是他的命運已經確定下

來了，他的時間也全部花在調停牛津爵士和保林布洛克兩人的關係上頭。在綏夫特看來，他們就像「一隻船上的水手，在狂風駭浪之間，或者在敵人的射程之內，互相爭吵。」甚至在綏夫特耿耿忠誠的眼裏，同志的親愛精神也已經沒有了。

勝利者爭吵着他們的贓物。他們的前途怎樣呢？女王不會永遠地生存下去。漢諾威選侯，已經是確定的繼承大統的人物，却顯然是傾向自由黨的。牛津和保林布洛克兩人都祕密地同法國的覬覦者接洽，願意把這個王統推翻，只要他們可以擁立一個傾向保王黨的君主。同時，背主犯上的保林布洛克也決定要自己出任首任；他把牛津爵士的表姊妹馬桑拉了過來。倫敦和溫座爾佈滿了蜚語和流言。整個冬季和整個春季，綏夫特都在那兒彌縫這些爭吵者。他們的鬥爭還是繼續了下去。綏夫特失望了，索然憤然地躲到八克斯去了。一七一四年七月，牛津爵士迫得去職了。但是保林布洛克也沒有接上了他的位子。五天以後，女王賓天了。那位自由黨的選侯變成了喬治一世。馬爾保羅從大陸回來，帶着兩百名馬隊，五十輛車子，鼓樂齊鳴，進入倫敦市去了。

綏夫特在致牛津的一封信上，向他告別；他很有力地寫道，「就你的奉公能力上說，你常常教我怒入心肺，但是，當作了一個私人來看，却從來沒有過這種事情……我冒昧表示，我十分希望自己能夠得到你的憶念，認為我是這樣的一個人物；他由衷感激你所給他的優惠，雖然他過於驕傲而不能有所報效；他決不僭越、多事或強求，他從沒有故意向你瞎說過一些人物或事實，他的褒貶絕不是出於感情；他的過錯全是由於魯鈍，而不是由於惡意。我還得補充一句（這算是我能够表示的最高敬

意)：我從來是不怕得罪你的；現在我用這樣的態度對你寫信，我也不覺得有何難過。我已經說得很够了。像一個參加你的盛會的人物似的，我打躬了以後，我躲到人羣裏去了。」

綏夫特在逗留英格蘭的最後一個冬季裏，就擺脫了他的暫時的朋友們，那些政客和貴族，找上了他的真實的永久的朋友們，一些文化界的人士。裏面有女王的醫官約翰·阿拔諾，新起的青年詩人約翰·給和亞力山大·頗普。每星期六晚上，他們都在聖詹姆士大廈阿拔諾的房裏聚會，他們自稱為平凡作家俱樂部；他們就在那兒結構一部滑稽的傳記，控告虛偽的學問。

牛津爵士曾經趕綏夫特叫做馬丁博士，因為馬丁是一種燕子，所以也就是一個「綏夫特」。從這裏就產生了平凡文人馬丁的名字；他是一個空想的學究，他們就從他的種種噱頭上追溯他的生涯。阿拔諾似乎是他們的領袖。綏夫特在給他的信上寫道，只有你嘴裏的馬丁才是噱頭。你每天給他的挖苦比我們大家在一年裏頭給他的還要多些。」阿拔諾寫的馬丁的幼年及教育寫得非常刁皮，所以後來士騰才勸讓到自己的特里斯特朗·桑底的歷史上。頗普却從當時的詩人裏頭搜尋類似的例子，「推敵的藝術」；他首先在他的愚人吟上向那些蠢才挑戰。綏夫特則準備寫一本世界遊記，要在那上面把馬丁拿來示衆。但是女王逝世，哈利內閣垮台了以後，這個俱樂部就互解了，馬丁遊記的寫作也停頓了下來。一七一四年九月，綏夫特垂頭喪氣地回到愛爾蘭，在那兒過了好幾年快快的（就算不是絕望的）流放生活。

綏夫特最初退隱到愛爾蘭的幾年裏頭，又受到了一位女人的苦惱。她愛上綏夫特，綏夫特也以梵妮莎的名字讓她聞名了起來。綏夫特於一七〇八年在倫敦遇見厄斯志·梵安莫里，當時她只有二十歲，比他年少了一半。她同一位寡母和一位姐姐住在倫敦。她初先不過是一位憂鬱的少女，住在他常去的一家人家裏面；但是兩年以後他重遊倫敦，她却愛上他了，而且對他表示了出來。雖然綏夫特似乎始終沒有給她完全滿意的答覆，可是也不能夠拒絕她的熱情。他一面在日記上向史蒂拉傾心吐腹（也許有一點保留），一面却繼續過訪梵妮莎，讓她向綏夫特毫無保留地傾心吐腹。他們兩人的初期戀愛如實地表現在綏夫特的傑作詩篇卡丁那斯和梵妮莎上面（大約作於一七一三年年底）。在那上面，卡丁那斯（卡丁那斯，教長）算是梵妮莎的導師。梵妮莎向他表示了愛情之後，他僅僅給以友誼的回答。她說，她已經從他學到了友誼，現在他可以向她學習愛情。那篇詩歌說到了這裏就煞住了。綏夫特當作一齣喜劇處理的一件事情，對於梵妮莎却算是一齣悲劇。她消磨了她的餘生，企圖跳出了那個詩歌，更進一步的接近那位詩人。

綏夫特於一七一四年回到愛爾蘭之時，梵妮莎——這時她已經成了孤女——和他的姊妹馬上跟着去了。她們開始住在都柏林，然後就住在距離都柏林幾哩路的拱橋。綏夫特不能像在倫敦那樣地方便去看她了。聖帕特里亞教長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有史蒂拉這個朋友，她是他的時相過從的伴侶。這種情形似乎就像史蒂拉是他的夫人，梵妮莎是他的情人。梵妮莎埋怨他很少看她。他回答說，「我已經對你說過，我總是担心這座慌僻的城市的謠言；你待在愛爾蘭期間，我只好少來幾回。……」

這是人生的不幸，我們必須而且一定要向它屈服的。憑着我們的檢點，謔言就會破產了。」這裏，他教她失望，然而却似乎把希望寄在將來。他既不把她拉住，却也不把她放走。這種關係維持了八年的時光。他給她一句好話，她就會歡喜欲狂。她在一七二〇年寫道，「要壓抑我對於××的難以言喻的熱情，決不是藝術、時間或意外的力量能够做到的；」爲了害怕這封信會落到別人手裏，她很謹慎地隱匿了他的名字。一七二二年夏季，他給她寫了三封書信，語氣相當地冷淡，不過也表示他如何想念她，如何想起過去相處的日子。這樁韻事到了這裏也就中斷了。翌年六月，梵妮莎逝世了，空餘了一部卡丁那斯和梵妮莎，在諷咏紛紜之下發表出去。

史蒂拉，不平凡的太太。梵妮莎，不平凡的情人。緩夫特，不平凡的丈夫和愛人。沒有別的說法可以概括這種不平凡的三角關係。從當時直到現在，許多流言總是枉費了心力，企圖探索緩夫特究竟是一個純潔的愛人或者還是他的兩位情侶的丈夫。是又怎樣呢？不是又怎樣呢？這齣戲劇終歸是一樣的。

緩夫特說，史蒂拉將近有四十年期間，從童穉到成人，始終都是「我或她人接觸過的最忠實、最賢慧、最可貴的朋友。」一定要說史蒂拉不是他的太太，那未免近於迂腐。梵妮莎有十五年期間始終是他的快樂和痛苦，他曾用法文給她寫過一封書信，表示他一望而知她的身上賦有自然給與人類的一切美點：端莊、良善、聰明、智慧、溫柔、和藹、堅毅。一定要說梵妮莎不是他的情人，那也一樣地未免迂腐。緩夫特的一面朝着一位妻子，一面朝着一位情人。他就在她們中間保持一種奇妙的地位，

不過這也并不比他的整個的性格更見奇妙。總之，他不過是他，他受到兩個女人的愛戀，而已而已！在梵妮莎逝世以前，綏夫特就已經開始對愛爾蘭的種種問題發生興趣。英格蘭自由黨政府看待愛爾蘭、就像是被征服的省區，不像一個兄弟之邦。愛爾蘭的國會毫無權力。一切法律完全由英格蘭製訂，把愛爾蘭搞得民窮財盡了。牲畜不得輸往芬格蘭；毛織品不得輸往異地。愛爾蘭在農業和貿易上毫無自由。愛爾蘭在長期桎梏之下變成癱瘓了。

綏夫特憤慨自己給流放到奴隸羣裏來了；他開始輕視他們，後來却開始憎恨他們的暴君。那些暴君就是自由黨，也就是剝奪綏夫特的權力的一羣人物。他不能變成奴隸。他不能容忍暴君。他的各方面的天性都激憤他要喚起這些奴隸，要抵抗那些暴君。他一旦震怒了起來，他馬上可以利用自己憎恨自由黨（他的敵人所屬的政黨）的長期經驗。

他的目的是光明磊落的，所以他無需挑選特殊的攻擊機會。一個英格蘭的鐵商威廉·伍德於一七二二年領到了英王的特許證，鼓鑄在愛爾蘭流通的半便士和法尋<sup>①</sup>，為期十四年。愛爾蘭人表示反對。這樁事情事先沒有同愛爾蘭人商榷，甚至也沒有同愛爾蘭的巡撫商榷。許多豪門都參加了這樁事業。這項特許權實際是授給肯達爾公爵夫人——英王的情婦；她以一萬鎊的代價轉售伍德。財首瓦爾坡爾沒有反對。公爵夫人一向是效忠的。英王是隆恩多情的。通過了這項特許權，她就可以得到了酬庸，不必直接由英王負擔，只要間接由他的愛爾蘭的臣民負擔。要是愛爾蘭人民早就知道了這樁內幕，他

① Farthing、英國最小的銅幣，值四分之一便士。——譯者

們一定情願按年給這位忠心耿耿的女士奉獻三千鎊年俸。既然這裏遇到了一些障礙，伍德也應得一些補償。必要的銅料要費他六萬鎊。他滿足了公爵夫人以後，還可以剩下三萬鎊，其中的五分之一要支付鑄費，還有七分之一左右支付手續費。因為這些買賣都由瓦爾坡爾跟愛爾蘭政府接洽，大家也都知道了這筆賠償。

但是這件事件不同愛爾蘭人商榷，這可教他們憤怒起來了。他們的國會向財部提出抗議。卡特勒爵士——緩夫特的一位朋友同時也是現任的國務大臣——跟瓦爾坡爾不睦。瓦爾坡爾於一七二四年年初堅持委派他出任愛爾蘭巡撫，把他趕出英格蘭。當他到達柏林的前後，愛爾蘭全境已經羣情洶湧了。

領導這次民意的就是緩夫特。瓦爾坡爾的計謀、卑鄙、潑辣、傲慢，教這位諷刺作家在長期沉默之後怒吼起來了。他憤怒、他也機巧。他在一七二四年四月到十一月之間，冒着小商人德勒皮爾的名字，向商人、工界、農民、平民、印刷工人、貴族、地主以及愛爾蘭的全體人民發出了一連串的信心。他機巧，他也憤怒。他說，伍德是一個「卑不足道的商人。」他和他的代理人企圖強迫愛爾蘭人接受在特許狀上并不強制他們接受的銅幣，他們是「上帝和愛爾蘭的敵人。」「要是他們胆敢在支付一百鎊之時硬搭我一個法尋，我就要射穿伍德先生和他的代理人的腦壳，就像對付路劫或強盜一樣。向獅子低頭并不丟臉；但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動物那能忍受得下來，讓一隻老鼠生啃下去。」「我請求各位，親愛的同胞們，不要理睬諸如此類的謠言，這不過是一隻已給活殺的野狗的最後哀號，因為我

以爲牠早已消受够了。」

綏夫特不敢責難英王，他僅僅暗示了公爵夫人的賞金。這是內閣定下了這種目中無人的壓迫手段。這是伍德爲了自身的利益，犧牲愛爾蘭。要是伍德的銅子變成了通貨，那麼每一個愛爾蘭人縱使在最小的買賣上收進了一個銅幣，他的所得都少過他的所付；每一個付出了一個銅幣，他的所付都少過他的所得。伍德發財了，同時我們却要活得像乞丐一樣的嬉皮笑臉，因爲要是不肯穿着鎧甲到處跳躍，或者不肯像鴉鳥吃鐵一樣地吃下黃銅，我們就沒有肉類可吃，也沒有織物可穿。」

綏夫特一定知道這種理論是并不正確的，一定知道銅幣的本身價值并不重要，只要能夠通行就行了。收進付出一樣地不受損失。但是綏夫特却不要講究這種經濟學上的準確。這裏有一個原則：接受銅幣就是向暴君屈服，就變成了奴隸。他掀起了人民的恐慌同時也告訴他們可以合法拒絕新鑄的半便士和法尋之後，他馬上轉到了一般的問題上去。

「愛爾蘭人民不是生來也像英格蘭人民一樣地自由麼？他們怎麼喪失了他們的自由？他們的國會不是也像英格蘭的國會一樣代表他們的人民麼？……他們不是一個王上的臣民麼？他們不是也受到了同一太陽的則照麼？他們不是也受到了同一上帝的保護麼？我在英格蘭算是一個自由人，不是在六個鐘頭裏渡過了一個海峽之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奴隸？」——我翻過英格蘭和愛爾蘭的所有法令，我就找不到一條明文，說是愛爾蘭依賴英格蘭要多於英格蘭依賴愛爾蘭。我們的確負有這樣的義務，應該同他們共戴同一的王上，從而他們也負有同樣的義務，應該同我們共戴同一的王上。因爲這項法是我



們祖先訂立下來的，當時我們的祖先決不會養到了這種地步，把自己淪為附庸，有如現在毫無法律根據的、毫無理性或常識的那種說法。」——一切沒有得到被治者同意的統治都是奴隸制。」——挽救的辦法完全操在你們自己的手裏。……根據上帝、自然、萬邦以及你們祖國的法則，你們都是而且也應該是自由的人民，就像你們住在英格蘭的同胞一樣。」

從來沒有一個英格蘭人在愛爾蘭發過這種的聲音。全體的愛爾蘭人通通聽到了。牠的反響以後也沒有長期地消沉過的。綏夫特說，「貨幣，這一個世界的偉大分裂者，經過了一種奇怪的革命之後，已經變成了一個分崩離析的民族的偉大團結者。」

八月間卡勒特爵士到達的一天，德勒皮爾的最激烈的第四封書信散發出去了。沿街叫喚的廣告員遇到了新到的巡撫。卡勒特非常欣賞作者的天才，認為「它的光輝凌駕了當代的多數天才，而且縱使你也再顯一次這樣的光輝，我們也可以相信它的光輝和力量還是一樣的。」所以他不能漠視這一個德勒皮爾；他懸賞三百鎊，徵求在六個月以內通風報信，藉以發現這封書信的作者。整個都柏林乃至巡撫，都知道這些危險的書信是出於綏夫特的手筆。但是，沒有合法的證據，也沒有通風報信的人物。在這六個月裏頭，綏夫特參加撫衙的宴會，而且招待過卡勒特夫人。卡勒特聽說綏夫特「頗有自首的念頭」之時，他馬上加以勸阻。可是，他們的友誼還沒有達到最後的測驗。瓦爾坡爾覺得在那樣騷動之下，這件事情毫無希望了，於是也放棄了這個計劃。一七二五年，那個特許狀追繳回去了。伍德得到了一筆賠償；每年支領年金三千鎊，為期十二年。後來卡勒特總結自己的施政說：「人家問我

怎樣統治愛爾蘭。我說，我討好了綏夫特博士。」

一種傳奇式的傳說把綏夫特的聲望擴大了起來。許多愛爾蘭人沒有聽過他的議論，不過聽說他算是一位學者而且曾經在倫敦顯赫一時，現在也都對他崇拜起來了。他們認為他是他們的統治者從倫敦遣派來的，可是他卻參加他們的鬥爭，反對英格蘭的統治者。他不是暴君，而是志士。他挺身反對許多多可怕的大臣，保衛了緬賈可貴的男男女女。他走過大街小巷的時候，簡直就不用戴帽。

一七二四年（綏夫特休居在愛爾蘭以後十年），德勃皮爾書信的成功和影響教綏夫特拋棄了表面上的或有意造作的冷淡態度。他好像阿漢里一樣走出了他的幕帳。綏夫特也并不像他給倫敦朋友信上所說的那樣消沉寂寞。他在都柏林或鄉間都有許多熱情親厚的愛爾蘭朋友時相過從；他也跑過了許多地方。他的聲音就像貓兒的聲音一樣逆耳，但是他的朋友却覺得他的逆耳的談吐正是他的談諧精神的自然的語言。他的最偉大的作品——就是大家知道的格列佛遊記——在外觀上是一部喜劇；無數讀者也都僅僅把牠看做了喜劇。

其實，格列佛遊記也就是綏夫特遊記，上面蓋上了綏夫特的智慧，充滿了綏夫特的憎恨。他花了不少的年月才完成了這部著作；起先六年，他準備把它寫成爲馬丁的遊記，後來幾乎也花了六年才寫成了格列佛的遊記。一七二一年四月，他給查理·福特一信，說：「我正在寫作一部我的旅行的歷史，牠將是一部巨著，講到了幾個前所未聞的國家。」一七二二年六月，梵妮莎聽到了一些關於那些巨大的事情。一七二四年一月，綏夫特離開了「馬國」，到達「飛島」。一七二五年八月，他說

他已經完成了他的遊記，現在正在騰矜中。之後，綏夫特的所有朋友都等着看他到底怎樣「教導世人，而不是取悅世人。」

在平凡文人俱樂部時代，他就假定過那個迂腐的馬丁可以擔任這個旅行家。但是後來，不知道是甚麼時候，綏夫特似乎覺得馬丁不行了。要是馬丁成了這個旅行家，那麼書上講到了許多荒唐的事體都會給認做他的倒霉。所以這個旅行家最好是一個平易近情的毫無幻想的角色，就像蘭姆、格列佛船長那樣，用普通的文字報告他所看到的一切。

綏夫特就具有格列佛的性格。這算是他最適宜扮演的角色。綏夫特不用走過格列佛走到的天涯海角，他就可以一會兒在侏儒的眼裏顯得過份的偉大，一會兒在巨人的眼裏顯得過份的渺小，在哲學家的眼裏顯得過份的解事，在動物的眼裏顯得過份的具有人性。他始終不能像別人一樣適應人生的尺度。別人縱使具有不凡的自負，也會屈服的。綏夫特却不能這樣。好怕他的確是超然於人類以外，所以不管他是否有意，他都不得不取與眾不同的感覺和行動。他也曾表示很大的妥協，居然讓自己也會有幾個朋友，但是他始終覺得這算是一些例外。「我憎恨一切的民族國家，一切的行業，一切的社會；我的喜愛僅僅是對於個人。……但是，我頂恨也頂討厭那種叫做人類的動物，儘管我總是由衷地喜愛張三、李四、阿貓或阿狗等等。這是我多年以來服膺的體系。……我的遊記就整個建立在這個厭世的基

按即格列佛遊記第二部——譯者

按即「慧因二國」見遊記第四部——譯者

礎上面；我永遠不會有心平氣和的一天，除非到了一天所有忠厚的人士都同我有一樣的見解。」

要是他是完全超然世外的，他早不至於自尋煩惱幹這教士了。他是這樣的一種人物，道德家而兼厭世者。如果他能够拯救，他一定拯救；如果他不能拯救，他一定懲罰。「淹溺這個世界！如果我可以放胆，我不但要鄙視它，而且要激怒它。」這裏發現了他的厭惡心理的罅隙。這裏有了人間的氣味，他可以因此受到了擾害。但是他却也可以超然世外，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羈留異國的旅行家而已。然而綏夫特的憤世嫉俗是在於他的氣質上，而不在於他的性情上。他的朋友總是不覺得他是陰沉憂鬱的。富有關親、深情和慷慨。他具有一種魔力，幾乎就像是美的魔力。他的朋友也不覺得他是陰沉憂鬱的。富有關係的阿拔諾說道，「格列佛是一個愉快的人物，所以他才能够在當時寫下了那麼悅人的一部作品。」綏夫特在他的遊記上無法隱飾他的口齒的伶俐，也無法隱飾他的心中的厭惡。

他嚴肅，他也精明。他辛辛苦苦地計算他的侏儒和他的巨人的尺度，只有很少的幾處錯誤。侏儒的一寸等於人類的一尺；巨人的一尺等於人類的一寸。他很巧妙地引用了以前作家的創見，諸如菲羅斯特勒塔、琉善、刺柏雷、塞蘭諾、德·柏格勒、伯洛·德·亞布朗柯、湯姆·布牢溫、博羅布丁納紀行上面的海員術語幾乎是從一個海員的手冊上逐字照抄下來的。綏夫特并不忌避摹仿當時的遊

希臘諷刺作家。——譯者

十六世紀法國的諷刺作家。——譯者

十七世紀英國作家。——譯者

記。一個純粹的厭世者可以怒吼，一個純粹的道德家可以斥責，但是綏夫特是一個文人，他只要說說故事，一邊却擺出旁觀者的態度，對自己所說的事情毫不相干。裏面有許多人物，裏面有許多場面。任何具有理解能力的讀者都可以理解牠們。

請看列列普特、螻蛄一般的人民吧。綏夫特，扮着格列佛，首先教他們感到恐怖，然後教他們驚奇，然後又受到他們的優待。雖然他們把他當做了一個俘虜，他們就讓他知道宮廷和政治的內幕，那全是像英格蘭的宮廷和政治一樣地荒謬絕倫。列列普特的大臣在國王御前表演繩上的跳舞；格列佛，他的頭腦就是綏夫特頭腦的一部分，記起了一些更大的大臣。佛林姆、納普能够跳得比別的貴族高過一寸，看來就像是瓦爾坡爾。列列普特的偉人跳越國王手裏的杖子，爭取六寸長短的絲線，一根藍的，一根紅的，一根綠的；這教格列佛想起了英國的襪帶勳章、沐浴勳章和薊勳章。

列列普特和鄰國布勒大斯加長期戰爭。原就是列列普特內部的派別對立。從前，全體人民都在較大的一頭剝蛋。有一位國王用這種方法剝蛋，割破了一根指頭，之後就欽定較小的小頭算是正派的。於是發生了一次內戰。一些失敗的保守份子逃到布勒大斯加，在那邊的朝廷裏受到了包庇和隱匿。這裏格列佛想起了英國在亨利八世以前完全是信奉天主教的，以後天主教的不軌分子逃到法國，接着法國就同英國發生了長期的戰爭。

格列佛爲了報答列列普特對他的優待，贊助列列普特，俘虜了布勒大斯加的艦隊，獻給列列普特的國王。但是列列普特人并沒給他多大的酬庸，就像英國人也并不要樣感謝牛津內閣的結束對法的戰

爭。這個小人國的一個黨派堅決主張把布勒夫斯加夷為一省，由一個總督加以統治；就像英國的一些自由黨對於法國的主張一樣。這些渺小的大臣裏面最陰險的一個，變成了格列佛的敵人；這就像陰險的諾丁罕子爵變成了綏夫特的敵人一樣。

格列佛最大的罪過就是：有一次皇后的寢殿失火了，格列佛用了一種他自己認為妥當而皇后卻不以爲然的辦法，撲滅了這次火災。綏夫特曾經對自己認為可以危害教會和國家的東西加以諷刺，英國的女王安后不是就無限討厭那種諷刺麼？所以格列佛在列列普特的處境是毫無希望的。內閣決定要把他處死。那位厚情高誼的大臣勒爾德列索德認爲只要把格列佛的眼睛弄瞎並且讓他慢慢地餓死；這個人物大約就是代表卡勒特。

格列佛逃避了這種折中的處分，逃到布勒夫斯加，回到英國；他知道這個世界上最渺小的民族也有一般人類的全部愚蠢和罪惡。

其次，綏夫特，扮着格列佛，給漂到博羅布丁納大人國去了。這一次輪他變成了螻蛄。他給發現到他的那位仁慈的貪吝的農民當做了一種玩物，到處展覽。科學家不知道他可以歸到那一些種類。那裏的國王，一位哲學家，推斷像格列佛這樣的畜生——也有他們的爵位和頭銜；他們建造小小的巢穴，他們就叫做房屋和都市；他們也穿衣戴帽；他們戀愛，他們打架，他們吵鬧，他們欺詐，他們叛逆。——格列佛替他的同類辯護，列舉了他們的政治和政策、他們的戰爭和奢華，可是這位國王，這位人道主義的哲學家，却下了這樣的結論：「你的同胞算是造物容忍牠們在地面爬動的可憎的小害蟲裏面的

頂毒的一種。」

這位國王厭惡統治者的玄虛、圓滑和陰謀。他認定政治不外是「常識和理性，公理和仁慈，從速發落民刑的案件。」他主張「誰要能够在原來只長一串禾穗一片草葉的地面，產生兩串禾穗兩片草葉，誰就比全體政治家在人類裏面占了更高的地位，對自己的國家也做了更大的貢獻。」格列佛或緩夫特假癡假呆地對這位君主表示絕望。他的人民并不高明。他們的學術只有論理、歷史、詩歌和實用數學。他們對於格列佛所說的「本體、抽象和先天存在」，毫無觀念。他們給美德和平弄得遲鈍了。

格列佛在他們的習慣上發現到的可以教他想起英國的東西，不及他在列列普特之時發現到的那樣的繁多。他的故事盡是一些奇妙的事情。但是，他自巨人國回來以後不能像自小人國回來以後那樣容易地恢復從前的生活習慣。在他看來，他的同胞都渺小得教他看不上眼了。他同人類的距離比從前遠過了兩倍。

緩夫特的格列佛的第三次航行似乎本來是要到「馬國」去的，但是他寫出了的時候，却把這一部留為最近的結論，而在這裏插進了一部飛鳥等地的紀行。

在這裏也像在列列普特一樣，他又常常記起了歐洲。勒普塔的名字就像西班牙文字裏面的娼妓。這座飛鳥，憑它的統治者高興，可以浮在執拗的城市的上空，遮斷下面的陽光，就像英格蘭遮斷愛爾蘭的陽光一樣。那裏不管在高空或地上，大家總是沉於玄想或設計。在飛鳥上面，除了工匠、女人和

兒童以外，沒有一個人會說一些實在的事情。在下面大陸上却住了許多學究；這些學究就是綏夫特在最初的諷刺作品裏表示討厭的那些的人物的誇大。拉格多學院就是一所科學界瘋人院，許多人士就在那兒消磨畢生的精力，企圖從黃瓜裏面抽出太陽的光線，取法蜜蜂和蜘蛛的辦法從上到地建築房子，利用豬糞耕田，用蜘蛛的網子製絲，用風箱醫治糾痛，把大理石軟化起來當做針插，繁殖沒有絨毛的山羊，用機器著書，探究沒有痛苦的賦稅。

格列佛弄得頭昏眼花了。他就像綏夫特一樣，缺乏應付這種撩亂世界的頭腦。在附近的格拉布達布德列布島上，他得到了允許召來了一些著名的死人魂靈，他發現他們全給歷史寫錯了；這也使他感到了飄搖。在拉格納，他聽到了永生的「司徒拉不拉」；對於這種人，永生不過是可怕的老境的無限延長；這也使他感到了飄搖。格列佛替綏夫特說道，「我想，沒有一位暴君發明的一種死刑不可以教我拋棄了這種生存而欣然就死。」他離開勒普塔、保爾尼巴比、格拉布達布德列布和拉格納這些瘋狂的地方以後，他幾乎弄得神志顛倒了；他和人類的距離比從前遠過了三倍。

現在他走到了厭世的反面。在一慧因「裏面，格列佛幾乎就是沒有化裝的綏夫特；在這個幻想的島嶼上，那些馬兒比人類來得聰明，比人類來的高尚，就像牠們比人類強壯一樣。最教一個旅行家甚至英俊的格列佛感到討厭的，就是看見了在理想的馬羣裏面的一種墮落人種的怪行，他看不出自己跟這些人類的翻版有甚麼兩樣。在巨人國的時候，一些侍御把格列佛躺在她們的可怕胸上；這件事情曾經教他感到了厭惡。但是那種厭惡不過是他的感情的牽攀而已。現在由於一種極端的痛惡，他的靈



魂牽攀起來了，他再不能恢復過來了。他回到英國以後，他喜歡英國的馬兒超過了英國的人民。

在他的冰冷火熱的「慧因」國紀行上，綏夫特（何必要叫格列佛呢？）不想贅述那些類似特殊的英國人物的地方，也不想贅述那些細節。他的最後的一部遊記是第一可怕的，同時也是第一簡單的。一切全是幻想，一切全是事實。

他遇見第一個雅胡的時候，他並不覺得牠們就是低級的人類；他遇見第一匹「慧因」的時候，他也不覺得他們就是卓越的馬兒。他發現自己給看做一個雅胡，他連忙把歐洲的情形告訴了他的「慧因」主人。他告訴他戰爭以及戰爭的原因、手段和目的；他告訴他訴訟以及律師的藝術；他告訴他金錢、貧窮和富有；他告訴他奢侈和放蕩；他告訴他疾病和醫藥；他告訴他大臣和貴族。但是這位有理性的「慧因」却說，他也在這裏的雅胡裏面，看到了這些人類生活方式的殘餘。

牠們也有牠們的對外和對內戰爭。牠們蓄備牠們不能使用的發光石頭，爲這些石頭打架，往往這些石頭也就落到一個旁觀者的手裏去了，牠的辦法就跟律師一樣地高明。牠們貪食而且也啃一種可以醜醉的草根。牠們算是這裏唯一害病的動物，因爲牠們的貪饑和骯髒。牠們各羣大半也都有一個統治的雅胡，往往是樣子很醜，心性很壞。牠們淫蕩而渾蛋。牠們一律地齷齪，而且也常常冒火。牠們似乎具有切人類的罪惡，只是沒有那些不自然的嗜好，沒有那些「文明的興趣」。牠們是不可教化的，因爲牠們剛愎而懶惰，但是牠們倒有一付狡猾、狠毒、陰險、復仇、傲慢、卑鄙、殘忍的頭腦。在那位綏夫特談話的「慧因」看來，這位來賓也分明是一隻雅胡；歐洲雅胡不知怎樣也賦有「幾分理

性」，可是他們却光用這種理性來發展他們的天性上的腐敗，來取得一些本來沒有的新的腐敗。

要變成完全理性的動物，就是要變得像「慧因」一樣。他們不知道甚麼叫做謊言。他們只會肯定或否定確定的東西。他們兩種主要的美德就是大公無私地對於全族的友誼和慈愛；只有卓殊的美德才可以引起他們的特殊敬仰。在夫婦關係上，他們沒有嫉妬、溺愛、勃谿或反目。男女青年從小就受勤儉、體育和衛生的訓練。他們唯一的政治機關就是全族的代表大會。他們沒有文學，只有頌揚美德的口頭詩歌。他們都是實用藝術的精巧工人，絕不在表面或外觀上浪費時間。他們合理地生長起來，他們合理地活着，沒有複雜的情慾；他們合理地死掉，沒有疾病也沒有恐怖。

「一起先，我對於他們的確沒有感到像雅胡和別的動物那樣對於他們的一種天生的敬畏；但是後來，這種心理却在我的心裏滋長了起來，而且快得超出了我自己的想像以外，同時還混和着一種愛戴。這也許就是我跟其他雅胡不同的所在吧。我想到我的家人、朋友、同胞或人類，我總覺得他們在樣子和心性上都算是雅胡，就像他們本來是雅胡一樣。」綏夫特可以永遠同「慧因」待在一道，要是他們不把他送走。這種動物不能容受一個人。一個人在這種動物裏面活過了一些時候，一旦回到了人類裏來也不能不感到厭惡。

第四部遊記算是綏夫特的激怒和藝術的高峯。裏面的藝術是偉大的，牠也并不能完全掩飾他的憤怒。裏面的敘述，不管牠怎樣虛幻，看來就像是憤世嫉俗的數學，推論都非常嚴謹。不過冷靜的神智却再因為神經的激動而折斷。非常合理的句子可能陡然跳出一些痛恨的字眼。「請想像一下吧，兩

萬匹「慧因」衝進了一支歐洲的軍隊，搞亂了行列，推翻了車輛，用他們的後蹄猛踢，把戰士的臉孔踢得稀爛。「神智只要把歐洲的雅胡打倒；而神經由於絕望引起的憤怒和恐怖，却一定要想像那些可厭的臉孔給踢得稀爛。也只有一種不共戴天的憎恨才會教綏夫特表示擁抱格列佛的那隻女雅胡不是紅髮的，（「她并沒有一點反常的情慾，」）倒是「黑得像烏梅似的」——或者說像史蒂拉似的。憎恨佔據了他，就像喜愛佔據了別人一樣。

要是他是同類的愛好者，他一定可以熱烈頌揚他在他們身上看到的高貴的德性，可以看到世界對他的頌揚微笑。但是，他是一個憎恨者。這裏不是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教人家憎恨，就像可以教人家喜愛一樣麼？在人類身上看到了醜陋、猙獰、罪惡、愚蠢和齷齪，是否就不比看到了美麗、優雅、良善、聰慧和動人來得正確呢？綏夫特一定知道這些都是荒唐的問題，提得毫無意義的。人類總是按照自己的方便答覆了這些問題，總是主張喜愛在道德的觀點上一定是優於憎恨。地球上熙熙攘攘的諸色人種都活得惶惶不安，所以他們不歡迎憎恨；因為憎恨可以教他們分開了人和人，種族和種族，人種和種族。只有在愛的溫暖裏面，他們才可以搞在一道。如果這個世界上面的許多綏夫特一定要憎恨，他們一定要離羣索居，縱使他們都像綏夫特一樣，他們憎恨的不過是憎恨本身以及殘忍、貪婪、壓迫、污穢、放縱和狂妄。

所有這些，綏夫特都早已知道了。但是他沒有取捨的機會。他的天性一定要採取報復，好像一道旋緊的發條一有機會就一定鬆開似的。他遊過了這個世界。他要報導他看到的一切事實。

一七二六年三月，綏夫特最後一度回到了英格蘭，帶來了蘭穆爾·格列佛著世界荒遠國家旅行記全稿。牛津爵士逝世了。保林布洛克退出了參院，被迫退休了。自由黨掌握着政權，但是他們全是一班新的自由黨，不是綏夫特的從前朋友，他們——包括愛迭生——有的已經死掉了。只有坡普、給和、阿拔諾依然如舊；綏夫特又在這兒度過了幾個月愉快的生活。坡普說他是一這裏所有認識他的人們的寶貝，就像十一年以前一樣。「坡普正在寫他的愚人吟，給正在寫他的寓言。他們閱讀而且討論綏夫特的遊記。坡普和綏夫特商量一種祕密出版的辦法，免得遭受到追究。坡普讓綏夫特在六個月裏頭支到了兩百鎊稿費。這算是綏夫特得到的唯一稿費。八月間，他回去以後，出版家才收到了這部原稿，「他不知道這是從那兒來的，也不知道是甚麼人送來的，只知道有一天晚上從一輛出租的馬車上扔到了他的屋裏。」這大約是故弄玄虛的坡普要的手段。這當然不過是一種手段，好教當局不能從出版家那裏證明它是綏夫特的作品。無疑的，這個出版家跟大家一樣，也知道在當代的人物裏面只有綏夫特才會寫出這一部遊記。

這部作品於八月二十八日出版。它要教導人類而不是取悅人類，結果它却取悅了人類。不知道是否因為出版家曾經在作品上面加以謹慎的修改，總之當時並沒有一人說要追究，或者是想要追究。坡普和給和寫信給綏夫特說道，「好幾位政治家都對一個人表示，這不是個別的批評，不過對於人類社會的諷刺未免過於嚴酷了。」政治家并不打算保障人類的名譽，就像他們也並沒有這樣的責任一樣。人類——無限抽象的而且對於一切的攻擊也不感傷痛——大笑起來了。「從最高到最下，」——從內閣到

幼穉園，「都讀着這部作品。威爾斯公主縱使知道她給人家看做了博羅布丁納的王后，也不會介意。她高興極了。馬爾保羅夫人「手舞足蹈」了，她願意寬恕她的宿仇。阿拔諾斷定這部作品要成爲不朽的名著，而且預言它「會像約翰·班揚一樣地暢銷。」第一版在一週裏頭銷光了。一年以內就出現了都柏林版和法文荷文的譯本。

綏夫特譴責人類的每椿罪惡和愚蠢，他把這些罪惡和愚蠢想得比它們原來的樣子還要昭彰，或者說，不如原來那樣地輕鬆。他盡量發揮了他的毫不饒恕的力量，同時大家也對他的精明的射擊衝叫好喝采。

綏夫特一七二六年及翌年兩度旅遊英格蘭，都非常愉快，所以後來他住在愛爾蘭不像從前那樣地滿腹牢騷了。愛爾蘭現在已經變成了他的家鄉，而且在當地人民的心目裏面，他縱使不是愛爾蘭的君王，也總是愛爾蘭的英雄。一七二八年一月，史蒂拉逝世了；他感到無限的掙痛，不過他到底克制住了。一七二九年八月，他發表了一項切實的建議，那是他的第一野蠻的論著，第一可怕的厭世的吶喊。他主張把愛爾蘭的貧民的孩子吃掉，不過他的讀者對他的這種計劃並沒有感到發慄。巴斯爾士特爵士從英格蘭寫道，他幾乎說服了他的太太，要把他們最小的孩子的給養讓給他們最大的孩子。任何清醒的讀者到底知道愛爾蘭的孩子們實際不會給吃掉的，最少不會按照這種直截了當的經濟的辦法，就像他們知道世界上並沒有「慧因」和雅胡一樣。許多聰明的讀者都說綏夫特不過是開玩笑罷了，就像一位愛爾蘭的主教說格列佛不過是說謊而已。他的厭世心理又一度冒犯了抽象的人類。綏夫特發表

了一項切實的建議以後，除了偶爾會散見在其他作品上面的一些暗示、鼓勵、說服或譴責以外，就沒有再寫關於愛爾蘭的文章了。他於一七三一年寫道，「我認爲這個王國毫無希望了，我不給這個死人開方了。」

晚年時候，綏夫特研究當時的陳語濫調自娛；一七三八年，他把這些東西編成了一部時髦漂亮會話大全，裏面是三篇標本的對話，和一篇堂皇的序文。他的僕人指南沒有完稿，裏面諷刺地指示他們盡情幹出他們看到想到的荒謬絕倫的事情。但是在最後幾年裏頭，他的最可憶念的作品算是用韻文寫成的口占：論詩歌（一七三三年）和悼綏夫特博士（一七三九年）。

他的論詩歌的口占完全是嬉笑怒罵，用的全是他最拿手的刻薄、有力、平易、鋒利的句子。他說，想做個詩人，就像想做個愛人一樣，都算是瘋狂之舉。世上就沒有詩歌的市場，也沒有詩歌的市場。然而，綏夫特，

一個滿有經驗的老年的罪人

指示一位年青的新人，

却繼續告訴任何一個愚不可及的想做詩人的人物如何去應付詩歌。要是他在詩歌上沒有成就，那麼就讓他試試一下，替一個政黨寫作。那是會有報酬的。要不然，他可以轉到批評。世上就有各種各色的「推銷詩人藝術的捐客」。頂頂整腳的詩人往往能夠描寫王室的生活。君王總是消受得了一切的頌揚的，綏夫特用了將近一百行的諷刺句子，把喬治和他的宮廷痛擊一頓，接着就中斷了。他不給自己麻

煩，把他的諷刺完成起來。

但是他對於自己的輓歌倒的確花費了一些工夫。他當初執筆的時候，原不準備在生前發表。他準備把它保留下來，只讓自已知道裏面的祕密。他曾經對幾位朋友念過，後來也就傳到別人的耳朵去了。於是這篇輓歌就成了一種小小的傳奇。最後他就另外寫出了一篇詩歌，介於原作的摘要和諷諧之間，署上的日期是一七三三年萬愚節，假裝從倫敦寄發出來的。然後，爲了要假得更像，他申明有人記住了他的原作的鱗爪，而且對他開一次玩笑。「但是，這種玩笑也并不能激動我，致我把原作發表出來。」後來他對他所說的小節感到厭倦了，他也就改變了初衷，把全文發表了。

緩夫特在這篇輓歌上表現出來的自己的性格，并不完全正確的。他受過挫折。他做過報復。他打算傷人，也打算救治。但是正確并不是他的目的。這算是他的最後的最偉大的一次玄虛。緩夫特不能把這種玄虛保留下來。它是過於美妙了，不能光留給任何人的遺族。緩夫特把自己所有的不恭氣概，把自己所有的激烈精神，都放在自己的輓歌上面。但是他不能錯過自娛的機會，用他的出奇辦法，在親自舉行的葬儀上，把他發表了。

他在幼年的時候就害了一種隱疾，也許在內耳裏面，隔些時候常常會教他發生一次暈眩和嘔吐。現在，這種毛病變成了一種苦楚，好像腦子裏在擊鼓雷鳴似的。一七四二年三月，高等法院給他派去了一班看護；八月，一位法醫發現他的神志已經不清了。但是，呻吟了一星期之後，他害了一場中風，毫無痛苦地但也幾乎麻木地活了三年。依照他在五年以前立下的遺囑，他就在一個午夜裏給葬在

聖帕特里克的墓園。

在他的遺囑上，他把留下的一筆資產，約一萬一千鎊，在都柏林設立一所瘋人院。在同一文件上，除了這些贈與的遺言以外，他還給世人留下了自己的墓誌銘。它告訴任何蒞臨憑吊的遊客：本區教長詹納遜·綏夫特的遺體葬在這兒；在這兒，他的憤怒已經不再撕裂他的心坎了。它告訴那些遊客，如果可能，就要追步這個不屈不撓的人類自由的衛士。這篇銘文要刻在黑色的大理石上面，「要用很大的字體，刻得很深，鍍得很亮，寫得是教會的莊嚴的文字，也就是古代的羅馬文字：

HIC DEPOSITUM EST CORPUS

JONATHAN SWIFT S.T.P.

HUJU ECCLESIAE CATHEDRALIS

DECANI

UBI SAEVA INDIGNATIO

ULTERIUS COR LACERARE NEQUIT

ABI VIATOR

ET IMITARE SI POTERIS

STRENUM PRO VIRILI LIBERTATIS VINDICEM





## 發行人致讀者書

這部遊記的作者蘭繆爾·格列佛先生是我的多年摯友，從母系上說，我們還有一點點親戚關係。大約在三年以前，格列佛先生厭煩那些好奇的人士川流不息地上他勒德烈夫的家裏，就在自己的故鄉諾定昂郡紐亞克市近郊購置下了一塊小小的田地和一座便當的屋子；現在他就在那裏休居下來，很受鄉里的尊重。

雖然格列佛先生的尊翁住在諾定昂郡，格列佛先生也出生在那個地方，不過我却曾經聽見他自己說過，他的家世是發祥於牛津郡。我也曾在該郡的地波立園見過幾座格列佛家的墳墓和碑石，這很可以證明格列佛先生的自述。

他離開勒德烈夫之前，把這部文稿交我保管，並且允許我任意處理。我會經把這部文稿仔細地閱讀三遍，覺得作者的文章風骨十分簡樸，唯一缺點就是作者也犯了許多遊記作者的毛病，稍嫌累贅。全書富有忠實的色彩，而作者本人也的確就是以忠實見稱的。在作者的勒德烈夫鄉鄰裏面，那一個要  
是想證實某件事體，總是說出了這樣一句流行的諺語：這就像格列佛先生嘴裏說出的一樣真實。

我會經得到作者的許可，把這部文稿請教過幾位名流；根據他們的勸告，我現在才敢把它印行了出來，希望最少在相當期間，這部作品可以比一般論述政治和政黨的胡寫爛調更能滿足我們青年貴族

的興趣。

要不是我大胆刪節了許多段落，諸如關於各次航行的風向水流以及方向和方位的記載，仿照水手的口氣對於在暴風裏面駕駛船隻的繁瑣敘述乃至關於經度緯度的說明等等，本書的篇幅就至少要有現在的兩倍。我預料格列佛先生可能會稍感不滿，但是我却決定儘量要使本書適合一般讀者的閱覽能力。不過，我對於海事是完全外行的，如果有錯誤之處，應該歸由我個人負責。如果有旅行家喜歡閱覽作者的手稿全文，我隨時準備使他感到滿意。

關於作者生平的詳細事跡，讀者可以從本書的開頭幾頁得到滿意的說明。

理查·辛浦生

## 格列佛船長致表兄辛浦生書

我希望我兄在必要的時候，將公開承認你會一再懇切地勸告我出版一部十分鬆懈的謔諷的遊記，並且指示可以聘請一位任何大學的青年紳士加以整理和潤色，就像舍表丹裴爾照我的勸告處理過他的環遊世界一書那樣。但是我不記得我曾經授權我兄加以任意的刪節或增補；關於後面一點，我特在這裏鄭重地表示否認，尤其關於聖德千秋的先后安后陛下的一段，儘管我對她的尊敬崇拜超過了任何人。但是我兄或我兄的增訂者先該考慮我決不至有這種意向，敢於在我的主人「慧因」<sup>①</sup>跟前頌揚我們一類的任何畜生。再則，那段敘述也是完全虛構的，因為據我所知，安后陛下御極的若干年間，確曾受過一位首相的操縱，不，甚且相繼受了兩位的操作，第一位是葛多爾芬爵士，第二位是牛津爵士；所以，你已經教我「說了不是實在的事情」。還有，在敘述「設計家學院」<sup>②</sup>的一段和我同我的主人「慧因」談話的幾段上，我兄還大加刪節和竄改，乃至弄得我自己都很難認出自己的作品。我先前曾在一封信上暗示過這些事情，當時曾辱承回示，說是我兄擔心會觸犯忌諱，說是當權的人士都十分注視這部作品，不但會妄加臆解，甚且還痛斥任何近似「諷刺」（我以為你這樣說的）的東西。但

① 請參看本書第四部第一章。——譯者

② 請參看本書第三部第五章。——譯者

是，請問，我多年以前在五千里外的異邦說過的一些言語，怎麼可以扯到現在算是統宰萬民的一班「雅胡」◎身上呢，尤其當時我就根本不想甚至害怕活在他們治下的痛苦生活？當我看到了這班「雅胡」坐在車上讓「慧囚」們拉着，好像這些「慧囚」都是野獸，而他們倒算是理性動物，我不是大有理由叫屈麼？老實說，就爲了不看這種難堪的可憎現象，我才打算退隱下來的。

基於我兄的爲人，基於我對於我兄的信賴，我覺得十分應該把這些不告左右。

其次，我還得埋怨我自己缺乏明斷，不該聽信我兄和他人的敦勸和錯誤見解，大反自己的本意，讓本書付印行世。請你記起，你每次堅持爲大眾利益設想的當兒，我不是一再請你要考慮考慮；我不是一再說過「雅胡」是不能憑藉告誡或示範加以改造的一種動物？現在已經得到證明了；我本想眼着一切的罪惡腐敗都銷聲匿跡了起來，至少在這個小島上面，可是經過六個月以上的告誡，我却沒有聽見我的著作發生了絲毫預期的效果。我起先還希望老兄會賜我一函，讓我知道那月那日黨派已經消滅了，法官已經受過了訓練而且已經公正了，辯護士已經變得忠實而謹慎而且已經稍有常識了，鐵廠裏面還燒着成山的法律著作，青年貴族的教育已經整個改革了，醫生絕跡了，女的「雅胡」已經滿有德操、羞恥、忠實和理性了，大臣們的愚蠢詭辯已經徹底掃除了，高才、隆德和博學已經受到了獎勵，一切玷辱文壇的韻散作家已經受到了處罰，只許他們吃下自己的棉絮，只許他們喝下自己的墨水。憑了我兄的鼓勵，我日夜期待着這些以及其他成千的改革，因爲這些事情的確可以使我著作上面的告誡

推演出來的。我當然應該承認七個月的短短期間不是改正「雅胡」所患的一切罪惡和過失，縱使他們還有一點容受美德或智慧的可能。然而至今，我兄的每次來示却總沒有答覆我所期望的一切，反而每週儘把一些誹謗、解答、評論、報告和下流文字堆在我們的信差身上，而且讓我看到自己受到的種種譴責，說我毀謗偉大的官僚，貶斥人類的天性（他們還有自信敢這樣稱呼），侮辱女性。我也發現這些爛污的作者裏面彼此也意見分歧，有的不肯承認我是自己的遊記的作者，有的却說我就是我自己根本沒有見過的一些書籍的作者。

我還發現我兄的手民大意萬分，居然搞亂了許多時間，搞錯了幾幾次出航和回國的日期，要不是搞錯了年份，就一定搞錯了月份或日子。聽說自從本書出版了以後，我的原稿已經全燬了。我沒有留下一份底稿，不過我已經給你寄上了一些更正，萬一還有再版的機會，尙望補進。不過我也不能夠保證這些更是無誤的，我只有任公正的讀者自行裁定了。

我聽到有些我們的海上「雅胡」，找出了我在海事術語上面的許多錯誤，說我在許多地方用得不當，有的現在已經不用了。這是無可奈何的。在我初度航行的時候，我還是一個青年，當時我就聽取一班最老的海員指示，並且學習他們的各種說法。不過以後我已經知道海上的「雅胡」跟岸上的「雅胡」一樣，也會在言語上面翻新花樣的。後者的言語年年在變，我記得我每次回國以後，總是發現他們的口語改變了，我甚至不能瞭解他們的新的語言。任何「雅胡」帶着好奇的心理從倫敦跑到我家裏看我，我們彼此總是無法使用一種大家明瞭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念。

如果「雅胡」的譴責也可以教我介意，那麼我要說明的就是：他們有的居然敢說我的遊記不過是我自己頭腦裏面的一種幻想，甚至認為「慧因」和「雅胡」也都不過是馬托邦裏面的人物。

我必須承認，關於列列普特、博羅布丁古拉（這一個名字是應該這樣寫的，不應該寫作博羅布丁納）和勒普塔的人民，我還沒有聽見過那一個「雅胡」敢於懷疑他們的存在和我所說的關於他們的事情。因為那些真理馬上可以教每個讀者相信的。但是我說的「慧因」或「雅胡」有甚麼不可相信呢？這是明明白白的，這種「雅胡」在這個城市裏頭就多到幾千幾萬，他們跟「慧因」國的同類就只有這裏不同，那就是他們使用一種含混的語言，而且不是赤條條的罷了。我寫作這本遊記為的要他們改過自新，而不是要博得他們的喝彩。他們全族的一致頌揚，在我聽來，倒不如我馬廐裏面養着的兩匹退化的「慧因」的嘶鳴；因為就是那樣退化的兩匹「慧因」，我都還可以從他們身上增進自己的純善無邪的德性。

這些可悲的畜生是否敢於妄想我已經墮落到了這樣的田地，居然也要文飾自己的罪過呢？整個「慧因」國都十分瞭然，像我這樣的「雅胡」，憑我的尊貴主人的教導示範，在兩年的光陰裏面，我也已經能夠（雖然我必須承認這是極端困難的）擺除那些在每人身上——尤其在歐洲人身上——根深蒂固的醜惡習慣，諸如說謊、支吾、欺騙和含混等等。

趁着這次煩惱的機會，我還想發發一下其他的牢騷，不過以後我決不再麻煩自己或我兒閣下了。

我應該坦白承認，自從我上次回國以後，由於同幾個你們的同類談話，尤其不得不同我自己的家人談話，我的「雅胡」天性上的一些腐敗又在我的身上復活起來了，要是不然，我決不至於妄作這麼謊謬的一種計劃，企圖改造這個王國的「雅胡」種族；不過現在我已經死心塌地永遠拋棄這種幻想的打算了。

一七二七年四月二日

● 緩夫特的格列佛遊記初版於一七二六年。按照這裏的日子這封書信是後來補寫的；有人以為這封書信可能作於一七三五年，因為它首見一七三五年在都柏林出版的福爾克納氏的版本上面。——譯者





# 章目

## 第一部 列列普特紀行

- 第一章 作者自述家世及出遊的緣由；海船觸礁沉沒，作者覓水逃生，在列列普特國境安全登陸；為當地土人俘虜，解到該國首都。……………一五
- 第二章 列列普特皇帝率領貴族，蒞臨作者拘禁地方，會見作者。皇帝的儀容及裝飾。幾位學者奉命教授作者學習他們的語言。他的謙和性格博得大家好感。他的衣袋受到搜查；他的腰刀和手槍被繳。……………二五
- 第三章 作者以出奇玩藝取樂皇帝及男女貴族；列列普特宮廷的各種娛樂。作者接受條件，恢復自由。……………三四
- 第四章 首都米爾頓多及皇宮素描。作者與一位大臣暢談該國大事；作者表示願在戰爭中為皇上效勞。……………四一
- 第五章 作者採用非常戰略，阻止敵人侵略。他榮譽顯赫的銜銜。布勒夫斯加帝國遣使求和。皇后宮院不慎失火；作者救火有方，挽救其餘的宮院。……………四六
- 第六章 列列普特的居民；他們的學術、法律、習慣以及教育兒童的方法。作者在該國的生活情形。作者為一位貴嬪辯白。……………五二

- 第七章 作者獲得報告，有人陰謀控以叛國大罪，於是逃往布勒夫斯加。他在布勒夫斯加受到歡迎。……………六二
- 第八章 作者徵幸獲致離開布勒夫斯加工具；幾經艱危，終於安返祖國。……………七〇
- 第二部 博羅布丁納紀行**
- 第一章 大風暴的經過。派遣長舢舨尋取淡水；作者隨同出發，考察該國。作者落在岸上，為當地土人所俘，至一農民家庭。他在那里所受的款待及遭逢的幾次意外。當地居民素描。……………七七
- 第二章 農民的女兒素描。作者被攜往市集，繼至首都。旅途經過。……………八九
- 第三章 作者被送進宮。王后向作者主人購買作者，呈獻國王。他和該國大學者辯論。宮中特為作者設備一室。作者備受王后垂眷。他力為祖國爭光。他同王后寵幸矮子的爭吵。……………九五
- 第四章 該國的地理。修正現代地圖的建議。王宮及京都紀略。作者的旅行方法。大寺素描。……………一〇五
- 第五章 作者遭過的幾次危險。決囚。作者表演駕駛的技巧。……………一一〇
- 第六章 作者取悅國王王后的幾種辦法。作者表演音樂的技巧。國王垂詢歐洲情形，作者詳加解答。國王的觀感。……………一二〇

第七章 作者的愛國心腸。作者向國王獻策，遭受拒絕。國王對於政治的無知。

該國學術的隘狹不全。該國的法律、軍事及政黨。…………… 一二九

第八章 國王王后出巡邊境。作者隨駕出遊。作者脫離該國經過詳紀。作者返抵

英國。…………… 一三六

### 第三部 勒普塔、保爾尼巴比、拉格納、格拉布達布德列布及日本各地紀行

第一章 作者從事第三次航行，海上遇盜。一個荷蘭人的毒辣。作者到達一座島

嶼。他被接入勒普塔。…………… 一四九

第二章 勒普塔人的性格。他們的學術梗概。該國的國王和大臣。作者所受的款

待。當地居民的恐怖與不安。當地婦女的情形。…………… 一五五

第三章 現代哲學和天文學業已解決的現象。勒普塔人在天文學上的成就。該國

國王鎮壓叛亂的方法。…………… 一六三

第四章 作者離開勒普塔，降落保爾尼巴比，到達當地的首都。首都及近郊素描。

作者備受一位貴族的優待。他同貴族的談話。…………… 一七一

第五章 作者參觀拉格多大學院。學院概觀。各位教授致力的各門學術。…………… 一七八

第六章 學院概況續紀。作者提出若干修正，寵承採納。…………… 一八六

第七章 作者離開拉格多，到達馬爾當納達；適無便船。作者前往格拉布達布德

列布作短期旅行，寵承會長招待。……………一九二

第八章 格拉布達布德列布概況續誌。古今歷史糾纏。……………一九六

第九章 作者返抵馬爾當納達；乘船到達拉格納王國。作者遭受拘禁，送至朝廷。

作者入覲的朝儀。該國國王對於臣民的寬恕。……………二〇三

第十章 拉格納人的風度。司徒拉不拉詳紀及作者與各位名流關於本題的談話。……………二〇七

第十一章 作者離開拉格納，橫渡日本；再自日本乘荷蘭船返抵阿姆斯特丹，轉

船返抵英國。……………二一五

#### 第四部 「慧因」國紀行

第一章 作者出任商船船長，再度出航。手下叛變，作者被禁於船內，稍後又被逐

至處一未知的陸地。作者進入該國國境。怪獸「雅胡」素描。作者遇

見兩匹「慧因」。……………二一九

第二章 作者由一匹「慧因」領到家里。屋子素描。作者所受的款待。「慧因」

的食物。作者深苦每食無肉，之後漸覺安然。他在該國的飲食狀態。……………二二六

第三章 作者致力學習該國語言，主人「慧因」親予指導。該國語言概述。若干

「慧因」貴族出於好奇蒞臨參觀作者。作者向主人簡略報告航行經過。……………二三二

第四章 「慧因」的「真」「假」觀念。主人否認作者談話。作者詳述本人身世

- 及旅途經過。……………二三八
- 第五章 作者遵奉主人命令報告英國近況。歐洲各國君主戰爭的原因。作者解釋英國憲法。……………二四三
- 第六章 再談英國近況。歐洲朝廷首相的性格。……………二五〇
- 第七章 作者的愛國熱情。他的主人根據作者報告，批評英國憲法及行政，並加以例證及比較。主人對於人類天性的觀感。……………二五七
- 第八章 作者敘述「雅胡」特性。「慧因」的卓越德性。他們青年的教育及體育。他們的代表大會。……………二六五
- 第九章 「慧因」代表大會的大辯論及決議方式。「慧因」的學術。他們的建築。他們的葬儀。他們語言的缺點。……………二七一
- 第十章 作者在該國的家居生活及與「慧因」相處的樂趣。作者因與「慧因」談話，德業日進。他們的談話。作者得主人通知，必須離開該國。作者一痛暈絕，但終於服從。他得僕人同事幫忙，設法製造小船，出海冒險。二七七
- 第十一章 作者的危險航行。他到達新荷蘭，希望在該地安居。為土人箭矢所傷。其後復為葡萄牙船上水手強挾登舟。船長的仁厚。作者返抵英國。二八四
- 第十二章 作者的忠實。作者出版本書的目的。作者譴責一般歪曲事實的遊記作者。答覆異議。開拓殖民地的方法。祖國禮讚。皇家對於作者所述

各國享有特權。征服的困難。作者向讀者最後告別，述及日後的生  
活方式，並提出忠告及結論。……………二九二

## 第一章

我的爸爸在諾定昂那擁有一處小小的產業。他生了五個兒子，我是老三。我十四歲那年，我的爸爸送我進拜德曼紐爾學院；在那兒，我住了三年，埋頭學習。可是維持我學業（雖然我只有一筆很少的規定費用）的經費太重，不是小康人家擔負得來的，我只得跟一位倫敦的名醫詹姆士·白迪思先生學習醫藝，經時四年。我的爸爸時時總給我寄些零錢，我就用這些款子來補習航海學和對遊歷有用的數學，因為我相信終有一天我會找到遊歷的機會的。在白迪思先生那兒出師之後，我就回到家裏；靠了我的父親、叔叔約翰以及其他親戚的資助，我得到了一筆四十鎊的現款，此外他們還答應每年給我三十鎊，讓我進來丁大學；在那兒，我住了兩年另七個月，專攻醫學，因為我知道這門學問在長程航行上是很有用處的。

我從丁回來之後不久，就由我的恩師白迪思先生介紹給海燕號的亞伯拉罕·彭涅爾船主，在船上擔任醫生。我跟彭涅爾船主共事了三年半時光，會一兩度到過利凡特和一些旁的地方。之後，我就決定在倫敦住下，我的業師白迪思先生也加以慫恿，而且還替我介紹了一些病人。我在老朱利街租下了一間小屋。爲的要改變一下我的生活，我娶了新門街的一位機商——愛德曼先生——的次女，馬利·白滕小姐；我得到了四百鎊的妝奩。



不幸，兩年之後我的恩師白迪思先生逝世了，而我的交遊又寥寥無幾，因而我的業務衰落下去了。我的心情不看我照好多同業那樣幹着清淡的行業，於是我跟我的內人和幾位知交商量之後，就決定回到海上。我前後擔任過兩艘海船的醫生；六年期間，我曾幾度到過東方和西印度羣島，我也從中增殖了一些財產。因為船上總是準備了大批的書籍，我把餘暇的時光消磨於閱讀古今的名著；每靠一個碼頭，我就考察當地的風俗人情，學習他們的語言——憑我的記憶能力，在這一點上我佔了很大的方便。

因為最後一次的航行并不十分順利，我開始厭倦海上的生涯，打算待在家裏，跟妻子家人廝守下去。我從老朱利街遷到斐德巷，再從斐德巷遷到衛屏巷。我希望在水手裏頭找些生意，但是我的希望却沒有成爲事實。這樣期待了三年之後，我又接受了羚羊號老闆——威廉·普里加船長——的惠邀，參加他們的南海航行。我們於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從布里斯它爾啓碇。我們的航行起先是非常順利的。

基於幾種理由，這裏不必向讀者贅述我們在海上遇險的詳細經過；讀者只要知道：我們在走向東印度羣島的航程上，突給一陣暴風挾駛到凡·第曼島的西北。經過測定之後，我們知道我們到了南緯三十度兩分的地方。由於操勞過度和飲食不良，十二個船員喪生了，其餘船員也都陷於十分羸弱的狀態。十一月五日——正是這裏夏季開始的時候——，大霧迷濛，海員們却發現了一塊崖石，距離船身

還不到半根鋪鋪的長短；可是風力却那麼強大，直把我們望那兒擄去，一會兒船身就粉碎了。六個船員，連我在內，早就把一隻舢板放下，連忙划走，躲開了岩石和大船。據我的估計，我們大約划了三哩，就已經不能再划了，因為我們在大船上早已弄得精疲力竭了。於是我們只能把自己的生命委託於波濤的慈悲。半點鐘之後，舢板終於給從北面襲來的一陣狂風擄翻了。我的同伴——在舢板上，逃到岩石上的，以及留在船上的——他們究竟怎樣，我無法報告，不過我可以斷言他們通通完蛋了。至於我呢，我隨着命運的指引，在水上飄着，讓風濤向前推進。我——再把兩腳往下探索，却老找不到站腳的地方；可是對我無力挣扎而幾乎要一命嗚呼的當兒，我却發現我已到了水深不及頭頂的所在，同時風威也殺下去了。水底的斜度很小，因而我幾乎走了一哩才到達岸上——據我推測，這時候大約是晚上八點鐘光景。之後，我又往前走上了半哩左右，但是我始終沒有發現一點房子和居民的跡象；最後我實在疲憊不堪了，因而我也不再留意這些了。我疲乏到了極點；由於極度的疲乏和天氣的酷熱，再加上離船之時我會喝下半品脫的白蘭地，我覺得十分想睡。我躺在柔軟的淺草上睡了。這算是我有生以來睡得最酣的一回。據我計算，我大約睡了九個鐘頭，因為到我醒來的時候恰恰天亮了。我打算起身，可是却不能動彈；我朝天躺着，我覺得我的兩臂兩腿却給緊綁在地面上；我的長長密密的頭髮也同樣給綁住了。我似乎覺得有幾根細繩繞在我的身上，從腳窩窩直到兩股。我只能朝上望着；太陽漸漸熱了起來，陽光也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聽到身邊有一陣嘈雜的聲音，可是由於我的姿

勢，我却看不到一點甚麼，除了上面的天空以外。一會兒，我覺得有一種活動的東西，在我的左腿上蠕動着，慢慢爬到我的胸部，幾乎靠到了我的下巴。我盡量把眼睛朝下扭着，我發現那是一個人，身高不到六寸，手上拿着弓矢，背上背着箭袋。同時我又發現跟在第一個人後面的最少還有四十多個同樣的角色（據我估計）。我驚訝極了，不禁大叫了起來。這一來，他們全嚇得跑掉了（後來我聽說他們有的從我的身上跳到地上，因而跌傷了）。可是不久，他們又重來了，其中一人最有胆量，居然看清了我的臉孔，驚訝得手張目瞪了起來，同時用一種尖銳的却倒也清晰的聲調喊道：赫基納·狄格爾。其他的人也跟着同樣喊了幾聲，可是當時我却不懂他們喊的究竟是甚麼意思。有如讀者會想到的，這時候我驚慌得很：最後，我掙扎一番，幸而把綁我左臂的繩子拉斷，還連帶把幾根木栓拔了起來。把左手拾來一望，我看出了他們綁我的方法。我又忍痛猛拉了一下，弄鬆了左邊的綁住我的頭髮的繩子，這樣一來我的腦袋才可以在兩寸左右的範圍裏頭來個旋轉。我正要伸手去抓住他們，他們却早已溜起走了；接着就是一陣十分尖銳的吶喊。吶喊的聲音沈寂之後，我聽到他們裏面有一個高聲喊道：塔爾哥·芬納克，一會兒就有百支以上的箭矢射到了我的左手，像給無數的針尖刺痛了一樣。此外他們又朝空發射一批箭矢，這些箭矢我想就像我們在歐洲發射榴霰彈似的，紛紛落到我的身上（雖然我并不覺得）和臉上，我連忙把左手蒙住了我的面部。這一陣箭雨停止之後，我因為感到痛楚，呻吟了一陣。過後，我又掙扎起來了。於是他們又發射了一批箭矢，比上回還要厲害，甚至有幾個人還想用矛子刺我的兩脅，幸而我穿了一件皮製的背心，他們不能夠刺得進去。這時，我想最好是躺着不動，

我打算一直躺到晚上，好在我的左手已經解放了，到時候我就不難脫身了；再則，這些居民，要是他們的個子全是我所看到的那樣大小，那麼就讓他們發動最多的人馬，我相信我也大可以對付得下。但是以後的事情却出乎我的意料。那些傢伙看我安靜了下來，也就不再放箭了，可是根據我聽到的聲音，我却知道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了。我還聽到右邊距離四碼左右的地方發出一陣敲擊的聲音，延續了一個鐘頭以上，好像有人在那兒工作似的。我儘量把臉孔朝到那面，我看到那兒搭起了一座台子，高約一尺半，可以容下四個那裏的人物，旁邊擱着兩三架梯子；有一個人，好像是一個高貴人物，對我發表着長篇的演講，我却不懂他說的一言半語。但是我該提到，這位要人在開始演說之前，先會喊了三遍：蘭格羅·杜赫爾·桑：（這些話和上面的幾句，後來他們都替我解釋明白了。）他喊過之後，馬上就有五十名左右的人手跑了過來，切斷了綁住我的頭部左邊的細繩，讓我可以把頭部向右邊隨意旋轉，可以看到演說者的容儀舉止。他看來是一位中年人物，比他的三個侍從顯得高些。其中一個是一個孩子，似乎僅僅比我的中指稍長一點，抬着他的衣裾；其餘兩個分立在他的左右，扶掖着他。他扮出了演說家的種種姿態，我可以看出語裏言間帶着種種的恐嚇，同時倒也帶着期望、同情和親切。我簡單地回答幾句，不過總是擺出極端恭敬的態度，而且高舉左手，把兩眼注視太陽，似乎要太陽當個見證。因為在離船之前，我就沒吃過一口東西，我幾乎餓得要昏迷過去，我再也忍受不住了（這也許違反了自重的規矩），一再把指頭放進口裏，表示我需要一些吃的。赫哥（我後來知道這是他們對於大臣的稱呼）完全瞭解我的意思。他走下台來，命令把那些梯子靠在我的身邊，接着就有一

百以上的民衆，背着一筐筐的肉類，爬上梯子，走到我的口邊。這些食物都是他們的國王在接到關於我的第一次報告之後就下令備辦輸送到這兒來的。我知道這裏頭有好幾種牲畜的肉，但是却不能從味道上加以分別。裏頭有前蹄、後腿和胸肉，樣子都好像羊肉，烹調滿好，可是一塊塊却小得不如雲雀的翅膀；我一口總要吃下兩三塊。麵包的大小彷彿就像毛瑟的子彈，我每次要吃下三只。他們儘快的餵我，而對於我的胃口和食量表示了萬分的驚奇。之後，我又扮出了另外的一種姿勢，表示我需要喝的。根據我的食量，他們知道小量的飲料不夠滿足我的需要，他們又是頂頂慷慨的民族，因而他們用一種巧妙的手法吊上了一只最大的酒桶，轉到我的口邊，然後把桶蓋揭開；我一口就把它喝光了——這是十分容易做到的，因為它的分量不到半個品脫，味道好像布根第的淡酒，而且還遠較可口。他們又送來一桶，我又照樣喝光了。我表示還要一個，可是他們却無法供應了。我表演了這些奇跡之後，他們都高興得歡呼起來，而且就在我的胸口上跳起舞來，像先前一樣反復高呼着：赫基納·狄格爾。他們做出了一種姿勢，要我把兩只大桶扔到地上；他們首先警告下面的人衆躲開，大聲喊道波拉·迷弗勒；當他們望見大桶掉下的時候，全場都同聲喊道：赫基納·狄格爾。我得承認，他們在我身上走來走去的時候，我幾次感到了惱怒，滿想把伸手可以抓到的四五十個傢伙一把抓住，摔到地上。但是我記起了我先前受到的傷害（那大約還不算他們能夠給我的最壞的傷害），記起了我對他們所發的諾言，我馬上把這些幻想趕開了。此外，我還覺得他們那樣優厚隆重地款待我，我對他們也不能不以禮相待。不過我還是不免無限驚訝這些小人的胆量：在我的一隻手已經可以自由活動的時候，他

們居然還敢攀登而且走在我的身上；在他們看來，我是一個那麼巨大的動物，然而，他們看到了倒竟然也沒有發抖。過了一會，他們知道我再不需要吃肉了，於是就有一位當朝的大員走到了我的面前。這位大人從我右邊的小腿上來，走到我的臉前，後面跟隨着十二位侍從。他拿出一張蓋上國璽的證書，張在我的眼前，接着說了十分鐘的話；他臉上毫無怒容，然而却有一股堅定的神氣，常常指着前面。我後來才知道他指的就是他們的首都，距離這裏約有半哩的路程，依照皇帝陛下的意旨，我得給搬到那兒。我答復了幾句，但是却一點不得要領；於是乎我又用已經自由的一邊手做出了一種姿勢，先把它放在另一邊手上（不過爲的害怕傷害這位大人和他的隨從，我把手抬過了她的頭頂），然後又放在我自己的頭上和身上，表示我希望得到解放。他似乎很能瞭解我的意思，因爲他搖搖腦袋，表示拒絕，而且還擺出一種手勢，表示我必須當作一個俘虜，讓他們抬走。不過他又做出了一種姿勢，要我知道我可以有充份的食物和飲料，而且可以得到優厚的待遇。這樣一來，我又想起要掙脫我的束縛了。但是一想起我臉上手上的箭傷，箭在上面的箭矢，而且想到敵人數量的增加，我馬上做個手勢，表示他們儘可以隨意處理。於是，赫哥和他的侍從退去了，顯出十分謙和愉悅的神氣。一會，我又聽到了一陣吶喊，反復喊着：柏布朗姆·塞蘭。同時我覺得有一羣人衆聚集在我的左邊，把繩子放鬆，居然讓我可以向右面轉個側身。他們還先在我的臉上和手上塗上了一種藥膏，氣味十分好聞；經過了幾分鐘光景，我身上的箭創通通消滅了。這些事情加上了先前他們供應的飲食讓我恢復了活力，使我又想睡覺了。我後來知道，我睡了八個鐘頭。這是不足爲怪的：原來醫生依照皇帝的旨意，曾經在酒

裏和上了一種安眠藥水。

我登陸睡在地上給他們發現了以後，這裏的皇帝似乎馬上就接到了一封緊急的報告，接着就在會議上通過了一個決定，必須把我照着前面說過的樣子綁住（這是在夜裏我睡着的時候執行的），必須給我備送大量的肉食和飲料，而且必須製造一部機器把我運到他們的首都。

這種決定也許顯得十分的勇敢而且冒險；我敢相信歐洲的任何君主主要是遇到同樣的事件，決不會採取這樣的決定的。但是據我看來，這種決定倒的確是一種極端聰明的辦法，而且也是極端正當的辦法；要是他們打算趁我熟睡的時候，用矛槍和箭矢把我殺掉，那麼，我感到了創痛，一定會馬上醒覺過來，一定會惹起了我的憤怒和精力，把綁我的繩子掙斷。之後，他們既不能同我抵抗，當然也不能求我寬恕。

他們都是高明的數學家，而且在皇帝的獎勵之下，他們在機械方面的成就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境地。這位君主擁有好幾部裝着輪子的機器，用來運載樹木和笨重的東西。他常常在出產木材的森林區域製造巨艦，有的長達九尺，然後就用這些機器把牠們運到三四百碼以外的海上。這一回，他們馬上發動了五百名的木匠和技工，動手製造了一部空前龐大的機器。它是一部木製的架子，距地三寸，長約七尺，寬約四尺，裝上了二十二個輪子。這部機器到達的時候，我又聽到了一陣吶喊。它看來似乎是在我登陸以後的四個鐘頭裏頭做成的。機器停在我的身邊，跟我的身體平行。這裏的最大困難倒在於把我抬到車上。爲要完成這一件工作，他們豎起了八十根柱子，各高一尺，同時又用許多最牢的粗

繩，繫上鉤子，鉤住事先細在我的頸子、兩手、軀幹和兩腿上面的許多綁帶。之後，他們發動了九百名壯漢，利用裝在柱子頂上的滑車，把繩子拉起；不到三個鐘頭，他們就把我弄到了車上，然後綁牢。這些經過都是後來我聽到他們說的，因為他們進行這些工作的當兒，我受了混在飲料裏面的迷藥的影響，陷於熟睡狀態了。他們用了一千五百匹最大的御馬，每一匹大約高有四寸半光景，把我拖到他們的首都，據說距離這兒有半哩的路程。

我們出發後四個鐘頭，由於一種非常滑稽的意外，我醒覺過來了。過三個星期以後，我才知道了裏頭的道理。原來車子發生了毛病，停下來修理一番，偏偏就有兩三個年青的士人有點好奇，想看一下我睡着的樣子；他們爬上了機器，捏手拍腳地走到了我的臉前；其中一個是衛兵軍官，他用一種巧妙的的手法把他的短槍的尖端，探進了我的左邊鼻孔。它好像一根麥桿刺着我鼻子一樣，教我打了一個頂大的噴嚏；跟着他們就溜走了。之後，我們又走了一大段路程，到夜裏才休息下來。有五百名衛兵守住我的左右，一半拿着火把，一半拿着弓矢，準備萬一我掙扎起來，就向我放箭。第二日天亮之後，我們又繼續前進；約到中午，我們走到了距城不到二百碼的地方。皇帝和滿朝文武都出來接我，不過他的大臣當然不會讓皇帝陛下躬冒危險攀上我身上來的。

車子停下的地方有一所古寺——算是全國最大的廟宇。這座廟宇因為在幾年前會給一次逆天害理的謀殺沾污過的，按照他們的虔誠，已經成了一個褻瀆神聖的所在，所以只給當做公用的場所，所有的裝置設備全給搬走了。他們決定要我就住在這一座大建築物裏面。朝北的一道大門高約四尺，寬近



兩尺，我可以爬得進去。大門的兩旁各有一口窗子，距地不到六寸。內廷鐵工搬來了九十一根鍊子，樣子就像歐洲婦女的錶鍊，大小也很相近，叩住了我的左腿，加上了三十六把鎖子。隔着大路，在廟子前面二十尺的地方，有一座尖塔，最少高有五尺。據說皇帝和他的許多大臣就爬在上面看我，不過我沒有看到他們。據估計從城裏跑來看我的居民有十萬以上。儘管有衛兵把守，我却相信從梯子爬到我身上來的民衆就不在萬人以下。幸而不久就貼出了一張告示禁止了這種行爲，違者處死。工人們看到我逃不掉了，就把綁在我的身上的繩子通通割斷；我帶着生來未有的沮喪神情站了起來。不過他們看到我起立行走而發出來的聲音和驚訝，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叩住我的左腿的鍊子長約兩碼，我不但可以在前面的半圓以內自由走動，而且因爲鐵鍊是釘在距門不到四寸的地方，我還可以鑽進廟裏，挺直了身體睡在裏頭。

## 第二章

站起來了之後，我向四周瞭望了一下。我得承認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裏更加悅目的景色。周圍的田野看來就像一座廣大的花園，裏面的田圃一塊塊大約都是四十尺見方的大小，好像是許多花壇似的。田圃之間夾雜着樹林，高度等於半截的門門，據我判斷，最高的樹木似乎也只有七尺光景。我也望見了左面的城市，樣子就像舞台上的城池的幕景。

我已經受了幾個鐘頭的生理需要的嚴重壓迫。這是不足為怪的，因為我已經兩天沒有方便了。我感到十分尷尬，又是焦急，又難為情。我能够想出的最妥辦法就是鑽到屋裏，把門關上，走到鐵鍊允許我走到的最遠所在，解掉了我身上的不舒服的負荷。不過，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回，我幹了這樣不乾淨的事情。我只有希望公正的讀者徹底而且公平考慮過我當時的處境和困難之後，會原諒我這種行為。這次以後，我的經常辦法總是每天一起來，趁着大家沒到的時候，就拉長鐵鍊，在空曠的所在辦妥了這種事情；那些可厭的東西也一定讓兩個指定的僕役用手車搬走。我本來不應贅述這種初看起來似乎不頂重要的一樁事體，要不是我覺得我必需讓大家了解我的清潔習慣；有人告訴我，我的病人有時就喜歡追問這個的。

幹完了這樁勾當以後，我又回到了屋外，吸吸新鮮的空氣。這時，皇帝已經從塔上下來，騎着一

匹馬，望我走來。這險些教他吃了苦頭，因為他的牲口雖然受過了極好的訓練，可是我的樣子就像是一座高山在它的面前移動似的，它不免看得不慣，就挺着後腿直立了起來。幸而這位君主是一個高明的騎手，依然踞坐在鞍子上面，等到了他的侍從跑上前去，勒住了韁繩，他才從容地下馬。下馬之後，他帶着一種驚奇的態度，在我的身邊巡視一周，不過總是在我的鐵鍊的長度以外。他吩咐早已伺候在那兒的廚子和僕役給我飲食，他們用一種桌子把食物推到我伸手可以拿到的地方。我拿到了這些車子，一下子就把它們弄空了。其中有二十輛裝着肉類，十輛裝着飲料。裝肉的车子每一輛只够我兩三口的食量；裝酒的车子每一輛裝上許多瓦瓶，我一口喝下一輛，把十輛通通喝光了。皇后和各位皇子先都坐在稍遠地方的轎子裏面，周圍陪着許多宮女，但是皇帝的坐騎鬧出了亂子的當兒，他們通通走出了轎子，跑到皇帝的身邊去了。現在我要描寫一下這位皇帝的樣子了。他比他的所有臣民都顯得高些，差不多高出了我的一個指甲的寬度，只有他可以教人家望而生畏。他的儀表十分英武，有一付與國人的嘴唇和一道鷹鼻，橄欖色的皮膚，筆直的身材，軀身和四肢十分相稱，舉止優雅而氣宇軒昂。他正在盛年——當時他才有二十八歲另九個月；他已經登極七年，始終是國泰民安。爲了方便端詳他的相貌起見，我就側身地躺了下來，讓我的面孔正對着他的面孔；他距我只有三碼，而且後來我還好幾回把他拿在我的手裏，所以我的描寫是不容懷疑的。他的服飾十分簡樸，式樣則界於歐亞之間，不過頭上却戴上一頂金盔，上面鑲着許多的珍珠，頂上還插上一枝羽毛。他手上握着劍子，準備萬一我掙脫束縛的時候拿來自衛。劍子長約三寸，劍柄和劍鞘都是金的，而且還綴上了許多鑽石。

他的聲音很尖，不過也十分清晰，我站起來的時候也可以聽得分明。宮女和朝臣都打扮得極端華貴，因而他們站着的地方就像一襲繡着金銀人物的裙子撒在地上。皇帝陛下常常對我說話，我也答復了幾句，可是我們都聽不懂對方的語言。在場的有幾位祭司和律師（從他們的習慣上加以推測），他們受命對我講話。我用我知道一點一滴的各種語言，諸如上荷蘭話、下荷蘭話、拉丁話、法國話、西班牙話、意大利話以及林喬亞·法蘭士話，同他們說話，但是全沒有一點用處。兩個鐘頭之後，御駕回去了，只留下一大隊衛士，防止暴民的無禮舉動和惡毒行爲。這些民衆擾擾攘攘地磨集在我的周圍；當我坐在門前地上的時候，有的還竟然敢胆向我放箭，其中一枝險些射中了我的左眼。衛兵長官下令逮捕爲首的六人，而且想出了一種奇妙的懲戒辦法，把他們送到了我的手裏。幾個衛兵依令執行了，他們用矛柄把這六個人推到了我伸手可到的地方。我用右手把他們一把抓住，把五個放進袋子，留下一個，然後裝出要把他生吃下去的樣子。這個可憐的家伙慘叫起來了，那位軍官和他的部下也都顯出非常難過的樣子，特別在我拿出了我的削筆刀子的時候。可是我馬上讓他們放心下來了：我揣出了和祥的態度，切斷了他的身上的綁索，輕輕的把他放到了地上。他跳開了。我用同樣的辦法對待其餘的五個，把他們一個個從袋裏拿出來放了。我看得出來我這種慈悲的表現會使軍士和民衆都十分感激，而且後來還反映到宮廷裏去了。

夜裏的時分，我勉強鑽進屋裏，睡在地上——這樣大約繼續了兩星期左右。在這個期間，皇帝已經下令替我預備了一張睡床。後來，六百張普通大小的睡床用車子輸運來了，就在我屋子裏裝置起

來。一百五十張他們的睡床拼在一起剛剛等於我的身體的寬長，現在這張床子就有我四個身子的大小，可是它并不能使我覺得比睡在光滑石板上舒服多少。他們還根據同樣的比例，替我準備了許多鋪蓋，不過也足夠叫一個像我這樣久經艱苦的人物感覺到勉強得過去罷了。

我到這兒的消息傳遍了全國之後，好多富有的、懶惰的、好奇的民衆都跑來觀光了，因而許多村落幾乎都走空了。要不是皇帝連下了幾道命令，限制這種騷擾，那一定會大大荒廢民間的耕作和家務。他規定已經看到過我的人民必須回去，以後沒有領到朝廷頒發的執照，就不得進入距我住屋五十碼以內的區域。這樣一來，國務大臣也就收到一筆相當的收入。

同時皇帝還召開了好幾次的國務會議，討論究竟要怎樣地處理我。有一位貴人——後來變成了我的一個摯友——他懂得不少的祕密事情，據他告訴我，當時朝廷感到了很多的困難。他們憂慮我會掙斷鍊子；擔心我食量過大，會造成一次饑荒。他們甚至三番兩次決定要餓死我，或者至少要用毒箭射我的臉孔和兩手，那可以很快地結果了我的生命。但是他們又顧慮這麼一個龐然的死屍的臭氣會在首都造成了一次瘟疫，或者還會傳染到全國各地。有一次舉行會議的時候，幾個軍官跑到了會議廳門口，其中兩個被召見了；他們報告了我對於上面說過的那六個人的行徑。這篇報告使皇帝和全體與會官員對我的行為發生了好感，於是皇上馬上頒發了一道聖旨，要四周九百碼以內的鄉村在每日清晨送進六隻牛、四十隻山羊以及其他的食品，來供應我的伙食。此外還有相當分量的麵包、酒類以及其他飲料。這筆費用由皇帝指定在國庫上開支。這位皇帝的日常費用主要依賴他自己的皇莊收入；除非

遇到了重大事故，他很少向人民舉徵賦稅，人民只要在戰爭的時候隨他出征，自理自己的費用。他還派遣了六百名民伕充當我的僕役，各支足以維持生活的膳費，並且就在我們口兩邊搭起野營，讓這些僕役在裏面住宿。他還下令要三百名成衣匠給我裁製一套衣服，照着他們國內的樣式；要六個最偉大的學者，對我教授他們的語言；最後還要皇帝的御馬、貴人的坐騎以及軍隊的馬匹務必常常在我的面前教練，好教牠們熟習了我的樣子。這些命令全部執行了。經過三星期光景，我在學習他們的語言上就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在這個期間，皇帝陛下也常常親自寵臨，很高興地幫我的教師教我說話。我們可以用某種方式互相談話了。我首先學到的幾句話就是表示我希望他愉快恢復我的自由；這句話，我就天天跪在地上反復地說着。據我瞭解，他的答復是：這必須經過一些時間，不能不經過會議的同意，而且我首先必須闢馬斯·克爾明·柏索·德斯馬爾·朗·昂撲索——這就是說：跟他和他的國家訂立一紙和平的誓約。不過他也表示我一定會得到優待，同時勸我應該用自己的忍耐和謹慎，來博得他本人和他的臣民的好感。他希望我不要介意，要是他命令了幾個特殊官員來搜查一下我的身上，因為我也許隨身攜帶了一些武器，這些武器讓一個這麼巨大的人物使用起來，一定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說，陛下一定會滿意的，我準備把自己剝個精光，一邊還當面把幾隻口袋翻了出來。我一半使用語言一半使用姿勢，表示了我的意思。他答復說，根據這裏的法律，我必須由兩個官員搜查一下，他也知道如果沒有得到我的同意和協助，這項工作是不能完成的；他十分信任我的雅量和正義，所以他才放心讓他的部下落到了我的掌握；他們從我身上拿走的一切東西，到我離開這裏的時候，一定會全部

歸還，或者照我估定的價值付給代價。於是我就把兩位官員拿了上來，首先放進了我的外衣的口袋，然後再依次放進其他的口袋，只除了褲上的兩隻小袋和一隻密袋，因為我以為這幾隻袋子儘可以不必要搜查，裏面只放了一些瑣碎的必需用品，對別人是毫不相干的。在兩隻小袋裏面，我分別放了一只銀錶和一只裝着幾個金幣的錢袋。這兩位紳士都隨帶着筆墨紙張，詳細注明他們看到的一切東西。他們查過了之後，又要求我把他們放到地下，然後把報告呈給皇帝。這張報告，我後來還拿來譯成了英文，全文如下：

「第一，在巨人山（這是我對於葵因巴士·弗列斯特林兩字的詮釋）的右邊衣袋裏，經過最嚴密的搜查之後，我們僅僅發現了一大塊粗布，大小可以作為御廷大廳的地毯。在左邊口袋裏，我們看到了一隻巨大的銀製櫃子，頂上蓋着一個銀質的蓋子，我們搜查的人員拾它不動。我們要求他揭去蓋子，然後我們中間的一人伸進了一條腿子。裏面有一種灰塵，深有半腿；一部分灰塵撲到了我的臉上，叫我們兩人連打了好幾回噴嚏。在右邊背心口袋裏，我們發現了一大細白色的薄板，疊在一道，大小約等於三個人的身材，外面綑上一根粗大的繩子，標上黑色的符號，我們的愚意以為這是文字，每個字母約有我們半個手掌那樣的大小。在左邊口袋裏，有一種機器，背上豎起了二十根長柱，有似御廷前面的欄杆；我們以為這是人山用來梳頭的傢具；我們並沒有仔細盤問，因為我們覺得很難教他瞭解我們的意思。在他的中衣（這是我對於「蘭福羅」一字的繙譯，意指我的短褲）的右邊的大口袋裏，我們看到了一根鐵管，高約一人，鑲在一塊比鐵管還大的結實木頭上；鐵管的一頭伸出了幾塊巨

大的鐵片，全是奇形怪狀的，我們不知道這是做甚麼用的。在左邊口袋裏，也有一部這樣的機器。在右邊的小袋裏，有幾枚白色和紅色的金質圓板，大小不一；幾枚白色的，好像是銀質的，又大又重，我和我同伴都拿它不動。在左邊小袋裏，有兩根不規則的黑色管子，我們站在他的袋底，費了很大的氣力才爬到了管子頂上。其中一根有蓋子蓋住，看來好像是一個整體；另外一根的頂上却有一個圓形的白色東西，約有我們兩個腦袋的大小。這兩根管子裏面都裝着一個巨大的鋼板；我們要他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因為我們以為裏面的兩種東西可能是危險的機器。他把它們從裏面拿了出來，而且告訴我們，在他本國，他就用其中的一把刮他的鬍子，用其中的另外一把切肉。有兩隻口袋，我們不能夠進去；這兩隻口袋，他叫做小褲袋。右邊的一個吊下一根巨大的銀鍊，一端繫着一個奇怪的機器。我們要他拿出了繫在鍊上的東西。它好像一個球體，一面是銀的，另一面却是一種透明的金屬；在透明的一面，我們看到有東西在裏面轉動；我們以為可以摸得到這些東西，但是我們的指頭却給透明的東西擋住了。他把這個機器擱在我們的身邊，它發出一種連續的聲音，好像水磨的聲音一樣。我們推斷這要不一種沒有見過的動物，那就是他所崇奉的上帝。不過我們比較傾向後面的一種推斷，因為他告訴我們（假定我們正確瞭解了他的意思，因為他表達自己的意思很不完全），他無論做甚麼事情，很少不跟他商量一下。他趕鴨叫做他的先知，而且說它指示了他生活上一切行動的時刻。他從左邊小褲袋裏拿出了一口網子，差不多可以給一個漁夫用的，不過開關却好像是一個錢袋，而他也把它當做了錢袋。我們發現裏面有好些大塊的黃色金屬，要是這些全是金的，那一定是一筆很大的價值。



遵照陛下的諭旨，仔細檢查過他的所有口袋之後，我們還發現他的腰間綁上了一根腰帶，那是一種巨獸的皮革製的。腰帶的左邊吊着一把劍子，長達五尺；右邊吊着一只皮包或革囊，裏面隔成了兩個坑坑，每個坑坑都可以容下三個陛下的子民。有一個坑坑放着幾個圓球或珠子，用一種頂重的金屬造的，大小彷彿就像我們的腦袋，要一個壯漢才舉得起來。另一個坑坑堆着一種黑色的粒子，沒有甚麼分量，因為我們可以用一把抓上了五十顆以上。

以上是我們在人山身上看到的確實報告。他還遵照陛下的諭旨，對我們也非常禮貌。陛下當朝第八十九月四日。克勒夫林·佛勒洛克，馬西·弗勒洛克。」

這篇報告向皇帝誦讀過後，他就十分委婉地要我將幾件特殊的東西呈獻出來。他首先索取我的彎刀，我拿出來了，連刀鞘一道。同時他又召集三千名最精銳的軍隊，把我包圍了起來，手上拿着弓矢，做出準備發射的姿勢；但是我沒有理會這些，只管把兩眼釘住了這位皇帝。然後，他要我把彎刀抽出鞘來。這把彎刀雖然經過了海水的浸潤，長出了幾點銹子，但大體還是非常雪亮的。我把它從鞘裏抽了出來，全體軍隊馬上發出了一陣驚呼；因為天上陽光十分朗耀，我拿起彎刀揮舞的當兒，刀上的反光簡直就把他們的眼睛弄得昏眩了。這位皇帝是一位豁達無過的君主，他倒不像我預料的那樣畏怯；他吩咐我把刀子放進刀鞘，儘量輕徐地扔到地上，約略離開我的鐵鍊末端六尺光景。他索取的第二件東西是一只鐵管，意思就是我那枝手槍。我馬上把手槍拿了出來，同時還順了他的要求，儘量把手槍的用途說明一番。我僅僅在手槍上裝上了火藥（它就藏在我身邊的革囊裏頭，而且倒沒有讓海水

弄潮，因為所有聰明的水手都會特別注意這種防潮的裝備的，）先就叮嚀過這個皇帝不用害怕，然後才朝容放了一響。這一回惹起來的驚駭比我的彎刀還要厲害。幾百人跌倒下去了，似乎給震死了似的。甚至皇帝陛下雖然還照樣站在那兒，却也半響才恢復他的神色。我照着處理彎刀的辦法，把兩枝手槍繳交出去，然後也交出了存放火藥和子彈的皮囊，要求他不要讓火藥着火，因為只要碰上星星的火花，牠就會燃燒起來，把他的皇宮轟到天上。我也交出了我的掛錶。這個皇帝對我的掛錶最感好玩，他吩咐兩個頂高的衛士用一根棍子抬在肩上，就像歐洲的貨車夫抬一隻酒桶似的。他很奇怪裏面的不斷的聲音和上面的分針的移動——那種移動，他會很容易地注意到的，因為他們的視覺比我們敏銳了許多。他詢問了左右的學者，但是我不必多費唇舌，各位讀者都會想像得到的，他們的答復各不相同，而且也離題很遠，雖然我的確不能完全瞭解他們的語言。接着，我又交出了我的銅幣、銀幣和錢袋以及裏面的大小金子，我的小刀和剃刀，我的梳子和銀質的鼻烟壺子，我的手帕和日記。我的彎刀、手槍和革囊給用車子搬運到御庫去了，其餘的東西却通通發還了。

我先已說過，我有一隻祕密的口袋，沒有經過他們的搜查，裏面存放着一架眼鏡（因為我眼力不好，隨時都需要用的），一架手提望遠鏡和一些零星用品。這些東西對這位皇帝並沒有甚麼障礙，所以我覺得沒有繳交出去的必要，而且我還擔心，要是繳交了出去，說不定可能給他們失掉或者搞壞。

## 第三章

我的和藹和謹慎曾經博得了那位皇帝和朝廷的那樣好感，甚至也博得一般軍人和民衆的那樣好感，所以我以為我很有希望在短期裏恢復了自己的自由。我用了種種方法來促成這種恩典。那些土人漸漸不覺得我有甚麼危險了。有時我會躺到地上，讓五六個人在我的掌上跳舞。最後，有些男孩和女孩居然會跑到這兒，在我的頭髮裏面玩起捉迷藏來了。現在，我在理解和使用他們的語言上有了一個長足的進步。有一天，皇帝居然想到讓我賞識一下他們的幾種表演。這在巧妙和壯偉上都超過了我所知道的任何國家。我頂欣賞那些繩上跳舞者的表演。那是在一根白色的細線上面演出的；繩子長達兩尺，距離地面有十二寸。這裏，我任意誇大了一點，我希望讀者海涵。

這種玩藝限定由那些候補的高官倖臣表演。他們自幼就受着這種技藝的訓練；他們既不是出身高門，也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要是有一個高官因為死亡或失寵，一旦出缺了（這是常常會有的），那麼五六位這種的候補者就會上書皇帝，請求皇帝和他的左右欣賞一次繩上的跳舞。在這兒，那一個跳得頂高而又不至於跌落下來，那一個就接補了那個遺缺。那些大臣也常常要親自表演他們的技藝，好讓皇帝相信他們還沒有失掉他們的本領。財政大臣佛林姆納普可以在這樣的繩子上跳躍，而且最少要比全國的其他顯貴超越一寸。我有幾次看見他在安在一根繩子上頭的一張桌上翻着筋斗，那根繩子不

會粗過普通的英國包紮。我的朋友私務大臣勒爾德列索爾，據我看來（如果我沒有偏阿），算是僅亞於財政大臣的一人。其餘巨大都是不相上下的。

這些玩藝常常發生過不幸事件。這種紀載是屢見不鮮的。我就親眼看見過兩三個候補者跌斷了一隻手脚。但是大臣們親自表演這種技巧的時候，那就更加危險了，因為他們要打破自己的紀錄，要超過別人，他們總是拚命地表現自己的本色，所以他們裏面就沒有了一個人沒有跌下過一次，乃至於兩次三次。有人告訴我，在我到達那兒的一兩年之前，佛林姆納普就險些跌斷了他的頸頸，幸虧皇帝的一張椅墊剛好擺在地上，這才減輕了他的跌下的力量。

他們還有一種另外的玩藝；這種玩藝只有遇到了特殊的機緣，才在皇帝、皇后和首相的面前表演的。皇帝先把三根六寸的絲線放在檯上，一根藍的，一根紅的，再一根綠的——這些東西就算是皇帝準備賞給他特別賞識的角色的獎品。這種大典就在皇宮的大廳舉行；這時候，那些候補者却要經過一次跟上面完全兩樣的技巧試驗。我在新舊世界的任何國家裏面，就沒有見過稍稍類似的做法。皇帝手拿着一根杖子，同地面保持平行，然後那些候補者就一個一個地按着杖子的上落，或者從杖子上面跳躍過去，或者從杖子下面匍匐過去，來往幾回。有時皇帝親自拿住杖子的一頭，首相拿住另外的一頭；有時也由首相一個人單獨拿住。誰表演得第一輕快，而且也跳竄最遠，誰就得到了藍色絲線；第二名紅色絲線；第三名綠色絲線；他們就把這些絲線在腰間圍上兩道。你很難看到這裏的偉大人物沒有打上一根這樣的膠帶的。

軍隊和御廐的馬匹因爲天天都給帶到了我的面前，現在已經不再畏怯了，甚至可以毫不驚駭地一直走到了我的腳邊。我把手掌擱在地上的時候，許多騎者還會讓牠們打我的手上跳過。有一個皇帝的獵手，騎了一匹高頭的駿馬，居然打我的腳上鞋上跳躍過去；這的確是偉大的一跳。有一天，我得到了一個機會，用一種十分出奇的辦法，讓這位皇帝高興了一場。我請他派人給我弄幾根竿子，長要兩尺，大小同普通的杖子一樣。他吩咐他的林場主管照辦了。第二天，六個樵夫趕來了六輛車子，每一輛都由八匹馬拉著。我把九根竿子牢牢地插在地上，構成一個兩尺半見方的四邊形；又把四根竿子橫架四邊，距地約兩尺上下；然後再把我的手帕綁在直立的九根竿子上，四面拉緊，讓牠張得像鼓面似的。四根橫柱比手帕高出五寸，當了四周的欄杆。做好了這一件工作之後，我又要求皇帝指派一隊最好的馬隊，共計二十四匹，到這個平台上表演一場。皇帝陛下批准了我的請求，於是我把這些騎馬帶甲的馬隊以及指揮他們的官員，一個個拿到了台上。他們站好了隊伍以後，馬上就分成兩夥，表演戰鬥的演習：揮劍，射箭，逃奔，搜索，攻擊，退却；總之，表現了我所見過的最好的軍事訓練。橫架的竿子防護著他們的人馬，教他們不至從台上跌落下去。這位皇帝高興極了，因而他命令這個遊藝連結舉行了幾天，有一天他甚至高興給拿到台上，親自來發號施令，而且還多方說服皇后，讓我把她的轎子拿着，離台面不到兩碼，叫她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全部的表演。這算是我的運氣，這幾天的遊藝始終沒有發生過不幸事故，只有一次一位隊長長的暴躁的坐騎，用蹄子頓着台面，把我的手帕搞出了一個窟窿，結果它滑了一下，把自己和騎者一齊摔下了。但是我馬上救起他們，接着又用一隻手掩住窟

窿，一隻手把馬隊拿到地上。跌倒的馬匹左肩撞腫了，不過那個騎者倒一點也沒有受傷。我盡力把我的手帕修補一番，可是在這種驚險的玩藝上，我再也不敢信任牠的力量了。

距離我恢復自由之前的兩三天光景，也就是我正在舉行遊藝會招待他們的幾天，突然跑來了一位急使，向皇帝報告，說是有人騎馬經過我最初被捉住的那個地方，發現了一件黑色的巨物擱在地上，樣子十分古怪，圓圓的邊子，大小於皇上的寢室相當，中部隆起，有一個人那樣的高低。出於他們的始料之外，那件巨物倒不是活的東西，因為它一動不動的躺在草上；有人在旁邊逗了幾圈；他們登上別人的肩膀，可以望見到它的頂上；頂上是平坦的，用脚一踩，却發現裏頭是空洞的。他們細想這一定是人山的東西。要是皇上覺得高興，他們只要用五匹馬就可以把它運來。我馬上懂得他們說的究竟是甚麼東西，而且暗暗喜歡聽到了這個消息。這樁經過大概是這樣的：船沉了以後，我逃到岸上來；這時，我心裏紛亂極了。我的帽子，在我划船的時候我用了一根繩子綁在頭上，在我游泳的時候也始終戴在頭上，可是當我走上睡覺地方的當兒，却掉到地上去了；我不知道這繩子爲甚麼斷了，我以爲我的帽子早已掉在海裏了。我請求皇帝吩咐他們趕快把那個東西運來，一面又對他說明了它的用途和性質。第二天，幾個車夫把它運來了，不過已經不大好了：他們把我的帽子在帽邊上頭鑽上了兩個洞洞，相距不到一寸半，然後就在這兒扣上了兩個鈎子，用一根長繩把鈎子繫在輓具上，在地上拖了半英里以上。幸而這裏的道路非常的光滑平坦，所以我的帽子受到的損傷倒還不像我預料的那麼厲害。

這件事情過去了兩天以後，這位皇帝却想出了一種極端稀奇的娛樂方法。他命令駐紮京城內外的一部分軍隊準備起來。他要我像石像一樣地站着，儘可能把兩腿張開。然後，他命令他的將軍（他是一個年高識廣的領袖，同時也是我的一個恩人）帶領着隊伍，用密集的隊形，步兵每二十四人組成一列，騎兵十六人一排，擊鼓揚旗，高舉着矛槍，打從我胯下行進。這枝隊伍共計有三千名步兵和一千名騎兵。這位皇帝還下了一道命令，要行列裏面的每個兵士都應該對我表示最大的敬意，違者處死。不過這道命令還是不能禁止年青的軍官從我身下經過的時候翻上了眼睛。說一句實話，這時候我的褲子實在是不成樣子，很可以教人家哈哈大笑的。

我上過幾封奏摺，請求恢復自由。皇上先在內閣上提出了這件事情，然後又在國務會議上提出。別人都沒有表示反對，只有斯凱拉次·保爾哥蘭姆一個人提出異議——這個人毫無道理地偏偏要高興做我的死命冤家。但是會議全體都反對他的意見，通過了我的請求，同時皇上也批准了。這位大臣是當朝的一葛爾伯特一，也就是海軍總司令，極得主上的信任，練達事務，只是有一點乖戾剛愎。不過，最後他也給說服了，僅僅堅持那些條款——我可以憑這些條款恢復自由，同時也必須對這些條款宣誓遵守——一定要讓他親手起草。這些條款由保爾哥蘭姆交給我，隨他來的還有兩位侍郎和幾個顯要人物。他們把這些條款宣讀過後，接着就要求我舉行宣誓，先照我國的習慣宣誓，然後再照他們法定的儀式宣誓，那就是用左手拿住右腳，把右手的中指按住頭頂，讓拇指按住右耳的耳尖。讀者也許很想知道這個民族特有的文章風格和款式以及我恢復自由的條件，現在我把這些條款的全文儘可能

逐字逐譯了出來，以供共賞。

哥爾巴士多·摩麻蘭·厄佛蘭·葛第羅·寒芬·麥利·阿利·喬，統土五千「布拉士特勒」（周圍約十二哩），化被地極，萬王之王，高於一切人子，頂天立地，一點頭而萬邦君主股慄，如春之熙，如夏之暢，如秋之庶，如冬之烈，至高威權普天敬畏列列普特國大皇帝。無上莊嚴皇帝陛下諭示近至神聖治下人山如下條款，仰即隆重宣誓遵行。

第一，人山如無加蓋我國國璽護照，不得擅離國境。

第二，人山如未奉勒令，不得擅進首都，屆時居民應先有兩小時準備時間，以便迴避室內。

第三，該人山只應在國道上往來行走，不得在牧場農田行走坐臥。

第四，人山在上述道路行走時，務須極力小心，不得踐踏我國人民及車馬；未經我國人民同意，並不得加以執提。

第五，如遇非常緊急差遣，人山應將急使人馬裝入口袋，行走六日路程，每月一次，（倘經要求），並應使該使安返御前。

第六，人山應與我國聯盟，抵抗布勒夫斯加島敵人，並以全力懷滅準備進襲我國之敵人艦隊。

第七，該人山暇時應贊助我國工人，提舉巨石，建造大苑牆垣及其他皇室建築。

第八，該人山應於兩月內，環行海岸，步測我國領土面積，提出準確報告。



最後，該人山如能恪遵信誓，奉行上述各項條款，每日可以享用足以維持我國人民一千七百二十入口之肉食飲料，並得自由面謁皇上，接受恩典。當今即位第九十一月十二日於伯爾斐保勒皇宮。

我十分高興而且滿意地宣誓了，同時也在條約上簽上了名字，雖然有些條款並不像我先前希望的那麼體面；這完全是由於那位海軍總司令保爾哥蘭姆的惡意。之後，我的鐵練馬上給卸掉了，我完全恢復了自由。皇帝本人對我特加恩寵，在舉行儀式的時候，他始終在場。我俯伏在他的腳下，表示感謝，他却吩咐我站了起來。他對我做了種種優渥的表示，（爲了避免虛榮的譏諷，我不想細述這些了，）接着還繼續說道，他希望我會證明自己是一個有用的奴才，完全無負他業已寵錫的以及將來可能寵錫的恩典。

讀者也許會注意到了，在我恢復自由的條款的最後一條上，皇上規定讓我享用足以維持一千七百二十八口列列普特人的肉食和飲料。後來我問過朝裏的一位朋友，他們怎麼定下了那樣確定的分量。他告訴我，皇帝左右的數學家用了一具四分儀，量過了我的高度；他們發現我超越他們的比例是十二比一，他們斷定我的身體最少包容一七二八個他們的身體，因而需要維持同數列列普特人所必需的糧食。從這一點上，讀者就可以瞭然這個民族的聰明以及這位那樣偉大的君主的精明準確的經濟學了。

## 第四章

我恢復了自由以後，我首先要參觀首都米爾頓多。皇上毫不為難地批准了，只是特別關照我不要傷害城裏的居民和他們的房屋。老百姓也從佈告上得到了我要參觀首都的消息。圍繞首都的城牆高達兩尺五寸，厚薄至少有十一寸光景，上面可以極安全地通行車馬，每隔十尺就有一座堅固的堞樓。我踏上雄偉的西門，小心翼翼地跨越過去，側身走過了兩條大街。我只穿一件緊身的背心，因為我怕我的外衣的擺子會損傷屋頂屋簷。雖然有皇皇的布告曉諭人民必須待在家裏，以免危險，我還擔心會有人在街上開蕩，因而我走得特別留心，避免踩到了他們。許多頂樓的窗口和屋頂上頭通通擠滿了觀眾，因而我當時覺得在我的經歷上，從沒見過比這裏更加人口繁多的地方。這座城市是四方的，每邊城牆各長五百尺。有兩條大街，各寬五尺，交成十字，把全城分成了四個部分。許多巷子和小路各寬十二寸至十八寸不等，我不能走進裏面，只在經過的時候望了一會。全城可容五十萬人口，裏面的房屋各有三層到五層，店舖市場也應有盡有。

皇宮位置在城裏的中央，也就是兩條大街交會的所在，外面圍上了一道厚達兩尺的高牆，距開裏面的建築物有二十尺光景。我奉旨可以踩上這一道牆垣；因為牆垣和宮殿之間的距離相當寬敞，我可以很容易的望到宮殿的各面。外面的一座大小有四十尺見方，裏面還包括兩座宮院；最後一座是皇室

的宮院。我極想進去參觀一會，然而却感到了重大困難，因為從一個方形通到另一個方形的幾道大門僅僅高有十八寸，寬有七寸。外殿的建築最少高達五尺，要是我跨越過去，難免要大大損毀這一座大廈，儘管上面的牆垣都是用琢過的石頭堆疊起來的，而且也厚達四寸。皇上很希望我能夠看到他的宮室的富麗，但是我無法做到這點，直到經過了三天以後。在三天裏頭，我用了我的小刀，在離城百碼左右的御苑裏面，割下了幾顆頂大的木樹，再用這些木材造成了兩個架子，各高三尺左右，而且也做得很牢，承得住我的體重。然後，老百姓又得到了一次通知，我也就擎着這兩個架子，再進城裏，走到了皇宮那兒。走到宮旁的時候，我站在一個架子上，把另一個架子拿到手上，提過屋頂，再慢慢地放到頭座和二座宮殿中間寬有八尺的空地上面。這樣，我就可以十分方便的從第一個架子站到第二個架子上去，然後用一根彎頭的杖子把第一個架子吊了上來。我利用這種辦法走到了內苑，側身躺在地上，把臉孔貼在事先打開的二樓的窗子上，終於看到了想像得到的天下第一輝煌的宮室。我看到了皇后和幾位皇子，左右陪侍着許多親隨。皇后十分客氣地對我笑笑，而且從窗上伸出了一手，讓我親吻。

但是，現在我不想再向讀者敘述這一類的事情了，因為我有一本就要付印的巨著，我已經把這些事情在那本書上說了，裏面包括了這個帝國的一般情形，牠的建國，歷代帝王以及他們特殊的文治武功，法律，學術和宗教；他們的植物和動物，他們獨有的風俗和習慣，乃至其他十分奇怪的和有用的事物。現在我只想報告一下我居留這裏的九個月期間，這裏發生的一些公私事件和經過。

一天早晨，大約距我恢復自由以後的兩星期光景，私務大臣（照他們的稱呼）勒爾德列索爾僅僅隨帶着一個侍從，跑到我家裏來了。他吩咐他的車子在遠處候着，同時希望我給他一個鐘頭的會晤的時間。因為他的身份和人品以及在我交涉釋放的時候他給我的許多贊助，我馬上答應了他的要求。我表示在我們談話之時，我可以躺到地上，好讓他能够比較方便地靠近我的耳朵，但是他寧願讓我把他拿在我的手上。他首先恭賀我恢復自由，說他對這件事情也許稍盡了一點微勞，但是他馬上接着說道，要不是因為朝廷當前的情勢，我也許不會那樣快當地恢復了自由。他說：「在外人看來，我們現在好像是太平盛世，其實我們却在兩種嚴重的憂患之下辛苦掙扎，一方面是國內黨派的劇烈鬥爭，一方面是國外強敵的侵略危險。關於第一點，你該會知道，過去七十個月以來，這裏就出現了兩個敵對的政黨，士蘭麥克桑和士蘭麥克桑；他們根據鞋跟的高低分別自己，他們的黨名也就從鞋跟的高低上來的。這是的確的，高跟派大都贊同我們古老的制度。可是你有所不知，儘管這樣，我們的皇上却偏偏只用低跟派擔當政府的行政和一切顯爵；特別是皇上的鞋跟比滿朝文武最少要更低——「特拉爾」；（「特拉爾」是一種長度，約為一寸的十四分之一）。這兩派的仇視非常之深，他們彼此決不在一起吃喝，也不在一起談話。我們估計士蘭麥克桑，或高跟派，在人數上超過了我們；但是權力却整個落在我們的一邊。我們担心皇太子殿下，我們的儲君，頗有傾向高跟派的样子，至少我們可以分明看出他的一邊鞋跟比另一邊高了一些——這教他走起路來帶上了一點擺相。現在，正在內部紛爭的時候，我們却又受到了外患的威脅。那就是布勒夫斯加島，牠算是世上的另外一個大帝國，幾乎同我們一樣

強大。至於我們聽你說過的，說是世界上還有許多別的國家，都住着像你這般巨大的人類，但是我們的哲學家却非常懷疑，他們都寧願猜想你是從月亮上或一顆星兒上跌落下來的；因為這是不容懷疑的，只要有一百個像你這樣巨大的人物就可以在短期裏面把皇上治下所有的五穀和牲畜消滅干淨。此外，我們六千個月以來的各種歷史也從沒有提到過別的地區，除了列列普特和布勒夫斯加兩個大帝國以外。這兩個大帝國，現在我正要告訴你了，已經打過了一次最慘烈的戰爭，延長了三十六個月的時間。那一次戰爭的起因是這樣的：誰都承認原來的剝蛋方法總是敲碎較大的一頭；可是當今皇上的祖父，在孩子時候，有一次要吃一隻蛋，照着古老的方法，却不幸割破了一隻指頭。於是乎，當時的皇帝——他的爸爸——就頒佈了一道旨諭，要全國臣民在剝蛋的時候，先要敲碎較小的一頭，違者嚴懲。人民都猛烈地反對這項法律；據歷史告訴我們，就爲了這樁細故，國內就發生過六次叛亂；在這裏頭，有一位皇帝犧牲了生命，另外有一位皇帝丟掉了帝位。這幾次內亂都是受了布勒夫斯加的君主的慫恿的；每一次叛亂救平了以後，那些亡命者也總是望布勒夫斯加逃亡。據現在估計，先後共有一萬一千人寧甘犧牲自己的生命，却不肯服從在較小的一頭敲蛋。爲了這一樁爭論，曾經出版過好幾百冊的巨著，但是大頭派的著作久已被禁，而他們的黨徒也依法不得服官。在這次的紛擾裏頭，布勒夫斯加的幾代皇帝確然也會通過他們的公使勸告我們，責難我們不應在宗教上另立派別，違反了布蘭德克勒爾（這是他們的聖經）第五十四章上的我們大先知拉斯特羅的基本教義。但是這種說法却被認爲是一種牽強的解釋，因爲經典的原文僅僅說道：「所有忠實的信徒都就方便的一頭敲蛋」；至於那一

頭才是方便的一頭，據我的愚見，似乎只有聽憑各人的良知，或者最少要聽憑最高長官的決定。大頭派的亡命者一面得到了布勒夫斯加皇朝的極大信任，同時又備受國內黨徒的祕密協助，於是兩個皇帝之間終於爆發了一次慘烈的戰爭，持續了三十六個月的時光，彼此互有勝負。在這個期間，我們損失了四十隻巨艦和更多的較小船隻，此外還犧牲了三萬名最優秀的海軍和陸軍。敵人遭受的損失，據說要超過我們。然而現在他們已經又建造了一枝龐大的艦隊，準備要進攻我們。皇上十分信賴你的英勇和氣力，所以要我把這樁事情奉告。

我請求這位大臣向皇帝轉達我的微忱，請皇上睿鑒：我是一個外僑，我以為自己不便干涉黨派的事件，但是我準備親冒生命的危險，抵禦一切侵略者，來保衛皇上和他的國家。

## 第五章

布勒夫斯加帝國是一個島嶼，就在列列普特的東北偏北，中間僅僅隔開了一道八百碼寬的海峽。

我還沒有觀光過那個國家。我知道了這一次進攻的陰謀之後，我更避免在海邊上露面，免得讓敵人的船隻發現。他們還沒有聽到關於我的消息，因為在戰爭期間，兩國間的各種往來嚴厲地禁止了，違者處死，同時皇上還下了一道禁止一切船舶出口的命令。我向皇帝提供了一項我自己擬訂下來的俘獲敵人整個艦隊的計劃：根據我們的哨兵報告，敵人的艦隊停泊在海港里面，準備一遇着順風就開駛出來。關於海峽的深度，我問過一些最有經驗的海員，他們常常探測過那兒的深淺；據他們的答復，在中間深水的地方，深度是七十格蘭格拉夫，約等於歐洲的六尺，其餘却至多不過五十格蘭格拉夫。我沿着東北岸，朝布勒夫斯加的方向走去，躲在一座丘陵的後面，拿出了我的手提望遠鏡，瞭望一會敵人的艦隊，裏頭有五十艘左右的戰艦和一大批運輸艦。我馬上回到家里，發出了一道命令（我有一張發布命令的證狀），要一大批頂頂牢固的鐵絲和鐵條。鐵絲的大小，約略跟包繩一樣，鐵條的長短粗細跟織針相似。我把三股的鐵絲打成一圈，讓牠更牢；根據同樣的理由，我也把三根鐵條絞成一條，把一頭扭成了鈎形。我就這樣搞好了五十門鈎子和同數的鐵繩。之後，我就再走到東北岸那兒，脫下了我的外衣、鞋子和襪子，僅僅穿了一件皮製的背心，走進水里。大約走了半個鐘頭的光景，我才到

達深水的地方。我儘量迅速地跋涉着，中途游泳了三十碼上下，然後又踩住了海底；不到半個鐘頭，我就走到了敵艦面前。敵人一望到我就驚駭極了，一個個都跳到水里，龜到岸頂上去了；人數當不在三萬以下。我連忙拿出了我的傢伙，一個鉤子扣住一隻船頭的洞洞，再把所有的鐵繩結成一道。我正在這樣做法的當兒，敵人却向我放射了幾千枝箭矢，有許多射到了我的臉上和兩手；這除了給我劇烈的疼痛之外，還大大阻礙了我的工作。我第一担心我的眼睛，要不是我陡然想出了一種應付的辦法，我的眼睛無疑早已犧牲了。我早已說過，我有一副眼鏡，跟其他零星用品一道，攔在一隻祕密的口袋里面，避開了皇帝的搜索。現在我就把這一副眼鏡拿了出來，儘量扣緊在鼻子上頭。這樣武裝了之後，我就不再敵人的箭矢，放阻地工作下去；許多箭矢射到了我的眼鏡，但是除了把我的眼鏡震動了一下以外，就再沒有其他的效果了。我把鉤子通通扣好了，然後就抓住了鐵線的結頭，拉着走了。但是沒有一隻船肯動一動，因為牠們都給緊緊地繫在錨上，所以我的工作還剩下了最危險的一着。於是，我放下了鐵絲，讓鉤子扣住船隻，一面用小刀猛砍着錨鍊；在這里頭，我的臉上和兩手又中上了兩百枝左右的箭矢。之後，我又拿起了綁着鉤子的鐵絲的結頭，毫不費力的把五十艘敵人的最大戰艦拖着走了。

布勒夫斯加人一點也預料不到我的打算，他們一開始就嚇昏了。他們看我砍着錨鍊，還以為我無非只要叫船隻漂散，或者讓船隻互相碰撞，等到他們看見我拉着鐵絲，看到了整個艦隊井然的走了，這才不禁發出了一陣極端悲慘的絕望的呼聲，教人家無法加以形容或想像。我逃出了危險的地帶以



後，我就休息了一會，拔掉了陷在手上臉上的箭矢，而且敷上了我前面說過的我初到時候他們給我敷過的藥膏。之後，我又摘下了眼鏡，逗留了一個鐘頭，等海潮稍落一些，才帶着我的貨物，涉過海峽的中央，安抵了列列普特的港口。

皇上和滿朝文武都站在岸邊，靜候着這一次大冒險的結果。他們望見許多船隻擺出半月形的陣式朝岸邊駛來，卻沒有看到我，因為我僅僅露出了胸部以上。等我走到海峽中途的時候，他們更加焦急了，因為這時我僅僅露出了脖子。皇帝斷定我已經淹死了，現在敵人的艦隊正以敵對的勢態迫近來了。但是不久他的恐懼消除了：海峽一步步地淺了下來，一會兒我就走到了聽到聲音的所在，高舉着扣住船隻的繩頭，一面還高聲喊道：無上威權列列普特皇帝萬歲！我一到岸上，這位偉大的君主就用盡一切可用的褒詞歡迎我，而且立地贈我一個最高的爵銜，封我做「納爾德克」。

皇上希望我再找出一個機會，把敵人的其餘船隻牽來。君主們的雄心總是不可限量的，他好像一心一意只想把整個布勒夫斯加帝國夷為一省，由一個總督統治，把大頭派的流亡份子通通消滅，強迫那邊的人民也就較小的一頭敲蛋，這樣一來，他才可以變成世界上唯我獨尊的帝王。但是我却引證了種種政策上的和正義上的理由，苦諫他改變主張，我還坦白地表示我決不會充當一種這樣的工具，把一個自由英勇的民族降為奴隸。這個問題提到國務會議上辯論的時候，最智慧的幾位大臣也都贊成了我的意見。

我的坦率的表白大大違反了這位皇帝的計劃和政策，所以他永遠不能諒宥。他用一種十分巧妙的

方式向國務會議提出了我的意見。據說在會議上，幾位最聰明的人士都表示贊同，至少也保持沉默，其他人士——我的一些暗仇——却免不了有所指陳；這些指陳後來都從側面傳到了我的耳朵。之後，在皇帝和一個祕密集團裡頭，就醞釀着一種對我不利的陰謀。這個陰謀不到兩月就爆發了，他們的目的似乎要把我置於死地。多次替君主們建立殊勳，只要一次違拂了他們的慾望，那就毫不足道了。

我建立了這樁功勳以後大約有三星期光景，布勒夫斯加就派來了一個代表團，請求議和。這項和約很快訂定了，許多條款都非常有利於我們的皇上，關於這些條款，我將不加贅述了。他們一共有六個使臣，携帶的隨員倒有五百名左右；他們擺場十分闊綽，很合他們的君主的偉大和他們的任務的隆重。因為訂約期間我會憑我當時享有的聲望或者至少表面上享有的聲望，給他們一些方便，同時他們也從背地里知道了我對他們的厚誼，所以等到條約簽妥了之後，他們就正式來拜會我一次。他們首先恭維我的英勇和寬洪，并且還用他們皇帝的名義邀我蒞臨他們的國土。他們還要求我表演一下他們早已久仰的我的巨大的氣力。我也一一表示了謝意，但是這裡可以不必細說了。

有一次我招待他們的時候，我請求他們代向他們的皇上謹致最高的敬意，因為他的德望深獲全世界的景仰，并且表示我準備在回國之前一定到那兒朝見他們的聖上。這叫他們感到了無限的欣慰和驚奇。後來我謁見我們皇上，我也請求他發給護照，准我往覲布勒夫斯加的君主。他欣然允許了，但是我可以看出來，他的態度却冷淡得很，不過當時我還猜想不到其中的理由，直到後來我聽到了一個消息，說是佛林姆納普和保爾哥蘭姆會向皇上報告過我同那些使臣的談話，認為這是一種不忠的表

現，但我自己却覺得問心無愧。我對於這些達官和大臣，這才初次得到了一些模糊的認識。

這里我必須說明，那幾位使臣同我談話是要經過一位通譯的。這兩個帝國的語言的差異，正不亞於歐洲的任何兩個國家；每個國家都誇耀自己語言的古雅、美麗和力量；公然輕蔑鄰國的語言。不過，我們的皇帝，因為他奪取了敵人的艦隊，所以強制他們要用列列普特的語言發言，要用列列普特的文字書寫國書。再者，我也必須承認，由於兩國間的商業往來，由於兩國相互收容彼此的亡命之徒，也由於兩國各有這樣的習慣，互派彼此的青年貴族和富有紳士，藉以擴大他們的眼界，磨練自己，並且瞭解對方的人物和習慣，因而兩國的上流人士，兩國的商人，乃至居住沿海一帶的水手，很少不會說這兩國的語言的——這是幾星期以後我前往朝覲布勒夫斯加皇帝時候才知道的。當時由於我的敵人的謀害，我正陷於重大的不幸之中，但是這次朝覲對我仍然不失為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這個經過，我以後還要特別敘述一下的。

讀者應該記得我簽署恢復自由的條約的時候，實在是迫於不得不爾；當時我對上面的一些條款頗感不快，因為那是過份屈辱的。但是現在我是這里的最高級的一「納爾德克」了，那些義務都不是我的身份應該擔當的，同時皇帝陛下（說一句公道話）也從沒有指派我執行那些義務。不過不久我還是對皇上盡了一次頂了不起的效勞，最少我自己以為是頂了不起的。一天中夜，我給門外幾百人的喊聲吵醒了；陡然醒來，我感到有些恐怖。我聽到他們不斷地喊着保格蘭，接着就有幾個宮臣從人羣里頭擠了過來，要我馬上到皇宮里去；原來由於一位貴侍的不慎，在閱讀一本傳奇的當兒睡覺了，却讓皇后的

寶殿火燒起來。我馬上爬了起來，同時命令讓出了一條路來；那天晚上恰好是一個月夜，所以我很快地就趕到宮里，倒沒有踩傷過一個民衆。我到了那里一看，他們早已把許多梯子靠在宮牆上面，而且也準備了許多水桶。可是水源却稍稍隔遠了一點。這些水桶都只有針箍那樣的大小，那些可憐的民衆也儘量地趕快把水桶遞上給我，但是火勢太猛了，這些東西却實在無濟於事。我本來不難用我的外衣把火撲下，可惜在匆忙之中我却忘記把它穿上了，僅僅穿上了一件皮製的背心。形勢實在是險惡極了，要不是我靈機一動，陡然想出了一種出奇的辦法，那一座宮殿早會夷爲平地了。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上等的美酒，叫做格林姆格林（布勒夫斯加人趕這一種酒叫做佛蘭涅克，但是大家公認我們的比他們的更好）；這酒是非常利尿的，而且萬幸之至我先就沒有小便過一次。因爲靠近火邊受到了熱氣，同時救火也弄得十分辛苦，那些酒就變成尿了。我撒了那樣的大量，而且又撒在那麼適當的地方，所以不出三秒鐘光景，所有火頭完全撲滅了，經過多年經營的寶殿的其餘部分也就倖免銷燬了。

這時候天也亮了，我不等向皇上慶賀，就回到家里來了，因爲我雖然建立了一樁殊勳，我却不敢斷言皇帝陛下會怎樣讚賞我建功的方法。原來根據這裏的根本大法，諸色人等要是在皇宮的周圍小便，一律要判處死刑。不過後來我心里稍稍寬慰了一點，因爲皇帝給我頒下了一道聖諭，說是他準備敕令大理院給我恩赦，（雖然實際上我並沒有得到過這個恩典）。另外我却私下聽到了一個消息，就是皇后看到了我的胡爲之後，馬上遇到了距離這座宮殿最遠的一所殿宇，堅決決定這些建築物永遠不要修繕起來供她居住，而且還對左右的親信表示，她一定不會忘記了報仇的。

## 第六章

我準備在一本專書上詳細敘述這個帝國的情形，不過爲了滿足好奇的讀者起見，我很願意先在這里說出了一個大概。因爲這里一般土人的身材大都在六寸以下，所以這里的動物以及樹木也有一定的比例：比如，最高的牛馬的高度總在四五寸之間，羊的高度在一寸半上下，鵝的大小約等於一隻麻雀，照此類推以至於最小的東西——由我看來，幾乎是看見不到的。可是自然却讓列普特人的眼睛能夠適應專供他們觀察的東西：他們視覺十分精密，不過却看得不遠。爲要表明他們對於近處東西的視覺的銳利，我很高興提到一個廚子捕捉雲雀的故事，雲雀的大小簡直不如一隻普通的蒼蠅；還有一個少女可以用一根我看不到絲線，穿到一枝我看不到的小針上頭。他們的最高樹木約高七尺；我說的是御苑里頭的一些高樹，我伸起拳頭就恰恰觸到了樹頂。其他植物也都照着同樣的比例；這些東西就請讀者自己去想像去罷。

現在我要略略說明一下他們的學術。多年以來，他們的各門學術就已經發達起來了；不過他們的書寫方法却非常別緻，既不像歐洲文那樣從左到右，也不像阿拉伯文那樣從右到左，既不像中國文那樣從上到下，也不像卡斯卡基文那樣從下到上，倒像英國小姐們的書法似的，從紙頭的一角斜衍到紙頭的另一角。

他們埋葬死人，總是把死人的頭首朝下，因為他們存有這樣的一種見解，以為到了一萬一千月，這些死人就都會再爬起來，那時候大地（他們相信大地是平面的）也會倒翻了過來，所以按照那樣的埋法，他們一旦復活了起來，就會覺得自己早已兩腳立地了。他們里頭的學者也都公認這種說法是無稽之談，但是爲了順從一般的俗習，這種做法還是照舊地保留下來。

這個帝國有幾種十分特別的法律和習慣。要不是這些完全跟我親愛的祖國的禮法相反，我到很想替他們辯護一番。首先我要提到的是關於告發者的一項法律。在這里，所有叛國的罪犯都要受到極刑；但是被告要是能够在審判時候辯明自己的無辜，那麼告發者就得受到了辱戮，無辜的被告還可以從告發者的財富或土地里頭取到四項的賠償，賠償他的時間損失，他所承擔的危險，他在獄中所受的苦楚，他在辯護上所花的一切費用。如果告發者的財產不敷賠償的數目，那麼大部分就得由皇家挾負。皇帝還要給他公開的表彰，把他的無辜宣示全城。

他們認爲詐欺重於竊盜，所以很少不把詐欺犯刺處死刑；因為他們主張，小心謹慎再加上一點普通的知識，就可以保障一個人的財產不致失盜，然而老實却不能防備高明的狡詐；而且世界上既然一定要有不間的買賣往來和信用交易，而詐欺又可以在這里施展身手，要是沒有法律來加以制裁，那麼老實的商人一定倒楣，而壞蛋却反而得到了好處。我記得有一次我會替一位犯人向皇帝求情。這個犯人侵佔了他主人的一筆巨款；他受託收款，可是他携款跑了。我希望皇上會諒情減罪，因為我說這不過是違背付託。但是這位皇帝却覺得奇怪，說我站在辯護人的地位上反而大大加重了那個犯人的罪狀。

我實在無話可答，只好說道，不同的國家各有不同的習慣；因而，我承認，我由衷地感到了慚愧。

雖然我們常常認爲賞罰是兩個關鍵，一切政治都憑藉這兩個關鍵旋轉，然而除了列列普特以外，我還沒有看見那一個國家實行過這種理論。在這個國家里頭，誰要能够提出充份的證據，證明自己嚴守本國的法律超過了七十二個月，誰就可以享受到一種權益，就是按照個人的身份和生活條件，從一項特設的基金里頭，領取一筆相當的款項。他還可以得到一個斯涅波爾（或守法者）的頭銜，這個頭銜可以加在他自己的姓字上面，但却不能傳授給他的子孫。我告訴他們，我們法律的推行就單靠懲罰而沒有獎賞，他們都認爲這是我們法律的重大缺點。根據了這種道理，懸挂在他們法院里面的正義神像有六隻眼睛，兩隻生在前面，兩隻後面，兩邊各有一隻，表示了面面周到；她的右手托着一只開口的黃金袋子，左手拿着一把上鞘的劍子，表示她寧愛獎賞而不喜懲罰。

在選拔人才上，他們寧重德行而不珍視高才，因爲他們相信政治既是人類的必要活動，那麼一般人的聰明才智就很可能以應付某種局面，而且造物也從不故意把管理公務弄成了神祕莫測，只讓并世難得出現三個的少數卓越的天才可以理解。他們設想真理、正義、節約等等都是每一個人的固有力量，發揮這些美德，再輔以經驗和謹慎，任何一個人就都可以替國家服務，除非遇到一種需要一番研究的場合。他們以爲德行的貧乏決不能由卓越的秉賦加以補救，所以各種職位萬萬不能落到這種人物的魔手；再者，最少，無知而具有善意的人士所犯的錯誤，其爲害於社會一定不會像另一種人的行爲那樣嚴重；這一種人的生性誘引自己走上了腐敗，而同時却又頂會粉飾自己的腐敗。

同樣的，不信上帝的也不能擔任公職，因為君主既然自命是上帝的代表，那麼一個君主使用了一個否認他所代表的權職的人物，在列列普特人看來，自然是一件奇怪不過的事情了。

大家應該了解，我在這里和下面說到的法律，只是他們的原來的制度，不是他們現在由於人類的墮落天性而陷落進去的那種腐敗不堪的現狀。讀者知道，那些有名的辦法，比如在繩子上跳舞來博取高位，在杖子上下跳竄來競奪殊榮，這些都是由當今皇上的祖父首創於前，再由黨派的逐漸增多，然後才發展到了現在的程度。

忘恩負義在他們裡頭也是一種極大的罪惡，有如我們知道的別的國家一樣。他們的理由是這樣的：凡是以怨報德的一定也是其他人類的公敵；他對於人類不會有感恩圖報的觀念，所以這種傢伙是不配生存下去的。

關於父母和子女的義務問題，他們的觀念跟我們的完全兩樣。既然男女的結合是基於自然的主要法則，爲的要蕃殖種族，延續種族，所以列列普特人當然認爲男男女女也像其他的動物一樣，都是給性慾的衝動結合起來，他們對於他們的幼兒的慈愛也是出於同樣的自然原理。根據這種道理，所以他決不容子女對生育他們的父母担负任何義務；生育子女，就人生的痛苦上說，本來就不是一種恩惠，而且也就不是父母的蓄意；他們在歡愛的時候，心里想的并不是這回事情。基於這些和類似的理由，他們認爲父母第一不宜担任教育自己子女的工作，所以他們在每一個市鎮都設立了一所公共教養院，所有父母，除農人和苦力以外，都得把年達二十個月的子女送到那里，接受教養。這些學校有許



多種類，適合於各種不同的秉賦和兩性。他們有一些教師，他們都很會訓練兒童，教導他們能夠適應那種切合他們父母的身份以及他們自己的能力 and 傾向的生活環境。這裏，我要先說一說男子的教養院，然後再說女子的教養院。

出身高貴的男子教養院都聘有德高學富的教授和助教。兒童的衣食都是簡單樸素的。他們給授以榮譽、正義、勇敢、謙讓、溫良、宗教和愛國的訓練；除了極短的進食和睡眠時間以外，他們總是忙著搞一些事情和兩小時的遊戲，包括體育。他們由大人替他們穿衣，但到了四歲之後，就得出自己料理，雖然他們的出身都是那樣高貴的。女傭們只做一些最低下的工作，她們的年紀相當於我們的五十歲。他們不能同僕役閒談，總是大羣小夥地在一起遊戲，而且一定有一個教授或一個助教在場，所以他們不會像我們的兒童那樣很早就刻上了許多不良的印象。他們的父母每年只能夠探望他們兩次，探望的時間也只有一個鐘頭。他們可以在見面和分手的時候親吻孩子，不過一定有一位教授站在旁邊，禁止他們耳語，擁抱或帶來任何禮物，像玩具、甜肉等等。

每家應交的兒童教養費如果不如期繳納，就由官吏向他們徵收。

教養普通人士、商人和手工工人子女的教養院也彷彿跟這個一樣；不過準備就業的兒童到了十一歲就可以出院習業，而出身高貴的却要繼續受訓到十五歲，等於我們的二十一歲。還有，在最後三年裏頭，管制也慢慢鬆了。

在女子教養院里頭，貴族女子所受的教育和男子十分相像，不過她們都由女傭們替她們打扮，同

時一定有一位教授或助教在場。到了五歲以後，她們就得自己料理自己了。如果這些保姆胆敢像我們的女傭一樣，把恐怖的或愚蠢的故事，或是平常的醜事，告訴女孩，她們就得給當衆鞭打三次，監禁一年，然後再流放到最荒僻的處所，一直到死。所以這裏的女人也都像男人一樣，覺得懦怯或愚蠢是一種可恥的行爲，不重一切的修飾，只講合適和整潔。我看不出他們的教育由於性別而有所不同，不過女子的運動并不那樣的劇烈，而且還要學習一些關於家庭生活的規範，同時女子的知識範圍也比較小了一點，如此而已。因爲他們的見解是這樣的：在上流社會里面，太太必需是一個明理的和協的伴侶，因爲她們不能夠永遠年青。女子到了十二歲的時候——這在他們算是結婚的年齡了——她們的父母或保護人就把她領回家去，同時也對教授表示了隆重的謝意；這位少女和她的同學也很少不流一次眼淚的。

在下等女子教養院里頭，許多兒童都給授以各種適合於她們的性別和程度的工作：志願充當藝徒的到了七歲就可以出院，其餘的就都要待到十一歲。

下等人家如果有子女住在教養院里面，除了繳納年費以外（這是儘量低廉的），還得把他們每月收入的一小部分交到教養院的管賬，當做他們子女的資產，所以所有父母的消費也都由法律加以限制。因爲他們認爲一個人爲了滿足自己的情慾把孩子帶到了這個世界，却讓社會來担負贍養他們的責任，這實在是頂不公平的一件事情。至於上流人家，他們得保證酌量自己的景况替每個孩子儲蓄了一筆款項。這些基金總是用一種最公平的最妥善的辦法來管理的。

農民和苦力多把他們的子女留在家里；他們的工作不外是耕田挖地，所以他們教育對於社會并沒有甚麼多大的影響。不過老弱的農民和苦力却由醫院來贍養他們。在這個國家里頭，行乞是大家全不知道的一種行業。

現在我想報告一下我在這兒居留九個月零十三天期間的生活狀況和起居情形，這也許可以讓好奇的讀者高興一下罷。由於一種自然而然的念頭，同時也迫於需要，我用了幾棵御苑里頭的最大樹木，隨便給自己做成了一張桌子和一張椅子。我雇了兩百名的女裁縫替我裁製襯衣、床單和拾布，用的布料全是他們能夠找到的最牢最粗的一種；可是他們還是不能不用幾層的布料釘在一起，因為他們的最厚布料也要比我們的最薄麻布薄了許多。他們的麻布普通都只有三寸寬，而且每段也只有三尺。這些女裁縫趁我躺在地上的時候，替我量了尺寸，她們用一根粗繩，一個人站在我的脖子上，一個人站在我的中腿上，分別拉着繩子的一頭，同時第三個人却用一根長有一寸的尺子量下繩子的長度。接着她們又量了一下我的右姆指，之後就不再需要甚麼了；因為根據一種數學的計算，兩圍大姆指就是一圍手臂，照此類推到脖子和胸部。她們再參照一下我扔在地上當作樣子的舊襯衣，就替我做出了恰恰合身的襯衣。我同樣雇了三百名成衣匠，替我裁製外衣；不過他們却另有一種量身的辦法。我跪在地上，他們却用一架梯子靠在我的脖子上，然後就有一個人爬了上去，把一根錘線從我的領頭垂到地面——這就等於我的外衣的長度。我的衣服做成了（這是在我的家里做的，因為他們的最大的房子也容納不下我的衣服的），看來好像英國小姐們手製的百衲，不過我的却只有一種顏色罷了。

我有三百名廚子，替我烹調，每人弄出兩盤；廚房就是搭在我屋子旁邊的一間小巧的草房，他們和他們的家眷也就住在里面。我把二十名侍者拿着放在椅子上，另外有一百多名都在下邊的地面上伺候，有的抬着肉盤，有的抬着酒桶或別的飲料。上面的侍者照着我的吩咐，用幾根繩子，很巧妙的把這些東西吊了上來，就像我們歐洲人從井里吊水一樣，他們的一盤肉就只够一個大口，他們的一桶飲料也只够一個暢飲。他們的羊肉不如我們，可是他們的牛肉倒還滿好。我曾經吃過一塊很大的腰肉，我不得不咬作三口，但是這只是少有的事情。我的僕役奇怪我連骨頭一起吃下，就像我們在我們國內吃一隻雲雀的腿子一樣。他的幾隻大鵝和火雞，我往往一口吃掉；我必需承認牠們的味道比我們的好了許多。至於他們的較小的禽類，我可以用一個刀尖挑上二十隻乃至三十隻。

皇上聽到了我的生活情形之後，有一天就表示他自己和他的皇后以及年青的皇子和公主很想有這種幸福（他喜歡這麼說的），同我一道進餐。他們果然光臨了，我把他們安置在我的枱上的御座上，讓他們的禁衛侍立左右。財政大臣佛林姆納普也拿着他的白節站在那兒。我發現他常常擺出鄙夷的神氣望我，可是我却裝出沒事的樣子，吃得比平常更多，爲了親愛的祖國的光榮，也爲了盡量使他們驚奇。我有一些難說的理由，相信這一次皇上的光臨給了佛林姆納普一個機會，向他的主子說我的壞話。這位大臣始終是我的一個暗敵，雖然在外表上他總是對我表示極端的親切，超過了他的陰沉的性格。他向皇上報告了財政的惡劣情形，說是他不得不出很大的折扣弄錢，說是國庫券非比票面貶低百分之九以上就不能發行出去，總之，我花掉了皇上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士普拉」（他們的最大金幣，

約有斯彭古那樣大小)；所以，皇上一旦遇有妥當的機會，最好是把我趕掉。

這里，我還應該替一位貴婦的清名洗刷一下。這位貴婦算是一位無辜的犧牲者。有人告訴財政大臣，說他的夫人熱戀着我；由於這種陰險的謠言，他就一心一意地猜防他的太太。同時那裏還傳播着一種官場的機聞，說是她會一度祕密地來過我的家里。我鄭重申明這是頂頂無恥的謊言，毫無根據，她不過喜歡用一切天真無邪的坦率 and 友誼態度待我罷了。我感謝她時常光顧我的家里，但是始終是公開的，而且車子里頭沒有一次不是有三人以上，這些人物往往是她的姊妹、幼女和個把摯友。但是這也是許多的其他官眷常有的事情。我還可以請我左右的僕役證明，他們幾時看見過我門口停過一輛車子，而却不知道里面坐的是甚麼人物。每次遇到這樣的情形，一個僕役進來報告了之後，我照例是馬上走到門口，向她們致敬，然後就小心翼翼的用兩手把車子和兩匹馬（如果是六匹馬，車夫往往把四匹馬卸掉）捧起，放到一張椅子上；在椅子上，我還安了一個可以移動的圓圈，高有五寸，以免發生意外的事情。我的枱上常常同時有四輛坐滿了人的馬車。這時候我總是坐在椅上，低下臉孔，朝住了她們；我跟某一批人談話的時候，其他的車夫就會慢慢地趕着車子在枱上兜着圈子。我曾經在這種談話之中，很愉快的消磨了許多下午。我鄭重要求財政大臣或他的兩個傳話人（我願意提出他們的名字，好讓他們好好的自處一下），克拉斯特里爾和特蘭洛，來一個證明：除了我前面說過的奉了皇上的急令來過的大臣勒爾德列索爾以外，還有那一個曾經一陰可涅多一地到過這兒。關於這件事情，我本來不必囉嗦了這麼許多，要不是牠那樣嚴重的牽涉到了一位貴婦的清名，不必說到了我自己的名

譽；雖然我當時榮膺了一個納爾德克的爵位，而財政大臣本身就還沒有這個爵位——全世界都知道他不過是一個格蘭姆格爾姆，比我的還低了一級，就像英國的侯爵比起了公爵一樣，雖然在職務上我讓他佔了上位。後來由於一種機緣（這是不必說明的），我知道這些謠言曾經叫財政大臣佛林姆納普對他的夫人表示過一些時候的惡感，對我更壞；雖然最後他瞭解了她而且同她好了，但是我却完全喪失了他的信任，而且我還發現皇上對我的垂眷也很快地衰退下去了。他實在過份地受了這位寵臣的操縱。

## 第七章

在敘述我離開這個帝國的經過之前，我應該向讀者報告一項醞釀了兩個月的對付我的陰謀。

我對於官場一向是陌生的；因為我地位寒微，我並不適合於那種環境。我的確曾經聽過讀過不少關於君主和大臣的性癖，可是我絕對沒有想到會在這麼一個遼遠的並且還用了一種與歐洲各國完全不同的原則治理的國家裏頭，遇到這種可怕的局面。

當我正在準備進覲布勒布斯加皇帝的時候，一位當朝的重要人物（這個人，有一次大大受到了皇上的不滿，當時我幫過他一個大忙，）在黑夜裏頭，坐了一頂關得緊緊的轎子，上我家裏，不投名刺就要求接見。轎夫給遺走了；我把轎子連同坐在裏面的大人放進了我的衣袋，一面吩咐一個可靠的僕役，說我不大舒服，已經睡去了。之後，我就關上了大門，把轎子放在枱上，照着往常的習慣坐在枱旁。經過普通的寒暄之後，我發現這位大人滿臉浮現着憂容，於是我就探問了這裏面的原因。他要我耐心聽他報告一件大大關於我的名譽和生命的事體。他說的就是下面的一段話，因為他一走之後，我馬上把牠記錄下來了。

「你要知道」，他說：「國務會議的幾位委員最近曾經非常祕密地舉行了幾次集會，商討過你

的問題。現在距離皇上最後決定的一天才不過是兩天工夫。

你十分明白保爾哥蘭姆（葛爾伯特或海軍總司令）幾乎自從你來了以後，就是你的生死冤家。這究竟是爲了甚麼，我可不大清白了，不過自從你在抵抗布勒夫斯加戰爭建了大功，教他海軍總司令的光輝顯得了暗淡之後，他對你的憎恨大大增加了。這位大臣和財政大臣佛林姆納普（他反對你，誰都說是爲了他的女人）、林姆多克將軍、侍從大臣勒爾康和司法大臣巴爾麥夫，已經擬好了一封彈章，控告你叛國罪和其他重罪」。

我想到了自己的功績，想到了自己的無辜，這一段序文可教我按耐不住了，所以我準備搶着發言。但是他却懇求我不要說話，同時又接着了說下去。

「爲了報答你對我的厚惠，我才替你拼了自己的腦袋，探聽了整個的經過情形，而且弄到了一份彈章的抄本。」

彈劾葵因巴士·弗列斯特林（人山）狀

### 第一罪狀

案據現行卡林·笛法·布隆皇帝遺法，凡在官廷周圍以內小便者，當一律依大逆治罪。但該葵



因巴士·弗列斯特林竟以撲滅皇后內宮失火爲由，公然破壞上述法律，在上述宮廷周圍以內，撒尿救火，居心叵測，意圖叛逆，罪大惡極，違反上項法律明文及義務云云。

### 第二罪狀

該葵因巴士·弗列斯特林於俘獲布勒夫斯加帝國艦隊，解抵國港以後，皇帝陛下會着其奪取該布勒夫斯加帝國其餘全部船隻，將該帝國夷爲一省，由總督加以統治，並撲滅處死所有大頭派亡命之徒以及該帝國內不願立棄大頭派異端邪說之諸色人等。該葵因巴士·弗列斯特林竟形同叛逆，藉口不願違反良心，摧殘無辜人民之自由生命，違抗無上仁慈無上和平皇帝陛下，要求免除上述任務。

### 第三罪狀

布勒夫斯加公使來朝乞和，該弗列斯特林跡同叛逆，明知彼輩均爲最近公然敵視抗拒我皇陛下之敵國君主臣僚，竟敢予以贊助、教唆、慰問、歡勞。

### 第四罪狀

該葵因巴士·弗列斯特林違反忠實臣民義務，僥倖皇上口頭許可，即準備前赴布勒夫斯加帝國，且復藉口上述許可，陰圖實行上述行程，從而贊助、教唆、慰勞上述公然敵視抗拒我皇陛下之敵人，即布勒夫斯加帝國皇帝。

裏面還有一些別的罪狀，但是這幾條算是最嚴重的，這裏我只出了一個梗概。

幾次討論這篇罪狀的時候，我們應該承認，皇上陛下有好幾次表示過他的寬大，一再力陳你的功績，設法減輕你的罪名。財政大臣和海軍總司令堅持應該讓你受到最慘酷的死刑，要在夜裏到你的家裏放火，要陸軍總司令帶領兩萬名兵士，用毒箭射你的臉孔和兩手。要密令你的幾個僕役在你的內衣上面灑上了一種毒汁，馬上讓你自己把皮肉撕破，慘痛地死掉。將軍也贊同了這種意見，所以反對你的就一時占了多數。但是皇上却決定儘可能地救你一死，最後才勸住了侍從大臣。

在這樁事件上，私務大臣勒爾德列索爾也奉到了皇上的命令，要他表示意見；他遵旨照辦了。他始終表現自己是你的忠實朋友；這一次事件也證明了他沒有辜負你對他的好意。他承認你罪狀重大，不過也還有可以寬恕的餘地——寬恕算是最可稱揚的君主美德，我主陛下也就是以這種美德著稱的。他說，誰都知道你們兩人的友誼，所以貴會議也許會認為他未免偏袒，但是爲了服從皇上的聖諭，他只得冒昧陳自己的意見。要是皇上顧念你以往的勳績，一本寬恕的聖德，願意救你一死，只頒下一道命令要你的兩眼喪明，那麼伏他的愚見，正義既多少可以得到申張，而全世界會稱頌陛下的仁慈，稱頌翼贊諸公的寬厚。兩眼喪明也不會損害你的體力，你照舊可以憑你的體力替皇上效勞。因爲看見不到外面的種種危險，盲目還可以增益勇氣；當你奪取敵人的艦隊的時候，你就擔心過自己的眼睛；這曾經成爲你當時的最大困難。以後你單靠各位大臣的眼睛觀看一切，也就够了，因爲許多最偉大的君主也都不過是這樣做的。

這個建議大大受到了全場的非難。海軍總司令保爾哥蘭姆怒不可遏，氣洶洶的站了起來；他

說，他奇怪這位大臣竟敢發表這樣的意見，企圖保全一個叛徒的生命；根據一切真實的軍國理則，你所建下的一切功績都只是加重了你的罪狀；你可以在皇后的宮殿撒尿救火（說到這裏，他顯出了恐怖的神氣），下一次你也可以使用同樣的方法造成了一次氾濫，把整個皇宮淹掉；你的力氣可以把敵人的艦隊拖來，要是你一旦不滿，也可以把艦隊拖走；他可以憑種種理由相信你在心坎裏頭是一個大頭派；因為叛逆起先總是在心裏開始醞釀，然後才表現在公開的行動上面，所以他控告你是一個叛徒，並且堅持一定要把你處死。

財政大臣抱了同樣的意見。他指出爲了供應你的開銷，皇室收入已經降到了怎樣窘迫的境地，不久就會支持不下了。他說，私務大臣提出的替刑絕不是解救這種困難的一種辦法，而且還可能增加了這種困難。這在弄瞎禽類的普通實驗上曾經得到了證明：禽類給弄瞎了眼睛之後，就吃得更快，而且也胖得更快；皇上陛下和國務會議就是你的裁判者，他們憑着自己的良知完全相信了你的罪惡，這就算得一個充份的理由，可以處你死刑，再用不着甚麼法律明文嚴格規定下來的種種正式證據了。

但是皇帝陛下一定要反對死刑，他很和氣地說道，既然會議認爲替刑太輕了，那還可以科以其他的刑罰。於是你的朋友私務大臣又請求第二次發言，答復了財政大臣提出的反對理由，那就是皇上對你的重大的負擔。他說，財政大臣閣下全權處理皇帝的財政，可以很方便地應付這一種困難，可以把你的給養慢慢地減少起來；這樣一來，你就會因爲吃的不够，漸漸地衰弱下去，疲憊下去，

而且失掉了胃口，終於不出幾個月工夫就會消瘦得死掉了。那時候，他們也可以不必那麼擔憂你的屍首的臭氣了，因為你的屍首一定會減輕一半以上，只要五六千名的民夫就可以在你死後的兩三天裏頭，馬上把你的皮肉從骨上剝下，一車一車地運走，埋在遠遠的地方，免得傳染，把你的骨骼保留下來，當做後代賞賚的遺跡。

憑了私務大臣這種崇高的友誼，整個事情妥協下來了。大家再三叮嚀對於把你慢慢餓死的計劃一定要保守秘密，至於磔刑的判決却紀錄到文卷上去了。誰也沒有反對，只除了海軍總司令保爾哥蘭姆一人，因為他是皇后的親信，一直秉承着皇后的意旨，堅持要把你處死。皇后是一心一意要加害你的，那是因為你會經過那種卑劣不法的手段撲滅了她的大火。

三天之內，你的朋友私務大臣就會給領到你這兒來的；他會向你宣讀那張罪狀，然後還會對你解釋皇上和會議的洪恩異典，僅僅判處你一個磔刑——至於你會恭順接受這樣的刑罰，皇上陛下却沒有追問下去了。那時候還會有二十位御醫到場來監視執行；那就是等你倒在地上的時候，用尖銳的箭矢射進了你的眼珠。

你究竟要怎樣打算，請你自己定奪吧！現在為了避免人家的懷疑起見，我一定要照原來的秘密樣子，趕快回去了。」

這位大人回去了，我只剩下了自己一個，心裏感到了無限的惶惑和紛亂。

這位皇帝和他的內閣曾經首創過一種習慣（據我知道，這和前代的作法是十分不同的），那就是：每當朝廷判處了一次酷刑來滿足皇帝的憤怒或寵幸的陰謀，皇帝一定要在全體會議上發表一篇演講，表示自己的寬大仁慈。這篇演講也就馬上宣佈到全國各地。但是最叫人民感到恐怖却也無過於這種的彰揚君德了，因為這種彰揚流行得愈廣愈久，處罰也就一定是愈無人道，犧牲者也就一定是愈加冤枉。就我自己來說，我必須承認，憑我的出身和教養，我從來沒有打算過做官，我決不會判斷事理，所以我看不出這個判決有甚麼寬大和開恩的地方，我倒覺得（也許是錯誤的）這個判決是殘酷過當的。我幾次想提出辯訴，因為我雖然不能否認罪狀上頭列舉的幾項事實，我却希望他們會諒情的減。但是我曾經讀過了許多判例，我知道辯訴的結果也總是不出審判官認為妥當的一途，所以我不敢當着這樣緊急的關頭，對着這樣強大的敵人，信賴那樣冒險的決定。我也會一度堅決地打算反抗；因為在我還有自由的時候，這個帝國的全部力量是不夠制服我的，我還不難用幾塊石頭把他們的首都打個粉碎。可是我又馬上惶恐地放棄了這個計劃，因為我想起了我對這位皇帝發過的誓言，我受過他的許多恩惠，以及他封贈我的納爾德克的高貴的爵銜。我還沒有學會一班官僚的恩義觀念，以為現在皇帝陛下的寡恩無情就算勾銷了過去的一切恩義。

最後，我立下了一個決策。這個決策也許要受人家的某種非議，而且還算是不公的。我自己承認，我保全了我的兩眼和自由實在應該多謝我自己的魯莽和缺乏經驗。要是我早就知道王公大臣的天性（這是後來我在別的許多朝廷裏面看到的）以及他們對待那些比我冤枉的罪犯的手段，我當時一定會

從容承受那樣輕鬆的刑罰。但是當時憑了一種青年人的躁急心理，同時又有皇上許我朝覲布勒夫斯加皇帝的諾言，我就趁着三天期限沒到的時候，抓住了這個機會。我發了一封書信給我的朋友私務大臣，說是我根據我得到的許可，決定在當日早晨到布勒夫斯加去了，一面也不待回信，就跑到了停泊艦隊的海邊。我牽到了一艘巨艦，在艦頭繫上了一根鐵線，把船錨拔起，接着我又脫下了衣服，把衣服和被頭（那是我自己挾來的）擱在船上，然後就拖着戰艦，半涉半游地到達了布勒夫斯加的港口。那邊的老百姓早就在那兒盼望我了，他們派出了兩位嚮導，領我到首都（他們的首都和他們的國家是同名的）去了。我把這二個嚮導拿在手上，一直走到離城不到二百碼的所在，然後我再要求他們向一位大臣報告一下，說是我已經來了，並且讓他知道我正在這兒恭候皇上的聖旨。大約過了一個鐘頭，我就得到了一個回音，知道皇帝陛下已經隨帶着皇族和當朝的大臣出來迎接我了。我又向前走上了一百碼光景。皇帝和他的隨從全體下馬了，皇后和官眷也通通下了車子。我看不出他們有甚麼恐怖或憂愁的樣子。我躺到地上，親吻皇帝和皇后的玉手。我奏稟皇上，說我是踐約來的；我得到了我主陛下的許可，特來瞻仰一位那樣偉大的君主，我願意替他效勞，只要不悖自己對於我主的臣職。我沒有隻字提到自己的屈辱事情，因為當時我還沒有接到正式的諭示，我可以對那件事情假裝胡塗。而且我想那位皇帝不在他的治下的時候，也不會把那個祕密宣佈出來。然而不久我却知道我想的錯了。

我不想嚼敘述我在這裏受到的款待，總之，那種款待是很適合那麼一位偉大君主的豪邁的；我也不想詳細敘述我在這裏遇到的種種困難，沒有房子也沒有床舖，只好裹着自己的被蓋睡在地上。

## 第八章

到這裏以後三天，我上東北面的海濱遊玩去了；我看到約略半哩以外的海上有一件東西，好像是一隻翻了的舢舨。我脫下鞋子和襪子，涉水走了兩三百碼的光景，我發現那件東西讓潮水的力量推得更近了。現在我分明看出牠真是一隻舢舨；我設想這一定是因為遇到了暴風，從一艘大船上面漂流出來的。我馬上趕回城裏，請求皇帝把二十艘最大的船隻（這是他喪失了艦隊以後剩下的一些船隻）和三千名水兵，交海軍副總司令統率，來幫我一下。這個艦隊駛去了，同時我也打著捷徑走到原來發現舢舨的海邊。我發現海潮已經把舢舨衝得更近了。我當場打好了一根够牢的繩子，讓全體水手拉住。當船隻駛近的時候，我就脫下身上的衣服，涉水走去；走到距離舢舨不到百碼的地方，我不得不游泳一段，然後才爬到舢舨上去。水手把繩子的一頭扔來給我，我把它繫住舢舨前頭的一個洞眼上，再把另外一頭繫在一艘戰艦上。但是我的努力通通白費了，因為水深過頂，我無法進行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只得在舢舨的後面游泳，一面儘可能的，常常用一隻手推着舢舨。靠了海潮的幫忙，我很快就進到了水深只到下巴的所在，而且踩到了海底。我休息了兩三分鐘，然後再推着舢舨，一直推到水深只到膈肢窩的地方。現在最費力的一段工作已經完成了，於是我又把放在一艘船隻上面的幾根繩子，先繫住舢舨，之後再繫到身邊的九艘船隻上。風向很順，水手們拉着，我也推着，直到我們抵達距岸

不到四十碼的所在。等到潮水降落了，我不用涉水就走到了舢舨旁邊；靠着二千名大夫以及繩索和機器的幫忙，我很容易的就把舢舨翻轉了過來。我發現這隻舢舨並沒有甚麼很大的損傷。

我不想贅述我經過的種種困難，怎樣花費了十天的工夫弄成幾枝木槳，然後靠這些木槳把舢舨划到布勒夫斯加的海港——當時，我到達的時候，那裏出現了一大羣的民衆，他們看到這麼龐大的一艘船隻，都感到了萬分的驚奇。我告訴皇帝，我的幸運給我送來了這隻舢舨，要把我運載到別的地方，我也許可以從那裏回到我的祖國；我請求皇帝陛下下令徵集修繕舢舨的器材而且發給出境的護照。他說了一些慰留的話之後，終於欣然批准了。

在這個期間，我實在萬分奇怪，沒有聽到我們的皇帝爲了我的事情派來過一個急使。但是後來我却背地知道了我的皇帝始終就夢想不到我會風聞到他的計劃，他還以爲我不過依照他的許可（這是我的朝廷裏面誰都知道的），到布勒夫斯加帝國赴約，在幾天裏頭完成了儀式之後就會回去的。可是後來他看我老不回去，不免担心起來了，於是同財務大臣以及其他的好黨磋商了之後，就派來了一位要員，帶來了一份我的罪狀的抄本。這位使者奉命向布勒夫斯加皇帝宣揚他的主上的寬洪，說是他不過要處我死刑；他說我逃避了正義的制裁，要是不在兩小時之內回去，就一定要被褫奪納爾德克的爵銜並被宣告爲叛國罪犯。這位使者還進一步地表示：爲了維持兩國的和平友好，他的主上希望他的布勒夫斯加皇帝仁兄大人會下令把我的手足細綁起來，押解回國，接受叛國的處分。

布勒夫斯加皇帝經過了三天工夫的考慮之後，提出了一個十分謙恭委婉的復文。他說，說是要把



我翻送回國，他的仁兄大人知道是沒有可能的；我雖然却奪過他的艦隊，但是他却十分感謝我在簽訂和約上給予他的種種贊助；再則，他們兩位皇帝不久總會怡然無憂的，因為我已經在海邊找到了一隻可以載我出海的大船，而且已經得旨憑我自己的力量和辦法修理起來；他希望在幾週以內，兩個帝國就都可以擺掉這麼一個不勝負荷的累贅。

那位使者帶着這封復文回去了，布勒夫斯加皇帝也把全部的經過對我說了，同時還答應（不過是極端祕密的）給我保護，如果我願意繼續替他服務。我雖然相信他的誠意，可是我已經決定以後要盡量不再信賴許許多多的君主和大臣，因而我對他的關懷表示了得體的感謝之後，就恭求休退。我說，既然命運——不管牠是好是壞——已經送來了一隻舢舨，我決心到海洋上面自冒危險，而不願成爲兩位這麼偉大的君主的傘端。我看不出這位皇帝有甚麼不快的表現；根據某種跡象，我倒發覺他十分高興我的決定，而他的多數大臣也是這樣的。

這些考慮使我趕快離開，比原定的時間提前了幾天；他們都急於要我離開，也很踴躍的給我幫忙。他們派了五百名工人，照着我的指示，替我的舢舨縫製了兩張風帆，用十三層他們的最牢的麻布釘在一道。我自己也忙着製造繩索，把十根，二十根，乃至三十根他們的最粗最牢的繩子搓合起來。花了很久的搜尋，我才在海邊找到一塊大石；這塊大石就給我當了船錨。我得到三百隻母牛的脂肪，供給我塗船以及其他的用途。我花了叫人不能相信的氣力，砍下幾棵最大的樹木，造成了木槳和船桅。在這件事情上，皇帝陛下的船匠給了很大的幫忙；我造了粗胚之後，他們就幫我把它們刨光。

約略過了一個月光景，一切都準備妥當了，於是我跑去領取皇帝的諭旨，並且辭行。皇帝和皇族通通走出了宮廷；我馬上躺在地上，面孔朝地，親吻皇上的御手；他很親切地伸手給我；皇后和皇子也都是這樣的。皇帝賞賜我五十個錢袋，每個錢袋分別裝上了兩百士普拉，另外還贈我一頓全身的肖像。這些東西，我馬上放進了我的一隻手套里，免得受到了污損。因我離開而舉行的儀式太過繁雜了，這裏我不能向讀者煩陳這些了。

我在舢舨上面裝載了一百頭宰過的公牛，三百隻宰過的山羊，相當份量的麵包和飲料，以及四百名廚子才能燒出的大量的熟肉。我還帶了六頭活的母牛和兩隻公牛，同數的母羊和公羊，準備把牠們帶到祖國，讓牠們蕃殖起來。我也帶了一大捆乾草和一袋子包穀，在船上餵養牠們。我很高興攜帶一打的土人；但是這樁事情，皇帝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他除了嚴密搜查我身上的口袋以外，還信賴我的人格，不要把他的子民帶走，縱使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意願。

這樣儘量準備了一切之後，我就在一七〇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早上六時啓航了。我朝北航行了四哩左右；因為吹的是東南風，到晚上六時左右，我發現了一個小島，約在西北半哩上下的地方。於是我希望着那裏駛去，然後就在背風的一面拋錨。這裏似乎是杳無人烟的地方。我吃過一點東西，就休息去了。我睡得很好；據我估計，我最少睡滿了六個鐘頭，因為我醒來以後經過了兩個鐘頭，天就亮了。這是一個晴夜。在太陽沒有出來的時候，我就吃過了早餐，然後就起錨開船。我遇的又是順風；我依然照着袖珍羅盤的指示，循着昨天的方向前進。我相信梵蒂門島的東北有一些島嶼，我的目的就是希

望找到一個那裏的島嶼。整天裏頭，我沒有發現甚麼；可是第二天下午三時光景，算來離開布勒夫斯大約有二十四哩左右，我却發現一艘朝向東南航行的帆船；我的方向是正東的。我高聲呼救，但是却沒有聽到回音。然而我却發現我追上她了，因為風停下來了。我拼命划着；過了半個鐘頭，她也望到我了，接着就升起了旗子，放了一槍。在意料之外居然重新見到了親愛的祖國和親愛的同胞，我當時的喜悅之情實在是難以形容的。帆船放下了她的風帆；在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五六時上下，我追上她了；但是我看到了船上的英國國旗，我的心房却在身裏跳躍起來了。我把我的牛羊放進衣袋，接着就帶了全部細小的糧食爬上帆船。這是一艘英國的商船，從日本經北海和南海回國，船長是德普福特的約翰·比德爾先生，一位十分文雅的人物，同時也是一位高明的舵手。這時我們正在南緯三〇度的地方；船上約有五十左右的人手。這裏我還遇到了一個老友，一個比得·威廉士；他在船主那兒替我吹噓了一番。這位紳士很優渥地接待我，並且要求我讓他知道我是從那裏來的，現在又打算上到那兒。我說了幾句，但是他却以為我發瘋了，他以為我遇到的危險攪亂了我的頭腦。於是乎我就把衣袋裏面的黑色的牛羊拿了出來。這教他大大驚訝了，然而也教他切實相信了我的實話。之後，我又讓他看到布勒夫斯加皇帝贈我的金幣和皇帝陛下的全身肖像以及那裏的其他珍品。我送他兩只各裝兩百士普拉的錢袋，而且說定回到英國的時候再送他一對懷孕的牛羊。

關於以後航行的經過，我可以不用贅述了，總之大體是十分順利的。一七〇二年四月十三日，我們安抵了丹茲。我只遇到一樁不幸的事件，那就是船上的老鼠拖走了我的一隻山羊；我在一個洞洞裏

而發現了牠的骨頭，給啃得干干淨淨，沒剩下一點皮肉。其餘的牲畜，我都安全地帶到了岸上，而且讓牠們在格林尼治的球場飽吃一頓；那裏細嫩的青草教牠們吃得十分暢快，雖然我起先還始終擔心不會這樣。還有，要不是船長送我一些頂好的餅干，拿來搗碎，再和上清水，當做牠們的糧食，我也不能在這麼悠久的航程裏頭保全牠們的活命。在我逗留英國的短期裏頭，我曾向許多上流人士展覽過我的牲畜，從而獲得了一筆相當的收益；在我第二度出海以前，我又把牠們賣了出去，得到了六百鎊的代價。我上次回來以後，我發現牠們的後代已經相當增加了，尤其是那些山羊。我希望這種山羊憑着羊毛的細嫩，將來可以大大增進羊毛製造業的利益。

我只同我的女人和子女相處兩月，因為我渴望遊歷異國的心情教我不能夠再待下去。我給我的女人留下了一千五百鎊，並且替她在勒德烈夫購置了一棟很好的房子。我隨身攜帶了其餘的資本，一半現款，一半貨物，希望可以增殖我的財產。我的大叔叔約翰還遺贈我一處地產，在厄平附近，每年約略有三十鎊收入。我還可以收到一筆斐德巷黑牛旅館的長年租金，每年也有三十鎊以上。所以我不必擔心會使我自己的家庭淪落到由教區贍養。我的孩子小約翰（取了我的叔叔的名字）在語文學校，而且也是一個容易教導的孩子。我的女兒（現在她已經美滿地結婚了，而且也有了子女）當時正在學習着針黹。我兩眼流淚，辭別了我的女人和子女，然後就上了「冒險號」——這是一艘三百噸的商船，由利物浦的約翰·尼古拉船長指揮，準備開到蘇拉特。但是這一次航行的經過應該歸到我的遊記的第二部裏去的。



## 第一章

因爲受了天性和命運的磨折，要過一種活動的不安定的生活，所以我回來待了兩月，又重新離開了我的祖國，而於一七〇二年六月二十日在丹茲上了「冒險號」，在一位康城人約翰·尼古拉船長指揮之下，開赴蘇拉特。我們趕上了一陣非常順利的大風，一直駛到好望角，在那裏補充淡水。但是我們却發現船上有一個漏洞，於是我就待在那裏過冬；又因爲船長害着瘧疾，所以一直待到了三月底才能夠離開那兒。我們從那兒啓航，一路也十分順利，一直駛過了馬達加斯加海峽。但是，四月十九日，我駛到了這個島嶼的北面，約在南緯五度的地方，風却吹得更猛更猛了，而且比往常比較偏西，（本來從九月初到五月初之間，這一帶海上的風勢總是不變的，而且風向也總是在西北之間，）這樣一直繼續了二十天光景。在這個期間，我們給吹到摩鹿加羣島東面不遠的所在，約在赤道的北面三度。這是根據我們船長在五月二日觀測的結果。這時候，風勢平息下來了，真正是風平浪靜，我們大家都覺得高興不淺。但是船長是一位老經這邊海路的人物，却要我們全體準備了起來，應付風暴。第二天，暴風果然發作了：一陣南風——也叫做南方貿易風——開始吹來了。

我們看到風勢似乎要猛烈起來，我們收下了斜帆，也準備疊起前帆。但是我們遇到了惡劣的天氣，風力也猛烈到了極點，我們也就疊起了尾帆。船漂得非常的厲利，所以我們覺得與其是隨波漂

蕩，倒不如乘風直駛。我們收攏了前桅下帆，張了起來，把帆腳索望後邊拉緊，把船身轉到迎風的一方；船前進得很快，我們把落帆索纏了起來；但是帆子却破裂了，我們就放下帆桁，把帆子收了下來，解下上面的一切東西。這是一陣猛烈的暴風，海濤也顯着奔騰險惡的姿勢。我們大家都幫着舵手，拉着舵柄的短索，把船轉了一下。我們不想把中桅卸下，就讓牠豎着，因為船在海上走得很好，而且我們也知道我們還有操縱的餘地，這樣讓中桅豎在上頭，船身就會更顯得安全，也駛得更穩。之後，暴風過去了，我們就張起了主帆和前帆，把船停住。然後我們又張起後帆，主桅中帆和前桅中帆。我們的方向是東北偏東，而風是西南風。我們把右舷的繩索收進船上，放鬆了迎風轉帆索和吊索，而拉起了下風轉帆索和帆腳索，把它們拉緊，纏牢。接着我又掉轉尾帆的帆腳索順着風向，讓船身儘量照着原來的方向迅速前進。

在暴風中間，伴着一陣強大的西西南風；照我推算，我們大約給向東方吹送了五百哩左右。所以就是船上最老的水手也說不出我們當時究竟到達了世界上的甚麼所在。我們的糧食還不缺乏，我們的船身也沒有透水，我們的船員也都健康，但是我們却大感缺水。我們覺得我們最好朝着原來的方向前進，不要偏北，不然就會給帶到大韃靼的西北地區，乃至於駛到冰海。

一七〇三年六月十六日，一個爬在主桅上面的水手發現了陸地。十七日，我們可以分明望見了南面的一個大島或大陸（因為我不知道牠究竟算是甚麼）；那裏有一條土股伸到海裏；有一道小灣，淺得不能容納一隻百噸以上的船隻。我們在距離小灣一哩不到的地方下錨，接着船長就派出十二名武裝

齊全的船員，坐了一隻大舢舨，帶着容器，準備裝盛能夠找到的淡水。我要求同他們一道，觀光一下這一個國土，而且發現一些能夠發現的甚麼。上岸之後，我們却發現不到河流或泉水，也看不到居民的踪影。於是我們大家就在海岸上走動，希望在海邊附近會找到一些淡水。我單獨朝另外一面走了一哩路光景，我看到這裏完全是不毛的岩石地帶。我開始感到疲倦，而且也看不到甚麼可以滿足我的好奇的東西，我就從容地望小灣方面走了回來。整個海面都擺在我的眼前，我看見我的同伴已經坐上了舢舨，亡命向大船划去。我大聲呼喊他們，儘管得不到一點效果。就正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一個龐然的傢伙拚命地在海上追趕他們。他涉水走着，海水僅僅淹過了牠的膝頭；牠的腳步也大極了。幸而我們的人手距他很遠，約略有半哩光景，同時附近的海底又都是尖銳的石頭，所以那個巨人不能夠追上舢舨。這是後來我聽到人家說的，因為當時我不敢待在那兒觀望這場危險場面的結果，只管拚命朝前走起先走過的路上跑去，然後爬到了一座陡峭的小丘上面。從小丘上面，我可以看到這個國境的一些景色。我發現這裏已經普遍地開發了。但是首先教我驚訝的却是這裏的青草的高度，約略有二十尺上下，長在那兒好像準備做草料用的。

我找到了一條公路（我把牠當作公路，雖然牠只是給這裏的居民當做麥田裏頭的路。）我在這裏走了一會，但是兩邊都不能看到甚麼，因為現在已經快要收成了，穀物最少都長到了四十尺光景。我走了一個鐘頭，走到了這所田地的邊上。那裏圍上了一道籬柵，高度最少有一百二十尺；樹木也非常高大，高大得教我無法估計牠們的長度。那裏有一座梯子，可以從這所麥田爬到隔面的麥田。梯子共



有四級，頂上橫架着一塊石頭。我不能爬了上去，因為每級都高有六尺，頂上的石頭還厚達二十尺以上。我正在籬柵旁邊尋找着一個空隙，我却發現隔面的麥田裏頭有一個巨人正朝着梯子走來，個子也像我起先看到的在海上追趕舢舨的那個一樣。據我儘量縝密的推算，他的高度似乎同一般教堂的尖塔相當，一個脚步就大約有十碼遠近。我心裏驚慌極了，連忙跑到了麥子裏頭，躲藏起來。我看見他站在梯子的頂上，從右面回望隔面的麥田。我聽見他高聲呼喊，聲音比放音筒還要洪亮了幾度；他的聲音又在那樣高高的地方，所以起先我的確以為是天上打雷。隨着他的喊聲，就有七個像他一樣的人物向他走來，手上都拿着鐮刀，每把鐮刀的大小約等於六把割禾刀。這些人手的打扮不及頭先的一個，他們好像都是他的僕役或工人。他說了幾句，接着他們就動手收割我躲藏那裏的一所麥田的穀物。我儘量遠離他們，但是我走得十分困難，因為麥桿和麥桿的距離往往不到一尺，我幾乎難得從中間擠過。然而我還是趕快地走了下去，一直走到了一個所在，那兒有一片麥子給風雨打過，倒在地上。現在我再也不能走動一步了，因為麥桿互相交錯着，我不能從裏頭爬過，而且倒下的麥穗的芒刺又是那樣的堅銳，牠們會穿過了我的衣服，刺到肉上。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見後面的割麥人手離我不過百碼了。因為我已經十分疲乏，也因為給悲哀和絕望完全壓倒了，我就在兩列田籬的中間躺了下去，從心希望就在這裏結束了我的一生。我哀憐我的孤獨的寡婦和無父的子女。我悲痛自己的愚昧固執，一定要拒絕所有親戚朋友的勸告，從事第二次航行。在心思極度紛亂的當兒，我也不禁想起了列列普特——那裏的人民都把我當做了世上最大的人物；我在那兒可以拖走一個帝國的艦隊，做過一些在他們

的歷史上永垂不朽的業績，使他們的後人難以相信，儘管當時曾經有幾百萬人親眼看到。我想到自己在這裏顯得這樣的渺小，就像一個單獨的列列普特人在我們裏頭似的，我一定也會受到一個列列普特人在我們裏面受到的屈辱。但是我覺得這還不過是我的最小不幸，因為我們都認為人類的野蠻殘酷和他的個子成了比例，所以我除了給第一個碰上的野蠻人一口吃掉了以外，還能夠有甚麼別的希望呢？哲學家告訴我們，說是事物是沒有大小的，除非在比較之下；他們的確是說對了。老天爺一定高興讓列列普特人找到一個這樣的國家，裏面的人民和他們比較起來顯得渺小，就像他們和我們比較一樣。誰又知道這個巨大的人種不會在一個我們還沒有發現到的世界的悠遠地方顯得同樣的卑微呢？

在驚慌之下，我不禁老轉着這些念頭；這時候，一個收割的人仗已經走到了離我躺着的不到十碼；這不免教我預料，他再走了一步，我就會在他的腳下壓成粉碎，或者給他的鐮刀砍成兩段。所以當他準備舉步的當兒，我嚇得拚命大喊了。這個巨人走了一個小步，向下邊四面探望了一會，最後才看到了我，因為我躺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端詳一會，樣子就像一個人想捉一隻小小的危險動物，却不要讓牠抓傷或咬住似的——我自己在英國就往往這樣地對付過伶鼬。後來他冒險用食指和拇指把我從背後夾起，提到離開眼睛三碼的所在，好讓自己再把我看個清楚。我猜到了他的心意，同時我的好運也教我心靈了起來，所以他把我從地上提到六十尺上下的高空，我却抱定了主意，一點也不要掙扎，儘管他緊緊地捏住了我的兩脅，生怕我從他的指頭上滑掉。我唯一辦法只有把兩眼仰望太陽，把兩手合在一道，裝出懇求的樣子，一邊用一種適合當時處境的哀婉聲調說了幾句話。因為我預料他隨

時會把我摔到地上，就像我們常常對付我們打算殺害的可厭的渺小動物一樣。但是我的福運却碰到了這樣的事情：他顯得喜歡我的聲音和姿態；他把我看成了一個珍寶，十分奇怪我的清晰的語言，雖然他不能瞭解。同時我也不能不呻吟流淚而且搖頭；我儘量讓他知道我給他的指頭捏得頂痛。他似乎明白了我的心事，因為他抬起了衣服的前擺，把我輕輕地放在裏面，馬上跑上他主子那兒去了。他的主子是一個富有的農民，也就是我在田裏首先看到的那個巨人。

那位農民聽過了他的僕人能夠提供的關於我的報告之後（我從他們的談話上加以推測），就拿上一枝小小的麥桿，大小像一根手杖似的，撥開了我的衣服的下擺；他似乎以為這是我的生成的羽毛。他吹開了我的頭髮，好把我面孔看個清楚。他召集了他的工人，詢問他們有沒有在田裏見過像我這樣細小的動物（這是我後來聽他們說的）。之後，他把我慢慢地放到地上，讓我的四肢朝下。但是我馬上站了起來，從容地踱來踱去，讓他們知道我不想逃跑。他們圍圈地坐在我的周圍，端詳着我的行動。我脫下帽子，向農民行一個鞠躬。我又跪到地上，抬起眼睛和兩手，儘量提高着嗓子說了幾句，一邊從口袋裏頭拿出了一只金袋，敬獻上去。他用手掌承下了，送到眼邊考究了一會，然後又用一只針（這是他從袖裏取出的）翻了幾回。但是他不懂這是甚麼。於是我做了一個手勢，要他把手掌攤在地上；接着我就拿起了袋子，把牠打開，把裏面的金幣通通倒在他的手上。這裏有六個各值四個皮士杜爾的西班牙金幣和二三十個較小的鑄幣。我看他把小指頭在舌上沾了一下，黏起了一個大的金幣，然後又黏起一個；但是他似乎完全不懂這些究竟是甚麼東西。他做了一個姿勢，要我把錢幣裝進袋

子，把袋子放進口袋；我謙讓了幾回之後，心想只好照辦了。

現在這位農民已經相信我是一個理性的動物了。他一再對我說話，但是他的聲音像水磨一樣震裂着我的耳朵，雖然他的語音是滿够清晰的。我也用各種語言，儘量大聲的答復他，他還常常把耳朵放到離我不到兩碼的地方，然而一切都是枉然的，因為我們根本無法瞭解彼此的意思。之後，他打發他的工人回去做事，一面從袋裏拿出了一條手帕，疊成兩層，舖在他的右手上，然後平放到地面上去，手心朝上，擺出了一個手勢，要我走上。我很容易的做到了，因為牠不過厚有一尺。我覺得服從就算是我的本份。我害怕跌落下去，我就挺身地躺在手帕上；他爲了萬全起見，還用手帕的其餘部份把我裹起，僅僅露出了一個腦袋。他就這樣地把我帶到他家裏去了。回到家裏，他就喊出了他的女人，讓她看看。但是她却像英國婦女看到了一隻螳螂或一隻蜘蛛似的，驚叫了一聲，跑掉了。不過，她細察了，會我的動作，也就馬上放心了，而且還漸漸對我十分和善了。

這大約是中午十二時光景，一位僕人端進了午飯，僅僅是一大盤燒肉（適合一位農民的樸素生活），盤子的直徑大約有二十四尺。一道吃飯的有農民和他的女人，三個兒子和一個年老的祖母。他們坐定了之後，農民就把我放在距他不遠的桌面上，離地有三十尺上下。我感到無限的恐懼，儘量的離開桌子的邊緣，生怕會跌落下去。這位主婦切碎了一塊肉，還搗碎了一點麵包，裝在一隻木盤上，放到了我的跟前。我向她行個鞠躬，就拿出了自己的斧刀和叉子，吃了起來——這可教他們高興極了。於是，主婦又叫她的女傭拿來了一隻小小的酒杯，大約可以裝兩個加侖；她就在這隻杯子裏倒上

了一些酒。我很覺勁的用兩手抬起了這個容器，同時擺出了最尊敬的態度，爲貴主婦的健康乾杯；我儘量提高嗓子，用英語表達了這種意思。這教全席哄堂大笑起來了；他們的笑聲幾乎把我的耳朵震聾了。那種飲料好像是小葡萄酒，而且也並不難喝。之後，主人又對我做了一個手勢，要我走到他的盤子的旁邊。但是，聰明的讀者不難看出而且也不難原諒，我始終是心慌意亂的；所以我在桌上走動的時候，却不慎絆住了一塊麵包的碎屑，仆了下去，幸而倒沒有受傷。我馬上爬了起來。我看到這些好人都顯着焦急的樣子，我就拿出了帽子（我夾在手臂下的），在我的頭上揮舞着，同時大聲歡呼了三聲，表示我沒有遭受不幸。但是當我走向我的主子（我以後要這樣稱呼他的）跟前的時候，坐在他旁邊的他的最小的兒子——一個大約十歲上下的淘氣孩子——却一把抓住了我的兩腿，把我高舉了起來；我的四肢都發抖了。他的父親却把我搶了過來，同時還在他右耳上揍了一拳——簡直可以把一枝歐洲的馬隊打倒下去——，並且命令他離開桌子。我害怕孩子會對我懷恨，而且也記起了我們的孩子們對麻雀、兔子、小雞、小狗也天然要那樣虐待，所以我跪了下去，一邊指着孩子，儘量讓我的主子瞭解我的意思，希望他的孩子會得到饒恕。父親答應了，孩子又坐下來了；於是我就走到了他的旁邊，吻着他的一隻手。我的主子把孩子的這隻手拿住，要他輕輕地撫拍我。

在午餐中間，我的主婦的心愛小貓跳上了她的身上。我聽到後面有一陣聲音，好像是十幾架織機在那兒開動。轉頭一看，我才知道原來是這個畜生發出的歡聲。在牠的主婦餵牠撫牠的時候，我望到了牠的腦壳和一隻腳爪；據我估計，牠要比一隻公牛大過三倍。這個傢伙的樣相的兇猛使我感到了

萬分不安，雖然我還是站在桌上最遠的一頭，距離牠有五丈以上；雖然我的主婦也緊緊地抓住牠，生怕牠會猛然一跳把我攫住。但是結果却沒有甚麼危險；我的主子把我放到離牠不到三碼的地方，但是牠却一點也沒有理睬。我常常聽人家說過，而且也從幾次旅行的經驗上得到證實，那就是說：在一隻猛獸的面前逃跑或表現恐懼，一定會教牠追你，或者害你。所以我決定不在這個危險的關頭表現一點畏怯的樣子。我就明目張胆地在這個貓兒的面前走了五六遍，而且還走到離牠不到半碼的地方。牠反而退縮了回去，好像牠更加怕我。我更不担心那些狗兒：像許多農家常有的情形一樣，屋子裏面一下子跑來了三四匹狗兒。其中一匹是獒狗，有四隻象那樣大小；一匹是靈猴，比獒狗還高了一些，不過却不及獒狗那樣的肥大。

午餐快要結束的時候，奶媽進來了，手上抱着一個一歲的娃娃。牠馬上望見了我。牠大叫起來，說了一些孩子們常說的可笑的話語，要把我當作玩具；那聲音可以從敦倫傳到拆爾息。母親一味的姑息孩子，就把我拿着，送到孩子的面前。他立刻抓住了我的腰部，把我的腦袋送進嘴裏。我大叫了一聲，孩子給嚇住了，就讓我掉了下去；要不是母親拿衣擺承住，我一定早已跌斷了脖子。奶媽用一隻鈴子（這是一種中空的容器，裏面裝着幾塊大石頭，用一根索子吊在孩子的胸前，）哄騙她的嬰兒，但是却一點沒有用處。於是她只得拿出最後的辦法，讓她吃奶。我必需承認，最教我感到厭惡的東西無過於她的龐大的乳部；我說不出一種可以比擬的東西，好讓好奇的讀者對牠的體積、樣子和色澤會得到一個概念。牠鼓起六尺，方圍應該不下十六尺。乳頭的大小約略就等於我的半個腦袋。乳部和乳

頭の色澤錯雜不一，裏面有黑點、紅疹和雀斑，任何東西也不會比牠更顯得骯髒醜陋。我看得十分親切；她坐着餵奶，我就站在桌子上。這教我想起了英國婦女的細嫩的皮膚；她們在我們的眼裏顯得美麗，只是因為她們都是我們那樣的大小，她們的缺點不會給人家看到，除非是透過一架擴大鏡。根據實驗，我們發現過頂滑雪白的皮膚在擴大鏡下面都顯得粗糙，而且也顯得色澤不純。

我記得在列列普特的時候，那些小人的容貌，在我看來，要算是世界上最美的一種。我曾經同一位當地的學者，我的一個摯友，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說：他站在地上看我比起在近處看我，我的臉孔却顯得更美些，而且也顯得嫩些；我把他拿在手上，讓他靠近着我的臉孔，他承認我的臉孔初看起來是非常難看的。他說他可以在我的臉上發現許多窟窿，我的鬍鬚比野豬的硬毛還粗十倍，我的臉色混和着幾種極不調和的顏色。但是我要求申明一句，我自己實在跟大多數的同性和同胞一樣美麗，而且在幾次旅行裏頭也很少受過日灼。在另一方面，我們談到了那裏的官家閨秀的時候，他却常常告訴我有位長着雀斑，有一位嘴巴太大，還有一位鼻子過長——他說的這些，沒有一件我可以看得出來的。我承認這個回憶是滿够分明的。因為我擔心讀者會以為這些巨人的確是很醜的，所以我不能不這樣說明一下；我必須說一句公道的話，他們是一個可愛的民族，特別是我的主子的儀表：他雖然不過是一個農民，但是照六十尺的高度來看，他却顯得十分的勻稱。

午餐過後，我的主子上他的工人那兒去了。我從他的聲音和態度上，知道他叮嚀了他的女人要細心照顧我。我疲倦極了，很想睡覺；我的主婦看到了，她把我放到了她的床上，用一條潔白的然而却

比戰艦的主帆還要粗糙還要龐大的手帕給我蓋上。

我睡了兩個鐘頭。我夢見自己住在家裏，同我的女人和子女一道。等到我醒了過來，我却發現自己孤零零的在一間空曠的房子裏頭，寬有兩三百尺，高有兩百尺以上，躺在一張寬達二十碼的床上。這時候，我的夢境倒大大增加了我的悲慟。我的主婦料理自己的家務去了；她把我鎖在裏面。床舖離地有八碼光景。一種生理的需要逼我要下去一回。我不敢呼喊；而且縱使我呼喊了，在那樣長遠的距離裏頭——從我睡覺的房子到他們所在的廚房——憑我那樣的聲音，那也一定是枉然的。就在這樣的情境之下，兩隻老鼠却緣着帳子爬了上來，在床上來回地嗅着。一隻老鼠幾乎爬到了我的臉孔，我猛然跳了起來，抽出了身上的腰刀自衛，這兩隻可惡的畜生居然胆敢撲到了我的兩脅，有一隻還把牠的兩隻前腳抓住了我的領子。但是，算我運氣，牠還不及傷害我的時候，我倒已經把牠的肚皮剖開了。牠倒到了我的腳邊。另外一隻看到了自己的同伴的命運，逃起跑了，但是背上却也受到了一個重傷。這是我在牠逃走的時候給了牠的；一點一點的鮮血從牠的身上淌了出來。這一椿偉舉完結了之後，我就從容地在床上來回地踱着，平平自己的呼吸，養養精神。這兩個傢伙都有我們的墓狗的身材，不過却不知比墓狗快當兇猛了多少。要是我在睡覺的時候，脫掉了佩帶，我一定不免給撕個粉碎，生吃掉了。我量了一下死鼠的尾巴，我發現牠長有兩碼，只缺了一寸。我覺得惡心，不能把老鼠的死屍扔到床下，牠躺在那兒還在流血。我看出牠還有一點生氣，就在牠的頸子上猛砍一刀，把牠結果了。



不久，我的主婦回來了。她看見我渾身血跡，就搶了過來，把我拿住。我指着死掉的老鼠，一面笑笑，同時還做出了各種姿勢，表示我沒有受傷。她高興極了，一面喊進了女傭，用箱子把死鼠夾起，扔到窗子的外頭去了。之後，她把我擱在一張桌子上。我讓她看過我的血漬殷殷的腰刀，把牠在衣擺上擦個干淨，插進刀鞘裏去了。我還得辦一樁事情，這是別人不能效勞的，於是我設法讓我的主婦明白我要到地板上去。她照辦了之後，我的羞恥心却不容我再做進一步的表示，只能够一面指着門口，一面連連的鞠躬。我的主婦經過了多番的揣摩，最後才算明白了我的意思，於是又把我拿到手上，走到花園，再把我放了下來。我向旁邊走過了兩百碼左右，招呼她不要望我，也不要跟我，然後就躲在酸模樹的兩張葉子中間解除了生理的壓迫。

我希望敬愛的讀者會原諒我敘述諸如此類的細節。這些事情對庸夫俗子可能是毫無意義的，然而却無疑可以幫助哲學家擴大他的思想和想像，增進公私生活的福利——這也就是我所以把我的遊記公諸世界的唯一的目的。這裏我主要是注重真實，並沒有炫耀自己學問或文章風格。但是這次航行的景象會給我一個那樣強烈的印象，留下一個那樣深刻的回憶，所以我把牠寫在紙上的時候，我沒有略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過，經過嚴格的考慮以後，我還是把初稿上面無關重要的幾段刪掉了，爲的害怕給人家認爲繁瑣——許多遊記的作家就往往（也許是不無道理的）受到了這樣的譴責的。

## 第二章

我的主婦有一個九歲的女兒。她是一個早熟的孩子，嫻習針黹，很會打扮她的娃娃。她的媽媽和她設法把娃娃的搖籃改造一番，給我過夜。爲的要防患老鼠，這個搖籃給放在一個衣櫥的小抽屜裏面，擱在懸空的架子上頭。我同他們相處的期間，這個搖籃就算是我的臥榻。以後，因爲我漸漸懂得了他們的語言，可以讓他們知道我的需要，這個臥榻也慢慢變得比較舒適了。這位姑娘是十分聰明的；我在她的面前更換過一兩次衣服，之後，她就會替我穿衣脫衣了。不過。我從來不願意給她麻煩。要是她讓我自己動手，她給我裁製了七件襯衣和別的衣服，用的全是他們的最細的布料，其實却比麻袋都還要粗糙。她還常常親手替我洗滌這些衣服。她也是我的教師，她教我說話：我指點一件東西，她就用她的口語告訴我這件東西的名字，所以不到幾天，我就可以叫到我想要的東西了。她有一付良善的性情，身高不到四尺，比她的年齡顯得矮小。她給我一個名字，格列爾德立——以後全家都採用了，以後全國也照着這樣來稱呼我了。這一個字的含義就是拉丁文的「manuculus」，意大利文的「homuncelino」，也就是英文的「侏儒」。我能够在這裏活得下來，主要得感謝她的關注。我待在那邊的時候，我們始終沒有分離過；我趕她叫做我的格蘭德爾克列茨，意思就是小保姆。要是我不鄭重提出她對我的關懷和愛眷，我一定會犯上忘恩負義的大罪。我衷心希望我能够充分報答她的恩

說，而不至在無意之中反而成爲她的玷辱的禍根，像我常常担心的那樣。

現在，這個消息漸漸在左右鄰舍喧傳開了，說是我的主子曾經在田裏捉到了一隻怪獸，約略有一隻「斯普勒克納克」那樣的大小，但是各方面却的確很像人類，也會摹仿人類的各種舉動，似乎也會說一種牠自己的語言，而且已經學會了他們的一些語言，用兩腳走路，性情和順，會聽人家的招呼，會聽人家的吩咐，四肢是世上頂細的，容貌也比一位三歲的千金小姐還要白嫩。一位住在貼鄰的農民，也是我主子的一個摯友，一天跑來了，想來打聽一下這件事情的究竟。我馬上給叫去會見了。我給安置在一張桌上。我照着命令在桌上走動，抽出腰刀，又把它插進刀鞘，我向我主子的嘉賓致敬，我用他們的語言向他請安，也表示歡迎——就照小保姆事前告訴過我的說了、這個人已經老了，眼睛也花了；爲的要看得仔細，他帶上了一副眼鏡。這可教我不禁哈哈大笑了，因爲他的兩眼就像是兩輪圓月從兩個窗戶照進了一間房子。我們一家人知道了我的快活的原因；也都跟着發笑了。這個老頭子却蠢得可以，居然憤然變色了。他具有一種守財奴的性格。就我的不幸來說，他是的確配得上這個名字的。他出了一個鬼主意，要我的主子揀一個鄰鎮趕集的日子，把我帶到了那兒展覽；那兒距離我們的家裏大約有二十二哩，需要一點半鐘的騎程。我看到我的主子和他的朋友喁喁私語，有時又指點着我，我猜想他們在弄着甚麼詭計；我的恐懼也使我好像聽到了而且瞭解了他們的談話。第二天，我的小保姆把全部祕密都告訴我了，這是她從她的母親那裏打聽來的。這個可憐的姑娘把我攔在懷裏，哭起來了，臉上露出了忸怩悲傷的神情。她担心粗俗的鄉民會使我受到不幸，他們也許會把我攔

死，也許會弄斷了我的手脚。她還看出了我的性情的溫雅，看出了我的極端的自尊，看出了如果把我  
在凡夫俗子的眼前展覽賣錢，我一定會以爲是奇恥大辱。她說她的爸爸和媽媽都答應過格列爾德立算  
是她的，現在她却發現他們又是像去年那樣的哄她；去年他們說定了要給她一隻羔羊，但是一到羔羊  
長大了，他們却又把它賣給了一個屠戶。就我自己來說，我可以坦白地坦白，我並不像我的小保姆那  
麼在乎。我始終存着一個熱烈的希望，我終有一天會恢復我的自由；至於這樁丟人的事情，讓人家  
當做了一件怪物，帶到各處，我倒以爲我在這裏究竟是一個人地生疏的寄客，縱使一旦我能够回到英  
國，這也不會讓人家引爲責難的口實，因爲就算是大英國王本身處到了這樣的環境，也一定要跟我一  
樣倒楣的。

我的主子聽了他的朋友的勸告，就在下一次的趕集日子，把我裝在一口箱子裏，帶着到鄰鎮去  
了。他還帶了他的小姑娘——我的保姆——讓她坐在他背後的一個鞍墊上。箱子的各面都封得緊緊  
的，只有一道可以讓我出入的小門和幾個通風的螺絲洞眼。這個小姐真細心極了，居然想到了把她的  
娃娃床上的墊褥擱在上面，好讓我在裏面躺下。可是在這一次旅行中，我依然受到了可怕的顛簸和困  
頓，儘管爲時不過是一點半鐘。因爲馬兒跨開了一步就大約有四丈左右，而身子也掀得很高，所以那  
一上一落就像是一艘船隻在狂風驟浪裏盪漾似的，而且起伏的次數還頻繁了許多。我們的旅程比起從  
倫敦走到聖奧爾班要遠過一些。我的主子在他熟悉的一家旅店的門口下馬。他同旅店的老闆商量一  
會，又做了一些必要的佈置，然後就雇了一個「格拉爾特拉特」，也就是廣告員，到鎮上各處報告，

說是有個奇怪的生物在綠騰旅店展覽，大小不及一隻「斯普勒克納克」（這是這裏的一種動物，樣子很美，身長大約有六尺光景），身體的各部却好像人類，會說一些話，還會表演百般好玩的把戲。

我給放在旅店最大房間裏面的一張桌子上，房間的大小可能有三百方尺。我的小保姆站在靠近桌邊的一張矮凳上，一面照顧我，一面也指揮我動作。我的主子爲了要避免擁擠，每一次只容許二十人進來參觀。我照着小姑娘的吩咐在桌上踱來踱去。她照她知道的我理解語言的程度，向我提出了種種問題；我也盡我能够提高的嗓子，給她答復。我幾次朝着觀衆，向他們表示最大的敬禮，說歡迎他們，另外還說了一些我學過的他們的話語。我拿起一個裝着酒的針箍（這是我的小保姆給我一段草的），祝他們健康。我抽出我的腰刀，仿着英國的劍術家姿勢，耍了一會。我的小保姆還給我一段草桿，我把牠當做了標槍練了一陣，因爲我曾在年青的時候學過這種玩藝的。我在當天接待了十二批的觀衆，每一次又不得不重複表演這些無聊的把戲，簡直把我煩累得半死不活。因爲看過的人們都異口稱奇，所以大家紛至沓來了。我的主子爲了自身的利益，不容任何人碰我一下，除了我的小保姆以外。爲的要避免危險，周圍的許多長凳都離開桌子有一段距離，讓我不至給他們摸到。但是，一個該死的學童却對準了我的頭部扔來了一顆榛子，幸而扔歪了一點，才沒有打中我。要不然，榛子的來勢那樣兇猛，而大小又幾乎就像是一顆小南瓜，它一定會打得我腦漿飛濺的。但是我却有幸親眼看到這個小流氓挨到了一場痛毆，而且給擡到外面去了。

我的主子當衆宣佈，準備在下次趕集的日子再來展覽。同時他也給我預備了一輛比較舒服的車

子。他是非應該要這樣做的，因為我受了這次路上的巔簸，又一共招待了八個鐘頭的觀眾，我弄得精疲力竭了，幾乎不能夠站得起來，也不能說出一句話。最少經過了三天工夫，我才恢復了我的體力。我在家裏也都沒有安寧的時候，因為附近百哩以內的上流人士聽到我的聲名，都跑到我主子家裏來參觀了。他們不會少過三十人（因為這個國家是人口繁庶的），每個人都帶着自己的太太和子女。我的主人要求在家裏展覽一次，要收取滿座的代價，雖然參觀的有時僅僅只是單獨的一家人家。所以有個時期，我雖然沒有給帶到市鎮上去，却每天也難得有個短短的安寧，（除了水曜日，因為這一天是他們的安息日）。

我的主子覺得我可以撈錢，於是決定要把我帶到國內的一些最大的都市。他準備了長途旅行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安排了家裏的種種事務之後，就告別了他的女人。一七〇三年八月十七日，也就是我來到這裏的兩個月光景，我們就首途前往首都。首都靠近着這個帝國的中部，距離我們的家裏約有三千哩。我的主子讓他的女兒跟他一道。她把我放在一隻箱子裏，扣在自己的胸前。她用一些頂軟的布料襯住箱子的四面，底下也墊得軟軟的，中間安上了她的娃娃的臥榻，儘量預備了衣服以及其他的必需品等等。我們只帶一個家裏的小廝，他帶着行李騎馬跟在我們的後面。

我的主子打算在沿途的所有市鎮舉行展覽，也準備走上附近五十哩一百哩遠近的村莊或大戶人家，只要那兒可以兜攬到主顧。我們每天只走一段短短的路程，不上一百五六十哩的遠近。因為我的小保姆有意體恤我，她總是訴苦說自己給巔簸得疲乏了。她常常順我的心意，讓我到箱子外面吸吸空

氣，觀賞鄉野的風光，不過她總是緊緊的抓住網在我身上的腰繩。我們經過了五六道河流；這些河流全比尼羅河或恒河深廣了幾倍；這裏就沒有一條河流會像倫敦橋附近的泰晤士河那樣的狹小。我們在路上走了十週；除了在許多村莊和人家裏頭展覽以外，我還給在十八個大鎮上展覽過了。

十月二十六日，我們到達了首都，照他們的話來說，這裏給叫做勞布拉格拉，意思是「宇宙之驕」。我的主子在京城的大街上找到了一所住處，離皇宮沒有多遠。他照例在各處張貼廣告，裏面儘情刻劃着我的儀容和本領。他借了一間寬約三四百尺的房子。他又預備了一張直徑六丈的桌子——我就在這上面表演。桌子上面還圍着一道高達三尺的欄杆，離桌邊也有三尺，防備我會跌到下面。我每天表演十次，讓大家驚奇叫好。現在我說他們的語言已經相當高明了，而且也完全懂得他們對我所說的一言一語。此外，我還學會了他們的字母，有時也可以解釋一兩旬句子，因為我們在家裏以及在旅途空閒的時候，我的小保姆都算是我的老師。她袋裏裝着一本小書，并不比撒生氏的地圖①大了很多；這原是許多小姑娘的一般讀物，裏面略略說明了他們的宗教，她就用這本小書來教我字母，解釋字義。

①撒生繪製的地圖算是當時英國的一張最大的地圖。譯者

## 第三章

每天不斷的辛勞，不到幾天，就叫我的身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的主子從我的身上賺得愈多，他的貪心也就愈大起來了，而我却完全失掉了胃口，幾乎只剩下了一把骨頭。這位農民看出了這個，以爲我不久一定會死掉的，於是他決定趕快地撈到一把。他正在這樣設想的時候，宮廷的頭頭卻派來了一位斯拉德勒爾——宣詔官——，吩咐我的主子要馬上帶我進宮，讓王后和女官們欣賞一番。有些女官早已看到過我了，而且都稱揚我的特殊的美麗、舉止和理性，王后和她的侍從都無限喜歡我的舉動。我雙膝下跪，請求親吻她的玉趾。但是等到我給放到了桌上之後，這位仁慈的王后却把她的小指伸來給我。我用一種最尊嚴的態度，張開兩臂抱住了小指，把指頭放在我的唇上。她問我幾個普通的問題，關於我的祖國和旅行的經過。我儘量簡明地回答了。她問我願不願意待在宮裏。我躬身直到桌面，誠惶誠恐地答道：我是我的主子的奴才，要是我可以隨意自處，我一定感到榮幸自己能佔有機會侍服王后。於是她就問我的主子是不是願意把我賣一個高價。我的主子料想我不會活過一月，所以他不惜把我放棄。他索價一千金幣，而且當場領到了這筆款項——每一個金幣大約有八百個葡幣那樣的大小；但是要是照這裏和歐洲兩地之間的各種東西的比例來說，這個數目在他們裏頭却不及英國的一千幾尼。之後我又向王后陳奏：現在我已經算是王后的最卑微的臣僕了，我請求洪恩，准許讓格蘭德



爾克列茨也留下替王后服役，照舊當我的保姆和教師，因為她一向都是非常關切而且和善地對待我，同時也知道怎樣妥當地照料我。王后馬上准許了我的請求，同時也很便當地徵到了農民的同意，因為他自然高興讓自己的女兒給選進宮闈來的。那位可憐的小姑娘自己也不禁喜形於色。我的舊主子退走了，他一面向我道別，一面表示他總算給我安頓了一個優美的差使。我沒有回答一句，僅僅對他彎彎腰算了。

王后看出了我的冷淡的態度，等到農民出去了以後，她就探問我這裏面的道理。我斗胆告訴王后，我並沒有受到我的舊主子甚麼恩惠，只除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沒有把一隻偶然在田上捉到的無害的小動物摔得頭破腦流罷了。但是這樁恩德，我早已給他厚報了：他把我貴國的一半地方展覽，他已經賺了不少的錢財，現在他又把我賣到了一筆價錢。我這一向的生活實在辛苦，簡直可以教一個精力比我强大十倍的動物送掉生命。由於每日整天不斷地勞碌，招待那些下流的觀眾，我的健康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損害。要不是我的主子想到了我有死掉的危險，殿下也就不會這麼便宜地交割了一次賣買。但是現在我處在這麼一個偉大仁慈的王后——自然的光輝，舉世敬愛，萬民悅服，人間的風凰——的庇護之下，我已經完全不虞受到任何的虐待，所以我希望我的舊主子的預料會成爲無稽之談，因為我已經覺得我的精神在殿下的無上莊嚴的人格感應之下恢復起來了。

這就是當時我說的一番話語，我說得十分不清而且支支吾吾。後面的一段完全依照了當地人士的特有格調，中間的一些詞句還是我的小保姆帶我進宮的時候傳授給我的。

王后很能原諒我的言語的不行；她倒十分奇怪這麼一個渺小的動物居然會有這樣的智慧和見識。她親手把我拿住，帶到國王那兒去了。國王剛剛從朝裏退到內廷。他是一位莊嚴穩重的君主。他先沒有看清楚我的樣子，只是隨口向王后問道，她幾時歡喜起了一隻斯普勒克納克。因為我覆在王后的掌上，他以爲我就是一隻斯普勒克納克。但是這位王后却有無限的機智和幽默，她只是輕輕地把我站在寫字桌上，要我自己向國王敘述身世。我簡單地說了幾句。我的**小保姆**待在門口，她真是一會兒也捨不得我離開她的。她給宣召了進來，說明了我到她爸爸家裏以後的一切經過。

這位國王的學識並不亞於他的治下的任何學者，他研究過哲學，特別是數學。但是我沒有開口之前，他仔細看看我的樣子，又看見我站着走動，他還以爲我是一個巧匠製造的鑄鐵之類的玩具（在這個國慶裏，這種技藝是十分發達的。）但是他聽到了我的聲音，而且又看我說得有條有理，他才不禁驚訝起來了。他不相信我說的關於我來到他的國境的經過情形，他以爲這不過是格爾德爾克列茨和她的爸爸編綴出來的故事，並且教我學上了一套談話，好把我賣一個更高的價錢。他根據自己的這種想像，於是又提出了一些別的問題，可是他還是得到了很有條理的答復，唯一的缺憾只是我說話帶着外地的口音，我的語言的知識沒有到家，而且也夾雜着在鄉下人家學到的俗話，和宮廷裏面的文雅風格有點杆格。

國王陛下馬上宣召三位循例值星的大學者。這幾位先生非常仔細地考察了一會我的樣子，却各有各的不同的見解。他們同意我不是按照自然的正常法則產生下來的，因為我沒有保全自己生命的能

力，我行動既不敏捷，而且也不會爬樹，不會挖洞。他們十分縝密的檢查過我的牙齒，他們認為我是一種食肉獸。但是四是動物大部分都比我強壯，而田鼠之類也比我來得靈活，所以他們都想想不到我究竟是怎樣維持生活的，除非我專吃蝸牛和別的昆蟲。可是他們做了一些學理的商討之後，却又認為這不是我能够做到的。中間的一位鑑定家似乎以為我一定是一個胎兒，或者是流產下來的。但是其他兩位却反對這種見解，他們發現我的四肢是完整的；他們還認為我已經活過了一些歲月，因為他們會經用顯微鏡看過了我的鬍鬚，他們分明看到了上面有無數短短的一根一根。他們也不承認我是一個矮子，因為我的矮小是無可比擬的，就說王后心愛的那個矮子，在這裏已經算是前所未聞的最小的矮子了，却也將近有三丈上下。經過長久的辯論之後，他們一致斷定我不過是「勒爾普蘭姆·斯克爾克特」，照字面翻譯出來，就是「自然的異象」。這種論斷完全吻合現代歐洲的哲學。現代歐洲的教授們都鄙視從前的那種遁詞，「隱祕的原因」，（亞里士多德的門徒曾經枉然冀圖使用這一個遁詞掩飾自己的無知，）他們已經發現了這種解決一切困難的奇妙方法，這實在是難以言喻的人類知識的進步。

他們下過了確定的斷語之後，我就請求申訴兩句。我向着國王陛下鄭重地說明，我是從另外的一個國家來的，那裏有幾百萬的男女，個個都像我一樣大小；那裏的動物、樹木和房子都是相稱的，所以在那裏可以自衛，可以謀生，就像陛下的人民在這裏一樣。這就是我給予那幾位先生們的議論的整個答復。他們聽到了這些，僅僅輕蔑地微笑一下，一邊却說那個農民已經把我訓練得滿好了。國王

倒有一種遠較高明的見地，他遣走了這幾個學者，然後又宣進了那個農民——他恰好還沒有離開城裏。他首先單獨的審問農民，然後再教他同我和小姑娘對質一番。於是，他開始覺得我們對他說過的一切可能是實在的。他要王后吩咐下面一定要對我特別關照，並且主張我的小保姆也應該繼續擔任照顧我的職務，因為他看出了我們彼此是非常要好的。他們給她在宮裏佈置了一所舒適的住處，委派了一席女教師負責她的教育，另外還派了一個宮女替她裝扮，兩個差役替她料理瑣事；至於照料我的任務却由她自己一手辦理。王后特地叫她的細木作照我的小保姆和我自己同意的樣式，製造了一只箱子，給當作我的臥室。這個木作是一個精巧不過的工匠，他依照我的意思，在三個星期裏頭給我搞好了一間木屋，大有十六方尺，高有十二尺，有幾扇玻璃窗子，有一道房門，兩間小室，就像一間倫敦的臥室似的。上面的天花板裝上了兩道鉸鏈，可以拉上拉下，就從這裏放進了一張王后的傢具工人替我弄好的床舖。我的小保姆每天親手把這張床舖拿到外面，到晚上再放進去，同時把屋頂鎖上。有一個憑着製造小巧玩具聞名的工匠替我造成了兩把椅子，都有靠背和靠臂，質料就像是象牙似的；他還替我作成了兩張桌子，都有一隻可以存放東西的櫃子。房子的四壁和天花板都墊得很厚，防備運送的人手一時大意發生了意外，遇我坐車的時候也可以減少震動的力量。我要求王后給我弄一把門鎖，免得讓老鼠竄了進來。一個鐵匠經過了多番努力，才弄成一把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頂小的鎖子，可是我倒覺得它比倫敦上流人家大門上面的門鎖還要大些。我生怕我的小保姆會把這一把鑰匙丟掉，我設法把它存在自己的口袋裏面。王后還吩咐徵集一些頂細的綢子，給我裁製衣服，這些料子倒也不比英

國的毛氈厚了多少，我穿著起來實在感覺得笨重得很，後來才算習慣下來了。這些衣服都是照這裏的款式做的，有點像波斯的服裝，也有點像中國的服裝，倒也十分的大方而且合式。

王后很喜歡同我一起；要是我不在她的面前，她甚至會吃不下飯。我有一張桌子，放在她吃飯的桌子上面，就靠着她的左肘；我也有一張椅子。我的小保姆站在一張矮凳上，貼近着我的桌邊，照應我的飲食。我有一整套銀製的盤碟和其他必需用具；這些用具要是跟王后自用的比較來說，并不比我在倫敦玩具店看到的專供娃娃房裏陳設的用具大了多少。我的小保姆把這些東西裝在一隻銀盒裏，放在自己的口袋裏頭，到吃飯的時候就拿出給我；她還常常親手把這些東西洗滌干淨。同王后一道進餐的只有兩位公主，大的十六歲，小的才十三歲零一個月。王后常常檢了一塊肉擱在我的碟子上，我自己切着吃掉了。她的興趣就是要看我一點一滴地吃着東西。至於王后自己（她的確是胃口不好的），她一口却可以吃下一打的英國農民在一餐裏頭能够吃下的份量。這有時會教我看惡心。她會連肉帶骨地咬着一隻雲雀的翅膀，雖然一隻雲雀却够有九隻長的火雞那樣大小。她吃的一口麵包就像是兩隻價值十二便士的麵包。她用的是一隻金的酒杯，她一口可以喝下一個霍格茲海以上。她的餐刀有兩把裝着刀柄的鑷刀那樣的長短。那些湯匙、刀叉以及其他的用具也都照着這樣的比例。我記得我的小保姆有一次帶我參觀宮裏另外一席的進餐情形，當時有十幾把這樣大小的餐刀和叉子一齊揮動着。我覺得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可怕的場面。

● 霍格茲海 (hogsherd)，英國液量的名稱，等於五·二五加侖。譯者

這是他們的習慣，每逢水曜日（我已經說過，這一天是他們的休息日），國王王后以及他們的王子公主就要在國王的內宮一起進餐。現在我也變成了國王的一個寵臣，所以遇到了這種宴會，我的椅桌總是給擺在他的左手，擺在一隻鹽瓶的前面。他喜歡同我談話，查問歐洲的風俗、宗教、法律、政治和學術等等；我也儘量地給他一個完滿的答覆。他的理解十分清楚，他的判斷也十分準確，所以他都會把我說過的一切好好地考慮一番。但是，我承認，他的教育讓他的偏見太深，所以每次我說到我的親愛的祖國，我們的貿易，我們的海陸戰爭，我們的宗教派別，我們的政治黨派，而說得稍為囁嚅的時候，他總是不禁要用右手把我攔住，用左手輕輕地撫拍着我，盡情地狂笑了一陣，然後就接着問我，我究竟是一個自由黨或者是一個保王黨。之後，他又轉頭向着站在背後的首相（首相的手裏拿着一根白色的節杖，將近有一「皇權號」的主僮那樣長短），一邊說道，人類的虛榮是多麼可鄙的一回事，像我這樣渺小的虫子也居然會學上這麼一套。不過他接着還說，「我敢斷言這些傢伙也有他們的爵位和官銜；他們建造小小的巢穴，他們就叫做房屋和城市；他們也穿衣戴帽；他們親愛，他們打架，他們吵鬧，他們欺詐，他們叛逆。」他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可是我聽到了我們的高貴的國家，藝術和戰爭的女神，法蘭西的鞭策，歐洲的仲裁者，道德、倫常、榮譽和真理的寶座，人世的驕子和寵兒，竟然受到了這樣的侮蔑，我的臉色不禁變化了幾陣。

但是我的處境却不能反抗這種損害，所以經過幾度的熟思之後，我就開始懷疑我究竟是不是受到了損害。幾個月以後，我熟習了他們的儀容和談吐，我看到了我所見過的一切東西也大小相稱，因而

我起先對他們的身材面貌感到的那種恐怖也就消除了；那個時候，要是我見到了一羣英國的紳士小姐，打着華貴的裝飾，穿著壽星的禮服，擺出種種的架子，高視闊步，鞠躬敬禮，空談高論，說一句老實話，我倒一定會嘲笑他們，就像這位國王和他的公卿大臣鄙笑我似的。王后還常常讓我站在她的手掌上，對對鏡子；我們倆個人的全身就同時出現在鏡子裏面——這時候我也不禁自笑起來了。甚麼也不比這樣的對照更加滑稽。我確實開始幻想自己的身材縮小了好幾百倍。

頂教我氣憤的倒是王后手下的那個矮子。因為他是這裏空前矮小的角色（我猜他的身長還不及三丈），所以他看到了一個比他矮小許多的人物，他就橫蠻起來了。每一次我站在王后客廳的桌上同大官貴婦接談的時候，他老是擺出高傲的神氣，打我的身邊走過，而且總不免要冷言冷語地笑我渺小。我只能噉他一聲老哥，惹他打架，來給他一個報復。這一類的言來語去早已給那些宮闈口角習上口了。一天晚餐的時候，這個惡毒的小子恨死了我說的一句話，就趁我安然坐着的當兒，爬上了皇后的椅背，把我攔腰握住，扔到一只盛着牛酪的銀碗裏頭，然後連忙跑掉了。我給淹得過頭過耳了。要不是我是一個高明的游泳家，那一定要危險萬狀了，因為當時我的小保姆恰好走到了房裏的另外一頭，而王后自己却嚇得不知所措了。幸而我的小保姆跑了過來，把我救起，不過我也已經瞞下了一夸爾的牛酪了。我給放到了臥榻上面。不過我除了犧牲了一套衣服以外倒也沒有受到了別的傷害；我的衣服弄得醜極了。那個矮子挨到了一場重打，而且還被罰要喝掉那碗牛酪。從此以後，他永遠失掉了王后的寵幸，不久也就讓王后加賜給一位貴婦去了。我非常高興，我以後始終沒有再見到他了，因為我很

難說定這個惡毒的小子以後還會採取怎樣極端的報復手段。

這個矮子早就開過我一次玩笑。那樁事情惹得王后大笑了一場，不過同時她也非常地生氣，要不是我好心替他求饒，她早已馬上把他攆走了。有一天，皇后挾到了一根骨筒，放在自己的盤子上，敲出了裏面的骨髓，之後又把骨筒放回碗裏，照着原來的樣子豎在裏面。這時候，我的小保姆剛巧上食器架那兒去了，矮子看中了這個機會，馬上上了我的**小保姆**站的凳子，一手抓住了我的雙手，一手捏緊了我的兩腿，把我的兩腳塞進到骨筒裏去，一直塞到了我的腰部。我在上面呆了一會，而且現出了一種非常滑稽的姿態。我相信將近有一分鐘光景，才有人發現了我的遭遇，因為我覺得喊叫決不是我幹的事情。幸而君主們很少要吃燒熱的菜肴，所以我的兩腿倒沒有受傷，只是襪子和短褲全給弄得壞了。這個矮子多虧我替他講情，才沒有受到處罰，僅僅管到了一陣重打。

王后常常譏笑我胆小，她常常問我，我的同胞是否都是像我一樣偉大的懦夫。經過是這樣的：這裏一到夏季就有很多的蒼蠅，一個個都有鄧士特布的雲雀那樣大小，在我坐下吃飯的當兒，牠們總是在我的耳邊嗡嗡不休。有時他們還會站到我食物上面，撒下了教人作嘔的蠅糞或卵子。這些東西，這裏的土人是看見不到的，但是我倒看得清清楚楚，因為他們觀察較小的東西不及我來得犀利。牠們還常常站到我的鼻子或額頭，很痛的刺我一下；那種氣味難聞極了，原來牠們已經在那裏黏上了一些膠質。據我們的自然學者告訴我，就因為有這種膠質，牠們才能够倒吊在天花板上面爬動。我簡直無法對付這些可厭的傢伙；牠們一跑到我的臉上，我總不禁要嚇得一跳。那個矮子常常抓着一把這樣的飛



虫，像我們的學童似的，然後再猛然在我的鼻子底下放掉，來嚇我一下，同時也讓我們的王后高興一番。我的辦法就是趁着牠們正在飛舞的當兒，用我的刀子把牠們砍成碎塊。我的手段大大受到了他們的欣賞。

我記得一天早上，我的小保姆照例把我的箱子擱在窗檯上（因為我不敢讓我的箱子給吊在窗子外面的釘子上，像我們英國人吊鳥籠似的），讓我吸吸空氣。我剛剛拉上一面窗子，坐在桌上吃一塊甜餅，當做早餐，忽然有二十隻以上的蜜蜂給這個氣味引來了，飛進了我的房裏，那種嗡嗡的聲音超過了二十架風琴的彈奏聲音。牠們有的抓住了我的餅子，零零碎碎地搶走；有的却嗡嗡營營地在我的頭上臉上飛舞着，教我提心吊膽的生怕給牠們螫了。不過我還是有勇氣站了起來，抽出身上的腰刀，就空中欲殺牠們。我殺了牠們四隻，剩下的都飛起跑了，然後我馬上關上了窗子。這些飛虫都有鷓鴣那樣的大小；我拔下了牠們的尾刺，我發現一個個都有寸半的長短，而且也尖銳得像針子一樣。我很小心地把這些針刺全部保存了下來；後來我還把這些東西跟其他的奇珍異物，在歐洲的幾個地方展覽過幾次；回到了英國以後，我把其中的三枝送給格勒善學院，自己留下了一枝。

## 第四章

現在我想向讀者簡單的敘述一下我走過的這裏首都周圍兩千哩以內的情形。因為我服侍的這位王后每次陪伴着國王出巡，都只走到這麼遠的路程就停留下了，然後就待在那兒等候國王巡視過邊疆回來。這位國王的全部領土，長約六千哩，寬約三五千哩。所以我不能不下一句這樣的斷語：歐洲的地理學者以為日本與加里福尼亞之間只是一片海洋，這實在是極大的錯誤。我一向認為這裏一定有一塊相稱的陸地和韃靼大陸保持平衡。他們應該改正他們的地圖和海圖，把這一塊廣漠的陸地接上美洲的西北角。在這件事情上，我準備儘我的力量贊助他們。

這裏是一個半島，東北方面橫互着一列高山，高達三十哩，頂上有許多火山，所以是絕對無法翻越的。這裏頂有學問的學者都不知道這一系列高山以外究竟居住着怎樣的人種，也不知道那邊究竟不是根本就沒有住民。其他三面都面臨着大洋。全國就根本沒有一個海口；許多河流入海的沿海各處全是無數尖銳的岩石，而海面又總是波濤洶湧的，以致沒有一個人敢在這裏用過一隻最小的船隻，所以這裏的人民就完全同世界的其他各地斷絕了一切往來。但是在許多大河上面却充斥着不少的船隻，而且也盛產着許多好魚。他們很少在海上撈魚，因為海魚的個子同歐洲的魚類大小一樣，所以也就不值撈了。由此可見，造物只限在這個大陸上產生那樣龐大的動物和植物。至於這究竟是甚麼道理，

我只有讓哲學家決定去了。不過他們有時也會撈到一隻不幸撞住了岩石的鯨魚，於是一般平民也就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頓。據我知道的，那些鯨魚都是很大的，一個人就難得背得起來。有時爲了好奇的緣故，這些鯨魚也給用籃子裝着，運到他們的首都；我就見過一隻這樣的鯨魚，擺在國王席上的一隻碟子裏。這算是一件珍品，但是我却看不出他喜歡這個。我以爲那樣龐大的確會教他討厭，雖然我在格林蘭還見過更大的一條。

這裏的人烟十分稠密。這裏一共有五十一個都市，和將近一百所城鎮，另外還有很多的村莊。我光把首都的情形敘述一下，大約也就夠滿足好奇的讀者了。這座都市差不多平分做兩個部分，站在一條穿過這兒的大河兩岸。裏面有八千座以上的房子，有六十萬左右的居民，這裏的面積，照我親身在地圖上面測量的結果，長有三個格朗蘭（一個格朗蘭大約等於五十四英里），寬有兩個半格朗蘭。國王特地吩咐我把地圖鋪在地上，估據的地面有一百尺光景；我打着赤足，步測了幾回直徑和周邊，而且還使用比例尺算了一下，我量得十分的準確。

這裏的王宮並不是一所巍峨的大廈，而是一堆很多的房屋，方圍大約有七哩左右。主要的房子一般都高達二百五十尺光景，長闊相當。我的小保姆和我享用了一輛馬車；她的教師常常帶着她坐上了這部車子，上街遊玩。我總是給放在我的箱子裏頭，陪她們一道出去。經過各條街道的時候，我的小保姆常常順我的意思，把我拿到箱子的外面，拿在她的手上，讓我可以更方便地觀看那些房舖和市民。我估計我們的車子大約有威斯敏特大廳那樣的大小，但並沒有那樣的巍峨，不過我也不能夠估計

得十分準確。有一天，那位女教師吩咐車夫在幾家舖子的面前停留下來。這時候，許多乞丐就趁着機會擁到了車子的周圍；這給我一些極端可怖的感覺，一個歐洲人是絕對不會看到這樣的景象的。有一個女的，胸口上長了一個毒瘤，大得怕人，上面全是窟窿，有兩三個窟窿我簡直可以爬得進去，把整個身體藏在裏頭。有一個男的，額子上長出了一個包包，比五個羊毛包還要大些；還有一個人裝着一對木腳，每根木腿都有二十尺左右。但是，最可怕的還是那些爬在他們衣服上頭的虱子。我可以把我的肉眼，清清楚楚的看出牠們的肢體，比在顯微鏡下面觀察歐洲的虱子還要清楚。我看到了牠們的嘴巴，就像是豬嘴似的吸着人血。我還是初次看到這樣的虱子，要是我有適當的工具（可惜我把這些工具丟在船上了），我倒滿有這樣的興趣，拿一個來解剖一下，雖然牠們的樣相的確難堪，甚至把我胃裏的東西全翻出來了。

除了我平常居住的大箱子以外，王后還叫人替我造成了一口較小的箱子，以便旅行。大的一個擺在我保姆的膝頭上面多少太大了一點，放在車上也顯得笨重。這口小箱還是由原來的工匠製造，全部的設計却由我給他指導。這一只旅行用的房子是正方的，三面的中央都安上一扇窗子，窗外還配上鐵絲格子，防患在長途的旅行上發生意外。第四面不裝窗子，只安上兩個牢固的鐵環；要是我想騎馬的時候，帶我的人手可以在鐵環上攢上了一根皮帶，再把皮帶叩在自己的腰上。每一次我陪侍國王和王后出巡，或者是出去遊覽花園，或者是拜會大官和貴婦（因為我很快就受到了那些達官貴人的賞識，我以為這多半是由於王上王后的寵幸，倒不是因為我自己有甚麼長處，）如果剛巧碰上了我的小保姆

生了毛病，那麼照顧我的這一樁差使一定付託給一個穩健可靠的僕役。在旅途上，我坐車坐得累了，一個騎馬的僕人就會把我的房子扣在身上，擱在前面的一只墊子上；我也可以從三面的窗子上飽覽三面的田野景色。在這個房子裏頭，我有一架行軍床，一張吊床，兩把椅子和三張桌子；椅子和桌子都用螺絲釘牢牢地釘在地板上，免得在車馬顛簸的時候翻來倒去。因為我過慣了海上的生涯，這種震動雖然有時也非常猛烈，倒並不致我感覺到十分難過。

我想上街遊覽的時候，我總是待在旅行的房子裏頭，讓我的小保姆擱在她的膝蓋上，坐上一頂當地的款式涼轎，由四名轎夫抬着，後面跟着王后的兩個侍從。那些常常聽過我的聲名的老百姓，總是十分好奇他圍住轎子。我的小保姆和靨得很，她會一邊吩咐轎夫把轎子停住，一邊把我拿在自己的手裏，讓大家都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我極想參觀一次這裏的大寺，特別是裏頭的寶塔，那算是全國最高的一座。一天，我的保姆果然把我帶去了。但是我可以坦白的說，我失望而回了，因為從地面直到最高的尖頂，算來還不到三千尺光景，照他們的身材和我們歐洲人的身材的差別說來，這並不是甚麼值得稱道的事情；照比例來說，這還不如薩里茲波立的尖塔（要是我記得正確）。但是這個國家我是銘感無說的，我不便妄加菲薄，我可以說這一座名塔雖然是不够巍峨，却實在是建造得十分美麗而且雄偉。牠的牆壁將近厚有一百尺光景，都是用磨光的石頭疊成的，每塊石頭大約有四十五方尺大小；周圍的牆壁上面有許多神龕，裏面裝上了神明和帝王的大理石彫像，比實在的人體還要高大。有一座石像掉下了一根小指，沒人理睬

地擱在垃圾堆上面；我把牠量了一下，整整長有四尺零一寸光景。我的小保姆用一條手帕把這根指頭裹了起來，放在口袋裏帶了回去，同其他的玩具擺在一起。她也像同樣年齡的孩子們一樣，非常喜歡這些玩具的。

這位國王的廚房的確是一座高貴的建築物，屋頂是弧形的，高約六百尺左右。裏面的大灶并不頂大，比聖羅保教堂的圓頂還小了十個步尺（我回來以後特地到那兒量了一下）。但是要是我說到了這座廚房裏頭的爐子，大鍋和大壺，燉叉上面的肉片等等，大家也許不會相信了；一個嚴謹的批評家也最少會以為我誇大了一點，就像許多旅行家常常受到人家的懷疑那樣。爲了避免這樣的責難，我擔心我已經向另外的一個極端走得太遠了。要是這一部遊記一旦翻成了博羅布丁納文字，傳到那兒，那位國王和他的人民一定會憤憤不平，說我侮蔑了他們，把他們說得不像，把他們都說小了。

這位國王很少在他的馬廄裏頭查上六百匹以上的馬匹。這些馬匹大都高達五十四尺到六十八尺以下，但是他在節日出巡的時候，他總是隨帶着五百名騎衛，壯壯觀瞻。我還沒有看見過他們的陸軍演習以前，我的確覺得這是生平僅見的第一壯觀。關於陸軍演習的情形，以後我再找一個機會來說吧。

## 第五章

要不是我身材矮小，以致鬧出了幾樁滑稽而又麻煩的事情，我在這兒一定會過得滿好的。現在我來說出幾件這類的事情吧。我的小保姆常常把我放在較小的箱子裏頭，帶我到宮裏的幾座花園裏遊玩；她有時把我拿在手上，有時也把我擱在地上，讓我走走。我記得有一天，那個矮子還沒有給皇后攆走，他也跟着我們上那兒玩去；我的小保姆把我放在地上，她同我靠得頂近，我們走到了幾棵矮矮的蘋果樹附近。我一定要賣弄一下自己的聰明，說了一句雙關的下流話。這句話在他們的嘴裏恰恰跟我們的一樣。於是乎，那個鬼傢伙抓住了一個機會，趁我走在一棵蘋果樹底下的時候，搖動着這棵蘋果樹；十幾顆蘋果，一顆顆都有布裏斯它爾的大琵琶桶那樣大小，紛紛在我的腦袋周圍掉了下來。有一顆蘋果就在我彎身下去的當兒打中了我的背上，把我直打得仆到地上。幸而我倒還沒有受傷。那個矮子由我的請求，也受到了寬恕，因為這件事情算是我自己挑惹起來的。

又有一天，我的小保姆把我擱在一塊柔軟的草地上頭；讓我自己玩玩，而她却陪着她的教師到別處去了。這時候，天上突然下起了一陣猛烈的冰雹，我馬上給打倒到地上去了。我倒在地上的時候，電子就毫不留情地打擊着我，渾身上下就像給網球打中了似的。不過，我連忙爬着，躲到一列矮矮的檸檬樹底下，仆在那兒。但是我渾身上下已經都受了重傷，以致有十天光景我就不能夠出門一步。這

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造物在這個國度裏的一切設施都是照着同樣的比例，這裏的一顆電子就將近有歐洲的一千八百倍那樣大小。我可以憑我的經驗證實這個，因為我當時非常好奇，我曾經把牠們秤過量過的。

在這座花園裏，我還遇到過一件更加危險的事情。我常常要求我的小保姆把我攔在一塊安全的地方，讓我可以自由自在。有一天，爲了省得攜帶的麻煩，她把我的箱子留在家里；她相信她已經把我攔在一塊安全的地方，就陪着她的教師和幾個要好的宮人到園裏的別處去了。正當她不在跟前而且也呼喊不到的時候，一位花園總管的一匹雪白小獵狗却偶爾跑到園裏，蹣跚到了我躺着的地上。牠聞到了我的氣味，就一直走了過來，把我啣住，奔到牠主子那兒，擺擺尾巴，再把我輕輕地擱在地上。微倖得很，牠是一匹受過良好訓練的獵狗，我讓牠啣在齒間，卻沒有受到一點輕傷，甚至也沒有撕破衣服。那個可憐的花園管理却嚇了一跳，他本來就認識我的，而且待我也十分和善。他用雙手把我慢慢地捧起，而且還向我請安。但是我嚇得那個樣子，而且也透不過氣來，我簡直不能夠說出話來。過了幾分鐘，我恢復過來了，他也小心翼翼地把我送到我的小保姆那兒。這時候，她剛剛回到起先把我擱着的地方，她看不到我，喊也得不到回應，正焦急極了。她爲了那隻狗，把花園管理嚴斥了一頓。不過這樁事件給隱瞞起來了，始終沒有讓宮裏知道，因爲小姑娘怕王后生氣，而且，老實說，我也覺得這樁事情傳了出去，也並不是甚麼好聽的一回事。

這件事情教我的小保姆下了決心，以後絕對不讓我離開她的監視。我早就擔心這樣的決定，所以



我總是我單獨遇到的一些細小的不幸事故瞞過了她。有一次，一隻在花崗石頭盤旋的鷹鳥向着我俯衝下來。要不是我果決的抽出腰刀，一面跑到一層繁密的樹棚底下，牠一定早已把我攫走了。又有一次，我走到一堆新的巖鼠丘上頭，跌到了那個畜牲挖空了的洞洞裏頭，只露出一個腦袋。我只好編織了一篇不值得一記的說話，掩飾自己弄髒了的衣服。我還撞上了一隻蝸牛的壳子，跌壞了右邊的脛骨——當時我一個人走着，一心正在想着可憐的英國。

在我單獨散步的時候，那些小鳥不見得有一點怕我，只管在離我不到一碼的周圍跳來跳去，尋覓着虫子和別的吃的東西，樣子顯得十分的安詳，似乎根本就沒有東西靠近着牠們——我真說不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究竟感到了高興還是難過。我記得一隻畫眉竟然敢用牠的喙子，從我的手上搶走了一塊我的女保姆給我充當早餐的餅子。要是我打算捕捉牠們，牠們都會很勇敢地向我反抗，打算啄我的指頭；我總不敢把手伸到牠們可以啄到的地方。之後，牠們又會毫不在乎轉身過去，一跳一蹿地照樣搜尋着虫子和蝸牛。但是有一天，我拿了一根粗大的短棒，憑着渾身的氣力，確巧擊中了一隻紅雀，把牠打倒了；我用雙手抓住了牠的頸子，興高彩烈地跑上我女保姆跟前。可是這隻小鳥僅僅是暈了下去，一會兒就蘇醒過來了；雖然我把牠抓住，離我有一臂的距離，不讓牠的爪子碰到我，牠却用牠的兩隻翅膀敲打着我的耳光和兩脅，所以我一再想把牠放掉。幸而我們的一個僕人把我救住了，他把這隻鳥兒的頸頸絞斷了。第二天，憑着王后的旨意，我把牠當了大餐。照我能够記得的，這隻紅雀似乎比一隻英國的天鵝還要大些。

宮裏的女官常常邀請我的小保姆到她們的房間裏去，並且希望她帶我同去，因為她們都喜歡看我，喜歡摸我。她們常常會把我剝得精光，讓我筆直地躺在她們的胸上。老實說，我就非常討厭這一種勾當，因為她們的皮膚有一種十分難聞的氣味。我提到這件事情并不是要刻薄這些高貴的婦女，我對她們是無限尊敬的。不過我總覺得我的感覺比較敏銳，跟我的個子的矮小恰恰相稱。再則，在她們的情人眼裏，在她們彼此之間，這些漂亮的人兒，並不見得有甚麼特別討厭，就像我們在英國看到了同類的人兒一樣。總之，我覺得她們的天生的氣味還比較忍受得住；她們一旦用起了香料，那我就會馬上昏倒下去了。我還沒有忘記，在列列普特的時候，一個熱天，我做了一陣運動之後，我的一個好友很坦白地說我的身上有一種很強的氣味，其實我在這一點上並沒有什麼毛病，就跟大多數的男人一樣。不過，我想他對我的嗅覺的敏銳，就好像我對這裏的人民一樣。這裏，我不得不對我的女主王后和我的小保姆格蘭德爾克列茨說一句公道話，她們的身上都很有香的，跟任何一位英國的小姐完全一樣。

我在這些女官裏面（當我的小保姆領我看望她們的時候）最覺得難過的，就是她們接待我一點也不講禮貌，好像我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東西。她們會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脫得精光，會在我的面前穿上一件褻衣；這時候我就給擺在她們的梳妝台上面，正對着她們的赤條條的身子。我相信，在我看來，這決不是甚麼動人的景象，也不會引起激動，只是教人感到了恐怖和厭惡。她們的皮膚顯得那樣的粗糙，而顏色又是那樣的複雜；靠近一看，這裏那裏都會有盤子大小的黑痣，上面吊着的痣毛就比麻繩

還要粗大，至於她們身上的其他特色姑且不必多說了。我在旁邊的時候，她們也會毫無顧忌地在一口可以裝下三罈<sup>①</sup>以上的容器上，解掉她們喝下的東西，分量最少有兩個霍格茲海。這些女官裏頭最漂亮的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她常常讓我騎在她的乳頭上，另外還弄出了許多別的花樣——關於這些事情，我只好請讀者原諒，恕我不加詳述了。我覺得不高興，所以我要求我的小保姆造出了一些理由，免得再同那一個少女見面。

有一天來了一位年青的紳士，他是我保姆的教師的姪兒，要她們去參觀殺頭。那天殺的是一個男人，他謀殺了這位紳士的一個摯友。我的保姆給他們勸去了，這實在不是她自己的情願，因為她生成是心腸軟的。至於我呢，我雖然并不喜歡這一類的景象，可是我的好奇心却勾引我去觀光一下，我以為那一定是一樁很不平凡的事情。那個犯人給綁在一張椅子上，擱在一座特地搭起的刑台上面。一口長約四十尺的刀子砍了一下，犯人的腦袋就給砍下了，動脈管和靜脈管噴出了大量的鮮血，噴得很高，就是凡爾賽宮的大噴泉也都比不上。人頭掉在刑台的地板上面，跳了起來，也把我嚇了一跳，雖然我距離那兒最少有半個英哩的遠近。

王后常常聽我說到航海的事情，在我鬱悶的時候還替我想出種種消遣的辦法。有一天，她問我會不會駛帆或划槳，稍做一會划船的運動會不會損傷我的身體。我說，這兩件事情我都還會；雖然我的專業是船上的內外科醫師，但是遇到困難的時候，我也得担任普通水手的工作。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在

① Tun, 英國液量名，一單位等於二五二加侖。

他們這裏划船，因為這裏一艘最小的艇子就像我們的一隻一等戰艦，在他們的江河裏面根本就沒有一艘我可以駕駛的艇子。王后說道，要是我設計一艘艇子，她手下的細木匠一定會做得出來，她還可以替我佈置一個划船的場所。那個木匠是一個精巧的工匠；在我的指導之下，他花了十天工夫造成了二隻遊艇以及一切的配備，可以容下八個歐洲人。艇子造成了之後，王后高興極了，她就用衣擺捧着艇子，到國王那兒去了。國王叫人把小艇放到一口水槽裏，把我擱在艇子上，試驗一下。但是，因為裏面的地方小了，我無法運用那兩把小槳。幸虧王后早已想出了一種辦法。她叫那個木匠造一口水槽，長有三百尺，寬有五十尺，深有八尺；爲了防備漏水，上面還塗上瀝青；放在宮殿外間房子靠牆的地板上面。水槽靠底的地方裝了一個放水管，準備水髒的時候把水放掉；兩個僕役可以在半個鐘頭裏頭再把它裝滿。我常常在那裏划船，讓自己消遣，同時也讓王后和她的女官們高興高興。她們都十分賞識我的技巧。有時候，我會張起了帆子，之後，我就只管着把舵，讓那些女官用扇子替我扇風。她們累了的時候，就會有幾位小廝用他們的口氣吹着帆子，我就憑我的高興，左旋右轉，顯出自己的本領。划過了之後，我的**小保姆**總是把小船拿到了她的房裏，掛在釘子上晾着。

在這種運動上，我出過一回岔子，險些送掉了生命：一個小廝把我的小艇放進了水槽以後，那位陪着我的保姆的女教師自告奮勇地把我提起，準備望艇上放下，而我却突然從她的手頭滑了下來。要不是微天之棒，一根別在這位貴婦胸衣上頂的大針把我擋住，我一定會跌到四十尺以下的地板上去。那枝針頭插在我的襯衣和褲帶的中間，我就這樣給擱腰吊住，一直到我的**小保姆**跑來把我救下的時

候。

又有一回，一個僕役（他的職務是每隔三天給水槽換一次清水）太過大意了，（沒有看見，）讓一隻大的青蛙從水桶跳到水槽裏去了。牠一直躲在水底；等我上船了以後，牠却發現了一個休息的所在，爬上了艇子，教小艇傾斜得十分厲害，逼得我要用全身的重量壓住小艇的另外一邊，才沒有讓小艇翻下去。青蛙上來了以後，一跳就是半船的距離，接着就在我的頭頂上跳來跳去，弄得我的臉上衣上全沾上了討厭的黏液。牠的龐大的樣子把牠弄成了世上第一難看的畜生。不過我還是要求我的小保姆讓我單獨來對付牠。我用了一根小槳，揍牠一頓，到底逼牠跳到小艇的外面去了。

不過，我在這裏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險，還是由一隻猴子闖了出來的。牠是一個廚房的管事參養的。有一天，我的小保姆有事出去了，也許是拜望甚麼人去了，她把我關在她的房子裏。那天的天氣很熱，房子的窗戶以及我平常住的較大箱子的窗戶，通通打開了。我靜靜地坐在桌邊沉思着，我却聽到有甚麼東西碎的一下從房子的窗子上跌了下來，在房裏跳來跳去。我雖然十分驚慌，我還是坐着不動，向外面探望了一下。接着，我就看到這個俏皮的傢伙，在那裏跳上跳下，最後跑到我的箱子的前面來了。牠看着我的箱子，樣子顯得十分的高興，十分的奇怪，而且還在門口和各個窗口上探頭探腦。我躲到我的房子（或箱子）的最遠的一個角落，但是那個猴子到處瞭望着，把我嚇昏了，居然就沒有想起躲到我自己的床下——這本來是容易做到的。牠探望，啣嗽了一會以後，終於發現到我了。牠就像貓逗老鼠似的，從門口伸進了一隻猴掌。儘管我閃來躲去，牠最後還是抓住了我的衣擺。

（這是用這裏的絲綢作的，又厚又牢），把我拖出來了。牠把我抱在牠的右邊的前腳上，就像一個保姆抱持着一個小孩要給它喂奶似的；也正像我在歐洲見過的猴子懷抱着小貓一樣。我一想掙扎，牠就捏得更緊，所以我覺得還是依順牠來得上算。我充分相信牠把我當做了牠的同類的幼兒，因為牠常常用另外的一隻猴掌輕輕地撫拍着我的臉孔。牠正在玩得高興的時候，房子的門口却傳來了一陣響聲，把牠打斷了，好像有人在開門似的。於是乎，牠馬上跳上剛才打那兒進來的那個窗口，然後就用三隻腳爬住，一隻腳抱住我，爬上了鉛板和承窗，一直爬到隔壁的屋頂上去。當牠抱我出來的時候，我聽到我的女保姆尖聲叫喊了一聲。這位可憐的小姑娘幾乎瘋狂起來了。宮裏的這個角落一時哄動了起來，許多僕役都忙着尋找梯子。宮裏的幾百個人都看到那隻猴子坐在一座屋脊上，一隻前腳就像抱一個小孩似的把我抱住，一邊却用另一隻前腳餵我，把從猴袋裏頭擠出的東西硬塞到我的嘴裏；我不吃，牠就輕輕地撫拍我。下面的人衆看到了這種情形，也都不禁大笑了起來。我決不以爲他們是應該挨罵的；因爲，毫無問題的，那種景象，除了我自己以外，誰都會覺得是滑稽透頂的。有人扔上了幾塊石頭，希望把猴子趕下，但是這種行動立刻受到了嚴格的禁止，要不然，我的腦袋非常可能早已給打得骨碎腦流了。

後來，有幾座梯子架好了，跟着幾個人也爬了上來。猴子看到了這種情形，覺得自己幾乎給包圍住了，同時因爲三隻腳跑得并不快，就把我擱在屋脊上面的一塊瓦片上，溜起跑了。這裏距離地面有三百碼光景，我在這裏坐了一會，時時刻刻都可以給風吹了下去，或者因爲自己的頭昏眼花而跌倒

下去，從屋脊滾到屋簷。幸而我的保姆的一個跟班，一個最忠實的小廝，爬了上來，把我放在他的褲袋裏，平安地帶我下來。

我幾乎給猴子塞進喉嚨裏的髒髒東西哽住了，幸而我的親愛的小保姆用一根細針把這些東西從我的嘴裏剔了出來，接着我又吐了一陣，這才教我舒服了起來。但是那個討厭的畜生捏壞了我的兩脅，弄得我十分萎頓，我只得在床上躺過了兩個星期。國王、王后以及滿朝的官員都天天派人探問我的病況，王后自己還親身來看我幾回。那隻猴子給處死了，而且上面還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宮裏再養這樣的畜生。

我復原了以後，我跑去朝見國王，答謝他的隆恩。他很開心地就這件事情把我調侃了一陣。他問我躺在猴子懷裏的時候，我究竟做何感想；我覺得猴子給我的食物味道怎樣，他優我的方法怎樣；屋頂上頭的新鮮空氣是不是改善了我的胃口。他很想知道要是在本國遇到了這種事情，我會怎樣的應付。我告訴國王，我們歐洲根本就沒有猴子，除非從別處帶到那兒給人家觀賞；那些猴子的個子很小，要是牠們胆敢向我進攻，我可以同時對付牠們十二個光景。至於我最近碰上的那隻龐大的畜生（牠的確有一隻象那樣大小），要不是我嚇得慌了，沒想到用我的腰刀（我說的時候，提出了睥睨的神氣，一手還按住刀柄），那麼當牠伸手到我房裏的時候，我一定可以給牠一個很重的創傷，教他會乖乖的縮手回去，比伸手還來得快當。我用一種堅定的語調說着，好像生怕別人會懷疑自己的勇氣似的。可是我的說話並沒有發生別的作用，僅僅惹起了哄堂大笑，他們（國王的左右）對國王的恭謹態

度也不能教他們忍住不笑。這教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一個人要在一羣不可比匹的人物裏頭炫耀身價，那實在是枉然的。可是我回國以後，我却常常在歐洲看到像我自己那樣的行徑：一個下賤的小角色，沒有一點點門第、人品、智慧或常識，也居然胆敢睥睨一切，胆敢跟國內的最偉大人物分庭抗禮。

我每天都供給宮闈一些笑話。我的**小保姆**雖然非常地愛我，可是我一旦做出了一件傻事，她以為可以教王后開心的，她一定嬉皮笑臉地向王后報告一番。這位小姑娘有一次稍感不適，她的教師就帶她到離城三十哩的地方（約略有一點鐘路程），換換空氣。她們在一條田裏的小路旁邊下車。我的**小保姆**把我的旅行房子擱在地上，我就走出來溜躑溜躑。路上有一堆牛糞，我一定要試試我的能耐，要跳躍過去。我跑了一段，可是不幸却跳得太短，剛剛跳到牛糞的當中，一直陷到了我的膝頭。我費了許多氣力才爬了出來；一個跟班又用自己的手帕盡量地把我擦擦乾淨。因為我弄得一身醜態，我的**小保姆**就把我關在箱裏，一直到回家以後。王后馬上知道了經過的情形，那個跟班也把這樁事情在宮裏到處傳播，結果在好幾天裏頭，大家全都把我當作了一個笑料。



## 第六章

每星期我總有一兩個早上要去朝見國王，我常常看見他讓一個理髮匠給他修面。初看起來，那實在是十分可怕的，因為那把剃刀幾乎就有普通鐮刀兩倍的長短。按照那裏的習慣，國王每星期只修面兩次。有一次我要理髮匠給我一些肥皂水，我從裏面揀出了四五十根最硬的短鬚，之後我又找到一塊頂細的木頭，把牠削成梳子的背子樣子，再向我的小保姆要到一枝頂小的針子，在木頭上面鑽了許多距離相等的洞洞。我很巧妙地把那些短鬚栽在上面，用小刀把短鬚的頭上削尖——這樣，我就弄成了一把很好的梳子。這算是一件合時的添補，因為我原來的梳子的許多齒子都已經斷了，差不多是毫無用場了，而且我也知道這裏不會有那樣精細的工匠，可以替我再造成一把。

這裏我又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那件事情上，我曾經消磨了不少無聊的時光。我請求王后的女侍替我收存王后梳下的頭髮；過些時候，我就積下了很多。我又同我的細木匠朋友商量一番，（他本來就是奉命替我造製小巧的玩藝的，）我教他替我做出了兩把椅胚，大小就跟我房子裏面擺着的椅子一樣；之後再用一把很小的鑽子，在我擬定當做背子和坐位的部份鑽上了許多洞眼。我揀出一些最粗的頭髮，穿上了這些洞眼，仿照英國的籐椅做法，編織起來。造好了以後，我就把這兩張椅子當做了禮物，送給王后。她把這兩張椅子存在自己的房裏，當作寶貝，常常拿來給人家欣賞；看過這些椅

子的人們的確也個個覺得稀奇。王后往往會叫我坐上椅子，不過我總是堅決地拒絕了。我說，我寧甘萬死，却不願把我的下體加在這些曾經裝飾過王后尊首的寶髮上面。我還把這些頭髮編成了一個錢袋（因為我很有機械的天才），長約五尺，上面繡上了金字的王后名諱；我徵得了王后的同意，把牠送給了我的保姆。老實說，這個錢袋只可以給人家看看，而却不合於實際使用的，因為牠沒有那樣力氣，承受不了那種大錢的重量，所以她沒有在裏頭擱上甚麼，僅僅放上了一般女孩子喜歡的一些小玩藝兒。

國王是喜歡音樂的。他常常在宮裏舉行音樂會。有時他們也把我帶去，讓我坐在箱子裏，放在桌上。但是聲音太大了，我很難分辨出那些調子。我敢相信一枝王家的大軍的所有鼓號，緊靠着你耳邊齊鳴，也不能跟牠相比。我的辦法是把我的箱子掀開，儘量同演奏者離得遠遠，同時還把箱子的門窗一起關緊，把窗帘放下。這樣一來，我才覺得他們的音樂并不逆耳。

我在年青的時候，曾經學習過一點小瑟。我的保姆在房裏也擺了一張小瑟，有一位琴師每星期來教她兩次。我趕牠叫做小瑟，因為牠的樣子跟那種樂器有點相像，同時彈奏的方法也彷彿一樣的。我忽然動起了一個念頭，想在這個樂器上奏出一曲英國的調子，讓國王和王后欣賞欣賞。但是這裏有種種的困難：因為那張小瑟差不多有六十尺光景，每個鍵子也幾乎有一尺寬大，所以我伸開兩臂，也還不能觸到五個以上的鍵子；而且要按下一個鍵子，也得用我的拳頭猛擊一下，這一定是一件非常費力而且枉然的勾當。後來我才想出了這樣辦法：我準備了兩根圓棒，大約有普通的短棒那樣粗細，有一

頭比較粗些。我把較粗的一頭用鼠皮包上；這樣一來，我用牠打着鍵子，就不會打壞了鍵面，也不至於干擾樂音。小瑟的前面放了一張長凳，大約比鍵子矮了四尺；我就讓人家把我放在這張凳子上。我在上面橫身地跑來跑去，儘可能跑得頂快，一面用手上的兩根棒子打着規定的鍵子，奏出了一支快步舞曲，教國王和王后都滿意極了。這算是我生平最猛烈的一次運動，然而我還是不能打上十六個以上的鍵子，而且也不能像別的藝術家那樣，同時奏出了最低音和最高音——這教我的表演大大損色了。

我已經說過，這位國王是一位聰明穎悟的君主。他常常會叫人把我的箱子送去，放在他的房裏的桌子上，然後叫我搬出了一張椅子。椅子放在箱子的頂上，距開他不到三碼；這樣，我就差不多跟他臉孔一樣高了。我就這樣地同他攀談了許多回數。有一天，我冒昧地告訴他，說他對於歐洲，對於以外世界的輕蔑，似乎并不適合他所秉有的卓越的頭腦。理性并不跟體格平行長進；剛剛相反，在我們國內，我却發現最高的人物往往就最缺理性。在其他動物裏頭，蜜蜂和螞蟻比較大的生物，也更享有勤勞、才藝和智慧的光譽。我在他的眼裏顯得那樣的無足輕重，我倒希望我能够替陛下建立一點非常功績。國王很注意地聽着，他漸漸對我發生了空前的好感。他要我盡量明確地說明一下英國的政治情形，因為他喜歡聽取一些值得效法的東西，就像許多君主大概都喜歡自己的習慣那樣（由於我從前的幾次談話，他推想其他君主都是這樣的）。

敬愛的讀者，您可以想一下，我當時多麼希望自己會有一付狄摩西尼或西塞羅的口才，讓我可

以用一種同樣明白美妙的談鋒，對我自己的親愛祖國頌揚一番。

我首先報告國王，我國的領土包括兩個島嶼，裏面有三個強盛的王國，統一在一個君主的統治之下，此外我們在美洲方面還擁有許多殖民地。我詳細地敘述我們土地的肥沃和氣候的和暖。接着我又大談英國的議會制度；議會的一部分是一個顯貴的集團，叫做貴族院，裏面的議員完全是華裔貴冑和擁有第一古老而且也是第一殷富的世襲財產的人物。我暢談他們要受藝術和軍事的特殊教育，使他們可以堪當君國的顧問，參預立法的工作，担任無可上訴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充當英勇的戰士，隨時準備發揮他們的勇敢、方正和忠忱，捍衛他們的主上和國家。他們是國家的光彩和屏藩，是他們的顯赫祖宗的賢肖子孫；他們先人的爵銜都是令德的報酬，他們也從來沒有墮墮他們先人的德業。貴族院裏面還有幾位有德的人物，他們領有主教的銜頭，他們的特殊任務是照顧宗教和那些教育人民的人士。他們都是由君主和他的最聰明的翼贊大臣就全國牧師裏頭物色出來的生活第一聖潔學識第一淵博的人物。他們的確是教士和人民的精神父母。

議會的另一個部分是一個團體，叫做平民院，議員都是領袖羣倫的紳士，全憑他們的能幹和愛國，由人民選舉出來，用來代表整個民族的智慧。這兩個團體共同組成了一個歐洲最莊嚴的議會，全部的立法工作就歸由這個議會同君主去負責進行。

之後，我說到了法院。法院的法官，都是可敬的聖哲和法律的詮釋者，他們主持裁判人民的權利和財產糾紛，同時也懲罰罪惡，保障無辜。我也提到我國財政管理的完善和海陸軍的英勇和功績。我

估計每個教區或每個政黨大約擁有幾百萬人口，這樣，我也就算出了我們同胞的數目。我甚至沒有忘記提到我們的運動和遊戲以及其他我認爲可以增光國家的事情。最後我又簡單地講了一下百年以來的英國的歷史經過。

這種談話舉行了不下五次，每一次都花了幾個鐘頭。國王總是十分用心地從頭到尾地聽着，一面還常常記下我說的一些談話和他準備向我提出的一些問題。

我結束了這幾次長篇的談話之後，國王在第六次召見我的時候，一面翻開着筆記，一面對每件事都提出了許多疑點、究問和反駁。他問我們採用什麼方法培育我們的青年貴冑的心身，他們通常把一生的開頭和可教的時期消磨在甚麼上面。如果有一家貴族絕嗣了，要用怎樣的辦法補充議會。一個人要受封做新的貴族，必須具備怎樣的資格；這種升遷的動力是否有時也靠君主的興緻，或者賂賄一位後宮的妃嬪或一個首相，或者贊助一個違反公衆利益的政黨。這些貴族對本國法律究竟有多少知識，他們怎麼會有這一種知識，居然可以讓他們能够最後決定人民的財產。他們是否一定都不會貪污、偏私或窮乏，所以在他們裏頭不至發生受賄的情事或別的不當的見解。我說的那些有德的貴族是否全是因爲他們的宗教知識和聖潔生活，才升到那種地位；他們充當普通牧師或那一位貴族的廝養牧師的時候，他們是否沒有逢迎過權貴，而一旦給選進了議會之後繼續順從那個貴族的意見。

接着他還要知道選舉平民議員的辦法。他問：一個生人，帶着飽滿的錢袋，是否可以影響庸俗的選民，要他們選舉他自己，不選他們的地主或鄰里裏面最有名氣的紳士。我曾表示搞進議會是一件非

常麻煩非常破費的事情，往往會弄得傾家蕩產，而却没有月薪或年俸。所以他問，爲甚麼那些人會那末熱心要搞進議會。這看來好像是道德和公益精神的最高發揮，所以他不無懷疑這種事情可能不是完全地出於至誠。他很想知道那些熱心的紳士會不會勾結腐敗的內閣，迎合昏庸的君主，犧牲人民的利益，用來補償他們所受的損失和麻煩。他提出了許多問題，提出了許多疑問和異議，把我整得無微不至——這些經過，現在我想不好重述了。

關於我說的我們的法院情形，這位國王也要我補充說明幾點。這樁事情，我比較有點辦法，因爲我從前曾在高等法院打過一次很久的官司，花了許多錢才得到判決，幾乎弄得傾家蕩產了。他問我判定一個案件通常需要多少的時間，要用多少的費用。萬一遇有公然的偏袒、留難或欺壓情事，代言人和辯護人是否也有答辯的自由。教派或政黨是否擁有左右司法的勢力。那些辯護士是否受過法理的教育，是否僅僅知道一省一國或地方的習慣。律師和法官是否參預起草那些他們可以任意解釋而且可以任意曲解的法律。他們對於同樣的案情是否有時會表示贊成，有時又表示反對，同時都會援引許多多的判例證明種種相反的意见。他們究竟是富有集團，還是貧苦集團。他們替人家辯護或發表意見，是否接受金錢的報酬。特別是，他們是否也有被選做下院議員。

其次，他又問我關於我們的財政情形。他說，他以爲我記憶不對，因爲我估計我們的稅收每年只有五六百萬，可是他發現我列舉的各項支出，往往會超過一倍以上。在這一點上，他筆記得特別仔細，因爲據他說明，他很希望我們的措施也許會給他一點幫助；而且，他在算數上是不會受人蒙混

的。但是，我說，我告訴他的全是實話，他到底還是不懂，他不懂一個國家怎麼也會像私人一樣地虧空起來。他問我，誰是我們的債權人，我們同那兒弄錢來歸還他們。他很奇怪我說的那些勞民傷財的累次戰爭，他以為我們一定是一個愛吵的民族，要是不然，我們就一定是在窮兇極惡的四鄰裏頭；他還以為我們的將軍一定比我的王上還要富裕。他問我們在我們的兩島以外，除了貿易或訂約，或者用艦隊保護我們的海岸，我們還有甚麼其他的活動。他聽我說到我們在太平時代，在一個自由的民族裏頭，還要設置一枝雇傭的常備軍，他特別感到了驚奇。他說，要是我們接受我們的代表根據我們的同意管治我們，他就想像不到我們還需要害怕那個，或者還需要跟那個打仗。他想聽聽我的意見：一家人家由自己和子女家人出來保衛，比起由幾個用很少工錢從街頭上胡亂檢到的流氓出來保衛，是否要妥當一些；這些流氓很可以殺死他們的主子，而弄到了百倍以上工錢的。

他笑我那種奇怪的數學（他喜歡趕這個叫做數學），那就是從教區和黨派上頭計算我們同胞的數目。他說，他不瞭解為甚麼那些懷抱不利公眾的意見的人們，一定要逼得改變自己的意見，而不叫他們把自己的意見保留起來。要苛求第一種做法，那就是政府的專制；不實行第二種辦法，那就是政府的懦弱——一個人可以被允許在自己的房間裏面保存毒品，只要他不把這些毒品當做了補藥到處叫賣。

他注意我說過的我們貴族和紳士的一種娛樂，賭博。他想知道這一種娛樂通常在多大的年紀開始，到多大的年紀罷手；這消磨了他們的多少光陰；他們是否都賭得很大，乃至可以影響他們的財

產；下流的陰險角色是否可以憑着自己的高明賭術獲致巨富，常常叫我們的貴族老爺不能自立。淪入邪途，完全沒有了修養的機會，并且給他們所受的損失逼得也去學習而且運用那種無恥的手段，對付別人。

他對我說的我們近一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過，十分驚訝；他批評說，這不過是一堆陰謀、叛亂、暗殺、屠戮、革命和迫害；這都是貪婪、黨爭、偽善、無信、殘酷、暴戾、瘋狂、憎恨、嫉妬、淫亂、陰毒或野心可以產生下來的最壞的結果。

在另外一次召見的時候，這位國王又辛辛苦苦地把我所說的一切做個總結，并且把他提出的問題跟我回答的答案比較一番。之後，他就把我拿到了自己手上，一邊輕輕地撫拍我，說了下面的一席話：「我的小朋友格列爾德立，你已經替你的祖國做了一篇非常動人的頌詞。你已經明白證明：無知、懶惰和罪惡算是一個立法者應該具備的特殊要素；法律總是由那些具有枉法玩法和顛倒是非的本領和興趣的人物加以最好的解釋、說明和應用。我看你們的一些制度，原來也一定是很有可取的，但是後來有一半却廢弛掉了，剩下來的就全給腐敗的東西污毀了。就你所說的看來，在你們那兒取得任何的職位，似乎并不需要任何的才德；人們很少憑他的才德獲致高爵，教士很少憑他的虔誠和博學得到升遷，戰士也很少憑他的功績和勇敢，法官很少憑他的廉正，上院議員很少憑他的愛國，幫贊大臣很少憑他的智慧。至於你呢，（國王接着說道，）你曾經把你的大半生命消磨在旅行上頭，我懇切希望你還沒有沾上你們國內的許多罪惡。根據你自己的說明和我向你苦心探究出的答復，我只能下



個這樣的結論：你的同胞算是造物容忍牠們在地面上爬動的可憎的小害虫裏面的頂毒的一種。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說的這段談話，也永遠不會忘記他當時的說話的態度。

## 第七章

只有因爲我極端愛好真實，我才不把自己的這段故事隱瞞起來。當時我縱使大發雷霆，那也是枉然的，因爲那一定會變成爲一種笑料，所以我只得耐着性兒，聽我高貴的最親愛的祖國受着人家的惡語中傷。就像任何讀者都會那樣的，我每次遇到了這種情形，我總是感到了入骨的悲痛。但是這位君主却偏偏那樣喜歡對每件事情整根究底，所以我要是拒絕給他我能够給他的滿足，那也不合知恩報德或彬彬有禮的道理。不過我很可以替自己申明一句，我總是很巧妙地避開了他的許多問題，而且對每件事情也都加以多方的渲染，超過了嚴格的事實。十分公正的哈利加納蘇人蒂奧尼細阿斯<sup>①</sup>鼓勵歷史家對祖國的偏袒。我就賦有這種值得稱揚的性格：我要掩飾祖國的弱點和缺憾，發揚她的優點和美麗。幾次跟那位君主談話的時候，我就是兢兢業業地這樣努力，雖然結果却不幸地失敗了。

不過，我們也應該儘情原諒這一位君主，他完全跟外面的世界隔絕起來，他當然根本不懂其他各國盛行的風俗習慣。缺乏這類的知識，自然不免產生種種的偏見，乃至於思想狹隘；這是我們和歐洲的文明國家根本沒有一種毛病。要把那樣生疏的一位君主的善惡觀念當做全體人類的準繩，那的確是很難的一回事體。

① Pionysius Halicarnassensis，六七世紀時代的希臘歷史家。譯者

爲要證實我這裏所說的話，而且進而指出狹隘教育的甚慘後果，我還要夾上一段很難相信的故事。我希望博得這個君主的更深寵幸，我告訴他三四百年以前曾經出現了一種發明，那就是製造一種粉末；一堆這樣的粉末，那怕它堆得像高山一樣，只要落上了星星的火花，就會頓時全部燃燒了起來，沖入雲霄，發出一種聲響和震動，比雷霆還要厲害。把這種粉末裝進一根鋼管或鐵管，粉末的份量按照管子的大小，那就可以發一顆鐵彈或鉛彈猛烈地迅速地飛奔出去，沒有東西可以擋得住牠的力量。這樣放射出去的最大的子彈，不但可以頓時毀滅整列的軍隊，而且可以把最堅固的城牆轟成平地，把許多可以載上千人的船隻打沉海底；要是用一根鐵鏈纏繞起來，那就會砍斷船桅和繩索，粉碎船上的幾百幾千的生靈，把一切化爲灰燼。我們常常把這種粉末裝進中空的大鐵球，用一種機械把牠們射進我們圍攻的城池，這樣就會把城裏的道路翻開，把房子炸成粉碎，碎片四射，殺附近的人民腦漿飛濺。我說我知道牠的成份，那都是普通的便宜的東西；我也知道配製的方法，我還可以指導他的工匠製造那種管子，大小要跟貴國的其他東西相稱，最大不至超過一百尺以上。要是有意圖違抗陛下的聖旨，那麼，二三十個這樣的管子，配上一定分量的粉末和彈丸，就可以在幾個鐘頭裏面，轟平陛下治下的最堅固的城池的牆垣，或者毀滅整個的城市。我把這個供獻給國王陛下，以表微忱，答謝我多次身受的恩寵和庇佑。

國王聽到了我對於恐怖機械的說明和我提出的建議，不禁驚惶起來了。他非常驚奇，像我這樣卑鄙無用的蟲子（這些都是他用的字眼）居然會有這樣非人的想頭，而且還會那樣地侃侃而談，似乎對

我描繪出來的這些殺人利器的一般結果，流血和糜爛的情景，根本就無動於中。他說，最初發明這些傢伙的，一定是一批惡魔，是人類的仇人。至於他呢，他申明說，他雖然喜歡藝術和自然方面的新的發明，但是他倒寧願丟掉半壁的山，不願與聞這樣的一種祕密。他命令我，如果我愛惜自己的生命，就永遠不要重新提到了這種事情。

這真是狹隘觀點和膚淺見解的一種奇怪後果！一位那樣的君主，具有種種令人尊崇愛戴的資質，大智大慧，多才博學，賦有可敬的政治天才，幾乎得到全民的擁戴，却會因為一種毫無必要的顧忌（我們歐洲人就不會有這種觀念），讓一個可以使他成爲他的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最高主宰的機會，從他自己的手頭滑掉了。我很知道，由於這件事情，這位君主的人品在一個英國讀者的心目中間，會大大跌落下去。但是我說到了這件事情，我却絲毫不想貶抑這位卓越的君主的品德。我認爲他們的這種缺點是由於他們的無知，因爲他們還沒有把政治降爲一種科學，像比較敏銳的歐洲才子們曾經做過的那樣。因爲我記得十分清楚，有一天同這位國王談話的時候，我偶然提到，在我們裏面已經有幾千種論究政治藝術的著作；大大出我的意料之外，這反而叫他非常輕視我們的學術。他承認他厭惡而且鄙視一位君主或一個大臣賣弄祕密、虛僞和陰謀。他不明白我所說的國家機密，因爲那裏沒有敵國或仇讎。他把治理國家的知識看得很狹，那不外是常識和理性，公理和仁慈，從速發落刑民的案件，以及其他不值一提的簡單事項。他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誰要能够在原來只長一畝禾穗一片草葉的地面，產生兩串禾穗兩片草葉，誰就比全體政治家在人類裏面佔了更高的地位，對自己的國家

也做了更大的貢獻。

這個民族的學問十分貧乏，僅僅有倫理、歷史、詩歌和數學幾門，不過他們在這幾門學問上倒可以算是卓越的。最後的一門學問完全應用在有助人生的活動上面，應用在改進農業和一切的機械技術上，所以在我們看來，這是無足稱道的。至於「概念」、「本質」、「抽象」、和「先天存在」，我們就永遠無法把這些觀念塞進他們的腦袋。

他們的字母一共只有二十二個。他們的法律條文的字眼也沒有一條超過了字母的數目。甚至實際上只有很少的幾條達到了那樣的長度。這些法律都寫得極端的簡單明白，這裏的人民也沒有那樣伶俐，可以發現一種以上的解釋；而且對法律妄加評釋也算是一種死罪。至於民事訴訟的判決或刑事審判的程序，他們的判例也都很少，所以在這兩方面都沒有甚麼特殊的巧妙可以賣弄。

自從不能記憶的時候開始，他們就像中國人一樣，早已有了印刷術。但是他們的圖書館倒不頂大。王室的圖書館算是最大的一所，裏面的存書也不到一千卷以上，通通陳列在一間長有一千二百尺的陳列室裏頭。我可以向館裏自由借閱喜歡的書籍。王后的細木匠在我的小保姆的一間房裏搭好了一個木架，高有二十五尺，樣子好像是一座立梯；每個梯板都有五十尺的長短。這的確是一座活動樓梯；最低的一級離開房壁有十尺光景。我把自己要讀的書本靠在壁上。我先爬到梯子的頂上，對着書本，從書頁的頂上開始，照着每行的長度，從右到左走了八步或十步光景，直到我看到覺得太低的時

另外的一頁。接着我就翻過了一頁。我可以很容易地用兩手把書頁翻過，因為它只有一張硬紙板那樣的厚大，最大的書頁也不過十八尺或二十尺的長短。

他們的文章風格是清晰、雄健而且流暢，但是却不見綺麗，因為他們最忌堆砌沒有必要的字眼，最忌使用多樣的表現。我曾經讀過許多他們的書籍，特別是歷史和倫理方面的著作。在別的書籍裏面，我最喜歡一本小小的古書。這本書籍常常擱在我的小保姆的寢室裏頭，是她的教師的東西。這位女教師是一位老成持重的貴婦，專心研讀倫理和宗教的著作。這本書籍專論人類的弱點；牠并不受大家的重視，除了女流和俗子以外。然而我倒很想看看這裏的。一位作家對這個問題究竟會說些什麼。這位作家論列了歐洲倫理學家常用的一切主題，指出人類在生理上是怎樣渺小、卑劣而且無用的一種動物；怎樣不能抵禦不良的氣候，不能抵禦兇猛的野獸；在氣力上，他遠不及一種動物；在速度上，他還不及另一種動物；在遠見上，他遠不及第三種動物；在勤奮上，他遠不及第四種動物。他還說道，在這些世道日下的日子裏頭，那種生理更加衰退下去了；同古代的人類比較起來，現在只能生產一些細小的先天不足的產兒。他說，這是合理的想法，不但原始的人種比現在大了許多，而且從前一定出現過一些巨人；歷史和傳說都有這樣的記載，偶然在國內各地掘出的骷髏骨骼也都證實了這點——這些骨骼大大超過了現在萎縮下去的一般人類。他還認為，自然的法則絕對要求我們當初要長得比較軀格，比較強壯，這才不至於因為一點細故就死掉了，比方說，屋頂上面掉下的一片瓦片，孩子手上扔來的一塊石頭，或者是掉在一條小小的溪流裏頭。根據這樣的推理，這位作者提出了幾條有益人生的

道德法則，這裏不必加以引述了。至於我呢，我倒不禁發生了這樣的想法：這種高談倫理的本領（其實只是因為我們同自然齟齬而發出來的不平和怨言）流佈得多麼普通。經過仔細的研討之後，我還相信，他們同自然的種種齟齬就像我們的一樣，全是胡鬧。

至於他們的軍事，他們誇耀國王麾下的大軍共有步兵十七萬六千名，騎兵三萬兩千名——好像這們由城市商人和鄉村農民組成的隊伍，他們的指揮官就是貴族和紳士，沒有甚麼待遇或報酬，也可以叫做軍隊。他們的訓練的確十分完善，紀律也非常良好，但是我却不覺得這有甚麼出奇的地方：既然農人都由自己的地主指揮，市民都由當地的領袖統率，而且這些領袖又都是仿照威尼斯的投票方法選舉出來的，這種軍隊怎會搞成另外的樣子去呢？

我常常看到京城的國民兵開拔出去，在近郊的一所二十哩見方的廣場上操練。他們一共不過兩萬五千名步兵和六千名騎兵。但是一看他們盤據的廣大地面，我却無從計算他們的人數。一個騎兵跨在一匹高頭的戰馬上面，大致就高有一百尺光景。我看過一整隊騎兵，在一聲號令之下，一齊抽出他們的腰刀，在空中揮舞起來。那真是想像不到的雄偉、突兀和驚人！看來就像是萬道雷閃從天空的四面八方同時放射了出來似的。

我很想知道這位君主，既然自己的疆土不同其他的國家接壤，為甚麼也會想到了軍隊，也會教人民實行軍紀。可是不久我就從談話和閱讀他們的歷史上面，知道了裏面的道理。原來他們幾代以來也會害過全體人類所患的同樣毛病：貴族常常地爭奪權力，人民常常地爭取自由，君主也常常地爭

取專制。這三個方面儘管有國法加以適當的調和，然而却往往受到了一方的破壞，而且一再地發生內戰。最後一次的內戰由當今王上的祖父搞出一個愉快的收場，大家訂立了一個共同協定。之後，經過大家的同意，國民兵團一直限於担任那種限定的職務。



## 第八章

我始終抱着一種堅強的信念，以為總有一天可以恢復自己的自由，雖然我想不到要憑怎樣的方法，也定不出一種稍有成功希望的計劃。我坐的那隻船隻算是第一艘漂到這裏海岸的視野以內的船隻。國王曾經下過一道這樣的嚴令，說是以後如果再有另外的船隻出現，一定要拖到岸上，把全體的水手旅客用囚車解到京城。他很想替我物色一個身材相當的女人，我可以藉她來傳宗接代。但是我想，我甯可拼掉一命，却不願蒙受那樣的恥辱，留下了一些後人，像馴順的白燕似的，讓人家關在籠裏，甚且日後還會給人家當做了一種奇貨，賣給各地的富貴人家。我自己的確很受優待，我算是國王和王后的倖臣，而且也是朝廷上下的寵兒，但是這些都是建立在一種有損人類尊嚴的基礎上面的。我始終沒有忘記我撤下的那些家當。我希望回到可以用平等話語互相接談的人羣裏去，可以在街頭田間來來去去，不用害怕給人家一脚踩死，像一隻青蛙或一條小狗那樣。但是我救星倒來得很快，超過了我的意料，而且也是憑了一種非凡的路數。全部的經過，我就要忠實地講述一遍。

現在我在這兒已經兩年了。第三個年頭開始的時候，我的小保姆和我隨侍國王和王后出巡南部的海岸。我照舊給裝在旅行的箱子裏面帶着去了。我早已說過，那是一間十分方便的寬有十二尺的房子。我還叫人家弄了一張吊床，用幾根絲帶吊在箱頂的四角上面。因為我常常要一個僕人騎在馬上，

把我擺在他的面前，這樣一來就可以減少震動；而且我也常常在路上睡在自己的吊床上面。我叫那個細木匠在小室頂上，就當着吊床的正中，開了一個一尺見方的洞洞，才好在熱天睡覺的時候通通空氣。我用一塊順着一道木槽推來推去的木板，就可以憑我的高興把這個洞洞闔上。

在我們的行程終了的時候，這位國王覺得最好到佛蘭夫拉斯涅克附近的行宮消磨幾天——這座城市距離海濱還不到十八英里。我的**小保姆**和**我都**搞得非常累了；我受了一點涼，那位可憐的姑娘却病得很重，只好躲在自己的房間裏頭。我很想看看海洋；萬一碰到了逃走機會，海洋就是我唯一可以逃走的出路。我假裝病得很重，要求到海邊去吸吸新鮮的空氣。我帶了一個我十分喜歡的小廝，他常常帶領過我的。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小保姆**當時是多麼勉強才答應下來，而且千萬叮嚀那個小廝一定要小心關照我，同時還流了大把的眼淚，好像她多少預見到了後來發生的事情似的。那個小廝用我的箱子帶我出去；從行宮走到岸邊的岩石上頭，大約經過了一點鐘光景。我覺得不頂舒服，我告訴小廝，我很想在吊床上躺上一會，希望這樣會舒服一點。我睡了進去，那個孩子也就把窗子關上，免得受涼。我很快就睡覺了。我能够揣摩的僅僅是這樣的：當我睡着的時候，那個小廝以為沒有危險了，就跑到岩石裏頭去搜尋鳥蛋，因為我起先就從窗口上看他在到處搜尋，並且在石縫裏頭找到了一隻兩隻。這件事情讓牠去吧！後來，我却陡然給驚醒了，有甚麼東西猛烈拉起了那個爲着攜帶方便裝在箱子頂上的環子。我覺得我的箱子高高地升到天上，然後又飛快地向前移動。第一陣的震動幾乎要把我甩到床下，不過過後就平穩起來了。我拼命大喊了幾回，但是一切全是枉然的。我望着窗口，我只能

看到了青天和白雲。我聽到了一種聲音，就當着我的頭上，好像是飛鳥鼓翼的聲音，這時候我才知道自己碰上的霉頭：原來有一隻鷹鳥銜了我的箱子的鐵環，打算把箱子扔到岩石上，就像扔一隻有甲的烏龜似的，然後再拖出我的屍首，把它吃掉。這種鳥兒的敏感和嗅覺，它可以發現距離很遠的獵物，儘管比我藏在厚有二寸的木板裏面還藏得嚴密。

過了一會，我覺得翅膀的聲音和鼓擊大大增加了，我的箱子一上一下地起落着，就像在大風日子裏的旗信似的。我聽到那隻鷹鳥（我相信銜我箱子的一定是一隻鷹鳥）挨到了幾下搏擊（照我想的），接着我就覺得自己陡然筆直地沉落下去，大約經過了一分鐘以上；沉落的速度簡直是無法相信，我幾乎要斷掉氣了。一陣可怕的響聲把我止住了；在我聽來，那陣聲音就比尼亞格拉的大瀑布還要響亮。之後我就完全陷在黑暗裏，又經過了一分鐘光景；接着我的箱子才慢慢升了上來，一直到我可以從鐵道窗子的上部望見了光亮。現在我已經知道自己給扔到海裏去了。由於我的體重、箱子裏面的東西以及箱子四面和上下的鐵板，我的箱子浸到水裏大約有五尺光景。當時乃至現在，我都以為那隻攫着我的箱子的鷹鳥給另外的兩三隻鷹鳥趕着，牠們都想分享牠的獵物，牠在抵抗牠們的時候，就只好讓我掉下了。箱子掉下的時候，鑲在箱子底上的鐵板（那些都是最牢的）保持了箱子的平衡，而在碰到水面的時候，却又保護了箱子，沒讓牠打碎。箱子的所有接縫都嵌得很緊，同時那一扇門板也不是靠樞紐轉動，而是像窗子一樣地向上下拉動，所以我的房子搞得十分的緊密，只有一點點海水漏了進來。因為空氣的缺乏，我幾乎要悶死了。我首先拼命拉開先前說過的屋頂上頭的那塊滑板，想透進一點空氣，

然後才費了很大的氣力爬下吊床。

這時候我多麼希望同我親愛的小保姆住在一道。僅僅是一個鐘頭就把我們隔離得那樣悠遠！我可以誠懇地說，就在我自己陷在不幸的當兒，我還是不禁懷念我的可憐的保姆，我不禁想到由我的失踪她會感到的悲痛，想到王后對她的惱怒，想到她的幸福的毀滅。許多旅行家也許都不會遭遇過比我在這次危難當中遭遇到的更大的困難和苦惱，我時時刻刻都可望見自己的箱子給撞個粉碎，或者至少給一陣狂風或者是一個浪頭搞翻下去。只要有一面玻璃弄出了一個裂縫，那就會馬上送命。幸而起先爲了防備旅行時候的意外，窗子外面都裝有鐵絲窗格，這就把窗子保護住了。有幾個罅隙漏進了一些海水，雖然漏洞倒並不頂大；我儘量設法把這些漏洞塞了起來。我不能把箱子的蓋子推開，要是不然，我早就會把牠推開，坐到箱子的頂上去了——坐在頂上最少比關在貨艙似的箱子里面會多活幾個鐘頭。可是就算我逃掉了這些危險，多活了一天兩天，結果除了悲慘地凍死餓死了以外，我還能夠有什麼希望呢！我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度過了四個鐘頭，時時刻刻都等待着，而且的確還希望着隨時死掉。

我已經告訴過讀者，在我的箱子沒有開窗的一面，曾經裝上了兩個牢固的鐵環，僕人帶我騎馬的時候可以在上面攢上一根皮帶，然後再綁到他的腰間。當我正在絕望的當兒，我忽然聽到——最少我以爲聽到——一種憂憂的聲音，就在那裝着鐵環的一面，接着我彷彿覺得我的箱子給拖着走了，因爲我不時感到一種拖曳的作用，往往讓浪花湧到了我的窗子的上部，幾乎把我埋沒在黑暗裏頭。雖然我不能想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是它倒帶給我一線朦朧的得救希望。我拼命旋開釘在地板上面的一張

椅子，把牠放在起先打開的滑板的正中底下，重新把螺絲旋牢，然後再爬上椅子，儘量把嘴巴靠近洞洞，用我懂得的各種語言，大聲喊救。接着，我又把自己的手絹綁在隨身攜帶的手杖上面，伸到洞洞的外面，在空中搖幌幾回；要是有一大小船隻靠在附近，那麼船上的水手就一定會猜想有甚麼不幸的人物給關在箱子裏面。

我發現我能够採取的一切行動全無效果，不過我分明看到我的箱子給拖着走了。大約經過了一點鐘光景，或者不止，箱子上裝着鐵環而沒有窗戶的一面，碰了一個堅硬的東西。我担心是一塊礁石，而且還覺得比先前顯得厲害。我分明聽見房頂上頭發出了一種聲音，好像是一根鐵索和鐵索穿過鐵環的響聲。之後，我又覺得自己給慢慢地提了上去，最少提高了三尺光景。於是乎我再把手杖和手帕伸到外面，一面又大聲喊救，一直喊到了聲嘶力竭為止。這一下有反應了，我聽到一陣高聲的吶喊，而且接連着重複三遍。這真教我快樂得不知所措了，不是親歷其境的人士一定是無法領會的。隨後我就聽到頭上來了一陣脚步的聲音，有人朝着洞洞用英語大聲喊道，「下面有人嗎，說話呀！」我回答說，我是一個英國人，觸了霉頭，碰上了人生的最大厄難，而且還說盡好話，懇求他們把我從土牢裏拯救出去。上面答道，我已經得救了，因為我的箱子已經吊在他們的船上了；木匠也快要來了，他會在蓋子上面鏽開一個够大的洞眼，然後就把我拖上。我回答說，不必這樣，這樣太費時間了，因為這裏並沒有別的事情，只要讓一個水手指頭勾住鐵環，把箱子提到船上，擺到船長的艙裏，就算完了。有人聽我說得那樣的荒唐，以為我瘋了；有人却嘩然了。當時我的確沒有想到我已經回到跟自

已同樣身材同樣氣力的人羣裏去了。木匠來了，不出幾分鐘就鋸開了一個大約四尺見方的口子，然後放下了一架小梯。我爬上梯子，讓他們拉到船上。我身子委頓極了。

水手們一個個都覺得稀奇，問了成千的問題；我不想回答他們。同樣的，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矮子，我也感到了茫然。（我的兩眼久已看慣了我剛才離開的那些龐然巨物，所以我把他們當做了矮子。）不過船主湯姆士·威爾柯克斯，一位誠懇可敬的士洛普郡人，看我快要暈倒了，就領我到他的寢室裏頭，給我一些強心劑，讓我在他的床上躺下，勸我得休息一會——我實在需要休息了。我睡下以前，我讓他知道我有一些貴重的傢俱，擺在我箱子裏頭，不能丟掉。那裏有一張精緻的晶床，一張漂亮的行軍床，兩把椅子，一張桌子和一個衣櫥；箱子的四面都掛着——或者毋寧說鋪着——絲綢和棉布。我說，要是他吩咐一位水手把我的房間提進他的臥室，我可以在這裏打開我的房間，讓他們看看裏頭的東西。船長聽我說出了這些怪誕的言語，也斷定我發瘋了，但是（我想他要我安靜下來）他却答應照我的意思吩咐下去。他走到甲板上面，派遣了幾個手下，到我的房子裏去，把我的傢俱全搬出來，把壁上的墊襯全剝下來（這是我後來知道的），但是原來釘在地板上面的椅子、衣櫥和床架却給無知的水手搞壞了，他們把牠們硬拔了起來。此外，他們還拆下幾塊鐵板，留下在船上使用。他們把要拿的東西拿光之後，就讓空箱掉到了海裏；因為箱底和四周已經搞出了許多裂縫，所以它馬上沉了下去。我的確高興當時自己沒有看到他們的破壞工作，因為我相信這一定會給我很深的刺激，教我想起了我寧願忘記的種種往事。

我睡了幾個鐘頭，但是却不斷地做夢：我夢見我離開的那個地方，我夢見我逃過的種種險境。可是，醒來了之後，我倒覺得自己大大復原了。這時大約是晚上八時光景，船長以爲我餓了很久，吩咐馬上開出了晚餐。他看我不像瘋狂，言語也不是毫無倫次，所以他款待我也十分優厚。剩下只有我們兩人的時候，他就要我報告一下我的旅途的經過，爲甚麼會裝在怪大的木櫃裏面隨波漂蕩。他說，大約在午間十二時光景，他拿着望遠鏡正在瞭望，他遠遠看到了那個東西，他還以爲是一艘帆船。因爲離開他自己的航線並不很遠，他很想追上前去，希望會買到一些餅干，他自己船上的餅干已經不夠了。駛近了一點，他知道自己搞錯了，於是他就派出了一隻長艇去看一下那究竟是甚麼東西。他的手下慌張地回來了，他們都賭咒說他們看到一間浮動的房子。他大笑他們胡塗，就親自坐上了小艇，一面叫水手帶上一根結實的鐵索。這時海面是平靜的，他就在我的周圍兜了幾圈。他看到了我的窗子和防護窗子的鐵絲。他又在另外的一面發現了兩個鐵環，這一面完全是幾張板皮，沒有甚麼透光的地方。他吩咐他的手下划上那面，把鐵索扣住了一個鐵環，然後再吩咐他們拖着我的木櫃（他這樣叫的），划回船上。到了以後，他指示他們另外用一根鐵索扣住頂上的環環，用滑車把我的櫃子拉起，但是全體水手却不能拉過兩尺或三尺以上。他說，他們看到了我伸到洞外的手杖和手帕，他們斷定一定有不幸的人物給關在這一個窩子裏面。我問他，當他最初發現到我的時候，他或水手是否看到了天上有幾隻大鳥。他回答說，在我睡着的時候，他和水手談到了我的事情，有一個水手說他看見了三隻鷹鳥，望北方飛去，但是他却沒說牠們比平常鷹鳥大些——我想這大概是因爲牠們飛得太高的緣故。

他猜不到我爲甚麼要問到這個問題。接着我又請教這位船主，他估計我們離開陸地究竟有多少路程。他說，憑他的最好估計，我們最少有一百哩。我告訴他，他一定算錯了，差不多算錯了一半，因爲我離開我來的那個國家一直到我丟掉到海裏，這中間就不會超過了兩個鐘頭。他聽了這些，又以爲我神經錯亂了，於是乎他給我一些暗示，勸我到他給我準備的房間裏頭睡上一覺。我告訴他，承他慇懃的款待和陪伴，我的精神已經恢復了，我就像向來一樣的認識清明。他馬上板起了臉孔，而且直率地問我，我是否感到苦惱，覺得自己犯上了某種大罪，還才給一位君主下令懲罰，把我遺棄在那隻櫃子裏，好像別國的重犯給人家趕上一隻沒有給養的破船漂流到海上一樣。他說，他雖然覺得懊悔，把一個這樣的壞人救到船上，但是他一定信守自己的諾言，一到了一個港埠，就讓我安全上去。他還補充了一句，就是從我首先對水手們說的，然後又對他自己說的，關於那隻我的房間或木櫃的一些謊話，以及我在晚餐時候表現的奇形怪行，他的懷疑大大增加起來了。

我求他忍耐一下，聽我講講我的經過。我老老實實地講了一遍，從我上次離開英國的時候開始，一直說到他們首先發現到我的時候。真理往往可以打進明達的頭腦，這位誠懇可敬的紳士既有相當的學問修養，又有十分清楚的意識，所以他就馬上相信了我的正直和誠實。爲了更加證實我說的一切的事情，我還請他叫人把我的衣櫃搬來（因爲他已經告訴我，水手們怎樣把我的小房收拾過了），衣櫃的鑰匙就存在我衣袋裏面。我當面把衣櫃打開，讓他看看我在那個國家（我那樣奇怪地從那兒逃了出來）收集下來的一些稀有東西。裏面有一把我用國王的語言做成的梳子，還有一把同樣的梳子，不過



用的是王后的拇指指甲當作了梳背，把鬚髻栽在上面。有一束大大小小的縫衣針，和別針，從一尺到半碼不等。有四根蜂刺好像細木匠的小釘似的。有一些王后梳下的頭髮。有一只金的指環，那是一天王后非常親切地從小指上面脫了下來，像項圈一樣地套進了我的頭上，算是給我的一件禮物。爲了報答船主的優渥款待，我請他晒納這只指環，但是他堅決謝絕了。我請他參觀我親手從一位女官腳指上而割下的一顆雞眼，大約有肯德蘋果那樣的大小，而且很硬——後來我回到英國以後，還把牠挖成杯子，鑲上了銀邊。最後我還請他看看當時我身上穿的褲子，那是用一隻老鼠的皮子做的。

我只能勉強他接受一顆一個跟班的牙齒。我看他把那顆牙齒端詳得十分仔細而且也似乎有點喜歡。他千謝萬謝地收下了這件禮物。其實那麼微末的東西那裏值得那樣的道謝呢！這是一位蹙腳的外科醫生從我的小保姆的一個害了牙痛的僕人嘴里錯拔下來的，這顆牙齒就跟他嘴裏的其他牙齒一樣的健全。我把牠洗刷過後，就擱在我自己的衣櫃裏面。牠大約長有一尺，直徑有四寸光景。

船長對我的坦白敘述非常滿意。他說，他希望我回到了英國以後，會寫下一部書籍，公諸當世。我回答說，我以爲我們已經堆積了過多的遊記書籍；不是出奇的遊記，恐怕就無法推銷出去了。——這裏我倒懷疑有些作者並不怎樣地關顧實事，只管自己的榮華利益，只管迎合無知的讀者的興趣。我的故事不外是一些平凡的事實，沒有那些花花綠綠的描寫，諸如奇草、異木、珍禽、怪獸，或是野蠻民族的野蠻風俗和偶像崇拜——那是許多作者寫得滿多的。不過，我還是謝謝了他的好意，答應把這樁事情考慮一下。

他說，他很奇怪我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說話總說得那樣大聲。他問我，那邊的國王和王后究竟是  
不是重聽。我說，我習慣這樣說話，已經有兩年以上了；我很喜歡他和手下的聲音，在我聽來他們好  
像僅僅在那兒耳語，不過我倒還可以聽得清楚。但是我在那個國家裏說話，就像是一個人站在街心，  
跟另外一個站在教堂尖塔上伸首向外的人談話一樣，除非他們把我放在一張桌子上，或者把我放在  
他們的手裏。我告訴他，我也發現了一件事情，我剛上船的時候，許多水手都圍着我的身邊，當時  
我還以為他們都是我生平僅見的頂頂卑微的東西。我在那位君主境內的時候，我的眼睛看慣了那些龐  
大的東西，我簡直不敢去照照鏡子，因為相形之下不免要使我自慚渺小。船長說道，我們回進晚餐的  
時候，他發現我看到了每件東西總覺得十分奇怪，總像不禁要發笑似的，他不明白這究竟爲的甚麼，  
只好斷定我有一點神經失常。我說，這的確是實在的，我很奇怪當時我怎麼忍耐得住；我看他的盤子  
只有一個三便士銀幣那樣的大小，一隻火腿就僅僅够吃一口，一隻杯子倒不如一個胡桃的壳子，我一  
直說了下去，把其餘的家具和食品通通照樣形容了一番。在我服侍王后的日子裏頭，雖然王后也會  
叫人替我準備了全付我所需要的細小用具，但是我却只管注意我看得到的旁邊的巨大東西，故意不看  
我自己的細小東西，就像大家總是不看大家自己的短錯一樣。這位船長很能够理解我的調侃，他很高  
興地回報了一句古老的英國俗語：他很懷疑我的眼睛比我的肚子偉大，因為我雖然餓了一天，他並不  
覺得我胃口怎樣強健。他繼續開着玩笑，說他樂意付出一百鎊代價，參觀一次我的小房給大鷹銜在嘴  
裏，然後再從那樣杳遠的高空掉到海裏；那一定是一個頂頂驚人的奇觀，值得把它的記載傳給後世。

斐頓<sup>①</sup>的比喻是十分明白的，所以他不禁引用到這裏來了，雖然我並不怎樣欣賞這種奇想。

這個船主剛剛到過東京，現在正在駛回英國的途中，朝着東北的方向，到達了北緯四十四度和東經一百四十三度的地方。但是我上船以後兩天，我們却趕上了一陣貿易風，所以我們又朝南走了一些日子，經過了新荷蘭海岸，於是保持着西南偏西的方向，接着再改到西南偏南，一直走到我們繞過了好望角以後。我們的航行非常順利，這裏不想加以贅述了。船主還兜過一兩個埠頭，派遣長艇去補充一些給養和淡水，不過我却始終沒有離開過船上一步，一直到了我們到達了丹茲以後——那是一七〇六年六月三日，距離我脫險大約已經有九個月光景了。我願意把我的東西留下當做船債的抵押，但是船主却表示他不會收一個銅子。我們彼此珍重地道別了，我還要他答應到勒德烈夫我的家裏來看看我。我雇了一匹馬和一個領路，花費了五個先令；這也是向船長借的。

我走在路上的時候，看到那些房屋、樹木、牲畜、居民都是那樣的矮小，我以為自己到列列普特來了。我生怕踩死了遇到的行人，我老是大聲呼喊，要他們站到路旁。由於這種無禮的舉動，有一兩次我幾乎要給人家打得頭破血流了。

我到了自己屋子的時候，我不得不打聽一下，一個僕人把門開開了，我彎腰走了進去（就像一隻鵝走進了門洞似的），生怕碰傷了腦袋。我的女人跑出來擁抱我，但是我却彎身到她的膝蓋下面去

① Phaeon，見「希臘神話」，日神的兒子，曾要求駕馭父親的太陽車，幾乎把大地燒個精光，結

果讓宙司用閃電打死，屍首從車上倒栽下去，掉到厄列唐納斯河裏去了。譯者

了，因為我心裏以為要不這樣，她就無從碰到了我的嘴巴。我的女兒跪在地下，要求我替她祝福，但是我却不能看到她，一直要等到她站了起來，因為我久已習慣把腦袋和眼睛高抬起來，直望着六十尺以上的高處。接着我又要用一隻手掌把她攔腰抓起。我很應不起當時在場的幾個用人和一兩位友好，好像他們就全是矮子，我自己却算是一個巨人。我告訴我的女人，說她一向太過節省了，因為我覺得她把自己和女兒都餓得不成樣子了。總之，我的舉止全是這樣地教人家莫明其妙，所以他們也都抱着那位船長的起先意見，斷定我已經失掉了理智。現在我提到了這件事情，只是要把它當做一個例子，證明習慣和偏見具有很大的力量。

過了不久，我跟我的家人和友好漸漸有了正常的瞭解：只是我的女人堅持我以後一定再不要浮海去了。然而，有如讀者以後會知道的，我的愚渾却那樣注定了，以致她沒有力量來阻止我。現在，我就在這裏把我的不幸的航行第二部告個結束了。



## 第一章

我回來不到十天，威廉·羅賓孫船主上我家裏來了。他是康瓦爾郡人，當時管帶着一好望號一艘三百噸的結實海船。我曾經在他帶領過的另外一艘海船上當過醫生，到過利凡特；他是那艘海船的四分之一的股東；他沒有把我當做下屬，就像是兄弟似的。他聽我回來了，就跑來看我；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友誼的表示罷了。因為這是朋友在久別之後常常會有一回事情。但是，他接着還來過幾次，而且表示他很高興看到我身體十分健康，問我是否打算以後就這樣待了下來，然後說道，他準備再過兩個月就上東印度羣島去了。最後，他表示了幾番歉意，終於直率地邀請我擔任船上的醫生，說是在我下面除了兩個助手以外，還可以另外有一個醫生；我的薪水可以有一般薪俸的兩倍；甚至還說，因為他知道我的海事經驗最少不在他自己以下，所以他願意說定要接受我的意見，就算我協同他管帶一樣。

他還說了許多別的懇摯的話語，而我也知道他是一位忠厚的人，所以我無法拒絕他的建議。再則，儘管我自己過去遭遇過幾次不幸，我想觀光世界的那股渴望還是像從前一樣地強烈。這裏剩下的唯一困難就是要說服我的太太。不過，爲了子女的將來利益，她最後也就答應了。

我們於一七〇六年八月五日出發，於一七〇七年四月十一日到達聖喬治堡。我們在那裏逗留了三

個星期，讓水手們休息一下，因為有許多水手都病了。然後，我們又從那裏駛到了東京。這位船長決定在東京耽擱下來，因為他打算採辦的許多的貨物沒有齊備，甚至也不能希望在幾個月裏頭趕辦清楚。所以，爲了應付必需的開銷起見，他購買了一艘東京人往來附近島嶼的單桅帆船，裝上了幾種貨物，派出了十四名人員——中間有三個是當地的——指定我担任管帶，全權處理買賣的事情，他自己却留在東京料理另外的事務。

我們還沒有駛出三天，就趕上了一陣風暴；我們先給趕着向東北偏北，接着又轉向正東漂流了五天。之後，天氣轉好了，不過天上還是吹着一陣相當強烈的西風。第十天，我們遇到了兩艘賊船，牠們很快就追上了我們，因爲我的單桅帆船裝載很重，所以也駛得很慢，同時我們也沒有自衛的設備。兩艘賊船同時靠上了，他們在首領統率之下兜兜地上來了。他們看到我們通通俯伏在甲板上（這是我吩咐大家要這樣辦的），馬上用一些結實的繩子把我們綁了起來，派人守住，一面就跑去翻搜我們的船貨去了。

我發現他們裏面有一個荷蘭人；他雖然不是他們的首領，但是好像也還有一點權力。他從我們的外貌上知道我們是英國人，就用我們的口音咕嚕一陣，發誓一定要把我們背靠背綁起來，扔到海裏。我說得一口很好的荷蘭話；我告訴他我們是甚麼人物，而且求他顧念大家都是基督徒和新教徒，大家又是攻守同盟的鄰國，向兩位船主說說好話，請寬饒寬饒我們。這番話反而點着他的怒火；他又一再嚇唬着我們，一面轉過頭去用日本話（照我想的）向他的伙伴激昂地說了一陣，中間常常用到

了「基督徒」這個字眼。

較大的一艘賊船由一個日本人船主帶領，他會說幾句荷蘭話，不過却說得十分蹩腳。他走到我的面前，盤問了幾句。我務必恭恭敬敬地答覆了。他說我們不會死掉的。我向這位船長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就轉身對那個荷蘭人說道，我很痛心，一個異教徒倒比一個基督徒兄弟來得慈悲。但是我馬上知道自己不該說這些蠢話：因為那個陰狠的無賴後來就一再鼓勵那兩個船長把我扔到海裏；雖然他沒有達到這種目的（因為他們答應過我，說我不至於死掉，所以他們沒有聽從他的勸告），但是他到底贏了一着，那就是給我一個在表面上比死還壞的處罰。我的手下給他們分做兩伙，分裝在兩艘賊船上，我的單桅帆船却裝上了他們的人手。至於我呢，他們却決定把我放在一隻很小的獨木舟上面，配上了木槳、風帆和四天的給養，讓我去隨波漂流。但是那位日本人船長十分仁慈，他再從自己的積儲裏頭抽出了一倍的給養給我，並且禁止人家索搜我的身上。我走到獨木舟上面去了，同時那個荷蘭人却站在甲板上面，把荷蘭話裏面所有的詛咒和辱罵，通通堆加到我身上來了。

大約在發現賊船以前的一點鐘光景，我們測定過一次我們的船位，知道我們當時正在北緯四十六度和東經一百八十三度的地方。我離開賊船稍遠的時候，我憑着手提望遠鏡發現了東南方面有幾個島嶼。因為風是很順的，我就張起了風帆，希望能夠駛到最近的一個島嶼。大約經過了三個鐘頭，我居然達到了我的目的。那裏完全是一片巉岩，不過我倒找到了幾個鳥蛋。我擦到了一個火種，燃着一些石南和乾枯的海藻，烤熟了我的鳥蛋。我打算儘量節省我的給養，所以我就不吃其他的東西。我在



一塊岩石的下面過夜，地上鋪上了一些石南。我睡得十分安靜。

第二天，我駛到了第二個島嶼，接着又到了第三個和第四個島嶼，有時使帆，有時盪槳。但是我不想詳述我的困苦情形了，這裏我只要告訴讀者：到了第五天，我到達了我望見的最後的一個島嶼，那是落在前面幾個島嶼的東南偏南。

這個島嶼比我的估計遠了許多，我花了不下五個鐘頭的時光才到達那裏。我幾乎在那兒兜了一個圈，才找到了一個方便的上岸處所；那算是一道小港，大約比我的獨木舟大了三倍。這裏完全是一片岩石，僅僅有幾處點綴着一些青草和芬香的香草。我拿出我的糧食，吃了一點，就把剩下的東西存在一個洞穴裏——這裏有很多這樣的洞穴。我在岩石上面找到了很多鳥蛋，而且也找到了大量的乾枯海藻。我打算第二天把這些海藻拿來生火，好好地把鳥蛋烤熟起來（因為我隨身攜帶着火石、火刀、火柴和取火鏡。）我就在我貯存糧食的洞穴裏頭躺了一晚，我的臥榻也就是那些我準備當作燃料的乾草和海藻。我睡得很少，因為我心裏的不安勝過了我的疲乏，而且總教我睡不下去。我想到自己多麼困難在這麼一個絕地裏生活下去，想到自己的結局一定會多麼悲慘。我覺得洩氣極了，乃至於不想爬了起來；等我提起精神爬出洞穴的時候，這一天却已經過去不少了。我在岩石上走動了一會。天氣十分晴朗，太陽也熱得厲害，我只好把臉孔轉開了。陡然，我眼前暗了起來，照我想來，那種樣子跟雲翳完全不同。我轉頭一看，我發現在我和太陽的中間夾着一塊巨大的不透明物體，正向着這裏移動。它好像離地有兩哩光景，把陽光掩蔽了六七分鐘的工夫，但是我並不覺得這時的空氣會比我站在高山的

陰陰地方寒冷了多少，也不覺得光線暗淡了多少。當它靠近我頭上的當兒，看來却是一個固體的東西，底下平滑，映着下面的海水發出了很亮的光彩。我站到一個大約離岸有兩百碼光景的高地上頭，我看見這個巨大的東西沉了下來，差不多跟我保持着平行，相距不過有一個英哩的樣子。我拿出了手提望遠鏡，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許多人物，在好像是斜坡的邊緣上跑上跑下；但是他們究竟在幹些什麼，我却不能辨出來了。

自然的貪生心理在我的心上掀起了一股快樂的情緒，我馬上湧上了一種希望，以為這個奇跡總會幫助我離開目前的絕境的。但是同時讀者却很難想像我當時的驚訝狀態，居然看到了一個空中的島嶼，上面還住着許多人類，他們可以隨意地叫這個島嶼升降前進（看來是這樣的）。不過當時我却不想對這個現象從事哲理的探究，我倒寧願注意這個島嶼究竟要採取怎樣的行程，因為有一會它好像停住了似的。可是，過了一會，它走得更近了，我可以看到上面的邊上有幾層走道，每隔相當的距離就配上一座上落的階梯。我還看到最低的一層走道有幾個人拿着長長的釣竿在那兒垂釣，其餘的人眾就站在旁邊望着。我向島上揮舞着我的小帽（因為我的禮帽早已戴壞了）和手帕；同時當它靠近的當兒，我又提了最高的聲音呼喊起來。接着我又瞭望了一會，我看到一羣人衆應集在我大體可以看到的一邊。他們彼此用指頭指點着我，我就知道他們分明已經發現到我了，儘管他們沒有答覆過我的呼喊。我看到有四五個人匆匆忙忙地爬上了階梯，跑到島嶼的頂上，然後就不見了。我當下猜想他們一定是爲了這件事情向當局請示去了。

上面的人衆增加起來了。不到半個鐘頭，這個島嶼又移動起來，浮升起來了，最低的一層走道距我站着的那塊高地就不到百碼光景了。這時，我就裝出極端懇切的姿態，使用極端謙卑的聲調，訴訴念念了一陣，但是我還是沒有得到他們的回答。站在上面離我最近的幾個人士，從他們的打扮看來，好像是幾位顯赫的人物。他們一邊望着我，一邊彼此熱烈地談論着。最後，裏面的一個用了一種清晰流暢的方音，很像是意大利口音，喊了出來。於是，我馬上就用意大利話回答了他們，希望最少那種聲調可以教他們聽得比較地順耳。雖然我們誰也不懂彼此的語言，不過我的意思他們是容易瞭解的，因為他們看出了我的困難的處境。

他們擺出了一種手勢，要我從岩上走下，再走上海邊那裏。我照着他們的吩咐做了。同時，這個飛鳥也升到了一個適當的高度，有一邊就對着我的頭上，從最低一層的走道上垂下了一根鍊子，下端繫住了一個座位。我就安坐在座位上面，讓他們用滑車吊了上去。

## 第二章

我上去之後，就給一羣人衆包圍了起來，不過靠我頂近的一些人士好像都是比較有職身份的。他們帶着無限的驚奇看我，我也一樣驚奇地看着他們，因為我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樣子、打扮以及面貌那樣奇特的人種。他們的腦袋全是歪的，要不偏右，就一定偏左；他的一隻眼睛朝着裏面，另外的一隻眼睛却筆直朝着天頂。他們的外衣繡上了許多太陽、月亮和星星的形狀，中間還夾伴着提琴、笛子、豎琴、喇叭、六絃琴、鍵盤琴以及我們在歐洲沒有見到的許許多多的樂器的圖案。我到處看到了許多僕役打扮的人物，手裏都拿着一根短棒，棒頭吊上了一只膨脹的球囊，好像是打禾棒似的。球囊裏面裝了少量的乾豆或小塊的石子（這是我後來聽他們說的）。他們不時就用這種東西撲打那些站在他們身邊的人士的嘴巴和耳朵。我當時實在不懂這種辦法究竟是甚麼意思；好像這些人士的心靈完全灌注在沉思上面，要是沒有外來的力量加在他們的說話器官和聽覺器官上，來提醒他們，那麼他們就既不會說話，也不會聽見別人的講話。就爲了這種道理，那些可以担負得起的人家總是在家裏雇用了一個打手（原文是一克利孟諾爾），當做了一個僕役，無論是出門或訪友，都離他不了。這位管事的職務就是每當兩個以上的人物聚在一道的時候，就用這個球囊輕輕地敲着應該說話的那個人物的嘴巴，同時也輕輕地敲着聽取說話的那個或那些人物的右耳。這位打手也得小心地服侍他主人走路，有

時也得在他主人的眼睛上面輕輕地撲打一下，因為他總是一心一意地在那兒沈思，所以他隨時都有跌落懸崖和撞上柱子的危險，而走在街上也可以把別人或者讓別人擠進了水溝裏去。

這是必需向讀者說明一下的，要是不然，讀者一定會像我一樣地不能了解他們的行動；當他們把我引上階梯，到了烏頂，走向王宮的時候，我就不懂他們爲甚麼會那種樣子。我們上去了以後，他們就有好幾次忘記了自己在幹着甚麼，把我拋開了，每次總是多虧他們的打手重新喚起了他們的記憶；他們好像根本沒有給我的奇裝怪貌和羣衆的吶喊聲動過似的。那些羣衆的心思倒並不如他們那樣地專注。

最後，我們走進了王宮，到了朝廷。我看見那位國王高坐在寶座上面，兩旁侍立着許多顯貴。寶座的前面擺着一張很大的桌子，上面擺滿了許許多多的球體、圓形以及各種各式的數學儀器。雖然我們進來的當兒，全體朝臣也不免喧嘩了一陣，可是這一位國王陛下却一點沒有注意到我們。當時他正在深究着一個問題；我們最少聽候了一個鐘頭，他才解決了那個問題。他的左右都站着一個年青的侍從，手裏都拿着一根拍子。他們看他得空了，於是一個就輕輕地敲着他的嘴巴，另外一個就敲着他的右耳。這樣一來，他才驚動了一下，就像一個人陡然醒來了似的。他望到了我和我的同伴，這才想起了我們進來的事情；他早已接到過報告了的。他說了幾句，馬上就有一個年青的伙子拿着拍子走到了我的身邊，輕輕地敲拍着我的右耳。但是我極力做出了一種手勢，表示我無需這種傢伙——後來我才知道，這件事情曾經叫這位國王和全朝人七十分輕視了我的智力。據我猜想，這位國王問了我幾個問

題，我就用我知道的各種語言回答他。後來大家知道了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他們也聽不懂我的語言，他們就照着國王的吩咐，把我領到王宮裏面的一所房間裏去了（這位君主就憑着優待生客凌駕了他的先王），同時還指派了兩個僕役來伺候我。我的飯食端來了，同時還有四位顯貴來陪我吃飯——我記得他們都是貼近國王左右的人物。我們每人有兩道菜肴，每一道都是三盤。第一道有一塊切成了等邊三角形的羊肩，一塊菱形的牛肉，一塊擺線形的布丁。第二道有兩隻裹成琴形的鴨子，幾塊好像笛子的香腸和布丁，一塊豎琴形狀的仔牛胸肉。那些侍役也把我們的麵包切成了圓錐形，圓柱形、平行四邊形以及幾種其他的數學形體。

我們進餐的時候，我冒昧詢問了幾件東西在他們語言裏面的名稱。這幾位貴人在他們的打手幫忙之下，很高興地答覆了，希望我會佩服他們的偉大才能，要是我能够跟他們談話。過後不久，我就可以叫取麵包和酒類乃至我需要的其他東西了。

進餐以後，我的陪伴告退了。有一個人物却又奉了國王的命令到我這兒，後面還跟着一個打手。他攜帶着筆墨紙張和三四冊書籍，一邊還擺出種種手勢，讓我明白他是教我說話的。我們共處了四個鐘頭；在這裏頭，我一行一行地寫了不少的字數，上面還寫上譯文。我還學會了幾句短句。我的教師吩咐我的一個僕役拿點東西，打個旋轉，鞠一個躬，坐下，起立，走路等等。我就把這些句子寫了下來。他還在他的一本書藉上讓我看看上面的各種圖像，諸如太陽、月亮、星星、黃道、熱帶、極圈以及各種平面和立體的名稱。他告訴我各種樂器的名字和樣子以及演奏這些樂器的技術上的普通術語。

他走了以後，我就把這些字眼和這些字眼的注釋，照着字母的順序排列起來。這樣學習了幾天之後，憑我十分可靠的記憶能力，我居然稍稍瞭解了他們的語言。

我解釋做「飛鳥」或「浮鳥」的那個字眼，原文是「勒普塔」；我始終無法知道這個字眼的實在根源。在古老的語言裏面，「勒普」訓做「崇高」，「安它」訓做「治者」，他們說是「勒普安它」就是從這兒來的，後來又訛為「勒普塔」了。不過我倒不贊成這種說法，這似乎有點牽強。我向他們的學者提出了我的推想，我以為「勒普塔」就是「夸西、勒普、烏特」；「勒普」的正訓就是陽光在海裏跳動，「烏特」就是翅膀。不過我不想武斷，只好請公正的讀者判斷去了。

那些奉旨來招呼我的人，看我穿得太壞了，就吩咐一個裁縫在第二天早晨來我這兒，替我量了一套衣服的尺寸。這位工手的量法同歐洲的同行完全兩樣。他先用一架四分儀測量我的身長，接着又用短尺和圓規量我全身的寬厚和輪廓；他把這些通通紀錄在單子上面。六天以後，他送來了一套做工很壞的衣服，大大地走了樣子，因為他在計算的當兒偶爾搞錯了一個數字。不過我還是感到安慰，因為我看到這種事情是滿多的，所以就毫不介意了。

因為我沒有衣服，又碰上了一次毛病，所以我就在家裏待過了好些日子。在這裏頭，我大大增加了我的語彙。第二次進宮的時候，我就可以聽懂國王所說的許多事情，也可以回答幾句。國王已經下令要這個島嶼朝東北偏東移動，直抵拉格多上空的垂直點，那裏算是下邊實地國境的首都。這大約有九十裡距離，我們的行程經過了四天半工夫。我完全沒有感覺到這個島嶼在空中行進。第二天早

上，大約十一時光景，國王自己，陪侍着貴族、大臣和百官，通通搞好了他們的樂器，一連不斷地演奏了三個鐘頭。我真給那種聲音震昏了。我也揣摩不到牠們的意義，後來還是由我的導師給我說明了。一下。他說他們島上的人民都有一付能够欣賞天體音樂的耳朵，那種音樂總是在適當的時期演奏出來；現在宮廷就是準備要顯示一下他們演奏他們第一擅長的樂器的本領。

在我們前赴首都拉格多的途中，國王陛下還下了一道命令，要這個島嶼在一些村鎮的上空停留一會，接受他的臣民的申請書。爲了這件事情，他們放下了幾根繩子，下端系着一塊小小的墮子。那些人民就把他們的申請書綁在這些繩子上，讓人家直拉上來，就像小學生把紙片扎在紙鳶的繩尾一樣。有時我們也收到了下面的酒食，這些東西却是用滑車拉了上來。

在我學習他們的字彙上，我的數學知識給我很大的幫助。他們的字彙大都從科學和音樂上頭來的。我對音樂也不是完全外行。他的觀念總是擺脫不了線條和形體。比方說吧，他們要讚美一個女人或者任何動物的美麗，他們總是要用稜形、圓周、平行四邊形、橢圓以及其他的幾何名詞或是音樂上面的藝術術語（這裏不必引述了）來描繪一番。我在御廚裏面看到了各種數學的儀器和樂器，廚子們就照着這些儀器的樣子切好蹄膀，端上國王的席上。

他們的房子蓋得很壞，牆壁總是東倒西歪的，在任何房間裏頭都沒有一个正角。這些毛病是由於他們輕視實用幾何學，他們以爲這些都是庸俗的，機械的；他們給予工人的指示却又過份的精細，不合工人的智力，所以永遠是錯誤百出。儘管他們在紙頭上運用矩尺、鉛筆和兩脚規都滿够精明，可是



在日常生活行爲習慣上，我却沒有見過會比他們還要笨重、古怪、呆滯的角色；除了數學和音樂以外，他們對於其他課題的觀念，也不會有一個人真像他們那樣的遲鈍紛亂。他們都是很壞的辯論家，總是激烈地反對別人，除非他們的意見都對，但是這在他們却是稀罕的一回事體。他們對於幻想、想像和發明完全是陌生的，在他們的語言裏面也沒有了一個可以表達這些觀念的字眼。他們整個的思想和心靈活動就局限在上面提到的那兩門科學裏頭。

他們多數都十分相信占星術，特別是那些研究天文的學者，雖然他們都羞於公開承認。但是我最近奇怪而且也完全不解的倒是我發覺他們對於時事和政治具有一種強烈的愛好，他們總是不斷地探究公共的事件，發表自己對於國事的見解，熱烈爭論一個政黨的一點一滴的意見。我的確也在歐洲的多數數學家裏面發現過這種愛好，雖然我始終不能發現這兩門科學會有一點近似的地方；除非這些人士通通假定：最小的圓周跟最大的圓周都有一個的度數，所以調理世界需要的才幹不會超過於運轉一個球體。但是我倒寧願認為這種氣質是由於我們十分普遍的人類天性上的一種缺憾；對於我們最少關係的東西，對於我們的天性和學問最不適宜的事情，却偏偏要特別關心，偏偏要特別逞能。

這些人士永遠是惶惶不安的，始終沒有享受過片刻的心理寧靜；他們不安的原因却不會教別人感到同情。他們的憂慮由於他們害怕天體的幾種變化。例如，因為太陽不斷地接近地球，地球總有一天會給它吸住或者吃掉；太陽的表面慢慢就會給它自己揮發出來的氣體蒙住，再不會把光線照到世界；地球只差一點沒給上次彗星的尾巴掃到，那一下一定可以把地球弄成灰燼；按照他們的計算，下次彗

星將在三十一年以後，它很可能毀滅了我們。因為它要是走到了它的近日點，它一定會跟太陽相當地接近，（按照他們的計算，他們就很有理由担心）它會吸收一股很高的熱力，強度要比熾熱的紅鐵高過了萬倍以上；當它離開了太陽以後，它會拖着一條長有一百萬另十四哩的燦爛尾巴；要是地球在距離彗星本體或核心一百萬哩的地方迎上了這個尾巴，它就會在自己的軌道上燃燒了起來，化為灰燼；太陽天天消耗自己的光線，又沒有營養來補充牠們，最後一定會消耗干淨而趨於滅亡，結果仰賴太陽照耀的地球和一切行星也都歸於盡。

他們永遠担心着諸如此類的當前危險，所以他們既不會睡得安詳，也不會對一般的人生樂事感到興趣。他們一早碰上了了一個熟人，他們首先問起的總是關於太陽的健康問題，他看牠下山上山的情形怎樣，他們有甚麼希望可以避免彗星的襲擊。孩子們總是喜歡聽聽神奇鬼怪的恐怖故事，他們一面聽得津津有味，一面却怕得不敢去上床睡覺。他們對於這種的談話也就陷進了那些孩子們的一樣心情。

這裏的女人滿有生氣。她們輕視自己的丈夫，非常喜歡外來的生人。這裏總有許多從下邊大陸上來朝見的人物，有的爲了市鎮和團體的事件，有的就爲了個人的特殊事故。但是他們很受人家的輕視，因爲他們沒有人家那樣的天賦。許多閩秀就在這一批人物裏頭挑選她們的情人：教人苦惱的倒是他們的行動實在是過份隨便，過份大意了，因爲丈夫總是專心一志地想着事情，只要供給他紙張用具，打手不站在他的身邊，那麼情姑和情郎就可以當他的面前盡情行事了。

雖然我覺得這裏是世界上的極樂地方，可是那些太太和小姐却總是埋怨自己給困在這個島上；儘

管她們都是養尊處優地住在這裏，可以任意地行事，她們總是渴望看看下邊的世界，到首都去娛樂一下。沒有得到國王的許可，她們是不許到首都去的，因為那些顯貴根據多次的經驗，知道要說服他們的太太從下面回來實在是很難的。我聽說有一位高貴的閨秀，已經有幾個兒子了，她的丈夫就是當朝的首相，而且也是國內頂闊的人家——他是一位風雅的人物，非常喜歡他的太太。她住在島上最好的邸第裏頭。她藉口健康關係，到拉格多去了，就在那兒躲存了幾個月工夫。直到後來國王簽發了一張逮捕狀去搜尋她，才在一家陰暗的食店裏頭把她找到。她弄得一身襤褸，因為她已經把她的衣服當掉，來維持一個年老殘廢的脚夫；他還天天地打她。她十分不願地給人家帶起走了。雖然她的丈夫用盡了一切好心接她回去，沒有說一句怨言，可是不久她又携帶着全部珠寶溜到下面，找她的情人去了。以後也就不知下落了。

也許讀者會這樣覺得，這件事情與其說是一個那樣遼遠的國家的故事，毋寧說是歐洲或英國的故事。不過讀者應該會樂意考慮一下，女流的水性楊花並不限於甚麼氣候和甚麼民族，牠們比起我們的想像還要一致。

大約有一個月光景，我就很會運用他們的語言了，而且忝逢侍駕的時候，也可以答覆國王的許多問題了。這位國王對我經歷過的各國的法律、政治、歷史、宗教和俗習，絕無一點探究的興趣；他的問題只限於數學方面，可是對我告訴他的情形却又表示十分的輕視而且也漠不關心，雖然他的兩旁的打手還是時時地提醒着他。

## 第二章

我請求這位君主讓我觀光一下島上的風光，他欣然允許了，而且還派了我的導師陪我回去。我主要想知道這個島嶼的運動究竟是憑了甚麼人爲的或自然的原因。現在我願意向讀者做個原理的說明。

這個飛鳥或浮鳥是正圓的，直徑是七千八百三十七碼，約合四哩半光景，所以牠的面積有一萬英畝。牠的厚薄有三百碼。牠的底下，或者說從下面看到的底面，算是一片平滑的規則的金剛岩，厚約兩百碼。這裏上去，按照鑛層的一般層次積疊着幾種鑛物。再向上去就是一層肥沃的土壤，深度有十尺或十二尺左右。島嶼表面的四周向中央傾斜，所以落在島上的雨露都順着溪流流向島中，匯到四個大塘裏去。大塘的周圍大約都有半哩的光景，距離中央都有兩百碼的遠近。塘水在白天裏頭不斷地受着太陽的蒸發，所以不至於泛濫。除此以外，這裏的君主還有這樣的權力，可以把這個島嶼升到了雲層以上，所以他可以任意阻止雨露的降落。根據許多科學家的一致意見，最高的雲層不會超過兩百碼以上，所以至少在這裏一向沒有過這種現象。

這個島嶼的中央有一個岩穴，直徑約有五十碼左右。他們的天文學家就在這裏放下了一座很大的圓屋，所以這裏就叫做「福蘭丹納·卡諾爾」，或者是「天文學家的洞天」，位置大約就在金剛岩表

面下去一百碼光景。洞裏點上了二十盞長明燈，靠着金剛石的反射，向四方八面發出了強烈的光亮。這裏貯存着各種各式的六分儀、四分儀、望遠鏡、觀象儀等等天文儀器。但是全島命運所系的最重要的瑰寶却是一塊龐大的磁石，樣子就像一把絨布的梭子，長有六碼，最厚的部分最少有三碼以上。磁石中間攢上一根非常堅固的金剛石軸子，磁石就在這一根軸子上轉動。牠安得十分均衡，所以只要輕輕地碰了一下，就會轉動了起來。磁石外面圍上一個金剛石的圓筒，長有四尺，厚有四尺，直徑有二碼光景，放得很平，下邊架着八隻金剛石腳子，每隻腳子各高六碼。圓筒裏面的中部有一個槽溝，深有十二寸，軸子的兩端就安在這一道槽溝上面，隨時可以旋轉。

不管用任何力量都不能把這塊石頭移動一下，因為那座圓筒和牠的腳子跟當做這個島嶼的底子的金剛石是連成一體的。

這個島嶼就憑着這塊磁石才能够上升下降，並且從這裏移到那裏。因為這塊磁石的一頭對這位君主統治的那塊地區具有吸力，而另外一頭却具有推力。只要把磁石豎直起來，讓牠具有吸力的一頭朝着大地，這個島嶼就降落下來了；要是讓牠具有推力的一頭朝下，牠就筆直地升騰上去了。要是磁石的位置是傾斜的，那麼這個島嶼的運動方向也是傾斜的。因為在這塊磁石上，力的作用總是跟磁石的方向保持平行。

靠着這種傾斜的運動，這個島嶼就可以走到這位君主治下的各地。爲了解釋這個島嶼的行進情形，我們讓 A B 代表一條橫貫保爾尼巴比全境的直線，讓 C D 代表磁石，D 是具有推力的一頭，C 是



Laputa 勒普塔  
Lagado 拉格多

Balnibarbi 保爾尼巴比  
Malonada 馬爾當納達

具有吸力的一頭，這個島嶼在C點上頭。現在再讓這塊磁石保持C D的方位，使具有推力的一頭朝下，那麼這個島嶼就會向D點斜升上去。等它到達了D點之後，我們又讓磁石在軸上轉個方向，使他具有吸力的一頭朝向E點，那麼這個島嶼又會傾斜地走向E點。之後，要是磁石再在軸上轉動了一下，搞成E F的方位，使具有推力的一頭朝下，這個島嶼又會向F點斜升上去，然後再把磁石具有吸力的一頭朝向G點，這個島嶼也就會走到G點；這時只要把磁石轉動一下，教牠具有推力的一頭筆直朝下，這個島嶼就會從G點走到H點。就憑着這樣因時制宜地變動磁石的地位，這個島嶼就會順着傾斜的方向上上下下，同時憑着這樣的一上一下（那種斜度是不顯著的），這個島嶼就會從這裏的一個地方走到了這裏的另一個地方。

但是這裏却必須注意一點，那就是：這個島嶼不能走到下邊國境的範圍以外，也不能升到距地四哩的高空以上。對於這種情形，他們的天文學家（他們寫過許多關於這個磁石的連篇大著）提出了下述的理由：磁性的作用不超四哩的距離以外；埋藏在這裏陸地下面的，以及埋藏在距離這裏海岸六哩左右的海里的對這塊磁石發生作用的鐵物，並不過佈於全球，而是只限於他們的王土以內；一位君主憑着這種優越的地位，也就不難教所有落在那塊磁石吸力以內的地區服從自己。

要是這塊磁石同水平保持平行，這個島嶼就站住了，因為在那種情形之下，磁石的兩頭和地面距離相等，具有相等的力量，一頭下吸，一頭上推，結果就不會發生運動。

這塊磁石由幾位天文學家照管，他們遵照國王的指示，隨時安置磁石的方位。他們利用那些遠比

我們精良的鏡子觀察天體，他們一生最大部份的時光就消磨在這個上面。雖然他們最大的望遠鏡也沒有超過三尺，可是這些鏡子的倍率倒比我們一百尺的望遠鏡高了許多，觀察星體也比我們的更加清楚。這種方便使他們的發現達到了很遠的空際，超過了我們歐洲的天文學家。他們編製過一張總目，裏面有一萬個恆星；我們最大的恆星總目都沒有達到這個數目的三分之一以上。他們還發現了兩顆小星或衛星，圍繞着火星運行；裏邊的一顆距離主星的中心恰恰就是主星直徑的三倍，外邊的一顆五倍；前者繞行十小時，後者繞行二十一小時半；所以牠們周期時間的平方和牠們距離火星中心的長度的立方十分相近，這就明白地說明了牠們同樣也受影響其他天體的萬有吸力定律的支配。

他們發現了九十三顆不同的彗星，而且也十分精確地定下了牠們的周期。要是這是正確的（他們深信是這樣的），大家一定都熱烈希望他們會把他們的觀察公布出來，好教現在還是十分殘缺不全的彗星學說可以臻至完美的程度，跟天文學的其他部門一樣。

只要這位國王能够說服他的內閣，他很可以變成全世界第一專制的君主。但是那些閣臣在下面大陸上都有產業，而且也認為寵幸的地位十分不穩，所以始終不會贊同奴役自己的鄉邦。

要是那一個市鎮發生了叛亂，或者搞成了內亂，或者拒絕繳納向例的賦貢，國王就有兩種壓服的方法。第一種方法，也是頂頂溫和的方法，就是把這個島嶼懸在這個市鎮和周圍土地的上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剝奪他們享受陽光和雨水的利益，使居民遭受飢餓和疾病的痛苦。要是他們是罪有應得，他們還得挨到上面扔下的許多大塊石頭的打擊。他們沒有防衛的辦法，只好躲存到岩穴或地洞裏



去；同時他們的屋頂也給打得粉碎了。要是他們還執迷不悟，或者還打算起議，他就拿出最後的辦法，讓島嶼一直降到他們的頭上，把房屋和人民一起毀光。不過，這是一種極端的手段，這位君主很少採取這種極端的手段，他的確不願實行這種極端的手段，他的閣員也都不敢勸他採取這樣的行動。這種行動既可以教他們結怨人民，又可以教他們自己的產業大受損害，因為島嶼算是國王的莊園，他們的產業全在下面。

其實，這裏的國王爲甚麼總是避免採取這種可怕的行動，除非是萬不得已——這裏頭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理由。因爲，如果國王想要毀滅的市鎮恰好有座把高岩（就像許多大城市常有的一樣，也許當初就爲了避免這種災難才選擇了這個地點），又如果那裏豎着很多的高塔石柱，那麼陡然的降落就很可能危害島嶼的底面。儘管牠是一個厚達兩百碼的整塊金剛岩，像我起先說過的，可是遇到過重的衝擊，可能也會破裂的；要是過份靠近下面房子的火焰，也可能爆裂起來，好像我們烟肉裏面的鐵板石壁常常發生的那種情形一樣。所有這些，人民是完全明白的；他們也知道對於自己的自由和財產可以爭執到甚麼程度，就應該適可而止。同時在國王方面，縱使他一旦勃然震怒，痛下了決心，打算把一座市鎮壓成塵粉，他也得吩咐讓島嶼慢慢地下降；他的藉口是惠恤人民，其實還是害怕搞破了金剛石底子。這是他們哲學家的一致意見：這個島嶼的底子要是破裂了，那塊磁石就無法再把它提升上去，整個島嶼也就會擱到地面上去了。

距我來到這裏的三年以前，這位國王到國內巡視過一次。那時候曾經發生了一樁非常的事件，幾

乎要把當朝的王運告個結束；至少現在他們是這麼說的。在那次出巡的時候，國王陛下首先蒞臨了林達林諾，那是他們國內的第二個都市。這裏的人民一向就常常抗議他們受着種種重大的壓迫；當國王離開了這裏三天以後，他們馬上把城門關閉起來，把長官抓到，同時還用一種教人不能相信的速度和努力，在市鎮（牠是正方的）的四角上建起了四座大塔，同市上正中的尖峯一樣地高下。他們在那座尖峯和四座大塔的頂上分別安上一塊巨大的磁石。他們還預備了大批最易燃燒的燃料，準備在前面計劃失敗的時候，就用這些燃料來燒壞島嶼的金剛岩底子。

林達林諾人叛變了八個月以後，這位國王才接到了完整的報告。他馬上命令把他的島嶼浮到這裏的上空。這裏的人民是同心一志的，他們早已準備了許多糧食，而且又有一條大河從市裏貫穿過去。國王在他們的頭上逗留了幾天，剝奪了他們的陽光和雨水。他吩咐把許多繩子吊到下面。可是沒有一個人送上了一封志願書，反而提出了許多大胆的要求，諸如賠償他們的損失、廢除苛雜、選舉自己的長官等等的非分要求。於是國王命令島上的全體居民從島上最低一層的走道上扔下許多巨大的石頭。可是市民早已防到了這下毒手，把自己的人口財產通通存到四座大塔和堅固建築物以及地洞裏去了。

現在國王決定要壓毀這些囂張的人民了，於是他命令把島嶼慢慢地降到距離塔頂峯端不到四十碼的空間裏去。他的命令照辦了，可是執行這項任務的官員却發現島嶼的下降比尋常快當許多，而且把磁石轉動起來也很難教磁石保持固定的方位，總覺得島嶼要掉下似的。他們連忙把這樁怪事向國王請示，請求國王允許讓島嶼升高一點。國王同意了，同時還召開了一次全體的國務會議，特令主管磁石

的官員列席與議。一個年紀最大經驗最富的官員奉命去舉行一次試驗。因為島嶼已經升到他們所受的吸力以外，所以他拿了一根長有一百碼的堅固繩子，下面繫上一塊金剛石，裏面含有一種鐵鑛混合物，性質同構成島底的金剛岩一樣，從島上最低一層的走道上慢慢地垂到下邊的塔頂上面。這塊石頭垂下不到四碼的光景，這位官員就覺得它給緊緊地拉了下去，甚至他很難把它拉回。接着他又扔下幾塊細小的金剛石，他發現牠們很快就給塔頂吸去了。他還在另外三座的大塔和尖峯上面做了同樣的試驗，他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

這件事情把國王的計劃完全打破了，他（不管別的）只好答應了這裏的人民的要求。

有一位大臣告訴過我，說是當時這個島嶼要是降落得太低，弄得不能夠再升起來，那裏的市民就決定讓牠永遠地擱在那兒，把國王和他的臣僕通通殺掉，把政府整個地改革一下。

根據這裏的一條憲法，國王和他的兩位長子都不准離開這個島嶼；王后不是過了受孕的年齡也是不准離開這裏的。

## 第四章

雖然我不能說我在這裏受到了虐待，可是我必須承認我覺得自己太受忽視了，乃至於不無受到幾分的輕視。因為這裏的國王和人民除了數學和音樂以外，對於任何部門的學問都毫無興趣；可是在那兩門學問上，我却比他們差得很遠，所以也就不受他們的注意。

在另一方面，我觀光過島上的風光以後，我也就很想離開那裏，因為我實在討厭這些人們。他們對於那兩門科學的確高明，我也一向十分尊崇這兩種科學，而且也不是完全外行；但是他們却那樣沉迷在思考裏頭，我就從來沒有遇見過像他們這樣的難堪的伴侶。在我逗留這裏的兩個月期間，我只是跟女人、職工、打手、宮監一流的人物交談；結果却教我自己更受人家的輕視。不過，也只有從這些人物那兒，我才可以聽到一些合理的答問。

我下了一番苦工之後，我就很懂得了他們的語言。我在這裏不受人家的敬重，所以我很討厭催促在這個島嶼上面，打算一有機會就趕快離開了。

朝廷裏面有一位顯赫的貴族，算是國王的至戚；就爲了這個理由，他才備受人家的尊敬。他是公認的全國最蠢最笨的人物。他替國家建立過許多赫赫的功業，滿有天賦和學問，公正不阿。不過他對音樂却十分低能，有人說他常常打錯了拍子；再則，他的教師費了很大的氣力，也無法教他證明數學

上的頂頂容易的定理。他對我十分客氣，常常光臨我的客寓，垂詢歐洲的事情，諸如我到過的各國的法律、習慣、民俗和學術等等。他十分用心地聽我講述，並且提出了許多高明的見解。他也有兩個助手隨侍左右，當做儀仗；不過除了出入朝廷或正式拜會，他絕不差使他們；我們兩人一起的時候，他總是叫他們退避出去。

我拜託這位貴人代我向國王陛下請求，准我離開。他照辦了，不過同時却表示遺憾；因為他的確幾次向我提出過十分優越的職務，我都非常委婉地謝絕了。

二月十二日，我辭別了國王陛下和朝廷上下。國王送我一件價值兩百英磅左右的禮物。我的保護人國戚大人也送了一件同樣的禮物，並且還給我一封介紹信，把我介紹給一位住在首都拉格多的友人。這時，這個島嶼恰好浮在距離拉格多兩哩左右的一座高山的天空上面，我就讓他們照我先前上來的樣子從最低一層的走道吊了下去。

這個大陸，就飛鳥君主統治的範圍來說，全部叫做保爾尼巴比；這個首都，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叫做拉格多。我到了這一塊實地以後，我頗覺得滿意。我毫不在乎地走進了城裏，因為我打扮得就像是一個當地的人士，而且也滿有本事可以同他們交談一番。我很快找到了我被介紹的那個人家，把他朋友——島上貴人——的書信呈交上去；我受到了十分優厚的接待。這位貴族的大名是蒙諾第，他吩咐在他自己的家裏替我收拾了一間房子，我逗留在首都的時候就一直住在這兒，而且受到了非常周到的款待。

第二天早上，他就帶我坐上了馬車到城內觀光去了。這座城市大約有半個倫敦的大小，不過房子都蓋得十分古怪，而且大半是多年失修了。街上的行人總是匆匆忙忙地走着，相貌粗野，兩眼呆滯，而且大體都穿得破破爛爛。我們走出了一道城門，在郊外大約走上了三哩光景。我看見許多勞動者拿着各種各式的工具在地裏做活，但是我猜想不到他們究竟在幹些甚麼。我也沒有發現過一種麥子和一根青草，雖然這一帶的土壤似乎也算得肥沃。我對這裏城市和鄉村的古怪樣子不禁感到了驚奇，我冒昧地請我的嚮導解釋一番。我說，街上田裏許許多多的忙頭忙手和忙臉究竟都忙着一些甚麼，我並沒有發現他們忙出的良好結果，而且倒恰恰相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塊土地耕種得這樣糟糕，沒有看見過一些房子建築得這樣整脚並且還這樣破爛，也沒有看見過一種人民在容貌服飾上表現得這樣的艱苦貧困。

這位蒙諾老爺算是這裏的第一流人物，而且做過幾年拉格多的長官，不幸受了幾位內閣大臣的傾陷，藉口他能力不足，把他免職了。不過，國王倒待他相當寬厚，認為他是良善的人物，只是智力低劣了一點罷了。

我直率批評了這個國家和這裏的人民之後，他沒有回答甚麼，只是說道：我到這裏的日子還不很久，還不够下個判斷；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各有不同的風俗。另外他還說了一些同樣意思的普通的話。但是等到我們回到了他邸第之後，他却問道：我喜歡這座屋子麼，我看出一些毛病麼，我對他的僕役的打扮和態度有甚麼異見麼。他是可以放心地提出這些問題的，因為他的周圍的一切東西都是堂

皇的、整齊的、優雅的。我回答說，閣下的明達、身份和財產當然使閣下不至有別人的那些由於愚庸貧困的缺點。他說，要是我願意同他住到他的鄉間的別墅，那一定可以有更多的餘閒時間，暢談這類的事情；他的別墅距離這裏大約有廿哩光景，他的莊田也就在那個地方。我告訴這位大人，我絕對聽隨他的調遣。於是我們就在第二天的早晨出發了。

我們走在路上的當兒，他要我注意農民處理他們的田地的幾種辦法。那些辦法在我看來完全是莫名其妙；因為除了極少數的幾處以外，我就看不到一穗麥子或一根青草。但是，走過了三個鐘頭以後，景色整個改觀了；我們走進了一處非常美麗的鄉間：農民的房子都相距不遠，都蓋得十分整齊；許多農田通通用圍子圍了起來，裏面有葡萄園，麥田和草場。在我的記憶裏頭，我就沒有見過一處更加悅目的景色。這位大人看我的臉色開朗起來了，他就歎了一口氣說道，他的莊田就從這裏開始了，這一帶的光景都是這樣的，一直要到我們走到他的別墅的時候；可是他的同胞却嘲笑他，鄙視他，說他不合料理自己的事務，給國家樹下了一個很壞的榜樣；其實學習他的不過是極少的幾個人，那些人物都是同他一樣的老朽、頑固而無能。

最後我們走到了他的家裏；那的確是一座高貴的建築，按照古代建築的最好規矩建築的。噴泉、花園、仄徑、大道和樹木通通配置得十分妥當而且有趣。我對我看到的每件東西都加了得體的讚美，可是這位大人却一點沒有理會。等到吃過了晚餐以後，沒有第三者在場的時候，他才帶着十分憂鬱的神氣對我說道，他不知道他是否應該把他自己的城里房子和鄉下房子一起拆掉，再照現在的款式建造

起來；是否應該把他的農場整個破壞，把另外的土地搞成現在俗習要求的那種樣子，並且也把同樣的方法告訴他的佃農。要是不然，那他就得忍受人家的責難，說他是傲慢、標奇、矯情、無知、反覆，而且甚至也會增加國王的不滿。

要是他先把一些我在朝廷裏面可能沒有聽到的事實說了一下，（朝廷裏面的人士全是那樣地沈緬在玄想裏頭，所以不會關心下面的事情），那麼當時我就不會顯得那樣的驚訝了。

他的談話大致是這樣的：大約是四十年以前，有些人士，或者是爲了事務，或者是爲了消遣，上到勒普塔去了。他們在那兒待了五個月光景，僅僅帶回一些非常膚淺的數學知識，可是却帶回了在空中世界學到的全套輕浮的習氣。這些人士回來了以後，馬上討厭下面的處事辦法，而且打算把所有的藝術、科學、語言、力學安置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面。爲了要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們領得了一道聖諭，在拉格多創辦一所設計家學院；這種興頭在人民裏面濃厚極了，結果國內大大小小的市鎮沒有一個不設一所這樣的學院。在這些學院裏面，教授們設計種種農業的和建築的新的規律和方法，工業的新的儀器和工具。他們以爲，這樣一來，一人就可以完成十人的工作；一座大廈可以在一周以內蓋好，用的全是耐久的材料，所以也可以永存下去，不必修理。所有土地的出產都可以在我們認爲妥當的季節成熟，而且要比現在的產量增加百倍。另外還有不勝枚舉的如意打算。唯一困難就是這些計劃截至現在還沒有一項完成，同時全國的土地却一任荒蕪，房屋也一任廢毀，人民也弄得無食無衣。這些事情並沒有教他們灰心下來，他們受着希望和絕望的同樣驅使，却更加傾心研討他們的種種計劃，比過去



起勁了五十倍光景。至於他個人呢，他既沒有進取的精神，所以就安於古老的方式，住在祖宗建造的房子裏頭，按照祖宗的做法起居飲食，毫無改進。也有少數的貴族和紳士跟他一樣，不過他們通通受到了人家的鄙視和惡感，認爲都是藝術的仇敵，無知的社會蠢賊，貪圖他們自己的安閒，漠視整個國家的改善。

這位貴族又接着說道，他不想再說下去了，免得妨礙了我的興趣——他認爲我應該到那所大學院參觀一下，我一定會感到興趣的。他僅僅要我注意一下三哩以外山坡上面的一所廢址。他又把經過說明了一下。他說，他本來有一所十分方便的磨坊，距離他的房子還不到半哩光景，用一道大河的水流推動，很够他自己一家和幾家佃戶使用。大約在七年以前，有一批設計家跑來了，他們提議把這所磨坊拆掉，就在那邊的山坡上面再蓋一個，要在長長的山岡上面挖開一道長長的水溝當做水池，用水管和機器把河水運到上面，再用來發動水磨；因爲高地的風力和空氣激動着溝水，會使它更會流動；又因爲水流從斜坡流注下來，所以只要一半的河裏水流就可以推動水磨，因爲河裏的水流是比較平坦的。他說，當時他同朝廷的人士不很和諧，同時又受了幾位友好的勸告，所以他也就接受了這個建議。他雇了一百工人搞了兩年，這項工程却失敗了；各位設計家都走開了，倒把所有的罪過全堆在他的身上，以後還一直罵他。他們還用同樣的試驗在別處搞過幾回，同樣地保證成功，却也同樣地感到失望。

過了幾天，我們回到了城裏。這位大人覺得自己在學院裏面的人緣不好，自己不陪我去，不過

却介紹了一位朋友同我一道。我的東道很高興地替我介紹了一番，說我是十分尊崇設計的人士，非常好奇而且也非常輕信。這的確也不無真理，因為我在比較年青的時代就幹過設計家之流的角色。

## 第五章

這所學院並不是一座單幢的大廈，而是一條大街兩邊的幾間鄰接起來的房子；這些房子因為荒廢在那兒，所以就給購買了下來，派做了這種用場。

我受到了學院院長的殷勤接待，在那兒待了幾天。那裏的每間房間都有一位以上的設計家；我還相信我走過的房間不會在五百間以下。

我會到的第一位設計家是一個形容枯槁的人物，汚手垢面，頭髮和鬚鬚都長得很長，衣服纏纏而且還加上了好些焦費的痕跡。他的外衣、襯衫和皮膚完全是一個顏色。他已經花了八年的工夫，設計從胡瓜裏頭抽出太陽的光線，把它密封在瓶子裏面，在冷冽的夏季放出來溫暖空氣。他告訴我，他決不懷疑，再過了八年以後，他一定可以把充份的陽光供應這裏長官的花園。但是他埋怨他資金很少，同時請求我捐助一點，表示對於技術的獎勵，特別是現在正是胡瓜很貴的時候。我送他一份薄禮，因為我的東道知道他們慣於向參觀的人士要錢，早已替我預備了一筆款子。

我又走到了一間房間，但是我馬上打算跑了出來，因為我幾乎給一股可怕的臭氣薰暈了。我的嚮導勉強我走了進去，一面小聲地關照我不要流露嫌惡的神氣，這會受到他們的怨恨的，所以我甚至也不敢捏起鼻子。這間房裏的設計家算是這所學院的最老的研究員，他的臉孔和鬚鬚都是灰黃的，他的

雙手和衣服全是污濁的。我們見面了以後，他就給我一個緊緊的擁抱（我很想謝絕了這個禮節）。自從他進院以來，他的任務就是要把人類的排泄物化成原來的食物：把排泄物分解起來，把牠由胆汁染上的色素抽開，讓臭氣散走，把唾液去掉。每一個星期他可以領到一桶的大糞，分量大約有一個布里斯它爾的大琵琶桶。

我又會見了另外一位設計家，他打算把冰塊化成火藥。他讓我閱讀了他寫的一篇討論火的屢性的論文。他還準備把這篇論文發表出去。

這裏還有一位精巧無過的建築師，他發明了一種新的建築，首先從屋頂開工，然後再望下造到了地基；他用兩種精明的昆蟲——蜜蜂和蜘蛛——的辦法，解釋了這種方法。

有一位生成瞎眼的人物，手下還有幾個也是生成瞎眼的學徒。他們的工作就是替畫家調色，他們的教師教授他們憑觸感和嗅覺分別顏色。那的確是我的不幸，那一次我却發現他們的作業并不十分的完美，而教授自己也就常常地搞錯了。這位教授極受全體學員的稱揚和尊敬。

在另外一間房間裏，我很高興遇見了一位設計家，他想出了一種用豬耕田的方法，免得使用犁具、耕牛和人力。那種方法是這樣的：你在一畝的田地上，每隔六寸，就在深有八寸的地方埋上一些這種動物愛吃的東西，諸如橡實、栗子、栗子、榛子和蔬菜等等；之後再把六百頭或者更多的豬羶趕到那兒；這樣一來，這些豬羶爲了搜尋牠們的食物，就會在幾天裏頭把這塊田地整個翻轉了一道，教牠適合於佈種；同時還用牠們的豬屎施上了一次肥料。那是的確的，根據實驗，他們覺得這種辦法的

費用和麻煩太大；他們僅僅得到了很少的成效，或者就根本沒有成效。然而，不容懷疑，這種發明是可以大有改進的。

我又上了另外的一間房間，這裏的牆壁和天花板整個掛滿了許多蜘蛛網，僅僅剩下一條這位技術家出入的小小通道。當我進去的時候，他就高聲地關照我不要搞壞了他的網子。他慨嘆人間的致命錯誤，一向都利用着蠶子，一面我們却有許多比蠶子高明無限的室內昆蟲，牠們都不但會紡，而且會織。他還設想得更遠，他說利用蜘蛛還可以把染絲的費用整個地節省下來；我十分相信他的說法，因為他讓我看到了許多顏色鮮美的飛虫，一邊還告訴我們，說是把這些餵養蜘蛛，那麼網子就可以從這裏取得色彩。他有各種各色的飛虫，他希望適合各人的愛好，只要他能夠給飛虫找到特殊的食物，像樹膠、油類和其他黏液之類，讓絲線有力而且牢固。

有一位天文學家準備在市政廳屋頂的風標上面安一具日規，靠了對準地球和太陽的年轉日轉，可以適應所有不測的風向。

我說我的肚子有點糾痛，於是我的嚮導就領我走上了一間房子。這裏住的是一位名醫，他的出名就是因為他可以用一種工具實施兩種相反的手術醫治肚痛。他有一隻大風箱，上面裝着一隻細長的象牙嘴子。他說，他就用這隻嘴子塞進肚門八寸的光景，把腸風抽了出來，可以叫腸子瀉得像洩氣的氣囊似的；要是糾痛過於厲害了，他就讓風箱裝滿了空氣，打進病人的肚子，接着把嘴子拿開再裝上空氣，一邊用拇指緊緊地堵住病人的肛門；這樣繼續了三四次光景，這些外來的空氣就會攜帶着毒氣一

起猛衝了出來，同時病人也就病好了。我看他用一隻狗做了這兩種試驗，但是第一種方法並沒有甚麼效果。使用了第二種方法以後，那隻畜生簡直要漲破了，而且還瘋了許多，把我和我的幾個同伴都鬧得非常難過。那隻狗兒當場死掉了，我們也就離開了，讓他一個人用着同樣的手術去救牠去了。

我還參觀過許多房間，但是因為力求簡單起見，我不想一一詳述了。

截到現在為止，我還不過參觀了這所學院的一部，另外一部住的全是研究理論的學者。現在我先講一位名人，接着我就會講講那些學者了。這位名人在他們裏頭叫做「全能藝術家」。他告訴我們，他已經運用了三十年的心思，致力於人類生活的改善。他有兩間很大的房子，裏面堆滿了稀有的奇物，還有五十位工作人員。有些人員正在把空氣凝固做乾燥的固體，他們把氮氣抽掉，讓液體分子濾過；有些人員把大理石軟化起來，用來當做枕頭和針插；有些人員把一匹活馬的馬蹄硬化起來，叫牠們不會受傷。這位藝術家本人當時却忙着兩項偉大的計劃：第一項是使用米糠播種——他提出了幾個實驗，確定粗糠裏面含有真正的胚胎功能；可惜我的聰明却不够理解這個。第二項是使用一個樹膠、礦物和蔬菜的混合物塗在兩個羔羊的身上，不讓它們長毛；他希望經過相當的時間，可以在全國各地繁殖起一種裸羊。

我們橫跨過一條走道，到達了學院的另外一部。我先前已經說過，這裏全住的一些研究理論學問的設計家。

我見到的第一位教授正跟他的四十四個學生在一間大房子裏頭。大家互相致敬了以後，他看見我

澀視齊那個占了房子大部地位的架子，他就說道：我看他在從事改進理論知識的設計上使用了實用的機械的手法，也許會覺得奇怪的；但是全世界不久就會感覺到牠的用途。他還自己恭維了一句，說是一種比較卓越的思想永遠不會從別人的頭腦裏面浮湧出來的。他又說道，誰都知道一般接近藝術和科學的方法是多麼費事的，但是，按照着他的設計，一個最蠢的學生只要付出相當的費用，賠上少許的體力勞動，就可以不靠一點點的天才和鑽研，寫出了哲學、詩歌、政治、法律、數學和神學的著作。接着他就領我走到了架子那兒；他的學生就一列一列地站在這個架子的兩旁。那是一個二十尺光景四方架子，擺在房裏的中間，表面由許多骰子大小的小頭（不過有幾塊大的）拼湊起來，用一些細繩聯在一道。這些木頭的各面通通貼上了紙頭，紙頭上面通通寫上了他們的文字，附上各種的語法、時態和語尾變化，不過却毫無次序。這位教授要我注意地看着，因為他準備開動機器了。學生們聽到了他的吩咐，每個人都抓住了一個鐵的把手，（在架子的四周裝上四十個把手）；他們陡然把把手一轉，全部文字的排列通通改變了。之後，他就吩咐三十六位的學生低聲念着出現在架子上面的幾行文字，要是遇到三四字連在一道可以湊成一句的字眼，就告訴剩下的四個學生，讓他們抄寫下來。這種做法重複了三四次光景。按照這部機器的構造，每次轉動了一下，四方的木頭就會倒翻了一下，所以文字也就轉到了新的地位。

這些年輕的學生每天就在這種工作上勞動了六個鐘頭。這位教授還讓我參觀許多已經訂好的大開本子，上面盡是一些不全的句子。他打算把這些句子兜攏起來，然後就用這些豐富的資料，替世界編

撰一部藝術和科學全程；要是大家能籌集一筆基金，在拉格多製造五百部這樣的機器拿來運用，同時各位機器的管理人共同把他們收集的材料呈獻出來，那麼這項工作還可以有所改善，還可以益臻迅速。

他告訴我，他從小以來就把自己的心血消耗在這項發明上面，他已經把所有字彙全寫在他的架子上頭，而且還頂縝密地計算了書本上面的不變詞、名詞、動詞和其他詞類的數目的一般比例。

我對這位名人的仔細說明表示了無限感謝，并且答應我一旦有幸回到了自己的祖國，我一定義不容辭，推崇他是這種奇異機器的獨一發明家；這部機器的款式結構，我倒希望讓我用紙頭摹繪下來（那就是這裏附載的那張圖案）。我告訴他，雖然我們歐洲的學者有互相偷竊發明的習慣（因為他們最少可以有這種好處，可以把那一個是真正的發明家這個問題變成了一個論爭），可是我却可以保證他一定會獨享盛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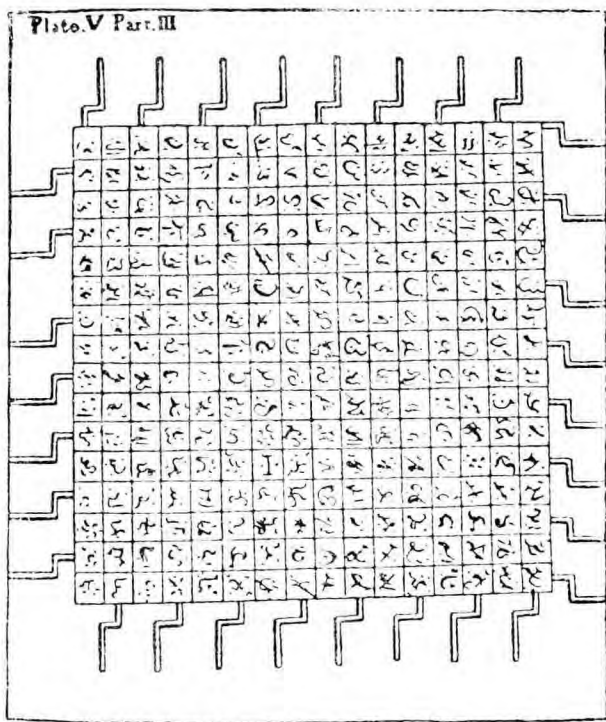
接着我們就到了語言學校，那裏有三位教授正坐着商討他們的國語改造。

第一項計劃是簡煉語言，把多音節的字眼減做單音節的字眼，同時把動詞和分詞去掉，因為可以想像的東西實際上全不過是一些名詞罷了。

另一個計劃是打算取消所有的文字。他們認為這對於健康和簡潔都是非常有利的；因為那是明明白白的，我們每說了一個字眼總多少要損傷我們的肺部，結果也就縮短了我們的壽命。因而他們提出了一種權宜的辦法，說是文字既然不過是一些東西的名稱，那麼大家都隨身攜帶着自己在談話時候必



雇用一兩個強壯的僕役隨侍左右。我常常見到兩位這樣的哲人幾乎給他們背上的包袱壓壞，就像我們的小販似的。他們在街上遇見的時候，總是把他們的負載放下，打開了他們的包袱，談上一個鐘頭，



須表達出來的全部東西，那就比較方便了。要不是婦女們聯合了庸夫和文盲準備暴動，要求享有按照他們祖宗的方式用嘴說話的自由，這種計劃無疑地早已實現，大大有助於國人的健康和安寧了。那些平民永遠是科學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可是許多頂有學問和絕頂聰明的人士却都贊成這種使用實物表達意思的計劃。這事僅僅有一點不便，那就是：要是一個人的事情繁多了，他就得背上相當大捆的東西，除非他有力

然後再收起他們的工具，互相幫忙把負載背上，彼此道別了。

但是，爲了簡短的談話，一個人就只要把一些工具裝在袋裏，或者是挾在臂下，也就很够了；要是在自己的家裏談話，那就毫無困難了。所以奉行這種藝術的朋友們聚會的房子總是裝滿了東西，凡是這種人造談話需要的東西都應有盡有。

這種發明還有一種重大的好處，那就是牠可以當做一種世界語，所有文明的民族都會瞭解，因爲各民族的貨物器具大體上都是同樣的或十分相似的，所以牠們的用途也可以容易瞭解。而且，這樣一來，各國大使儘管完全不懂外國的語言，也就可以同外國的君主或國務大臣辦理交涉。

我到了數學學校。這裏教師的教授法是我們歐洲想像不到的。命題和演算都用一種頭皮顏色的墨水，清清楚楚地寫在一張薄薄的膠片上面；學生就在空腹的時候吞服下去，以後三天光吃一些麵包和清水。膠片消化了以後，上面的顏色就帶着命題湧上到頭腦裏去。但是截到當時，却也還沒有見到成效，這一半因爲份量或成份有點錯誤，一半也因爲孩子們不聽吩咐，他們覺得這種藥劑非常地不合胃口，總是偷偷地存在一邊，有時也不到時效就嘔了出來；再則，他們也沒有遵照處方的規定，實行過那樣長期的節食。

## 第六章

我在政治設計學校僅僅受到了冷淡的接待；在我看來，那些教授全部是神經失常的——那種情景實在不能不使我感到了憂鬱。這些苦悶的人士正在擬定着一種計劃，要說服君主應該根據智力、才幹和德行選拔寵臣；要教育大臣應該關心大眾的福利；要獎賞賢良、鴻才和有功的人物；要啓導王公讓他們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就在於同人民利害一致；要選拔勝任的人才——另外還有許多荒謬不通的空想，全是以往沒有人家會想到的。這裏我倒想起了一句老話：沒有一件荒誕不經的事體沒給一些哲學家說成了真理。

然而，我也得替這個學校說一句公道的話，他們全體并不都是這樣地耽於幻想的。這裏就有一位精明不過的博士，似乎完全精通了政府的本質和體制。這位卓越的人物切切實實地探究了一種有效的方法，挽救那些行政方面常常發生的種種毛病和腐化；這些毛病一面是由於統治者的罪行過失，一面也由於服從者的放縱淫逸。比方說吧，所有的作家和理論家都一致同意，自然的個體同政治的個體一切都極端相似，那麼這兩方面的健康都應該保持，兩方面的毛病也應該用同樣的處方醫治，不是明白不過麼？大家公認上院和議會常常患了呆贅、激昂以及其他惡劣的脾氣，也常常患了腦病，更多心病；有時又患了劇烈的痙攣，叫兩手特別是右手的神經和肌肉收縮起來；有時還患了憂鬱、腸胃脹

氣、頭暈和狂譎；有時會長出漲滿毒膿的瘰癧性潰瘍；有時是酸性逆氣以及饑胃和消化不良——其他種種不必列舉了。所以，這位博士主張每次上院開會的時候，開頭三天應該請一些大夫列席，並且在每天辯論結束了之後，替每位上議員切脈一次；仔細診察了以後，他們就該研究一下那些病症的性質和治療方法，然後再在第四天率同他們的藥劑師，攜帶各種對症的藥品，回到上院；在各位議員入席之前，吩咐他們服下對症的藥劑，諸如鎮靜劑、輕瀉劑、滌腸劑、腐蝕劑、補腦劑、緩和劑、通便劑、頭痛劑、黃疸劑、化痰劑和補耳劑；並且根據藥力的效果，在下次開會的時候加以重服、換方或停止。

這種計劃不會加重大眾的負擔，而且照我的愚見，在上院享有立法權力的一些國家裏面，這種辦法也許很有增進辦事效率的功用；可以造成滿場的一致，可以縮短辯論的時間；讓現在緘默的少數人打開嘴巴，讓現在閉口的多數人閉上嘴巴；阻止年青人的操切，糾正老年人的保守；喚起愚鈍而壓抑孟浪。

還有，因為大家都一致抱怨，說是君主的寵幸總是患了記憶薄弱的毛病，所以這位博士又主張進謁首相的任何人士，用極端簡單明白的言語向他報告過公事之後，應該在告辭的時候，在這位巨公的鼻子上扭了一把，或者在他的肚皮上踢上一腳，或者在他的雞眼上踩了一下，或者把他的耳朵扯了三下，或者在他的腿上扎他一針，或者把他的手臂擰得青的一塊紫的一塊，好教他不至忘記；每次上朝的時候，也要重複着這套手術，直到這樁公事辦妥了或嚴駁下來了為止。

他還指示，每一次議會的上議員發表過意見而且提出過答辯以後，必須在投票的時候投票反對，因為要是這樣，結果一定會造福大眾。

要是一個國家的黨爭猛烈起來了，他又提供了一種奇妙的調解辦法。他的辦法是這樣的：你在每一個黨派裏面分別找出一百名領袖人物，把頭壳大小相近的人物配成對子，然後再請兩個手術高明的大夫把每對的後腦同時鋸下，教頭腦平分兩半，接着就把這兩個鋸下的後腦掉換一下，分別安到反對黨的腦壳上去。這的確好像是需要相當工夫的一件工作，但是這位教授却告訴我們，要是巧妙地實施了這種辦法，那種毛病一定會醫治好的，因為他認為：那兩只頭腦在一個腦壳裏面私下爭論了一番，一定很快就會達到了諒解，並且產生一種中和的態度和正常的思想。有些人士自命自己誕生到人間裏來，就爲了看管人間的活動；這些人士的頭腦就非常需要這樣的態度和思想的。至於那些領袖領導之下的黨員頭腦在質量上的差別，這位博士却憑自己的知識向我保證，那完全是無關重要的。

我聽到兩位教授熱烈地辯論着最方便的、最有效的而又不會擾民的抽稅方法。有一位認爲最公平的方法就是對罪行和不檢加以課稅，每人應納的稅額應該由他的鄰里陪審官按照最公正的方式訂定下來。另外一位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主張對各人自己頂頂珍重的心身品質課稅，課額的多寡按照品質的高下，不過應該完全讓他們自己品定。最受異性寵愛的人物納稅最重；稅額按照他們受寵的回數和性質而定；關於這點，他們可以由自己作證。機警、勇敢和文雅也應該同樣地負擔重稅，由大家自己評定自己的份量。至於名譽、公正、智慧和學問，那根本不必課稅，因爲這些都是那樣特殊的品

德，所以誰也不會承認他的鄰人有這種品德，也不會重視自己有這種品德。

他主張女人應該按照她們的美麗和打扮的本領納稅，她們也享有男子的同樣的權利，可以由自己裁定。但是堅貞、聖潔、端莊、溫柔却不必繳稅，因為這些都是不值一稅的。

爲了使參院爲王家的利益打算起見，他主張所有議員都可以抽籤受職，每個人不管他是否中籤，都先要舉行宣誓，提供保證，表示自己要投票贊成朝廷；失敗的議員遇到了第二次出缺，還可以有抽籤機會。這樣一來，大家就不會死了希望，也不至於埋怨食言，而把自己的失意委咎命運，好在命運的肩膀比起一個內閣的肩膀闊大而且流朗多了。

又有一位教授讓我參觀一冊很大的文件，上面盡是揭發種種反政府陰謀的方法。他勸告大政治家檢查所有可疑人物的飲食、他們的吃飯時間、靠那一側睡覺、用那一隻手擦自己的屁股，縝密觀察他們的糞便，從糞便的色澤、氣味、味道、濃度、粗細和消化程度上鑑定他們思想和企圖。因爲根據多次的經驗，他知道人在大便的時候總是無比地嚴肅、好想而且專注的。有一回他在大便的時候僅僅當做了一次試驗，心裏思量着暗殺國王的最好辦法，他的糞便就會呈出了綠色，但是一到他打算發動暴動或燒燬首部的時候，顏色完全兩樣了。

全部內容都寫得十分精到，裏面包含了許多政治家會覺得有趣而且有用的見解。不過，照我看來，這還不算十分的完善。我冒昧告訴了作者，並且表示要是他高興的話，我可以提供一點補充的資料。他接受了我的建議，說是他樂意接受我的教益；他的態度的恭順超過了一般作家，尤其是設計家

之硬的人物。

我告訴他，我曾經到特里布尼亞王國（當地人趕牠叫命墩），在那兒待上了一陣。那裏的居民大半都是告密人、見證人、情報員、告發者、起訴人、質證人、起誓證人以及許許多多他們的下屬和助手，通通都由大臣們和他們的代表管轄統率。這個王國裏面的許多陰謀向例都是這班人物的傑作，他們企圖把他們自己的深謀遠慮的政治角色高捧上去，叫一個腐爛的政權獲得新的力量，壓抑或者轉移大眾的不滿，把沒收下來的錢財裝進自己的腰包，而且操縱公位的起跌，一切只要符合他們私人的最高利益。他們首先彼此商量了一下，決定應該控告那一些嫌疑的人物圖謀不軌，然後就處心積慮設法弄到那些嫌疑犯的書信文件，同時把他們逮捕起來。這些信件都送到一班專家那兒，請他們縝密地查出裏面的每個字眼、每個首節和每個字母的祕密意義。比方說吧，他們可以發覺一所關起門來的廁所就是代表一個樞密院，一羣鵝代表一個參議院，一隻跛狗代表一個侵害者，一個鱈魚頭代表——瘟疫代表一支常備軍，一隻老鴨代表一個首相，痛風代表一個祭司長，一座絞架代表一個國務員，一隻便壺代表一個貴族委員會，一隻篩子代表一個高門的閨秀，一把掃帚代表革命，一部捕鼠機代表一個官職，一個無底的深坑代表財政部，一道臭水溝代表朝廷，一頂丑角的鈴頂小帽代表寵臣，一根打斷的蘆葦代表一所法庭，一隻空洞的酒罈代表一個將軍，一塊出膿的毒瘡代表行政。

要是這種辦法不靈了，他們還有兩種有效的辦法，他們裏面的學者趕牠們叫做折句法和折字法。

第一，他們可以把每字的開頭字母譯成政治上的字眼，比如：N可以代表一項陰謀，B代表一支騎兵，L代表一支海上的艦隊。其次，他們把任何嫌疑信件上面的字母掉換了位子，就可以發現一個不滿集團的最隱密的圖謀。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上寫道：「我們的兄弟湯姆最近弄到了一批東西，」那麼一個高明的譯解家，就會發現這封寫上這句句子的書信可以分拆做下面的幾個字眼：「提防，一項陰謀已經到來了；行者。」這就是他們的拆字法。①

這位教授對我提供的這些意見表示了極大的感謝，而且答應在他的著作裏面提到了我的大名。我覺得這個國家沒有甚麼可以值得留戀下去了，我又想起回英國老家去了。

① 這裏兩個引號裏面的兩句原文如下：(1) Our brother Tom has just got the piles (二)

Resist, a plot is brought home; the four, 兩句原文所含的英文字母完全一樣。譯者。



## 第七章

我相信這個王國所在的大陸向東伸展，直達美洲加里福尼亞西面的未知地帶；北界太平洋，距離拉格多不到一百五十哩以上。在濱臨太平洋地方有一個良港，同西北海中的拉格納島貿易很盛。拉格納島就在日本的東南，約在北緯二十九度東經一百四十度的地方，距離日本大約有一百哩光景。日本天皇和拉格納王是親密的同盟，所以兩島之間常常有航運往來。因而，我就決定要取道那兒，以便轉回歐洲。我雇了兩匹騾子馱着小量的行李，還雇了一個嚮導帶路。我告別了我的高貴的東道；他對我十分客氣，餽贈了一份豐厚的贖儀。

一路上都沒有甚麼驚險的事件值得一談。我到了馬爾當納達港（這就是那個港埠的名字）的時候，那里却没有開行拉格納的船隻，而且一時也不見得會有便船。這個市鎮約略有普資茅斯那樣的大小。我不久也就結識了幾位朋友，并且受到了優渥的款待。有一位有名的紳士告訴我，既然一個月以內都不會有船隻開到拉格納，那麼到西南五哩光景的格拉布達布德列布小島盤桓一番，一定會教我感到愉快的。他表示他自己和一位朋友都可以陪我同去，并且可以替我預備一隻輕便的三桅帆船。

格拉布達布德列布，照我能够給它的最貼切的詮釋，意思就是「巫師島」或「衛士島」。這個島嶼大約有外特島三分之一的大小，非常富庶，由一個部落的酋長統治，部落的成員全體都是巫師。他

們只限在同族裏面通婚，一輩裏面最大的一個就是君長或者統治者。他有一所堂皇的宮殿，一所三千英畝左右的苑圃，四周圍上了一道高有二十尺的石牆。苑圃里面分成了許多小的畛域，有牧場、耕地和園圃。

這位統治者和他的一家人都由一種相當特別的僕役伺候。憑他的高明魔術，他能够召喚他喜歡的死人，叫他們服役二十四個鐘頭，不過却不能超過了這個限度，同時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形以外，也不能在三個月以內再召同樣的人物。

大約在早上十一時光景，我們到達了這個小島，一位陪我的紳士先去謁見了那位酋長，請他接見一個專誠來謁的生客。這項請求馬上邀准了，我們三個人就走進了宮殿的大門。宮門兩邊站立着兩列衛士，一身上下全是古代的武裝，臉上還擺出一種神氣，教我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恐怖，弄得肉顫腿抖了起來，我們在兩列同樣的僕役中間走過了幾所宮院，最後才到了正殿。我們行過了三次大禮，答覆了幾個普通的問題之後，就奉命坐到寶座底下的三張矮凳上。那位酋長懂得保爾尼巴比的語言，雖然這種語言同他島上的語言完全兩樣。他要我報告一下旅行的經過。爲要表示我可以不必拘禮，他就轉動了一下指頭，遣走了他的侍從。這教我驚訝不安：他們一下子就不見了，好像我們陡然從夢里醒了過來，眼前的夢境突然消失了似的。我好久還不能鎮定下來。後來酋長告訴我不用害怕，同時我也看到我的兩位同伴（他們常受過這種款待）都顯得毫不介意，我才壯起了胆子，簡單地報告了我的經歷，不過還依然不免時時停頓了下來，回頭望望剛才那些幽靈站過的地方。我很榮幸能够同酋長一道

進餐，一班新的鬼怪端上了菜肴，并且在一旁伺候。現在我覺得自己不像早上那樣害怕了。我待到了日落的時分，然後就恭求酋長原諒我不能夠接受他的厚意，邀我在宮里過夜。我和我的兩位朋友就睡在市上的一家人家；這個市鎮就是這里的首邑。第二天早晨，我們又遵照那位酋長的吩咐，進宮去朝見他了。

我們就這樣在島上逗留了十天光景，白天多半是陪侍酋長，晚上就回到我們的寓所。不久我也就看慣了那些幽靈，所以見過了三四次以後，他們再也不會教我吃驚了；就算我還有一點餘悸，可是我的好奇心也把牠壓抑下去了。酋長叫我在從古到今的死人里面召喚幾個我想會見的人物，人數不拘，而且可以吩咐他們答覆一些我想詢問的問題，只要我的問題沒有超過他們活着的年代。我儘管可以相信他們一定會告訴我實話，因為說謊在陰間里而算是一種無用的本領。

我敬謝了酋長的厚意。我們待着的那間房子可以眺望着那座苑囿。因為我首先希望看到一個雄偉的場面，我請求看看亞力山大大帝在亞拉伯戰役之後站在大軍的前頭。那位酋長轉動了一下指頭，這個場面馬上在我們窗下的廣場上浮現出來了。亞力山大被召到房里來了。我很難瞭解他的希臘話，我會說的也十分有限。他憑自己的名譽向我保證：他不是給人家毒死的，而是因為了飲酒過度害上了一場熱病死掉的。

其次，我看到了漢尼拔越過亞爾卑山，他告訴我：他軍營里頭沒有一滴醋了。①

① 這里暗示了一段有名的傳說，說是漢尼拔曾經打過一道巉岩，首先用木頭燒牠，然後再用醋泡牠。

我看到凱撒和龐培站在他們的部隊前面，準備廝殺。我看到凱撒最後一次的凱旋。我請求讓羅馬的議會出現在一間大廳里，同時也讓一所現代的議會出現在另外的一間大廳里，讓它們對照一番。羅馬的議會看來好像是英雄和半神人的聚會，而現代的議會却像是一羣小販、扒手、強盜和暴徒。

那位酋長照我的請求，擺出了一個手勢，要凱撒和布魯塔士走到了我的面前。我看到了布魯塔士不禁肅然起敬，我可以在他的儀表上處處看到了崇高的品德，勇敢果決、對於祖國的精忠、對於人類的博愛。我非常高興，我看到了這兩位偉人都能够互相瞭解。同時凱撒還坦白地承認說，他一生的豐功偉蹟都遠不及他最後犧牲生命的光榮。我很榮幸我能够同布魯塔士談了許多；他告訴我，他的前輩朱尼斯、蘇格拉底、意巴密嫩達、小伽圖、湯姆士、穆爾和他自己總是經常在一道的，這六個人的團體從古到今總不能加上一個第七。

因為要滿足自己的無饜希望，要看到以往各代的世界，我召到了一大批的名人；要是從頭到尾地講述一遍，那就不免索然無味了。我主要是飽享了一次眼福，我看到了許多滅亡暴君和篡逆的仁人志士和恢復被壓迫被損害民族的自由的英雄豪傑。但是我很難用一種適合讀者興趣的筆調把我自己的快意表達出來。

## 第八章

我很希望見見那些最有才學的古人，所以我特地騰出了一天的時光。我提議讓荷馬和亞理士多德率領全班他們的註釋家出現一下；不過他們的人數太多了，所以有幾百個人只好逗留在正殿和外頭的幾間房子里。我一望就知道了這兩位英雄，我不但能够從大羣里面認出了他們，而且也可以把他們彼此分別清楚。在他們兩人里头，荷馬是比較魁梧俊秀的人物；走起路來，就他的年紀來說，算是十分筆挺的；一雙眼睛，在我看來，也真是無比的敏銳。亞理士多德却尙儻得厲害，還撐着一枝拐杖。他的容貌清癯，頭髮稀疏而細長，聲音重濁。我馬上知道他們兩個人都不認得後面的許多人物，甚至一向就沒有看見過他們，或聽見過他們。有一個鬼魂（姑且不提他的姓名）對我耳語了一陣，說是在陰間里面，這些註釋家都自覺愧怍，總是遠遠地躲開了這兩位作家，因為他們替後人詮釋兩位作家的作品簡直就弄得錯誤百出。我向荷馬介紹了迭第瑪斯和幼斯忒秀士，勸他優容地看待他們，因為他馬上看出了他們都缺乏一種天才，不能深入到詩人的精神里去。但是我把司各塔斯和拉瑪斯介紹給亞

●

迭第瑪斯 (Pidyms)

是奧古斯都時代的一位卓越的文法學者，在他的浩瀚的著作里面有幾種是

荷馬史詩的批評和詮釋。

幼斯忒秀士 (Eustathius) 是十二世紀末葉泰索朗尼卡的大主教，寫過一

些荷馬詩歌的註釋。

理士多德之時，亞理士多德却更顯得極端的不耐：他問他們，其餘的人物是否也就像他們兩個人一樣，全是一些大號的笨伯。

接着我又要求那位酋長把笛卡兒和加森第<sup>⑥</sup>召喚上來，我希望他們向亞理士多德解釋一下他們的體系。那位偉大的哲學家坦白承認自己在自然哲學上的許多錯誤，因為他也像大家所不免的那樣，對於許多的事情總是憑了自己的臆測。但是他知道賡多伊璧鳩魯說的加森第自己的理論和笛卡兒的漩渦說也都被駁倒了。他還預言當代學人那樣熱烈鼓吹的引力說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他說那些新創的自然體系都不過是一時的風尚罷了，各代都有各代不同的風尚。就算那些自命根據數學原理證明那些學說的人士，也都不過會煊赫一時，到了決定的一天就會顯得退時了。

我還花了五天的工夫，同其他古代的學者談話。我也見到了大部分初期羅馬的皇帝。我慫恿酋長把厄利奧格巴拉斯的廚子召來，替我們弄一席菜肴，不過因為缺乏材料，他們並沒有大顯他們的本

⑥ 司各塔斯 (Scottus) 是一個卓越的神學家和學者，死於一三〇八年，著作豐富，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就是亞理士多德作品的註釋。拉瑪斯 (Lamma) 曾在他所著的亞理士多德批判一書上攻擊亞理士多德的邏輯。

⑦ 加森第 (Cassandri) 是復興伊璧鳩魯主義的哲學家，生於一五九二年，卒於一六五五年，反對亞理士多德的哲學；他也反對笛卡兒 (一五九六—一六五〇)，因為笛卡兒的微分子和漩渦說和他的原子說相反。

事。埃基西羅斯的一個奴隸替我們弄了一盤斯巴達肉湯，可是第二匙我就吃不下去了。

帶領我來的兩位紳士爲了他們的私事回去了三天。我就利用了這個期間會見了一些現代的死人，他們都是三四百年來歐洲各國和我們英國的顯赫人物。因爲我十分景仰望族世家，我請求那位酋長召來了一兩打的國王和他們八九代祖先。但是我感到了可悲的意外的失望。因爲我在一個家族里不是看到了一長列的冤疏，而是看到了兩個琴師、三個衣冠楚楚的官僚和一個意大利的主教；在另一個家族里看到了一個理髮匠，一個方丈和兩個紅衣主教。因爲我一向尊敬帝王，所以我不願多說這些尋根究底的事情了。對於那些公侯伯子之流的人物，我倒并不那樣敬重。我得承認我很高興我居然探溯出來了他們與衆不同的特色的淵源。我可以明白指出爲甚麼有一家會傳下一種長下巴；爲甚麼另一家有兩代出了許多的無賴，有兩代却出了許多的傻子；爲甚麼第三家會產生一些瘋子；爲甚麼第四家會產生一些騙子。這就是味吉爾對於某世家說過的那句話，*Nec vir fortis, nec foemina casta*。①一些家族怎樣把殘暴、虛偽和懦怯變成了他們與衆不同的特色，就像他們的徽章一樣。甚麼人把梅毒帶進了一個高貴的家庭，終於一代一代地把痲瘋性的潰瘍傳給他們的子孫。我看到了一家的世系，裏面有奴才、小廝、聽差、車夫、賭棍、琴師、戲子、掌舵和扒手；我對於這類事情却一點也不覺得稀奇。

我十分討厭近代的歷史，因爲我縝密考察過百年以來各國朝廷所有的顯赫人物以後，我發覺許多胡鬧的作家多麼歪曲了世界的歷史：他們把最偉大的戰功歸給懦夫，把最智慧的獻謀歸給蠢才，把忠

① 這句話的意思是：沒有健全的男人，也沒有乾淨的女人——譯者

直歸給詭譎的人物，把羅馬人的美德歸給出賣祖國的叛徒，把虔誠歸給無神論者，把貞潔歸給男寵，把真理歸給謬人。多少無辜高尚的人士，由於一班大臣利用司法的腐敗和朋黨的陰謀，遭受了死刑和流放。多少壞蛋躋到了最高的地位，享受了隆譽、權力、威風和利益。朝廷、議會和參院有多少的行動和事跡可以同鴉母、娼妓、王八、白吃和小丑的行徑比美。我確實知道了世界上各次的大冒險和大革命的動機以及牠們微倖成功的卑劣原因以後，我對於人類的智慧和清白感到了多麼的輕視。

這里，我發現了許多寫作軼事秘史的一班人物的無知和詭詐；他們總是用一杯毒藥把許多帝王送進了墳墓；他們引述一位君主和首相的談話，其實當時就沒有別人在場；他們揭發大使們和大臣們的心事和密謀，不幸却永遠說得不對。這里，我發現了許多曾經驚動世界的大事的真正原因，例如一個妓女怎樣把持着後邊的門路，後邊門路怎樣左右着會議，會議又怎樣支配着參院。有一位將軍當面承認，他打了一次勝仗完全是靠了懦怯和指揮不當；有一位海軍上將承認，因為缺乏適當的情報，他竟然擊敗了他打算向他們出賣自己的敵人。有三位國王向我申明，他們在位的日子，從來不用一個有德的人物，除非是出於他們信賴的大臣的錯誤或詭計；縱使他們復活了起來，他們也不會使用那樣的人物；他們提出了很有力的理由，說明王朝的寶座不靠腐敗就不能支持下去，因為才德賦與個人的那種有爲、自信和剛強的性格永遠是公務上的一種麻煩。

據司各脫的說法，這也許暗示海軍上將羅素，在拉奧格海戰的時候（一六九二年），他的忠心是頗堪懷疑的。



我還特地詢問了許多人士究竟憑了怎樣的方法弄到高貴的爵銜和巨大的采邑。我的詢問只限於近代的範圍，不過却没有涉到現在，因為我絕對不願冒犯當今的人士，那怕是外國的人士（因為我希望我不必向讀者聲明，我這里講到的一切決不是專指着我的祖國）。一大批有關的人士被召到了。我略盤問了一下，我就發現了一些可恥的情形，叫我回想了起來不能不覺得有點沉重。在他們供出的種種方法裏面，偽造證據、賄買證人、巧取、豪奪和誘陷等等都還算是可以原諒的手段；因為這些手段都可以說得過去，所以我也認為是不必苛責的。但是有人却承認自己的地位和財產是靠了男色或亂倫；有人承認是靠了自己的老婆和女兒的賣淫；有人承認是靠了出賣自己的祖國和君上；有人承認是靠了毒殺無辜，更有許多人承認是靠了玩弄法律，殘害良民。那些高貴的人物本來應該受到我輩下人的無上尊重，要是這些發現使我減低了自己對於他們的崇敬，我希望我能夠得到諒宥。

我常常讀到一些為國家為人主建立的豐功偉蹟，我很想看看建立這些功績的人物。經過了打聽以後，我才知道這些人物，除了很少的幾位給歷史寫成了最卑鄙的無賴和叛徒以外，在記載上面都找不到他們的名字。我的確也一向沒有聽見過他們。他們出現的時候，一個個都顯得垂頭喪氣，穿着頂壞的衣服。他們多數都告訴我，他們都是在貧窮和失意之下死掉的；其餘一些却是死在斷頭台或絞架上面。

在餘下的人衆里頭，有一位人物的遭遇有點特別。他身邊站着一個年約十八左右的青年。他告訴我，他多年以來就當着軍艦艦長；在亞克提安海戰里頭，他微倖衝出了敵人的強大陣線，擊沉了三

隻他們的主力艦，還俘虜了一隻。這就算是安東尼逃走的唯一原因，也就是那次大捷的唯一關鍵。他身邊的那位青年是他的獨子，就是在那次戰役里面戰死的。他接着說道，因為他自負頗有微勳，所以戰爭結束了以後，他就跑到了羅馬，請求奧古斯都朝廷把他調到一隻較大的戰艦，因為原任的艦長已經戰死了。但是朝廷卻沒有理會他的請求，倒把那一個職位給了一個從來沒有見過海面的青年，因為他是一位妃子的侍從李伯丁納的兒子。等他回到自己船上的時候，他却又受到了玩忽職務的處分，他的軍艦也就交給海軍副司令帕布里柯拉的一個心腹的小廝去了。以後他就退隱到距離羅馬很遠的一所貧瘠的農場上去，完結了他的一生。我很希望知道這樁故事的究竟，所以我請求把當時的艦隊司令亞格里巴召喚上來。他上來了，他證實了全部的經過，而且補充了很多有利於那位艦長的資料，因為那位艦長為人謙遜，所以他少說了許多自己的功勳。

我很奇怪那個帝國憑了剛剛傳進的淫侈力量，居然就會腐化得那樣厲害，腐化得那樣快當。所以我對其他國家的類似情形倒也不覺稀奇了，因為那些國家早已就溺在種種的罪惡里面，一切的歌功頌德以及掠掠的財富總是集中到也許倒是最不相干的統帥身上。

這些人物上來的時候都還是他們生前的模樣，這不禁使我對於人類百年以來的墮落感到了一陣悲痛。梅毒憑了各種的效果和名目，改變了每一個英國人的面貌，縮短了他們的個子，渙散了他們的神經，鬆弛了他們的筋肉，使他們的面色蒼白，肌肉鬆臭。

我居然下流到這樣田地，希望看看幾位古代的英國農民。他們曾經享過一時的盛譽，因為他們的

起居衣食都十分樸素，他們的買賣公平，他們具有真正自由的精神，他們都勇敢而且愛國。我把現在的活人和這些死人比較一下，我也不禁受到了很大的感觸，我覺得他們這些原有的純潔美德都給他們的子孫廉價出賣了；他們的子孫在出賣選舉票和操縱選舉上面，早已染上那種可以在朝廷里面學到的罪惡和腐敗。

## 第九章

我們分別的日子到了，我辭別了格拉布達布德列布酋長，跟我的兩位同伴回到了馬爾當納達。我在那兒等待了三天，就趕上一隻開到拉格納的船隻。那兩位紳士和其他幾位人士都十分慷慨高誼，替我準備了許多食物，而且還送我上船。我在海上經過了一月工夫。我們趕上了一次風暴，我們不得不向西行駛，順着那裏的貿易風走了六十哩以上。一七〇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我們駛進了克蘭麥涅的內河。克蘭麥涅是一個海埠，位置就在拉格納的東南。我們在距離市鎮一哩不到的地方拋錨，同時發出了一個信號要一個引港。不到半點鐘光景，兩個引港上來了；他們帶領我們穿過了許多非常險惡的巖岩，到達了一處很大的河面，可以讓一支艦隊安全地駛到距離城垣不到一條錨索的地方。

有幾位水手，不知道究竟是存心或是無意，居然告訴了引港，說我是一個外國人，而且也是一個偉大的旅行家。於是引港又轉告了一位海關關員；到我上岸的時候，他就縝密地盤查了一番。他說的是保爾尼巴比的語言；由於頻繁的商業往來，這裏的居民，特別是海員和海關人員，都懂得保爾尼巴比語言。我簡單地報告了我的經歷，儘量叫我的報告說得中肯，不過我覺得我應該隱瞞一下自己的國籍，我說我是一個荷蘭人，因為我準備轉到日本，同時我又知道在歐洲人裏面只有荷蘭人才可以進入那兒。我告訴這位關員，說我在保爾尼巴比的海邊破了船，漂到了一座浮礁上，被救到勒普塔或飛鳥

(他常常聽到過的)上去，現在我打算轉到日本，也許可以從那兒趕上一次方便的機會回到祖國。那位關員說，我一定要拘留起來，聽候朝廷的發落；他準備馬上上呈，希望在兩星期裏頭就可以收到了指令。我給送到了一所很舒適的寓所，門口有衛兵守住；不過我可以在一座很大的花園裏面自由走動，而且也受到了十分人道的待遇，一切開消都由那裏的王家供給。有許多人士來訪問過我，主要是出於好奇，因為他們都說我是從他們從來沒有聽過的非常遼遠的國家來的。

我雇了一位同船的青年担任翻譯。他是拉格納的人氏，不過曾經在馬爾當納達住過幾年，所以他精通兩地的語言。憑了他的幫助，我可以同來訪的人士交談，不過這種談話僅僅是他們發問，再由我來回答罷了。

朝廷的回文在我們預期的時候到了。這一道公文算是一張證狀，要十名騎兵把我和我的隨員運送到特拉爾都拉達布，或者是特拉爾都洛德列布，因為據我記得，這個名字就有兩種的讀法。我的全體隨員就只是那位担任翻譯的貧苦青年；我勸他替我幫忙。由於我的央求，我們每個人都弄到了一匹驢子。一位驛使比我們早了半天就出發了，先去向國王報告我就到了，并且請他指定一個日子和時辰，要是他准我一舔遜陛下腳踏前面的塵埃。——這算是這裏的朝儀，而且我還發現這并不僅是一種形式而已。我到達以後兩天的工夫，我就得到了召見；我奉命要腹行進去，一面還要舔着經過的地板，幸而我是一個外國人，他們特別把地板打掃得十分干淨，所以上面的塵埃倒也不怎麼消受不了。不過，這究竟是一種特殊的恩典，除了最高的官員以外，任何請求覲見的人員都不能夠享受到的。不但這樣，

要是受到召見的官員不幸有幾個富權的仇人在朝廷裏面，那麼地板上面往往還會特地撒上了一層塵埃。我就看見過一位大員塞滿了一口的塵埃，等他爬到御座前面規定地點的當兒，早已說不出一句話了。而且，這也沒有甚麼補救的辦法，因為入覲的人員在御前吐唾抹嘴是要被處死刑的。這裏還有一種另外的習慣，我實在也不敢苟同。要是國王想用一種溫和的方式處死一個貴族，他總是吩咐在地板上面撒上一種褐色的毒粉，舔了下去就一定會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死掉。但是，爲了不至掩沒這位君主的仁慈寬大和他對於臣民的生命關懷（我很希望歐洲的君主都會步他的後塵），我必須恭敬地申明：每次執行了這樣的死刑以後，他總是嚴令把地板上撒過毒粉的地方洗擦乾淨；要是他的宮監忽視了他的命令，他們就有招惹國王生氣的危險。我親自聽見他下過命令，要把他的一個侍從答打一次，因爲有一次行刑以後，應該輪他去關照洗擦地板，可是他却故意怠忽了；就爲了他的怠忽，一位大有希望的青年貴族竟然就在覲見的時候，不幸中毒死掉了，雖然當時這位國王并不打算要他的生命。不過，這位賢明的國王十分寬大：那個可憐的侍從答應以後要不是奉到了特別命令決不敢再蹈前罪，他也就赦免了他的答打。

閒話少說吧。我爬到御座前面四碼不到的地方，我就慢慢地爬了起來，跪在地上，接着再在地板上叩過了七個響頭，一面照着他們頭天教我的說法，說道：**伊克普林·古洛夫特羅布·大奎特色蘭姆·布爾希阿普·姆拉茨諾爾特·茲文·特諾保爾卡夫·斯爾希阿普海德·格爾德拉布·亞次特**。這算是這裏的法定頌詞，所有進覲的人士都應該把這篇頌詞背誦一遍；要是翻成了英文，那就是這樣

的：「願我主陛下壽踰太陽十一個月有半。」國王回答了幾句；雖然我不懂他說的究竟甚麼，我還是按照他們事先的指示答道：佛拉夫特·德林·厄勒列克·都瓦爾當姆·普拉斯特勒·麥爾普次，這就是說，「我的舌頭在我的朋友嘴裏，」也就是表示，我請求准許我隨帶譯員。於是，我起先說過的那位青年被領上來了。憑了他的傳達，我答覆了國王提出的許多問題，大約花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工夫。我說的是保爾尼巴比語言，我的翻譯就把我的意思譯成了拉格納語言。

這位國王很高興同我一道，他吩咐他的「布列夫馬克拉布」（也就是侍從長）替我和我的譯員在宮裏安頓了一所住處和每天的飲食，另外還給我一大錢袋的金子零用。

我俯順這位國王的意旨，在這裏逗留了三個月光景；他對我非常垂眷，還許我幾種高貴的職位。但是我覺得倒是同我的妻子家人消磨自己的餘年，還比較來得妥當。

## 第十章

拉格納人是一個溫文豪爽的民族；雖然他們也不免沾染了東方國家特有的那種驕傲，可是他們對於外國人，特別是受到朝廷優禮的人士，都非常客氣。我認識了一些他們的上流人物；因為我總是帶着翻譯，所以我們的談話也都還愉快。

有一天，很多的人士聚在一道，有一位高貴的人物忽然問我是否看見過他們的一斯徒拉不拉。或者是一長生不死人。我說我還沒有看見過，並且請求他解釋一下，爲甚麼他把這樣的一種稱呼用在一個凡人的身上。他告訴我說：有時，雖然是非常稀罕的，一家人家會生下一個孩子，前額上面，就在左眉的上頭，有一顆紅色的圓點；這就是一個確定的記號，他是永遠不會死掉的。據他的說法，那個紅點大約有一枚三便士銀幣那樣的大小，但是會慢慢長大起來，同時也會慢慢地變色：十二歲的時候，它變成了綠色；二十五歲的時候，它又變成了深藍；四十五歲的時候，變成了煤黑，大小也就有一個英國的先令那樣，不過以後就不再變化了。他說這種人物是很稀罕的，他不相信全國的男女一斯徒拉不拉一會超過七百人以上；據他估計，首都裏頭大約有五十名光景，其中有一個女孩才生下了三年上下。這并不是那一家人家的特產，不過是一種偶然的機會罷了；一斯徒拉不拉一的子女也跟其他的人民一樣會死掉的。



我坦白承認，我聽到了這件事情，我感到說不出來的愉快。我很會說保爾尼巴比的語言，向我講述這件事情的那位紳士剛巧也懂得保爾尼巴比語言；我不禁發出了一種容或有點過份的表現。我瘋狂了似的高呼起來：幸福的民族，這裏的每個孩子至少都有一個永生的機會！幸福的人民，他們保有了許多活生生的上世典型和教導他們以往智慧的大師！最幸福的還是那些「司徒拉不拉」本人，他們生來就解除了人類生理上的普遍不幸，所以他們的心靈永遠是輕鬆的，不受那種憂生患死的心情壓迫。我表示我很奇怪爲甚麼還沒有在朝廷裏面遇見過這種卓著的人物；前額上頭的黑點算是十分顯著的特徵，我應該不至於忽視了的；而且當今陛下又是一位賢明無比的君主，他也不至於不羅致一批這樣賢能的顧問。也許這些可敬的聖哲德行太高，不宜於朝廷上面的放縱習氣。我們常常有過這樣的經驗，青年人總是過份的剛愎輕浮，不願接受前輩的穩健勸導。但是，既然國王恩准我親近聖躬，我決定一有機會就要借重我的翻譯，把我自己對於這樁事情的意見，向國王坦白陳奏。不管國王會不會高興接受我的忠言，但是我已經決定了一件事情：從前國王曾經一再准許我在這裏待下，現在我一定謹領他的恩惠，在這裏度過了的一生，聽取那些先進人士——司徒拉不拉——的訓誨，只要他們會准我同他們接近。

我把上面的一段話向那位紳士說了，因爲我已經說過，他是會說保爾尼巴比的語言的。但是他却帶着一種微笑（那種微笑往往是表示對於別人的無知的一種惋惜），對我說道，他很希望找一個機會讓我跟他們一道，同時又請我許他把我的談話向大家說明一下。他說了一會，同時他們大家也用他們

的語言談了一陣。可是我却不懂他們的一言半語，而且也不能從他們的臉上看出我的談話給予他們的印象。經過一段短暫的沉默以後，那個紳士又對我說道，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他喜歡這樣地稱他自己）聽了我說的關於長生的幸福和好處的偉論，都覺得非常高興；他們還很想詳細知道，要是我碰上了運氣，一生下來就是一個「司徒拉不拉」，我究竟要怎樣安擺自己的生活。

我回答說，這麼一個複雜有趣的題目是很可以滔滔地說上一陣的。而且我本來就常常喜歡幻想；我常常幻想，要是我自己是一個國王或者是一個將軍一個貴族，我應該做些甚麼。我也常常全盤地想過了現在的這個問題：要是我的確可以永生，我應該怎樣地安擺自己，應該怎樣地消磨自己的時光。

我說，要是我一生下來就是一個「司徒拉不拉」，那麼我一旦瞭解了生死的區別，發現了自己的幸福之後，我首先就要決定運用一切的手段替自己弄到了許多財產。憑着節儉和經營，我可以希望在兩百年左右變成了全國的首富。其次，我要從小致力研究藝術和科學，終有一天我的學問要超過了別的人家。最後，我要審慎紀錄社會上的重大事故，并且憑我自己的觀察公正不阿地描寫各代的帝王和大臣。我要正確地記載風俗、語言以及服裝、飲食和娛樂方式的變遷。憑了這些學問，我一定可以成爲一個有生命的知識和智慧寶庫，當然也就成了民族的聖人。

過了六十歲以後，我就不再結婚了，不過還是要招待賓客，但是也依然保持着節儉的生活。我要培養教導有希望的青年的心靈，用我自己的記憶、經驗和觀察，還加上無數的例證，讓他們相信德行在公私生活上面的用場。不過，我自己的良朋摯友一定是一班永生的朋友，我要在永生的人物裏面找

出十二名光景，從最老的前輩一直到我自己的同輩。要是他們有人缺少了財產，我就要我自己的田莊附近替他們預備幾座舒服的住宅；我總要請他們幾位同我一塊兒進餐，陪上幾位你們最有價值的凡人。時間久了，我也不會惋惜你們的死亡，而且照樣款待你們的後輩，就像一個人欣賞着花園裏面十年的石竹和鬱金，也并不悼惜去年凋謝的這種花草。

我要跟這些「司徒拉不拉」不斷交換我們的觀感和記憶，研究腐敗潛入人間的經過，并且時時警告人類指示人類，步步阻止腐敗的橫行。這種辦法加上了我們的以身作則，也許可以阻止古今共痛的人類氣質的不斷退化。

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欣賞各國的種種革命，上層和下層社會的轉變，古老的城市淪為廢墟，而荒僻的村莊却蔚為京邑；名江大河變為細流；海洋隆為陸地，而陸地却淹成海洋；許多前所未聞的國家發現了，落後民族趕過了頂頂文明的民族，頂頂野蠻的民族變成了文明民族。那時候，我會看到黃經、永恒運動、萬應靈藥等等偉大的發現和發明，都達到了盡美盡善的境地。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彗星的運行和回歸以及太陽、月球和星星的運動的變化，我們可以生見而且證實我們的預測；這樣一來，我們一定能够在天文方面弄出許多奇異的發現。

我還扯到了許多其他的事情，那都是長生的自然慾望和塵世幸福可以教我見到的。我說了以後，我的談話的大意照樣由那位紳士翻譯了一道，接着他們又用他們的口語談了半晌，中間不免夾上了幾陣嘲笑。最後，替我翻譯的那位紳士說道：在座的各位朋友要他改正我的幾點錯誤；我所以犯了這些

錯誤是由於人類天性上的共同的弱點，所以我可以不自負多大的責任。他說，「司徒拉不拉」算是他們本國的特產，在保爾尼巴比和日本都沒有過這種人物；他曾忝任過派駐兩國的大使，知道兩國的人民都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他起先向我提到了這件事情，我也顯得十分的驚訝；這樣看來，我一定認為這是一件完全新奇的事體，而且是難得相信的。他在居留上述兩國的期間，曾經接談過許多人士，他看出了長生的確是人類的普遍願望。一個人已經把一脚跌進了墳墓，却一定要拚命把另外的一腳拖開。頂老的老頭也還是希望會多活一天，而且把死亡看做了最大的不幸，他的天性總是鼓勵他要離開那兒。只有在這個拉格納島裏面，求生的慾望并不那樣的熱烈，因為在大家的眼前始終擺着那些「司徒拉不拉」的榜樣。

他說，我所設想的生活體系是毫不合理的，毫不實在的。因為這要假定人類可以保有長在的青春、健康和活力。儘管一個人抱有多大的奢望，他總不至會笨到那種田地，居然敢抱着這樣的希望的。所以這裏的問題不是一個人是否可以永遠保有自己的青春和蓬勃的體力，而是他要怎樣在一般老年必有的苦楚之下，消磨自己的無邊歲月。儘管沒有人會表示寧願在那樣痛苦的情況之下長生不死，可是在上面說過的保爾尼巴比和日本兩國，他却發現每個人都希望把死亡推開，要它到來得晚些；同時也很少聽說過他願意死掉，除非他感到了極端的愉快或磨折。他請我回答，在我的本國和走過的各國裏面，我是否看出了同樣的普遍心理。

他說過了這一段序文以後，接着就詳細敘述他們的「司徒拉不拉」的情形。他說，他們在三十歲以

前，一般都像普通的凡人一樣，以後就慢慢地變成了憂鬱和唐，一天天地加深起來，一直達到八十歲光景。這是據他們自己說的：要是不然，一個時代才不過生下了兩三個這樣人物，那是無從得到一種結論的。他們活到八十歲的時候（這算是這裏的人壽的極限），他們不但盡有一般老人所有的昏庸疾苦，甚且更甚，因為他們看到了不死的可怕前途。他們不但是頑固、暴躁、貪婪、陰狠、自是、饒舌，而且也毫無友誼和天倫的情愛（這種情愛從來不會延到他們的孫子以下）。他們的主要情緒就是嫉妬和妄想。他們特別嫉妬青年的放縱和老人的死亡。想到了青年的放縱，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已經同一切歡樂絕緣了；看到了一次葬儀，他們就會怨歎別人已經走到了安息的處所，而自己却永遠沒有到達那兒的希望。他們只記得在青年和中年時代學到和看到的東西，可是也還是十分的殘缺不全。關於任何事件的真相和細節，我們與其信賴他們的記憶，却毋寧信賴一般的傳說。他們裏面最少不幸的倒是那些體力枯竭記憶盡失的人物；這些人物可以受到更多的矜憐和幫助，因為他們沒有其餘人物所有的許許多多的惡劣性格。

要是一個「斯徒拉不拉」跟一個自己的同類結婚，按照本國的恩典，等到夫婦中間年少的一個活到八十歲時候，他們的婚姻也就解除了。因為法律認為這是一種合理的赦免：一個人無辜受罪，要永遠活在人世，不應該再讓他背了一個妻子，教他多加了一倍苦痛。

他們一滿了八十歲的年紀，他們在法律上就算是已經死了；他們的繼承人馬上承繼了他們的財產，只留下很小的一筆款項當做他們的贍養費用；貧苦的人家由公費維持。從此以後，他們就算是不

地信任或謀生了，他們不能購買或租賃土地，不許担任民刑訴訟的證人，甚至不得參預地界的勘定。

到了九十歲時候，他們的牙齒和頭髮通通掉光了，他們已經到了不辨味道的年紀，有什麼就吃囑什麼，一點也感覺不到趣味。他們的疾病照舊毫無增減地纏綿下去。在談吐方面，他們忘記了普通的事物名稱，乃至他們的至親好友的名字。同樣的，他們也不能讀書消遣，因為他們讀了下文却忘了上文；就由於這種缺點，他們也失掉了唯一可以享受的娛樂。

這裏的語言總是不斷地變動着，一時代的「斯徒拉不拉」不會懂得另一時代的語言；過了兩百年以後，他們就不能跟他們的鄰居凡人交談（除了幾個普通的字眼）；所以他們住在本國却就像外國人一樣地感到生活上的種種不便。

據我記的，這就是我聽到的關於「斯徒拉不拉」的情形。後來我又見到了五六個年紀不同的「斯徒拉不拉」，年紀最少的還不到兩百歲以上，都是由我的幾位朋友前後領到我這兒來的。儘管人家告訴他，說我是一位偉大的旅行家，見識過世界各地，可是他們却一點不覺得稀奇，絕對不想盤問我個把問題，僅僅希望我送他們一些「斯蘭斯卡達斯克」，也就是一種紀念品；其實這就是一種好聽的叫化，免得觸犯了禁律罷了，因為他們雖然都是由公家贍養，待遇的確是十分菲薄的。

他們受到了諸色人等的輕視厭惡。他們有一個生了出來，大家就認為是不祥現象，也就特地記下了他們的出生時日。所以你可以從登記簿上查到他們的年齡。不過登記簿上面也沒有記到千年以上的，這也許是因為年代久遠或社會動亂而銷燬湮沒了。但是平常推算他們的年紀，總是問問他們記得

那些君王和偉人，然後再翻檢歷史，因為他們記得的最後一位的君王一定不會在他們年達八十歲以後才登極的。

他們真是我有生僅見的最慘的人物，而且女人比男人還要可怕。他們除了一般的老態以外，另外還加上了一種無法形容的猙獰神氣，程度和年齡并進；在他們的五六人當中，我馬上可以看出那個是頂老的，雖然他們的年紀都相差不到一兩百歲的光景。

讀者不難相信，由於我在這裏的所見所聞，我的長生不死的渴望大大掃興了。我對自己起先的快意憧憬感到了不好意思；我心想沒有一位暴君發明的一種死刑不可以教我拋棄了這種生存而欣然就死。那位國王聽到了我跟我的朋友關於這樁事情的談話以後，很開心地把我挖苦了一番，要我把一對「司徒拉不拉」送到我的祖國，救治我們同胞的怕死心理。但是這好像是受了這裏憲法的禁止，要是不然，我倒確實會不怕麻煩和開銷，早把他們運載回來了。

我只有贊同他們關於「司徒拉不拉」的法律，那都是根據最高的理性的；任何國家在同樣情形之下，也一定要採取同樣的辦法。因為貪婪是老年的必然結果，要是沒有那樣的法律，那些長生不死的人物總有一天變成了全國的業主，掌握了社會的權力，可是因為缺乏管理的能力，結果一定要毀滅了整個社會。

## 第十一章

我以為這一段關於「司徒拉不拉」的紀載一定可以教讀者感到興趣，因為這好像是有點不同尋常的地方，最少我不記得我曾經在我接觸過的任何遊記上遇見過同樣的紀載。要是我記錯了，我一定要大家原諒，因為遊記作者敘述同一的國家，往往不免談到了同一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勦襲前人的著作。

這個國家和日本之間的確保持着不斷的貿易往來，可能有些日本的作者曾經說過了「司徒拉不拉」的事情。不過我在日本逗留得十分短促，而且根本不懂那邊的語言，所以我無法進行訪問。但是我希望荷蘭人會有一般好奇的興頭，能够在這一點上補救了我的缺點。

這裏的國王一再敦促我接受官職；但是等他知道我一心一意打算回國的時候，他也高興准許我離境，而且還親手寫下了一封書信，把我介紹給日本天皇。他還賜我四百四十四個的大金幣（這個民族是喜歡雙數的）和一粒紅鑽；這些東西，後來我在英國賣到了一千一百鎊英幣。

一七〇九年五月六日，我隆重地拜別了國王陛下和我的各位朋友。這位君主還特賜恩禮，派遣了一隊衛士護送我到達格蘭甘斯托爾。這算是這裏的一個國港，位在本島的西南。我在這裏逗留六日就趕上了一隻開往日本的船隻，在海上走了十五天光景。我們在日本東南一個叫做濱關的小港登陸；那兒的市鎮就在港口的西端，有一道狹隘的土股向北伸入海裏，首都江戶就在這道土股的西北。上岸以



後，我就把拉格納國王寫給天皇陛下的書信給海關關員看了一下。他們都認得上面的御璽，那大約有我們手掌的大小，上面的印文是：一位國王從地上扶起了一個蹣跚的乞丐。市長聽到了我的書信，就把我當作了官員看待。他們替我準備了車輛僕役，把我送到了江戶。到了江戶，我就承蒙天皇的召見，呈遞了我的書信。他們隆重地啓封了那封書信，由一位通譯向天皇解釋一道；接着，那位通譯又向我傳宣了天皇的旨意，要我說出了我的請求，看着拉格納皇兄的面子，不管我請求甚麼，都可以蒙恩應准的。這位通譯是承辦荷蘭人的交涉事務的；他馬上從我的相貌上看出了我是一個歐洲人，於是又用道地的荷蘭話把天皇的旨意重申一道。我（照着原來的決定）回答說：我是一個荷蘭的商人，在一個很遠的地方打破了船隻，然後經過了海路和旱道，輾轉到達了拉格納王國，現在就是從那兒到日本來的；我知道我的同胞常常到這裏經商，我希望能夠找一個機會跟他們回到歐洲。我誠惶誠恐地請求天皇發一道聖旨，把我安全遣送到長崎。我還提出了一個請求，我希望天皇陛下看着我的恩主拉格納君王的面子，免我舉行加在我同胞身上的那種踐踏十字架的儀式，因為我是給惡運播送到貴國來的，我并打算在這裏經商。這種請求翻譯給天皇陛下聽過了以後，他似乎稍稍感到了驚訝，他說他相信我是第一個拒絕履行這種儀式的荷蘭人，所以他無懷疑我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荷蘭人，不過他更懷疑我一定是一個基督教徒。但是，根據我提出的理由，尤其是拉格納國王對我的特殊恩寵，他原諒了我的怪癖，不過這件事情需要巧妙地安擺一下，他必須吩咐他的臣下讓我開脫，就像把這件事忘記了似的。因為他告訴我，這件祕密要是讓我的荷蘭同胞知道了，他們一定會在海上把我

殺掉的。我通過通譯，對天皇的格外開恩，表示了謝意。這時恰有一些軍隊要開到長崎，那位指揮官奉命把我護送到那兒，并且還受了特別關照關於十字架的那樁事情。

我經過了一段長遠的困苦的旅程之後，終於一七〇九年六月九日，到達了長崎。我馬上結識了安波拿船上的一些荷蘭水手。那是一艘結實的阿姆斯特丹的商船，載重有四百五十噸。我曾經在荷蘭待過很久，在來丁上學，我的荷蘭話也說得很好。不久，那些海員也都知道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他們都高興盤問我的航程和生活經過。我儘量把我的經過弄得十分的簡單可信，把大半的事情都隱瞞住了。我認得幾個住在荷蘭的人氏，我捏造一個我的父母的姓名，我把他們說成了葛德蘭省的塞微人家。我本來打算依照船長（狄奧多拉士·房格爾）的開價交付到達荷蘭的船費，但是他知道我是醫生，却答應了只收半費，只要我願意在我的本行上替他效勞。在我們上船以前，有幾位水手一再問我是否已經履行上面說過的那種儀式。我總是含糊地答道：我已經滿足了天皇和朝廷的種種要求了。可是，一個下流的船老大却跑上一位官員那兒，直指着我，說我還沒有踐踏過十字架。但是那位官員已經接到了關照，却用了一根竹棍在那個流氓的兩肩上打了廿棍。這樣以後，我才沒有再受這個問題的煩擾了。

在這一次航行上，一路都沒有甚麼值得敘述的事情。我們一帆風順地駛到了好望角。我們只在那兒逗留了一會，補充了一些淡水。一七一〇年四月十日，我們安抵了阿姆斯特丹，在路上不過病死了三三個水手，還有一個就在距離幾內亞海岸不遠的地方從前桅上面跌到海裏去了。不久之後，我就從阿

姆斯特丹趕上了一隻小船，轉回到英國來了。

四月十六日，我們到達了丹茲。第二天，我登岸去了；在闊別了整整五年另六個月以後，我又重睹了祖國的風光。我馬上向勒德烈夫進發，當天下午兩點鐘光景就到了那兒。我看到我的妻子和家人都十分健康。

## 第一章

我待在家裏，同我的老婆兒女很快活地度過了五個月左右，好像我已經懂得了甚麼時候才算是舒服似的。之後，我又拋下了大肚子的老婆，接受了一個優美的差事，担任一艘三百五十噸的結實商船——冒險號——的船長。因為我很懂得航海的技術，同時也很厭倦海上的醫生生涯，我帶了一位精幹的年青醫生羅伯特·靈爾服伊，不過我自己有時也可以動手一下。我們於一七一〇年九月十一日從普資芬斯出發；十四日，我們在騰涅立夫遇到了布里斯它爾的波柯克船長，他正打算上千伯徹灣去砍伐蘇木。十六日，我們給一陣暴風拆散了——後來我回來以後，聽說他的船隻沉沒了，僅僅逃出了一個小厮。他是一位忠厚的長者，同時也是一個優秀的水手，不過稍稍過分固執自己的意見；這就是他和許多其他水手的送生原因。要是他接受了我的勸告，也許現在他也會像我一樣和家人一道平安過日的。

我有許多的手下在船上害了熱帶病死了，我不得不在巴佩道斯翠島和琉厄德翠島補充了一批人手。我聽了我的東家的指示上了那兒，可是後來我就大大懊悔了：因為不久我就發現那批水手大半都是當過海賊的。我的船上有五十名水手。我指示他們，我們應該同南海的印第安人貿易，并且要儘量發現新的地區。我揀到的那批無賴勾引了我的其餘手下，同謀劫奪我的商船，要把我監禁起來。一

天早上他們下手了，他們衝進了我的艙房，把我的手脚細綁起來，一邊還威嚇我說，要是我打算掙扎，就要把我扔到了海裏去的。我告訴他們，我是他們的俘虜，我願意順從他們。他們就要我發誓，之後就把我放了，只在我一隻腿上叩上了一根鐵鍊，吊在床旁，另外在我的門外安置了一個哨崗，拿着一枝實彈的手槍，奉命見我企圖逃脫的時候，就把我一槍打死。他們把飲食送下給我；他們自己就成了船上的主宰。他們打算再幹海賊的生涯，劫掠西班牙的船隻，但是在沒有找到更多的人手之前，他們是不能下手的。於是他們首先決定把船上的貨物賣掉，然後再到馬達加斯加補充一批人手，因為自從我受到了監禁以後，他們裏面也死了好幾個人。他們航行了幾個星期，一面同印度安人做點買賣，不過我却不知道他們究竟走的是甚麼航線，因為我給他們禁閉在艙房裏頭，就等着讓他們殺掉——他們老是這樣地恐嚇我的。

一七一一年五月九日，一個叫做詹姆士·威爾茲的走到了我的艙房裏，說是奉了船長的命令，押我上岸。我同他爭論一番，可是結果是枉然的。他甚至也不告訴我那一箇當了他們的新的船長。他們逼我登上一隻長舢舨，讓我穿上一套很新的最好衣服，帶一網麻布，不過除了我身上的寶刀却不准我攜帶其他的武器；他們倒很有禮貌，沒有翻搜我身上的口袋，那裏面我還攔着我的全部的現款和一些零星用品。他們划上了一溜光景，然後就把我趕到一道海灘上。我要他們告訴我，這裏究竟是甚麼國家；他們却同聲賭咒，說他們跟我一樣地莫名其妙，不過他們脫售了船貨以後，船長（照他們稱呼他的）就決定下來，要一旦發現了一個陸地就把我趕了上去。他們連忙划走了，一邊也警告我趕快走

開，免得給潮水淹了。牠們就這樣地告別了。

我就在這樣伶仃孤苦的情景之下向前走去，不久我也就走到了實地上去，在一堆土堆上坐了下來，休息一會，一邊思量着要怎麼才好。稍稍恢復了疲勞之後，我就望鄉間走去，決定把自己送給首先遇到的野蠻人，再用一些手釧、玻璃指環和別的玩藝向他們贖回自己的生命。許多水手在這種的航行裏頭總是隨帶着這些東西，我的身上也帶了一些。這一片地面給幾排很長的樹木分成幾塊，樹木長得不怎樣整齊，倒像是自然生長出來的。裏面長着很多的野草，也有幾塊燕麥田。我一邊走着，一邊瞭望前後左右，因為生怕遇到了襲擊或者突然給後面和左右的箭矢射中了。我走上了一條蹊蹺的道路，上面有許多人跡、牛跡，但是多半是馬蹄的印跡。最後，我看到一塊田裏有許多動物，單獨的或成對的坐在樹上。牠們的樣相十分古怪，十分醜惡，我不免有點發慌，所以我就躲到了一堆叢林裏頭，更加仔細地端詳一會。牠們幾個走到了我躺着的地點附近，這就給我一個機會把牠們的樣子看個分明。牠們的頭上和胸脯都披上了一層很厚的毛髮，有的卷曲，有的直長；牠們長着山羊的鬍子；牠們的背上、腿前和脚上都長着一道毫毛。但是牠們身上的其餘部份却是裸露的，所以我倒可以看出牠們的皮膚；那是一種櫻黃的顏色。牠們沒有尾巴，屁股上面也沒有毛毛，只除了肛門的四周以外。我想這是自然安排下來的，好在牠們坐下的時候，保護牠們。牠們常常擺出坐下的姿勢，有時也躺在地下，有時也用牠們的兩隻後腿站着。牠們爬上高樹就像松鼠一樣的快當，因為牠們的前脚後脚都長着堅硬的爪甲，就像尖利的鉤子似的。牠們常常會騰騰跳跳，動作得非常敏捷。母的沒有公的那樣地高

大，頭上長着直長的頭髮，但是臉上卻沒有毛毛，身上的其他部分也沒有毫毛，除了屁股和陰戶的周圍。牠們的奶子吊在兩隻前腳的中間，走起路來幾乎要碰到地面。牠們雌雄兩種的毛髮都有好幾種顏色，櫻的、紅的、黑的和黃的。就全體上說，在我經歷的各地，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難看的一種畜生，也從來沒有那樣自然地感到一種極端的厭惡。我覺得我已經看得夠了，我心裏厭惡極了，於是我就站了起來，順着原來的破爛道路走去，希望可以找到一家印第安人的小屋。我沒有走過多遠，偏偏迎面碰上了一個這種傢伙。這個醜惡的怪物望到了我，臉上就扮出各種姿態，張着眼睛盯住我，好像吞着一件沒有見過的東西。接着，他就走得更近了，馬上拾起了他的前爪。我說不出這究竟是好奇或是惡意，但是我還是抽出了我的彎刀，用刀背狠狠地打牠一下。我不敢使用刀鋒，因為生怕那裏的居民知道我殺傷了他們的牲畜，他們可能會怨恨我的。這個畜生嘗到了一箇創痛，馬上鬆開了，一邊大叫了起來；接着就有最少四、五個這種的畜生從旁邊圍裏跑了過來，把我包圍了起來，一邊咆哮着，一邊裝出了兇險。我跑到一棵樹木底下，把背子靠在樹幹，揮舞着我的彎刀，教他們不能過近。有幾個該死的畜生抓住了後面的樹枝，跳到樹上，就在那兒對着我的腦袋解下了大便。但是我躲避得十分得法，讓自己緊貼在樹幹上面，不過也險些要給落在周圍的糞便的臭氣憋住了。

正在這樣危險的關頭。我却發現牠們陡然拼命地逃掉了。這樣一來，我才斗胆離開了那棵樹木，回到路上，探望一下究竟是甚麼東西會把牠們嚇成了這個樣子。我朝着左手一望，我看到了一匹馬在田裏慢慢地踱着；我的敵人早就看見牠了，這也就是牠們逃走的原因。這匹馬兒走到我身邊的時

候，呆了一會，不過馬上就鎮定了下來，擺出萬分稀奇的樣子，端詳着我的臉孔，而且還在我身邊兜了幾圈，端詳我的兩手和兩腳。我很想走我的路，但是牠却擋住了我的去路，不過樣子倒十分和善，沒有加害的意思。我們對望了一會，接着我就鼓起了勇氣，擺出一般馬販子準備駕馭一匹生馬的姿態，吹着口哨，伸手過去，撫拍着它的頸項。可是，這個畜生好像不屑接受我的優禮，搖搖腦袋，繃了繃眉頭，慢慢地抬起右邊的前腳把我的手撥開了。之後，他就長嘯了三四聲，但是牠的調子十分地特別，我幾乎以為牠用牠自己的語言自言自語。

我們正在這樣相持的時候，又有另外的一匹馬走上來了。他很有禮貌地走到了第一匹跟前，牠們互相把右邊的前蹄輕輕地碰了一下，一邊又用不同的聲調，更番嘶鳴了幾回，簡直就像是說話似的。牠們走開了一些，好像要商量甚麼一樣，彼此肩并肩地來回地走着，就像人家討論着一件重大的事體，不過也時時轉過眼睛來看我一下，好像要提防我跑掉似的。我看到這兩個畜生的這種行徑，不禁感到了驚異，心想這裏的居民要是會有一種相稱的理智，他們一定算是世上頂有智慧的民族。這種念頭使我感到了十分安慰，所以我就決定要往前走，一直要找到一所屋子或鄉村，或者是遇上了一個土人，至於那兩匹馬兒，就聽牠們自己的高興，讓牠們談牠們的去吧。但是，第一匹馬兒（那是有灰斑的）看見我溜走了，就用一種滿有意義的聲調向我嘶鳴了一下，我好像也很懂得牠的含義，也就轉回頭來走到了牠的旁邊，聽候吩咐；不過我總是儘量掩飾着我的恐懼，因為我已經感到了一種痛苦，不知道這個場面究竟要怎樣收場。讀者不難相信，我是很不喜歡當時的情景的。



那兩匹馬兒走到我身邊來了，十分認真地端詳着我的臉孔和兩手。灰色的一匹還用右邊的前脚在我的帽上擦了一圈，把我的帽子弄到了不成樣子，我只好把帽子取了下來，整頓了一番，然後再戴了上去。牠和牠的同伴（那是一匹栗色的）看到這樁事情，都覺得十分驚奇。牠的同伴又探了一下我的衣擺；牠們發現那是鬆鬆地吊在我的身上，牠們倆個又表現了一種稀奇的樣子。牠敲敲我的右手，好像很欣賞那種細嫩和色彩。但是牠把我的手夾在蹄子和蹄膠中間，夾得很緊，我不禁喊了起來。之後，牠們又儘量溫柔地把我撫摸了一番。牠們十分不解我的鞋子和襪子，牠們撫摩了幾次，互相嘶鳴着，而且扮出了種種不同的姿態，就像一個哲學家想要解決某種新的困難的現象一樣。

就整個上說來，這兩匹畜生的行爲是很有條理，很有理性的，而且也十分敏銳精明。所以我最後斷定牠們一定是兩個術士；他們憑了某種的法術把自己變成了這種樣相，現在碰到了一個生人就這麼逗他一下，讓自己開心開心。或者，他們看見了一個服裝、樣子和容貌都是那麼特別的人物，知道他可能是生在一個遼遠的地方，所以他們的確感到了驚奇。根據這樣的推想，我就姑且向他們說了下面的一段話：兩位先生：要是你們是魔術家——我可以相信你們是的——，你們就會懂得各種的語言，所以我胆敢冒昧請兩位大師知道，我是一個落難的英國人，不幸流落到貴國海岸；我請求你們一位，讓我騎在他的背子上，就像是一匹真馬似的，把我帶上了一所人家或鄉村，我就可以得救了。爲了答謝你們的恩惠，我願意奉送這把小刀和手鋤（一邊從袋裏取出這兩件東西）。這兩個傢伙在我說話的當兒都靜靜地站着，好像十分注意地聽着似的，我說完了以後，他們又彼此嘶鳴幾回，好像是商談大

事一樣。我清清楚楚地看了出來，他們的語言很能够表達感情，那些字眼也不難翻成字母，比中國話還要容易。

我常常可以聽到「雅胡」這一個字眼，他們每個都反復提到過幾回。雖然我不懂得這究竟是甚麼意思，但是他們忙着談話的時候，我就在口裏練習着這個字眼，等到他們沉默的當兒，就放胆大聲地喊出了一聲「雅胡」，同時還盡量仿着馬鳴的樣子。他們聽到了都顯然有點驚愕，灰色的一匹還把這一個字眼重說了兩遍，意思要教我吧語調搞對；我也盡量跟他的語調念着，自己覺得一次比一次進步，不過還談不到完全的程度。接着栗色的一匹又教我學習第二個字眼，比較難念得多了，按照英文的拼法，可以拼成做「慧因」<sup>①</sup>。這一個字眼，我念得不如前面一字那樣的成功，不過跟上兩三次以上也就大有進步了。他們對我的本領都顯了驚訝的神氣。

這兩位朋友又談過一會之後（我想一定是說到我的），就告別了，彼此又互相碰碰蹄子。灰色的一匹做出了一種姿勢，表示我必需走在他的前頭。我想在我沒有找到更好的領路以前，還是順他的意思好了。我放慢了脚步的時候，他就會喊着：「哼！哼！」我猜到了他的意思，於是我盡力讓他知道，我已經疲倦極了，不能走得再快了。這樣一來，他就會停了下來，讓我休息了一會。

① 英文原文 Houyhnhnm，在英國也就有幾種讀法，普通都讀做 Whinim 或 Whininim。

## 第二章

大約走上了三哩光景，我們走到一座很長的屋子。那是用一些木料插在地下，再編上一些枝條；屋頂很低，上面蓋上了一層乾草。我現在稍稍放心了，於是就拿出了一些玩具，（許多旅行家總是攜帶着一些玩具，準備送給美洲等地野蠻的印第安人。）希望這一家人家會高興起來，慇懃地招待着我。那匹馬兒擺出了一種姿勢，要我先走了進去。這是一間很大的房子，底下是平坦的泥地；房子的一邊全是草架和秣槽。房子裏面有三匹小馬和兩匹牝馬，都不在吃草，有的却登着屁股坐在那兒。我覺得十分奇怪。可是更覺奇怪的，我還看到了其餘幾匹都正在料理着一些家務。這些畜生看來都像普通的家畜；可是眼前的情形却證實了我先前的那種見解：這裏的人民居然能够把野馬教化到這樣田地，他們在智力方面一定超過了世界上的一切民族。那匹灰馬跟着進來了，這才教我免受了惡待，因為別的馬兒可能會惡待我的。他擺出一種權威的架子，向他們嘶叫了幾次，也聽聽他們的答覆。

這座屋子除了這一間房子以外，還另外有三間房子，有三道對準的門路可以往來，就像是一條街道似的。我們穿過了通到第三間房子的第二道房門，於是那匹灰馬就走到前頭去了，要我跟在他的後面。我在第二間房子裏待了一會，一邊準備着送給這裏的主人和主婦的一些禮物；那一共是兩把小刀，三隻假珠的手鐲，一面小小的照鏡和一串珠子的項鍊。那匹灰馬嘶鳴了三四次光景，我也在那兒

等待着人類的回答聲音；但是我聽到的依然不過是同樣的聲調，不過有一兩聲比較來得尖銳些罷了。我開始覺得這座屋子一定是屬於他們裏面的重要人物，因為我可以進謁以前好像先要經過很多的周折。但是一個閩人一定要完全由馬兒伺候，我倒實在莫名其妙了。我生怕我的頭腦給自己身受的苦難不幸搞得胡塗了；我振起精神，環視一下我待着的那個房子。這間房子佈置得跟第一間一樣，不過比較整潔了一些。我一再擦着自己的兩眼，但是我看到的還是同樣的景象。我擰着自己的兩臂兩脅來喚醒自己，因為我希望我自己正在做夢。後來我堅決斷定這些現象全不過是幻術而已。但是我來不及深究這些了，因為那匹灰馬已經來到了門口，向我擺出了一種姿勢，要我跟他上第三間的房子裏去。到了那裏，我就看到了一匹優秀的牝馬帶着小馬坐在十分整潔精緻的草薦上。

我一進去了以後，那匹牝馬立時從草薦上站了起來，走到了我的身邊，端詳一會我的兩手和臉孔，接着就擺出一副極端鄙夷的神氣，轉身跟灰馬說話去了。我聽到他們也一再提到了「雅胡」這一個字眼。當時我並不懂得這個字眼的意義，雖然我首先已經學到了牠的發音；不過一會我就明白了，那實在是我的永世的羞恥；因為那匹馬兒向我點了點腦袋，一邊又復先前那樣地「哼！哼！」兩聲（這我知道是要我跟他去的），領我走到了距開這裏稍遠的另外一所屋子；我們進去了之後，我就看到了三隻我上岸以後最初看到的那種討厭的傢伙，正在那兒吃着樹根和幾種獸肉（我後來知道那些都是驢肉和狗肉，有時也有跌死病死的牛肉）。牠們通通給在頸子上印上一根結實的柳條，繫在一根橫梁上。牠們用前爪拿到食物，咬在牙齒上撕着吃了。

那匹當家的灰馬吩咐了一位他的僕人——一位栗色的小馬——，把一隻頂大的傢伙解下，牽到了院子裏來。他們讓那隻畜生和我并排地站着，一主一僕雙雙端詳着我們的面貌，一邊又一再說出了「雅胡」這一個字眼。我看到這隻討厭的畜生儼然具有一副人類的樣相，當時我的驚駭簡直是無法形容的；他的臉孔的確是扁平寬大的，鼻子很低，兩唇很大，嘴巴很闊，但是這些差別在野蠻民族裏面是十分平常的，因為那些地方的土人總是把他們的嬰兒覆在地上或者背在背上，讓嬰兒的面部頂着母親的肩胛，結果他們的臉孔輪廓也就走樣了。這隻「雅胡」的前腳跟我的兩手是一模一樣，不過上面的爪甲很長，掌上的皮膚很粗而帶着褐色，手背上有很大的毛毛罷了。我們彼此的兩腳也有同樣的類似和差別——這一點我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不過我穿上了鞋襪，所以那兩匹馬兒却沒有察得出來。我們身上的各個部位也是一樣的，不同的就是那些毛毛和膚色——這我早已說過了。

最叫他們感到困惑的似乎就是我身上的其餘部份同一「雅胡」的十分不同；這應該多謝我的衣服，因為他們向來沒有衣服的觀念。那匹栗色的小馬遞給我一撮樹根；他把牠夾在蹄子和胶子中間（那種樣子，我以後要說到的）。我拿來聞了一會，就盡量客氣地送還給他。他又從「雅胡」的窩子裏拿出一塊驢肉，可是那味道真難聞極了，我怕得把臉轉開了。他馬上把那塊驢肉扔給「雅胡」，牠却貪饞地吞吃了下去。後來他又遞給我一束乾草和一球節<sup>①</sup>的燕麥，我只好擺擺腦袋，表示這些都不是我的食品。現在我明白了，要是我碰不到我的同類，我一定要挨餓了。儘管當時我愛護人類還不在他人

之下，可是對於那些討厭的「雅胡」，我却承認我從來就沒有見過類似他們那樣的可憎的生靈；在我待在這個國家的期間，我越是接近牠們，我越覺得牠們可恨。那位當家的馬兒也從我的舉止上看到了這個，於是他就把那隻「雅胡」送回牠窩子裏去了。接着，他又把前蹄擱在口邊，（那種樣子真教我奇怪得很，儘管他做得相當便當而且也十分自然），同時還擺出別的姿勢，想要知道我要吃些甚麼。但是我却不能夠給他回答，讓他懂得；而且就算他懂得了，我也看不出這裏有甚麼法子可想，可以找到營養的東西。我們正在爲難的時候，我看見一匹母牛走過了，於是我指指母牛，并且表示要他讓我去喝喝牛奶。這一下可有結果了：他馬上領我到屋子裏去，一面吩咐一位女僕（一匹母馬）打開了一間房門，裏面盡是一桶一缸的牛奶，安置得十分整潔。她給我一滿碗牛奶，我非常高興地喝光了，同時也覺得振作起來了。

大約是中午光景，我看到一輛車子，由四隻「雅胡」拉着，就像拉雪橇似的，向這裏走來。車子上面坐着一匹老馬，看來好像是一位閹佬。因爲他左邊的前腳不慎受傷了，所以他在下車的時候讓後腳退着下來。他到這兒同我們的馬兒一道進餐，我們的主人也招待他十分客氣。他們在最好的一間房子裏用餐，第二道菜是牛奶燒燕麥；老馬吃的是熱的，其餘都吃的冷的。他們的食槽圓圍地擺在房子的中央，分開幾格，他們就繞着食槽坐在草墊上。中間擺着一架很大的草架，上面有許多尖角朝着食槽的每個格子；所以每一匹公馬和牝馬都雍容爾雅地吃着自己的一份乾草和牛奶燕麥。年青小馬的舉止都顯得十分拘謹，主人和主婦款待客人的態度更是絕頂的慇懃愉快。灰馬吩咐我站在他的身

邊；他和他的朋友說了很多關於我的事情，因為我看到了那位生客一再地望我，而且還常常提到「雅胡」兩字。

我剛巧套着手套，我的主人灰馬看到了，似乎有點困惑，表示對於把我自己的前腳弄成了那種樣子感到奇怪；他一再把蹄子攔到我兩手上面，好像表示要我把兩手恢復到原來樣子。我馬上照辦了，把手套脫了下來，塞到我口袋裏去。這又引起了大家的談論了；我看出了大家對我的舉止都非常高興——不久我就受到了他們的優待。他們要我說說我懂得的幾個字眼；他們用餐的當兒，我的主人又教我燕麥、牛奶、火、水等等的名稱；因為我從小就有學習語言的本領，所以我很快就跟上了他的發音。

食事完結了以後，我的主人就把我拉到一邊，用了種種的姿勢和言語讓我知道他對我非常關切，擔心我沒有甚麼可以吃得的。燕麥在他們說來，就叫做「赫龍」。我就把這個字眼說了兩三遍；爲我起先雖然拒絕了這個東西，可是再想了一下，我覺得我可以設法把牠做成一種麵包；這種麵包再加上牛奶也就可以苟延自己的生命，到我可以逃到其他國家和自己同類那兒的時候。我的主人馬上吩咐一個女僕，一匹白色的母馬，替我拿來了一大堆燕麥，盛在一只木盤裏。我就把這些燕麥在火邊好好地燻了一會，又用手擦了一陣，讓穀子脫掉，再設法把穀子跟麥粒簸開。接着我又用兩塊石頭把牠磨碎，和上了一些清水，弄成了一個麵餅，在火上烤熟，然後就趁熱下着牛奶吃了。儘管這種吃法在歐洲的許多地方是平常得很的，但是初次吃到了這種東西却實在淡然無味，不過過了一時也就很吃得

消了。再則，在我的一生裏頭，我也常常嘗過了粗糲，這也并不算是初次經驗讓我知道人類的自然慾望是十分容易滿足的。我不能不特別提到，在我逗留這個島上的期間，我就沒有害過一個鐘頭的毛病。那是實在的，我有時也用「雅胡」毛編成的網子，捕捉過隻把兔子和小鳥；我也常常採集一些滋養的草類，把它煮過，當做了冷菜，下麵包吃着；有時，我也偶爾搞一點奶油，喝喝奶清。起先，我很苦沒有食鹽，不過習慣了以後也就不需要了。我至今都還相信我們常常地食用食鹽其實是一種奢侈的結果，我們最初採用食鹽就是把它當興奮劑喝的；只有在長程航行上，在距離市場很遠的地區，爲了要保存肉類，食鹽才算是必需的東西。我們知道，除人類以外，就沒有一種動物是喜歡食鹽的。再就我個人來說，我離開了那個國家以後，過了很久我才忍得了食物上面的鹽味的。

關於我的飲食的問題已經談得足够了。許多遊記的作者總是在自己的書上盡談着這個問題，好像讀者都十分關切我們究竟是吃得好壞。不過，這回事情却是必須提到的，要是不然，大家就不免覺得我可以在那樣的國家，跟那樣的土著住上三年，那是沒有可能的。

向晚的時分，那匹當家的馬兒又吩咐替我收拾了一所住處。那間房子離開這一座屋子不過有六碼光景，跟「雅胡」的窩子是隔開的。我弄到了一些乾草；蓋上自己的衣服，我就呼呼地睡覺了。但是不久以後，我就過得更好了。這些情形，等我詳細說到我的生活方式的時候，讀者就會知道的。



## 第三章

我的最大努力都放在學習他們的語言上面；我的主人（我以後就這樣稱呼他了），他的兒女，以及家裏的所有僕人，都高興教我。因為他們都認為這算是一樁奇蹟，一隻野獸居然也會有一種理性動物的各種特點。我指着一件東西，一面就問這件東西的名稱，等到剩我一人的時候，再寫到我自己的日記上面；同時我還要家裏的大小多說幾遍，讓我改正不對的音調。在這樁事情上，一匹栗色的小馬——一個雜役——非常踴躍地幫助我。

他們說話的時候，總是從鼻腔和喉頭上發音；他的語言，就我知道的各種歐洲的語言來說，頂近上荷蘭話或日耳曼話，不過優雅莊嚴得多了。查理五世皇帝就說過幾乎是同樣的話，他說，要是他跟他馬兒說話，他說的一定是上荷蘭話。

我的主人非常的好奇性急，他自己就花了很多的空閒時間來教授我。他相信（他後來告訴我的）我一定是一隻「雅胡」，不過他倒驚奇我的可敬、文雅和乾淨；這些性格跟那些畜生是完全相反的。他對我的衣服最爲不解，他常常暗自思量，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我身體的一部；因為我總是等全家睡了以後才脫下衣服，而在他們早上醒來的以前又穿了上去。我的主人很想知道我究竟從那兒來的，怎麼會有表現在我的一舉一動上面的那些理性的表徵，而且還很想從我的口上聽到了我的經歷。因為我

學習和運用他們的一字一句都顯得十分純熟，所以他希望他很快就可以達到目的。爲了幫助我自己的記憶起見，我把自己學過的字句都寫成了英文字母，而且也註上譯文。過了一時，我也就當着主人的面前這樣來了。這可教我費了很大的勁兒向他解釋了一番，因爲這裏的土著對於著作或文章是毫無概念的。

大約過了十星期光景，我就可以瞭解他的許多問題了；過了三個月以後，我就可以給他一些答覆了。他極想知道我是從他們這裏的那一個地方來的，怎麼學會了仿倣着理性動物，因爲「雅胡」（他從我露在外面的頭面和兩手看來，覺得我完全像一隻「雅胡」）雖然在外表上顯得狡猾而且最愛作惡，却是公認的第一不堪教導的畜生。我答道，我跟着一些我的同類，坐着一隻用許多樹幹拼成的中空容器，從一個老遠的地方，漂海來的；我的同伴強逼我在這裏上岸，讓我自己去自求生路。我費了很多的困難，還加上許多姿勢，這才教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接着說道，我一定是搞錯了，或者我「說了不是實在的事情。」（因爲在他們的語言裏面，沒有一個可以表達「謊言」或「虛偽」的字眼。）說是在這個海洋的外頭還會有一個國家，或者一羣野獸能够在水上任意地移動一個木製的容器，他知道那是沒有可能的。他相信現在的一「慧因」都不會製造那樣的一隻容器，而且也不會付託給一班「雅胡」管理。

在他們的口頭上，「慧因」這一個字眼就是「馬」，就語源上說，就是「自然的真果」。我告訴我的主人，我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不過我一定要盡快改進，希望在短期裏頭就可以告訴他許多怪

事。他也很高興吩咐自己的母馬、小駒以及家裏的僕役盡量教導我，他自己也每天花了兩三個鐘頭。附近有幾匹王流的公馬、母馬聽說有一隻奇怪的「雅胡」，會像「慧因」一樣地說話，而且在眾中試吐上好好像也有幾分理性，也就常常到我們家裏來了。他們也都很喜歡同我談談；他們詢問了一些問題，我也盡我的能力回答他們。憑了這些方便的機會，我進步得十分迅速，所以只有五個月工夫，我就可以瞭解他們的說話，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表達自己的心意。

來到這兒拜會我的主人總要看我而且同我攀談的那些「慧因」，都不相信我是一隻道地的「雅胡」，因為我的身上有一些跟我同類不同的遮蔽。他們都很奇怪，覺得除了我的頭臉和兩手以外，我並沒有一般「雅胡」的毛髮和皮膚。不過，大約在兩星期以後，由於一次意外的原因，我也就把這樁祕密向我的主人洩露了。

我已經向讀者說過，我總是在每天晚上全家睡下了以後，才把身上的衣服脫下，蓋在身上。一天清早，我的主人却派了他的小廝，一匹栗色的小馬，叫我來了。他來的時候，我還睡得很熟，我的衣服落到了一邊，我的內衫也拉到腰頸的上面去了。我給他的聲音吵醒了，看見他慌慌張張地傳達着主人的吩咐；之後，他就跑上了主人那兒，大驚小怪地把他看到的情形亂七八糟地報告了一番。這我一會兒就知道了，因為我穿好衣服上我主人那兒的時候，他馬上問我，他的小廝報告的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回事體，說是在睡覺的時候跟平時顯得兩樣；他的小廝告訴他，我身上有些地方是白色的，有些是黃色的，最少是并不白，而且還有一些是櫻色的。

爲要盡量表示自己跟那些該死的「雅胡」不同，我一直掩飾着我的衣服的祕密；但是現在我覺得再也無法掩飾了。再則，我還想到我的衣服和鞋子快要破爛了，現在已經弄得很壞了，必須設法用「雅胡」或別的野獸的皮革來補充一番；這樣一來，全部祕密也就會公開出去的。所以我告訴我的主人，在我出來的那個國家里，我的同類爲了體面，也爲了防禦嚴寒和酷熱，總是用了一種由人工弄過的獸毛遮蔽自己的身體；要是他高興的話，我可以馬上給他來一個證明，不過我要求原諒一點，我不能暴露造物教訓我們掩蔽起來的那些部位。他說，我說的全是非常奇怪的，特別是最後一句，因爲他不能瞭解爲甚麼造物要教導我們掩蔽造物給予我們的東西；他和他的家人都不會對他們自己身上的任何部位感覺到羞恥的。不過，他說，我可以憑我自己的高興做的。於是，我就首先解掉外衣的鈕扣，把外衣脫下。我也照樣地脫下自己的背心、鞋子、襪子和短褲。我把自己的內衫褪到腰頭，把下擺拉上，攔腰綳起，就像是圍裙似的，把我的下體掩住。

我的主人十分奇異地看着全部的表演。他用自己的蹄殼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拿起，仔細地端詳着。接着，他又輕輕地敲敲我的身體，前後左右觀察了幾遍，然後說道，這是明明白白的，我一定是隻十足的「雅胡」，不過我跟我的同類有很多不同，我的皮膚潔白而光潤，我的身上有幾處沒有毫毛，我的前爪和後爪的樣子不同而且很短，我喜歡始終用後腳走路。他不想再看了，叫我把衣服重新穿上，因爲我已經凍得發抖了。

我表示我很苦惱他常常叫我叫做「雅胡」，因爲牠是一種討厭的畜生，我對牠非常地厭惡痛恨。

我希望他不要把這個字眼加在我的身上。并且也關照一下他的家人和來到這兒看我的各位朋友。我還請求，除了他自己以外，不要再讓別人知道我身上有一層假的罩具，最少在我的衣服還可以維持得下去的時候；因為他的栗色小馬已經看到，請他老人家也務必吩咐他別說出去。

我的主人十分慈祥地通通答應了。所以這個祕密就一直保持到我的衣服穿破了以後；後來我也不得不想出種種辦法，添補了一些衣服——這件事情，我以後會說到的。他還希望我會上緊學習語言，因為他比較驚異我的說話本領和理性，倒不怎麼稀奇我身上有沒有遮蔽。他說他耐心等待着我答應告訴他的一些奇聞。

後來，他還加倍用力來教授我；他帶我參加各種的聚會，并且讓大家都待我客氣，因為他背地告訴他們，這樣會教我高興，會教我更加好玩。

我每天陪他的時候，他除了教導我以外，還常常問了一些關於我本身的問題，我也盡量地答覆他。因為這樣，他就有了些許普通的概念，雖然并不算十分完整。我怎樣一步一步地學上了正式的談話，說了起來不免話長了；不過我第一次較有層次較比詳細的自述，大意是這樣的：

我早已設法告訴過他，我是從很遠的一個國家來的，同我一道的還有五十多個的同類；我們坐着一隻木製的中空容器在海上走動，那隻容器比他的尊府還要龐大。我用我知道的最切當的字眼把海船形容一番，同時還張開手帕說明一下它怎樣讓風兒吹着前進。我說，因為我們發生了齟齬；我給他們趕到了這裏岸上；之後，我就糊里糊塗地望前走去，一直到了他把我從那些可惡「雅胡」的作弄之下

拯救出來。他問我說，那隻海船是誰做下的，我們國內的「慧因」怎麼會把那一隻海船交付給一批野獸管帶。我回答說，我不敢再說下去了，除非他答應不會生氣；要是這樣，我就願意把我一向答應向他報告的許多奇事通通說了。他答應了，於是我就繼續告訴他，那隻海船就是由一些跟我一樣的生靈造的；在我的祖國以及我走過的那些國家，這種生靈算是唯一的主宰一切的理性動物；我到了這兒以後，我看到那些「慧因」的一舉一動居然就像理性的生物，我實在是驚訝萬分，就像他自己和他的朋友發現一個他愛趕他叫做「雅胡」的生靈也有一些理性的徵象一樣。我承認我身上各部都很像一隻「雅胡」，但是這不能表示我也具有牠們那種退化的兇殘的天性。我接着還說，要是我徹倖重返自己的故鄉，說起了我這回的旅行經過，大家一定會相信我「說了不是實在的事情」，說我光憑自己的頭腦杜撰了這些故事。我說，憑我對他本人、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最高敬意，而且也根據他答應不會生氣的諾言，我胆敢告訴他，我們的國人也很難相信「慧因」可以成爲一國的主宰，而「雅胡」倒成了禽獸。

## 第四章

我的主人聽我敘述的時候，臉上顯出了十分難過的神氣，因為這裏根本不覺甚麼叫做「懷疑」或「不相信」，大家都說不出在這種心理狀態下究竟要怎樣動作。我記得我有幾次同我的主人談到了其他地方的人類天性，當時我也偶爾提到了「謊言」和「假話」，我就費了很大的勁兒才能讓他瞭解了我說的意思，儘管在其他方面他倒滿有極端敏銳的判斷能力。他的理論是這樣的：「使用語言就為的要大家互相瞭解和聽取事實的報導；現在要是有人『說了不是實在的事情』，這些目的就給破壞了；因為我就不能算是瞭解了他；我聽他報告，他却把我搞得比不懂還糟，因為他教我相信白的是黑的，長的是短的。」這些就是他對於我們人類十分精通而且普遍運用的「謊言」的整個認識了。

話說回來了。我告訴我的主人，在我的祖國裏頭，「雅胡」是統治一切的動物。我的主人表示他完全不懂；因而他就問我，在我們裏面究竟有沒有「慧因」，他們擔任了甚麼職位。我告訴他說，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慧因」，他們夏天在草場吃草，冬天就待在屋裏吃吃乾草和燕麥；一些充當僕役的「雅胡」就在那裏替他們擦擦皮膚，梳梳鬚毛，剔剔蹄子，伺候他們的飲食，佈置他們的臥具。我的主人說，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根據你說的這些，這是十分明白的，儘管「雅胡」自命有多大理性，「慧因」究竟還是你們的主子；我滿心希望我們的「雅胡」也會那樣的馴良。我請求他准我不要再說

下去了，因為他可以聽到的無非是一些十分不快的敘述。但是，他却堅持要我儘量把好歹讓他知道。我告訴他，我一定遵命。我承認我們的「慧因」——我們都趕牠叫做馬兒——算是我們所有的第一英俊的動物，他們在氣力和快當上都是卓越的。要是他們隸屬於某些貴族，他們就給利用來旅行、賽跑和拉車；他們受到了很多的優待和關切，一直到了他們害病或跛腳的時候；一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就給販賣了出去，用來担任各種的苦役，一直到死；然後，他們的表皮就給剝取了下來，賣到了應得的一份價錢，他們的屍首就扔到一邊讓狗兒和鷄集之類吞吃下去。但是普通的馬兒倒還沒有這樣的福運，他們落到農民車夫和下等人家的手裏，一直担任着更苦的勞役，而且也吃得更壞。我盡量刻劃了我們的騎馬方法以及轡頭、鞍子、馬刺、馬鞭乃至挽具和車子的形狀和用途。我還說道，我們還在他們的腳底上面釘上一片很硬的東西（我們叫做鐵的一種東西），免得他們的蹄子給石路搞破，因為我們常常在石路上來來往往的。

我的主人顯得十分的情緒，接着就表示了他的奇怪，說是我們怎麼胆敢騎到「慧因」的背上，因為他相信就是他的最弱的僕人也可以把頂強的一雅胡——從背上甩開，或者是騎到地上打一個轉身，把那匹畜生壓死。我回答說，我們的馬兒從三四歲就開始受着訓練，練習我們要牠們担任的種種工作；要是牠們顯得了刁皮，牠們就給派去拉車；牠們年青的時候，要是有一點頑皮，就要挨到了一頓痛打。準備用來騎坐或拉車的公馬，大都在生下兩歲以後就給閹過了，教牠們的性子變得平和，讓牠們更加馴良；牠們的確很有賞罰的感覺，但是他老人家可要知道，牠們也並不比這裏的「雅胡」會有更



多的理性。

我費了很多周折才讓我的主人正確瞭解了我說的意思；他們的語彙並不豐富，因為他們的需要和感情比我們來得簡單。但是，我却無法形容他老人家對於我們閹割「慧因」的野蠻舉動的痛恨態度，特別是我說到了閹割的方法和效果，那就是斬絕了他們的生殖，要他們更加服從。他說，要是世間會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在那裏面只有「雅胡」是賦有理性的，那麼牠們當然應該成爲主宰的動物，因爲理性終歸要壓倒獸性的勢力的。但是，他考察了我們的骨格，尤其是我的骨格，他覺得任何同樣個子的動物都不像我們長得這樣的不行，不適合在日常生活上運用理性；他問我說，同我活在一道的那些究竟是像我呢還是都像他們那裏的「雅胡」。我告訴他，我跟我多數同輩的人物長得一樣，不過我們的兒童和婦女長得還要柔嫩了許多，女人的皮膚往往就潔白得像牛奶一樣。他說，我的確跟別的「雅胡」不同，我遠比牠們乾淨，而且也決不像牠們那樣的難看，但是，就實際的利害上說，他覺得我倒比牠們不如：我的前脚或後脚都毫無用場；至於我的前脚，他還不應該用上了這個名字，因爲他從沒有看見我用牠們走路；牠們都嫩得不堪着地；我常常在那上面套上了一層東西，我常常套上的那種套子也跟我後脚上面的套子不同，而且也沒有那樣結實；我走得一點不穩，因爲只要有一隻後脚滑了一下，我就要跌倒下去的。接着他還找出了我身上的許多毛病，例如：我的臉孔是平的，鼻子又隆了起來；我的兩眼都攔在正面，要不轉一轉腦袋就看不到兩旁；要不把一隻前脚送到口上，我就不能夠吃到東西；就爲了這種需要，造物才給我配上了許多關節（指手指）。他不知道我後脚上頭的許多枝

辨究竟有甚麼用場；我的後腳也長得很嫩，惡不套上別的獸皮做成的套子就受不住石頭的擊斃；我的身上要加上一層掩護，來抵禦寒暖，每天要不勝其煩地穿上靴下。最後他說，他看到了這裏的所有動物都天生地厭惡「雅胡」；比牠們弱的就躲開牠們，比牠們強的就趕走牠們。所以就真我們享有了理性，他却也想像不到我們怎樣掃除一切動物對於我們的天生厭惡，我們又怎樣馴順牠們要牠們替我們勞動。但是他說，他不想討論下去了，因為他更希望聽聽我自己的經歷。我出生的那個國家以及我沒有來到這裏以前的一些經歷。

我告訴他我是怎樣地願意讓他得到充分的滿意，不過我很懷疑自己是否能夠把許多他老人家毫無觀念的事情說個清楚。因為我在這裏就沒有看到過可以拿來做比的東西。不過，我還是要盡量試試，也設法用種種譬喻來說明一下；要是我缺乏適當字眼的時候，也恭求他賜予幫助；關於最後的一點，他很高興地答應了。

我說，我的父母都是忠厚的人家，我生在一個叫做英格蘭的島嶼上面，離這裏很遠很遠，相隔的路程可以讓他的壯健的僕人跑上一年的工夫。我的職業是外科醫生，那種行業就是醫治人體由意外或暴行受到的種種傷害。我們的國家由一位我們叫做王后的女人統治。我離開那兒為的要弄到一筆財產，回去以後我就可以靠牠來維持自己和一家的生活。在最後一次航行的時候，我算是那隻海船的管帶，我的手下大約有五十名「雅胡」；他們在海上死了許多，我不得不在幾個國家裏另外找到了一些，來遞補他們。我們的海船有兩次險些沉沒了，一次是遇到大風，一次是觸到海礁。我說到了這裏，我的

主人却插嘴問道，我既然死掉了許多手下，又遇上了許多危險，我怎麼能夠說動別國的陌生人跟我冒險。我說，他們都是亡命的傢伙；因為貧窮或犯罪，他們不得不逃出自己的出生地方。他們有的給訟事弄得傾家蕩產了，有的却因為嫖賭喝酒把所有搞個精光，有的是因為謀反犯上而向外流亡，許多都是犯了謀殺、盜竊、毒害、搶劫、誣證、偽造、私鑄貨幣、強姦、雞姦、逃避軍役或投奔敵人；他們大半是逃獄出來的；他們沒有一個人胆敢回到他們的祖國，因為害怕給人家絞死或者給關在牢裏挨餓，所以他們都必須在異地尋求生路。

我說着這段話的時候，我的主人插嘴了幾次。我費了很多周折，把許多我們水手因而不得不逃亡國外的各種罪行的性質，向他說明了一番。經過了好些日子的談話，然後他才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完全不懂干犯這些罪行究竟會有怎樣的用處或必要。爲了要說明這點，我又費勁解釋了爭權求富的慾望，以及情慾、放縱、怨恨、嫉妬的可怕後果。說明這些事情的時候，我都不不用一些實例和假設。他聽過以後，不禁張起了兩隻大眼，顯出了驚異和憤慨，就像一個人陡然碰上了從來沒有見過聽過的甚麼似的。權力、政治、戰爭、法律和懲罰以及成千其他的東西，在他的語言裏面完全沒有這樣的字眼；這教我幾乎無法讓我的主人瞭解我的意思。但是，由於他的卓越的理解能力，而且還加上思考和談話，他最後却也完全明白在我們的世界上面人性能夠表現出來的一切花樣。他又希望我能夠詳細說明一下我們叫做歐洲的那個地方的情形，尤其是我的祖國。

## 第五章

請讀者注意，下面說的算是我和我的主人多次談話的提要，裏面包括了兩年以上各次談話的要旨。我的「慧因」話一天天進步起來了，我的主人也就要我報告得更加清楚。我盡量把整個歐洲的情形都向他說了。我說到了我們的商業、工業、藝術和科學；我給他的關於他提出的各種問題的答覆，多得說不清楚了。這裏，我只想敘述一下我們兩人關於我的祖國的談話，盡量弄出了一個系統，不管當時的談話先後和其他情形，同時我也嚴格地保持真實。我唯一擔心的就是：我恐怕不能確當表達我的主人的意見和談話，因為我自己缺乏能力而且又要翻成野蠻的英文。

爲了遵照我主人的吩咐，我敘述了奧倫治親王的革命以及對法國的長期戰爭——這次戰爭由這位國王開始，又由他的繼承者當今女王再搞了起來，最大的基督教國家也全部參加了進來，一直到現在還繼續下去。我依照他的要求，計算了一下，在這次戰爭的經過裏頭，大約有一百萬「雅胡」犧牲了生命，一百多座的城市淪陷了，三百多隻的船艦燒掉了或者是沉沒了。

他問我說，一個國家跟另外一個國家交戰的一般原因和動機究竟是怎樣的。我回答說，那是不勝枚舉的，不過我可以舉出主要的幾點：有時是君主們野心，他們永遠不會感覺到自己統治的土地或人民已經很够了；有時是大臣們的腐敗，他們唆使自己的主子參戰，才好壓抑或轉移人民對於他們的腐

敗政治的反感。意見不同也犧牲過幾百萬人的生命，比如說吧，肉究竟是不是麵包，或者麵包是不是肉；一種蘋果汁究竟是酒還是酒；打唸哨究竟是罪惡還是善行；吻一下告示好呢還是把它扔到火裏；那一種衣服的顏色最好呢，黑的，白的，紅的或者是灰的；它究竟要長呢短呢，窄呢寬呢，髒呢或乾淨呢，等等等等。因為意見不同掀起的戰爭總是無比的慘酷而且持久，尤其是意見不同是關於實物方面的。

有時兩個君主的爭執就爲了決定由誰來佔領第三者的領土，其實那塊領土他們兩個都是無權過問的。有時一個君主向另外一個君主吵鬧，就爲了害怕那個君主主要向他吵鬧。有時一場戰爭爆發了，爲的是敵手太强了，有時却也爲的是敵手太弱了。有時我們的鄰國缺乏我們擁有的東西，或者是擁有我們缺乏的東西；於是我們就又要戰爭一場，一直搞到他們拿走了我們的東西，或者是送上了他們的東西。要是有一個國家遇到了災荒疫癘或黨派內訌，那就算是侵略這個國家的十分正當的理由。要是有一個我們最親近的盟國有一個城市擺在我們隨手可取的地方，或者有一塊土地拿了過來就可以教我們的領土完整起來，那麼我們同這個盟國打上一仗，也就算是天公地道的一回事體。要是有一位君主把軍隊開進了一個國家，而那裏的人民又偏偏是貧苦無知的，那麼爲了開化那裏的人民，爲了改進他們野蠻的生活方式，他就可以合法地把一半的人民處死，把剩下的夷爲奴隸。一位君主邀請另外的一位君主幫助自己抵抗一個侵略者，這位幫助人家的君主把侵略者攆走以後，就自己霸佔了這個領土，把他特來求援的那位君主宰掉、關起或者是放逐出去，這也算是十分王道、十分堂皇而且是屢作不厭的一椿事

情。血統和婚姻關係常常也是兩個君主的戰爭原因。血緣越近，戰爭的蓄意越深；窮的貪饞，富的驕傲；驕傲和貪饞總是永遠不能相容的。就爲了這些理由，所以當兵的行業比甚麼都來得光彩；因爲一個兵就是一隻這樣的「雅胡」；他受到人家的僱用，要毫無心肝地屠殺自己的同類，屠殺得越多越好，儘管那些同類從來就沒有冒犯過他。

在歐洲還有一批薩三的君主，他們自己沒有作戰的力量，却把自己的軍隊租給較比富有的國家，每一名每一日租錢若干，他們就從中扣下了四分之三；這就算是他們最大的一筆收入。日耳曼和歐洲北部的一些君主就是這種薩三的君主。

「你告訴我的關於戰爭的事情，（我的主人說），的確暴露了你們自稱的那種理性的最妙結果，不過尚幸這種行爲的危險倒還不如這種行爲的可恥；你們的天賦絕對不容你們搞出很大的亂子。」

「你們的嘴巴貼在你們的臉上；除非是大家同意，你們就不能彼此相咬。至於你們前後四腳的爪子也長得很短很軟，我們的一隻「雅胡」就可趕走你們的一打隻數。所以我重新估計一下戰爭的死亡數目，我只好認爲你『說了不是實在的事情』。」

我不禁搔起了腦袋，而且對他的無知有點好笑。因爲我對於戰爭的藝術並不外行，我就對他描繪一番我們的大砲、長砲、毛瑟、馬槍、手槍、子彈、火藥、腰刀、刺刀、野戰、攻城、退却、攻擊、挖地道、設阻絕、轟炸、海戰；許多船艦帶着成千的人衆沉沒下去；雙方分別死亡了兩萬的兵士；垂死的呻吟，高飛的肢體，烟火，聲響和紛亂；在馬蹄踐踏之下的死亡；逃亡，逐擊和勝利；戰場上面

遺下了許多屍體，當做了野狼、餓狗和鷹隼的糧食；劫掠，剝奪，強姦，放火和破壞。爲要表彰我的親愛祖國的威武，我還告訴他，我曾經親眼看過他們一儂就轟掉了一座圍城裏面成百的敵人，和一隻船艦上面的同數水手，許多粉碎的尸體從雲端撒了下來，叫旁觀的人們大爲高興。

我要敘述下去，我的主人却吩咐我停止下來。他說，誰要知道「雅胡」的天性，誰都相信這種畜生可以搞出我所說過的種種行爲的，要是牠們的力量和狡詭能够趕上牠們的兇暴。但是，因爲我的談話增加了他對於所有一「雅胡」的憎恨，他覺得他的頭腦紛亂起來了；他從來是沒有這種現象的。他認爲他的耳朵聽慣了這些可怕的字眼以後，就會慢慢地不至這麼難受了。他說，他厭惡他們這裏的「雅胡」，可是他覺得牠們的可惡性格的貽害也並不會超過了一隻「格納」（一種食肉的鳥類）的殘酷，或一塊割傷了他的蹄子的石頭。但是一種自命賦有理性的動物居然可以搞出那些窮兇極惡的勾當，他就不免擔憂那種天賦的墮落比殘暴還要惡劣。他似乎覺得我們賦有的並不是甚麼理性，而是一種可以增長我們原來罪惡的氣質罷了；好像一道洶湧的水流反映出來的難看的形體的影子，不但比原來的形體更大，而且也比原來的形體更醜。

他又說道，前前後後，關於戰爭的事情，他已經聽得太多了，現在他對於另外一點還是感到了莫名其妙。我會經對他說過，說是我們的水手因爲受了一「法律」的糟蹋才離開了他們的鄉土，我也已經解釋過「法律」這個名詞的意義。但是他却不懂這爲甚麼會弄到了那樣田地，爲甚麼意在保障人人的法律却會變成大家的災殃。所以他希望我根據我國的現在的情形，再把法律和法律的管理者說明一下，

因為他覺得天賦和理性已經滿够指導一個理性的動物（我們就自命是這種動物），教我們知道甚麼是應該做的，甚麼是不應該做的。

我告訴他老人家，法律是一門科學；我只曉得我曾經受過了幾次委屈，僱過律師，結果是枉然的；別的我就不大瞭然了。不過我還是要盡量地說明一下。

我說，在我們裏面有一羣這樣的人士，他們從小就學習一種技術，應用許許多多的文字在法律上證明白的是黑的，而黑的是白的，只要你給他們一筆開消。在這羣人士看來，其他的老百姓都是奴隸。好比說吧，要是我的鄰居對我的母牛打了主意，他就雇用了一位律師證明他應該取得我的母牛。於是我也得僱用另外的一位律師替我的權利辯護，因為任何人不准由自己辯護，自己辯護根本是違法的。第一，我的律師幾乎自幼就專替虛偽辯護，所以一旦擔當了正義的辯護人，他就不知所措了；因為這是一樁勉強的工作，縱使是沒有惡意，他辦了起來也總是十分尷尬的。其次，這裏還有不便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律師必須小心翼翼地將事；不然，他就會挨到了法官的譴責，受到同行的厭棄，認為他會減少法界的生意。所以，要是我想保全自己的母牛，我只有兩種辦法：第一是：拿出雙倍的價錢收買對方的律師；這樣一來，他就會出賣自己的當事人，委婉提出他的當事人是有理的。第二是：讓我的律師盡量把我的理由說成無理，好像那一隻母牛理應歸給我的對方的；這種辦法要是做得高明了，那就一定可以得到法官的垂眷。

現在，我再請您老知道，這些法官就是受委判斷一切財產糾紛和審理刑事案件的人物，都是從絕



頂精明的律師裏面選拔出來的；他們都長得很老，很爛，而且因為一生總是仇視真理和公道，所以都註定了要袒護欺詐、誣證和霸道。我知道曾經有幾位法官寧願拒絕正義一方的巨額賄賂，却不做違反自己的天性或本分的事情，來破壞他們的那種精神。

在這些律師裏面有這樣的一條公理：凡是從前做過的，都可以合法地再做下去。所以他們都努力紀錄以往違反公道人情的一切裁判。這些裁判頂着「判例」的名目，就算是他們的法律根據，可以把謊謬絕倫的主張說成正義，而法官他們也永遠不會忘記了援例辦理。

在辯論的時候，他們總是故意避開本案的關鍵，只管高聲使氣囉哩囉嗦地考究那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就把起先說過的那樁案子做例吧，他們不想知道我的對方有甚麼理由或名義可以要我的母牛，只管究問那匹母牛是紅的還是黑的，牛角是長的還是短的，我的牧場是圓的還是方的，牠在家裏擠奶呢還是在外邊擠奶，牠患了甚麼毛病等等。然後他們就慢慢地考查判例，一再把案子擱置下來，過了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才弄出一個結局。

還有一件事情是應該知道的，這羣人士擁有他們自己的特殊切語，別人是不會了解的；他們的法律就是用這種文字寫成的，他們還用心地加上添補；他們就憑了這些東西整個混淆了真假和是非的真實。所以，要決定一下我六代祖宗相傳下來的一塊土地應該歸我呢，還是應該歸給一個住在三百哩以外的外鄉人氏，就得要三十年工夫。

要是審判一批被控叛國的人犯，他們的方法就遠較簡單可取了。法官首先請示一下當局的意旨，

然後就可以嚴格遵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把犯人絞死，或者是饒了他們的生命。

說到了這裏，我的主人又插嘴說道：照你說的，這些律師一定都是賦有很高的智力的；這些人物沒有受到人家的鼓勵，讓他們担当別人的導師，在智慧和學問上指導別人，那實在是一樁可惜的事體。我回答說，撇開他們的本行來說，他們通常總是我們裏面頂蠢頂笨的一輩，談吐可鄙，毫無學問；他們在待人接物上就像在他們的行業上一樣，總是表現了不近人情。

## 第六章

我的主人還是不懂爲甚麼這班律師要這樣地自尋苦惱，不憚煩勞，參加一種不義的集團，專門損害自己的族類；他也不懂我說過的，他們幹着這種的行業是爲了受人僱用。於是我又辛辛苦苦地向他說明一番金錢的運用、質料和價值；要是一個「雅胡」搞到了大量的這種寶貴的東西，牠就可以買到牠心裏想要的一切：頂好的衣服、華貴的房子、大批的土地、頂貴的酒肉，而且還可以挑選最美的女人。既然只有金錢才能够達到這些目的，所以我們的「雅胡」總是覺得自己沒有够多的金錢可以花銷或儲蓄，因爲他們要不是天生的喜歡浪費，就一定是天生的傾向貪婪。富人坐着窮人的勞動收穫；窮人和富人的比例是一千比一。我們的大多數人民不得不過悲慘的生活，爲了很少的工資而每天勞動，讓少數人們過得舒服。我說了很多諸如此類的事情，可是我的主人依然是不能明白，因爲他抱着一種見解，認爲所有動物都有權利享有一份土地的產物，特別是統治其他動物的那種動物。所以我要我讓他知道，那些貴重的肉類究竟是一些甚麼，爲甚麼我們會需要肉類。於是我想出了我想到的幾種肉類，以及種種烹調方法；要是不派出許多的容器航海到世界各地，收購飲料和作料等等，這些東西是烹調不成的。我告訴他，我們裏面的高貴女「雅胡」要吃到一份早點，或者要弄到一隻盛着早點的杯子，最少要繞行地球三周。他說，那麼那裏一定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因爲牠不能供應當地人民的

糧食；但是他覺得特別奇怪：照我說的那樣廣大的一塊地區，爲甚麼根本就沒有淡水，而人民却必需到海外去尋找飲料。我回答說，英格爾（我的親愛的祖國）生產的糧食數量，根據估計，可以抵得當地人民消費數量的三倍；另外還有從穀子和果實裏面榨出的液體，這些都是很好的飲料；我們還有相當數量的種種生活必需的東西。但是爲了滿足男人的奢侈放縱和女人的虛榮，我們把頂大部分的必需東西送到別國，再從那里運回種種製造疾病、放蕩和罪惡的物資，在我們裏面消費。所以跟着就有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的大批人民不得不依靠叫化、搶劫、偷竊、欺騙、竊騙、爲娼、偽證、詭辯、教唆、偽造、賭博、扯謊、阿諛、恐嚇、投票、塗鴉、算命、毒害、賣淫、偽善、毀謗、胡想等等墮落的行徑，來營謀生計。上面的每個名詞，我都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讓他瞭解了下來。

我說，酒不是從外國運來補充淡水或飲料的，而是因爲它是這樣的一種液體，可以教我們高興，可以教我們糊塗，可以消遣心頭的鬱悶，可以喚起頭腦的妄想，可以惹起我們的希望，可以趕走我們的恐怖，可以使我們一時喪失所有的理智，可以要我們四肢無力，乃至使我們陷入沉睡的狀態。不過，我們倒必須承認，我們醒來的時候却往往要覺得身體不舒，精神萎靡；喝這種液體教我們患上種種的疾病，教我們的生命弄得痛苦而短促。

但是，除掉了這些以外，我們的大多數人民還要靠供應富人和別人的日常用品來維持自己的生計。比方說吧，我按照自己的身份起居裝扮，我的身就要百名工人的製作，屋子的建築和裝置還得需要更多的手；打扮我自己的太太，總得有五倍於這個數目的人工。

我接着又告訴他另外的一種人物，他們是靠着伺候病人來謀生的，因為我已經對他說過，我船上有許多水手是害病死的。這裏，我又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讓他瞭解了我意思。他很知道，一匹一慧因一在死前幾天會變得衰弱無力，有時也會意外地搞傷了一條腿子；但是他却以為造物把一切事物都弄得盡美盡善，絕對不會教我們的身體自動發生了毛病，所以他很想知道這種不可思議的不幸究竟是怎樣來的。我告訴他，我們吃着許許多多作用相反的東西；我們在不餓的時候亂吃，在不渴的時候狂飲；有時我們還通宵飲強烈的液體，却不吃一點東西，教我們弄到了渾身無力，通體發燒，消化不良。賣淫的女性「雅胡」染上了一種毛病；誰要騎到了她們的懷裏，這種毛病就可以教他的骨頭腐爛；這種疾病連同其他的多種疾病，總是由父親傳給兒子，所以許多人一生下來就帶上了這些複雜的毛病；要向他開列人類身上的所有疾病，那是不勝其煩的，因為這些疾病不會在五六百種以下，散佈在四肢和每個關節上面；總之，每個部分，不管是外部內部，都有種種的疾病。爲了要醫治這些疾病，我們裏面就有一批人操持或濫充治病的行業。因爲我在這行行業上頗有一手，現在爲了報答他的盛意，我願意把他們治病的祕密和方法全盤奉告。

他們的基本原理是：一切疾病都是起因於飲食過量。所以他們得到了一個結論：大量排洩是必不可少的，要不從自然的通道排洩下去，就得從口腔倒吐出來。他們的第二個步驟，就是用青草、礦物、膠質、油類、貝殼、鹽類、果汁、海藻、糞便、樹皮、巨蛇、蝦蟆、青蛙、蜘蛛、死人的骨肉，以及飛禽走獸和魚類，聽憑他們能夠想到的種種辦法，調成一種氣味極端討厭的可以教人作嘔的藥

劑，一吃下去馬上可以教胃子嘔了出來。這種藥劑，他們就叫做嘔吐劑。或者是應用同樣的材料，再加上一些毒物，造成一種同樣礙胃的藥劑，從上面或下面的口腔（這要根據醫生當時的高興），灌了進去。這種藥劑可以叫胃部鬆弛，把肚子裏面的所有東西通通瀉掉；他們就趕牠叫做了清瀉劑或藤腸劑。因為造物（照醫生說的）原來只要上面的口腔吃下固體和液體，要下面的口腔排洩出去，這些醫生很精明地看出了一切疾病總是把自然的位置硬搞翻了，所以要把自然的位置恢復過來，必須使用相反的办法把人體處理一番；那就是要把上下口腔的用途交換一下，把固體和液體從肛門硬納進去，教口腔排洩出來。

但是，除了這些實在的主病以外，我們還患了許多幻想出來的毛病；所以醫生也發明了種種幻想的醫治辦法。這些毛病有許多名稱，所以也有許多對症的藥品；我們的女性一碰胡一就常常害上了這種毛病。

這種人物都有一種偉大的本領，那就是一種預後的本領，而且是永遠不會失險的。要是有一些實在的毛病到了嚴重的程度，快要彌留了，回生無望了，他們的預言當然一定是準確的；要是他們斷定了一些病人是必死的，可是病人却意外地出現了痊愈的徵候，那麼他們也知道怎樣使用一種合理的藥劑向世界證明他們的先見，絕對不願讓別人斥為胡說的先知。

他們對於過厭了兩口兒生。活的丈夫和妻子，對於長子，對於大臣，尤其常常對於君主，也有同樣的特殊用處。

以前我會經對我的主人偶然談到一般的政府性質，尤其是值得舉世驚奇艷羨的我們本國的出色憲法。可是這裏我又不意提到了大臣的字眼，所以他又要我日後再對他說說，我在這裏特別這樣稱呼的「雅胡」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角色。

我告訴他，我只想說說首席大臣或首相。那是這樣的一個角色：毫無哀樂、愛憎、慈悲和忿怒；最少是不動其他的情感，只有一股追求財富、權力和地位的強烈慾望。他處處使用自己的嘴巴，只不表示自己的心事；他始終不肯說一句實話，除非他以為你一定會把牠當作謊言；他說了一句謊言，但是他倒希望你把牠當作了真話。他在背後痛罵的那些人物，毫無疑問地全是他的寵幸的人兒；要是他一旦當眾或當面恭維你們，那麼你們就算從那天倒了靠山。最壞的毒頭就是得到了他的許諾；要是還加上指天誓日，那就尤其糟糕了。遇到這樣的情形之後，聰明的人士就個個會萬念俱灰，自行引退了。

一個人可以有三種方法爬到首相的地位。第一是：知道怎樣巧妙地出賣自己的老婆、女兒或姐妹；第二是：出賣或陷害他的前任；第三是：在公共場合激昂慷慨地攻擊政府的腐敗。但是，一位聰明的君主却一定選任那些採取最後一種手段的人士，因為那樣熱衷的人物總是頂會曲意奉承主子的意旨和嗜好的。這些大臣掌握了政權之後，就會賄買參院或議會的多數派，藉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最後，他還可以有一種方便，所謂免刑條例（我對他說明了這個條例的性質），讓自己不受清算，載着貪污的贓物養老去了。

首相的官邸算是培養他的同業的學校。一班馬弁、聽差和看門，仿效他們的主子，也都變成了他們各自範圍的首相，精通三種主要的手段：無恥、扯謊和行賄。他們成立了一所小朝廷，由一些高貴的人物供養他；有時憑了伶俐和無恥也會一步一步地爬了上去，成了他們的主子的繼承人。

一位首相往往受到了一個年老的女僕或親信跟班的操縱；他們算是一切貴族的必經門檻，所以最後說來，他們應該叫做這個王國的統治者。

有一天，正在談話的當兒，我的主人聽見我提到了本國的貴族，就對我表示被惹，但是我却并不敢貿然承受。他以為我一定是出身貴族，因為我的樣子、氣色和乾淨都超過了他們國內的「雅胡」，雖然我的體力和矯健不及牠們，這也許是因為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眾不同。而且，我還不但賦有說話的才能，并且也有幾分的理性，就他所有見過的來說，我總算是佼佼的一個。

他讓我知道，在一羣因一羣頭，那些白色的、栗色的和鐵青的跟那些赤色的、灰斑的和黑色的，也不是完全一樣的；彼此的心理機能 and 上海能力也不相等。所以他們永遠處在僕役的地位，永遠不想抬高自己的身份，因為這在他們的國內算是一種奇怪的反常的事體。

我無任感謝我的主人對我的重視，但是同時我却也告訴他說，我的出身是寒微的，我的父母都是老實的平民，只能够讓我受到一般的教育；我們的貴族跟他想像的完全是兩件東西：我們的青年貴族從小就在優閒和奢侈的環境裏長大；一到了相當年紀，他們就在淫蕩的女人堆裏消磨他們的精力，染上了可怕的疾病；等到他們的財產快要蕩盡的時候，他們就討上一個他們厭賤的下流的可厭的孱弱的



女人，就爲的要得到一筆錢財；這種結合生下的子女總是一些患着瘰癧的、軟骨的或畸形的孩子；這種家庭很少會延續到三代以上，除非是他們的太太在鄰里或僕人裏頭物色一個健康的爸爸，把他們的血統改良一番。身體衰弱、形容憔悴和臉色蒼白，這些都是貴族血統的可靠特點；體魄強健倒是我們貴族的莫大恥辱，大家就會認爲他的真正的爸爸一定是一個馬弁或車夫。他們的精神也跟身體一樣地毛病百出，因爲那是憂鬱、遲鈍、無知、浮躁、色情和驕傲的一種柔和。

不經這個高貴的集團的同意，任何法律就都不能夠實施、取消或修改；他們對我們的全部財產也享有不容分辯的決定的權力。

## 第七章

讀者也許不免要覺得奇怪，這種動物看到我和他們的「雅胡」完全相像，早就對於人類抱了極壞的觀感，我怎麼可以在他們裏頭暢談自己的同類。但是，我可以坦白承認，這些四足動物却有許多優美的品德，跟人類的腐敗恰恰相反。這些品德打開了我的眼睛，擴大了我的理解，所以我對於人類的行為和情感已經採取了另外的一種看法，覺得我的同類的光榮並不怎麼值得保持的。再則，在一位像我主人那樣判斷敏銳的動物面前，我也是無法保持人類的榮譽的，因為他每天可以在我的身上發現成千的錯誤；這些錯誤，我一向是不會感覺到的；在我們人類看來，這些錯誤甚且也都不算是甚麼過失。我還從他的身上學到了痛恨一切的虛偽或矯飾；在我看來，「真實」已經成了一種非常可愛的東西，所以我決心為牠而犧牲一切。

讓我坦白地告訴讀者，我可以承認我所以要那樣暢談一切，還有一個遠比強烈的動機。我到了那兒不上一個星期，我就十分敬愛那裏的土著，所以我當時堅決決定永遠不回到人類裏來，就在那些可愛的「慧因」裏面消磨自己的餘生，來考察而且學習種種的美德；在這裏，我不會有壞的榜樣，也不會有壞的誘惑。但是我却受了畢生的仇敵——我的命運——的擺佈，我無法消受到這個福份。不過，我在回想起來倒也覺得有點寬慰：當時我在一位那樣嚴格的考官面前暢談自己的同胞，我還是盡量開脫

他們的罪過，盡量把每椿事情說得委婉。活在世上的人們的確有那個不受偏心的影響，尤其對於自己出生的鄉土。

我已經把我在服伺我的主人的大部分時間裏面，跟主人各次談話的內容，敘述過了；不過爲了敘述的簡約起見，我的確刪節了一大部分。

我答覆了這些問題，而我主人的好奇心理也似乎感到了充分的滿足之後，一天清早他又把我叫去了，叫我坐在不遠的地方（這是他從未給我的一種恩寵），然後他開口說道：他一直在認真地考慮我說過的一切事情，關於我自己的以及關於我的祖國的。他覺得我們是這樣的一種動物；牠們——他不知道是甚麼因緣——居然也會有一點理性，可是我們却不把理性用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只是憑牠來助長我們天生的腐敗，來取得不是天生的新的腐敗。我們自動拋棄了造物賦予我們的僅有的幾種技能，十分順利地增益了我們的本來慾望，而且似乎枉費了畢生的精力，利用我們自己的發明來滿足這些慾望。至於我呢，我顯然沒有一般「雅胡」的體力和靈捷，我很不穩當地用後足走路，而且還想出一種辦法教自己的腳爪變成無用而不能防衛，把本來用來應付太陽和冷硬的鬚鬚從下巴上刮掉。最後，我不像我的同類——這裏的「雅胡」（這是他說的）——那樣，我既然不會跑得很快，而且也不會爬樹。

他說，我們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顯然是由於我們在理性上乃至在品德上的種種重大的缺點，因爲理性已經很够管束一個具有理性的動物；所以儘管我說了那些關於自己同胞的事情，我們也沒有資格可

以自命是理性動物；而且他也分明地看穿了，我爲了袒護他們，我還掩飾了許多事情，并且也常常說了不是實在的事情。

現在他更相信了這種見解：我身體的各方面都像「雅胡」，不過我的體力、速度和活動不如牠們，我的腳爪很短，另外還有一些不是天生的特點；所以根據我說的關於我們的生活、風習和行爲的一些情形，他覺得我們的精神秉賦也將近是一模一樣的。他說，這是大家知道的，「雅胡」憎恨自己的同類有甚於憎恨別種動物；一般認爲這是因爲牠們都會在別個身上看到牠們自己的那種可憎的樣相，只是不能看見到牠們自己。所以他覺得我們把自己的身體掩蔽起來，倘不失是一種聰明的辦法，只有這樣才可以不讓別個看到我們自己身上的許多怪樣。但是他現在知道他自已竟前弄錯了，他們這里「雅胡」的紛爭原因也就是我說的我們的紛爭原因。要是你我可以够上五十隻「雅胡」消用的食物扔給了五隻「雅胡」，他們可不會安安靜靜地吃着，而會扭成了一團，每一個都想把全部奪下。所以，要是在室外餵着牠們，總得派一個僕人站在旁邊；而在家裏，就得一個個地隔開了起來，用繩子拴着。要是有一隻母牛上了年紀或碰到意外死掉了，一個「慧因」還來不及把牠送給家裏的「雅胡」，那麼附近的「雅胡」就會成羣結隊地跑到那兒去搶奪起來，接着就會像我所說的那樣搞起了一場大戰，弄得兩方的身上都挂上了嚴重的爪傷，雖然牠們還很少把別個殺死，因爲牠們沒有我們發明那種致命的利器。有時鄰近的幾羣「雅胡」也會無緣無故地大戰一場；甲區的「雅胡」等待着各種機會，趁着乙區「雅胡」沒有準備的當兒，陡然地來一個突襲。但是，要是牠們的計劃不成了，牠們就回家

去了；因為沒有外面的敵人，於是也就在他們自己裏面打起了我所謂的內戰來了。

他說，他國內的一些地方出產了一種發亮的石子，有各種顏色。那些「雅胡」就非常喜歡這種石子。有時這些石子有一部分埋在土裏，牠們就會費好幾天的工夫，整天地用手爪挖掘出來，帶回窠裏，一堆一堆地埋存起來；不過一邊還是要東張西望，生怕他們的同伴會發現自己的寶藏。我的主人說，他始終不懂爲甚麼牠們會有這種不自然的嗜好，這些石子對於牠們會有怎樣的用處；但是現在他却相信這大約也是由於我所說的那種人類的貪婪。他說，他曾經試過一次，偷偷地把一個「雅胡」埋存的一堆石子撥開，那個貪婪的「雅胡」發現自己的寶貝不見了，就嚎啕痛哭了起來，把整窠的「雅胡」都吵來了，於是又大吵大鬧了一陣，把別的「雅胡」咬裂一番，接着就悶悶不樂起來，不吃不睡也不做事情。後來他吩咐一個僕人偷偷地把那些石子搬回原來的地方，照舊埋好；那個「雅胡」發覺了以後，馬上恢復了牠的精神和常態，不過却小心在意地把這些石子搬到了一個更好的所在；以後牠就變成了一個十分努力工作的畜生了。

我的主人還告訴我一件事情，這樁事情我自己也親眼看見過的；那就是：這種石子最多的地方，也就是最慘烈的戰爭最常爆發的地方，附近的「雅胡」有時也處心積慮企圖侵入了這些地方。

他說，這是十分平常的一回事體；兩隻「雅胡」在地上發現了一塊這樣的石子，就會爭吵了起來；這時候，第三隻「雅胡」却賺到了便宜，把那塊石子拿起走了。我的主人認爲這跟我們的打官司有點相像。爲了我們的名譽起見，我不向他申辯了；其實，他說的那種裁判倒比我們公平多了，因

爲原告和被告除了丟掉他們爭執的那塊石子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損失，而我們的衡平法院要不搞到原告兩造傾家蕩產了以後，總是不肯罷休的。

我的主人又接着說道，最叫大家感到厭惡的還是「雅胡」的不分好歹的那種胃口，遇到了甚麼就吃甚麼，不管是青草、樹根、漿果、臭肉或者是各種東西的什拌。牠們還有一種特別的脾氣：他們喜歡從遠地偷來的或搶來的食物，有甚於家裏供給的更好的東西。要是牠們搶到了一些甚麼，牠們就會一直吃到了肚子發脹；之後，造物却指示牠們一種草根，可以教牠們大瀉一場。

這裏還有一種多汁的草根，不過是相當的稀罕而且難找。「雅胡」總是非常熱心地尋找這種草根，高高興興地大吃一頓。這給牠們的影響就像酒給我們的影響一樣。這可以教牠們互相擁抱，互相撕裂；牠們會大叫，大笑，會喋喋不休，會發暈，打滾，最後就躺在污泥上頭呼呼地睡覺了。

我的確發現到了，這裏的各種動物只有「雅胡」是會害病的，不過牠們的疾病還不及我們的馬匹那樣頻繁。牠害病的原因并不是由於牠們受到了虐待，而是由於牠們的骯髒和貪饑；在這裏的語言裏面，牠們的疾病也只有一个通稱，那是借用了這種畜生的名字的，叫做「赫尼亞雅胡」或「雅胡病」。治療的方法就是把「雅胡」自己的屎尿和在一道，從牠們的嘴裏灌了下去。我發現這種療法總是百試百效的；所以爲了公共的福利，我不嫌冒昧謹向國人推荐這種的療法，專門用來醫治由於飲食過度引起的各種疾病。

至於學術、政治、藝術和製造等等，我的主人承認他們這裏的「雅胡」和我們的「雅胡」之間，

却找不到相像的地方。他只注意我們的天性上有一種類似。他的確聽見一些好奇的「慧因」說過，說是在許多「雅胡」的隊伍裏頭也有一種統治的「雅胡」（就像我們的萬牲園裏面往往有一隻帶頭的或領隊的鹿子似的），這個傢伙比起其餘的「雅胡」，往往是樣相更醜，心性更壞。這個領袖總有一個頂像自己的寵倖，他的職務就是舔舔牠的主子的脚板和屁股，把女「雅胡」趕到主子的窩里；這些效勞有時可以得到一地驢肉或的獎賞。這個寵倖受到了全體「雅胡」的痛恨，所以爲了自身的保全起見，牠總是挨在主子的身邊。牠通常總是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職位，等到牠的主子另外找到了一個更壞的角色。但是，一到了牠被撤職的一天，牠的後任就會帶領全區的「雅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夥地跑來，在牠的身上，從頭上直到腳跟，渾身撒上了牠們的屎尿。我的主人說，這到底同我們的官僚、寵臣和大臣有幾分相像，我一定可以判斷得最好不過了。

我不敢答覆這個惡毒的諷刺，他把人類的悟性看得不如一匹普通的獵狗，因爲一隻獵狗也還有這種判斷的能力，可以絕對無誤地分辨而且附和獵園裏面第一能幹的獵狗的吠聲。

我的主人告訴我：「雅胡」還有一些顯著的特性，他覺得我在敘述人類情形的時候，却没有提到這些特性，或者最少是說得十分的輕淡。他說，這種畜生跟其他野獸一樣都有牠們的女性，但是這裏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女「雅胡」在懷孕時候，也還會接納男性的「雅胡」；同時男性「雅胡」也可以跟女性「雅胡」吵鬧打架，就像是同性之間那樣的猛烈。這些行徑都達到了那樣荒謬絕倫的境地，任何其他具有感性的動物都沒有達到了這種程度。

還有一件事情他覺得十分奇怪，那就是「雅胡」特有的嗜好骯髒的天性，其他動物顯然都有一種愛好清潔的天性。關於前面的兩樁責難，我只好不加答覆，讓牠過去了，因為我實在找不到一言半語，替我的同類辯護，要是不然，憑我自己的心意，我一定會辯護一番的。但是，要是他們那裏也還有個把豬糞（不幸得很，他們那裏偏偏就沒有這種畜牲），那麼對於他的最後的責難，我倒不難替人類辯護幾句。因為豬糞雖然是比較「雅胡」可口的四足動物，但是，秉公說來，我却看不出牠們比人類來得清潔。要是我的主人看到了豬糞的骯髒吃法，牠們喜歡在污泥裏頭打滾睡覺，他老人家也會承認這個的。

我的主人還指出他的僕人在一些「雅胡」身上看到的一種特性；在他看來，這也是完全莫名其妙的。他說，一種心境有時可以教一隻「雅胡」躲到了一個角落裏頭，躺在那兒大喊大叫了起來，把眼前的一切踢開；縱使牠是年青體胖的，却也可以不吃不喝；那些僕人也不知道要怎樣醫牠。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要牠去做做苦工；這樣以後，牠就一定正常起來的。爲了袒護自己的同類，我對於這點默不做聲了，不過這裏我倒分明發現了苦悶的真正根源，只有奢侈淫逸的人們才會染上了這些毛病；要是他們可以逼得接受同樣的治療，我敢負責醫好他們的。

他老人家還說，一個女「雅胡」常常會在土堆或矮林後面，訂着過往的年青的男性，忽隱忽現的，扮出種種的醜態和鬼臉。據說在這個時候，她會發出一種非常難聞的氣味；要是有一個男的走上前去，她就慢慢地退走，一面又一再轉頭回顧，裝出畏怯的神情，跑到一個方便的所在；心裏却十分



明白那個男的一定會跟着去的。

有時他們裏面來了一隻陌生的女「雅胡」，於是三四隻她的同性就會圍繞在她的周圍，觀望，耳語，冷笑，而且在她的渾身嗅了一陣，然後就會裝腔作勢地轉身走開，似乎表示了輕蔑鄙視的樣子似的。

這些都是我的主人親自看到或者聽別人告訴他的，不過他也許說得文雅了一點。然而我依然也不免驚奇悲痛，在女性的本能裏面居然就有淫蕩、風騷、譏評和音嘴等等本能的殘餘。

我時時料到我的主人會指責男女「雅胡」的這些違反自然的嗜好，這些嗜好是我們裏面也是司空見慣的。但是，造物似乎還不是怎樣高明的教師；在我們這裏，這些文雅的興趣却完全都是藝術和理性的結果。

## 第八章

因為我以為我瞭解人類的天性，總該比我的主人清楚多了，所以我不難把他說到的關於「雅胡」的性格，牽纏到我自己和我同胞的身上；我也相信憑我自己的觀察，我還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認識。所以我常常請求我的主人允許我到附近的一雅胡一羣裏去，他也總是十分慈祥地同意了。因為他深信我對於那些畜生的憎恨，絕對不至教我受到牠們的腐化。另外，他還派遣了一位僕人當我的保鏢——他是一匹強壯的栗色小馬，十分誠實而且也十分和氣；要不是有他保護，我是不敢從事那樣冒險的行動的。因為我已經告訴過讀者，我剛到這裏的時候，我曾經吃過這些畜生的多大的苦頭。後來我有時不帶腰刀，在稍遠的地方散步，也有三四次險些落到了牠們的掌握。我深信牠們多少會有這樣的想頭，以為我是他們的同類；所以當我的保鏢跟我一道的時候，我總是要在牠們的面前捲起袖子，而且露出了赤膊和胸脯。這樣一來，牠們就會盡量地湊了過來，像猴子似地摹仿着我的動作，不過也總是露出極端憎恨的神氣；就像一隻受過訓練的穿襪戴帽的烏鴉，跑到了野烏鴉裏去，總是不免受到大家的欺侮似的。

牠們從小就是非常敏捷的。不過，我有一次却也捉到了一隻三歲的小「雅胡」。我做了種種慈愛的表示，要牠安靜了下來，但是那個小鬼頭却亂喊亂抓亂咬了起來，弄得我只好把牠放了。不久，一

整隊大的「雅胡」聞聲跑來了，不過牠們發現那個小傢伙平安無事（因為牠跑起走了），而且我的栗色馬又站在我的身邊，牠們也就不敢走上來了。我發覺那隻小畜生的氣味十分難聞，那種氣味介於伶鼬和狐狸的氣味之間，不過還要教人家感覺到難受。我還忘記了一件事情（要是我忽略掉了，也許也會得到讀者的諒宥的），我把那隻討厭的畜生捧在手上的當兒，牠還在我的衣服上頭，撒了許多黃色的流質的糞便。幸好附近有一條小溪，我就在裏面拚命地洗個乾淨；一直到臭氣全消了以後，我才敢走上我的主人的跟前。

據我的觀察，「雅胡」似乎是第一不可教導的動物，牠們永遠只會拉重或背重。不過，我認為這種缺點主要是由於剛愎和懶惰的心性。因為牠們是狡猾、狠毒、陰險、銜恨的畜生。牠們強壯而耐勞，不過却畏首畏尾，結果就流於笨鶩、下流和殘酷。據說紅毛的男女「雅胡」比其他的「雅胡」更加淫蕩而惡毒，不過在氣力和靈動上也超過了牠們。

「慧因」把隨時使喚的「雅胡」關在家裏附近的茅房裏頭，其餘的全給趕到外面的田野上去。牠們就在那兒挖掘草根，齧吃青草，搜尋死掉的野獸，有時也捉到一些伶鼬或「魯希姆」（一種野鼠）；牠們總是把這些東西狼吞虎嚥地吃個精光。造物教導牠們利用自己的爪子在土坡的旁邊挖出很深的洞，牠們就睡在個人的洞洞裏頭；只有女「雅胡」的窩子比較寬大了一點，裏面可以容下兩三隻小的「雅胡」。

牠們像青蛙一樣，從小就可以龜水，而且可以在水底逗留很久。牠們常常在水裏捉魚；女的「雅

胡」就把捉到的魚兒帶回家裏給牠的小孩兒吃。說到這裏，我希望讀者原諒我敘述一樁奇怪的遭遇。

有一天我同我的保鏢——栗色馬——一道出去；因為天氣非常的炎熱，我就請求他讓我到附近的水裏洗澡。他答應了，於是我馬上把衣服脫個精光，慢慢地走下水去。剛巧有一隻年青的女「雅胡」站在土堆的後頭，看到了這些經過，一時怒火燃燒起來了（照栗色馬和我的設想），就拚命地跑了過來，跳進了水裏，離我洗澡的地方還不到五碼光景。我一生沒有感到過那樣的恐怖；栗色馬以為不會有甚麼意外，却在稍遠的地方吃草。她用一種猥褻不過的姿勢把我摟住；我拚命地叫喊起來，栗色馬也就飛奔了過來。這樣一來，她才依依不捨地放鬆了我，跳到對面的岸上；她一直在那兒盯着叫着，看我穿好了衣服。

這件事情，我覺得十分懊惱，同時却也成了我的主人和他全家的談笑資料。因為，既然女「雅胡」把我看成了她的同類，對我發生了一種自然的愛慕，我已經無法否認我自己在身材儀表上都是一隻道地的「雅胡」。這隻畜生的毛髮也不是紅色的（這表示她並沒有一點反常的情慾），而且倒黑得像烏梅似的；她的面貌也不像其他「雅胡」那樣的可憎；我想，她不會超過十一歲以上。

因為我在這裏逗留了三年的時光，我想讀者一定希望我會像一般的遊記作者一樣，報告一下這裏的風俗習慣；這的確也是我在這裏的主要的學習課程。

因為這裏的高貴「慧因」都是生成賦有一切的德性，不知道理性動物還會有甚麼罪惡，所以他們的金科玉律就是要發展理性，服從理性。同時，在他們裏面，理性也是毫無爭論的餘地的，不像在我

們裏面那樣，大家可以把這個問題的兩面詭辯一番。在他們裏面，理性可以激動你，叫你馬上發生了信仰；就像在別的地方，要是理性不受感情利害的攪雜、蒙蔽和歪曲，牠也一定會發生同樣的效果。我記得我會經費了極大的氣力，才讓我的主人瞭解了「意見」一詞的意義，才讓他明白了爲甚麼會發生辯論；因爲理性只教我們肯定或否定我們確信的事情；在我們的認識以外的事情，我們就無法加以可否。所以辯論、吵鬧、爭執、而且肯定虛妄的或曖昧的命題，都是「慧因」根本不懂的罪惡。同樣的，當我向他解釋我們自然哲學的各種體系的時候，他也會大笑了起來，說是一個自命具有理性的動物居然也會珍視別人假設的知識，珍視那種知識（縱使牠是確實的）無能爲力的事物。他完全同意柏拉圖傳述的蘇格拉底的見解。（我提出他的見解，藉以表示我對於這位哲學家之王的無上的敬意。）後來我常常想到，這種主張可以墮毀多少歐洲的圖書，可以閉塞多少學術界的登龍徑途。

友誼和仁慈算是「慧因」的兩種主要的德性。這兩種德性并不限定施於特殊的對象，而是施於全體的族類。一個從極遠地方到來的生客同樣可以受到親鄰一般的款待；不管他走到那兒，都可以當作在自己家裏一樣。他們保持最高的禮貌，但却一點不拘泥儀式。他們并不偏愛自己的子女；他們關心自己子女的教育，完全是出於理性的啓示。我看到我的主人對於鄰舍子女表現的慈愛也像對於自己的子女一樣。他們認爲造物教他們博愛全體的族類；只有理性可以使他們分別人物，因爲有的人物具有卓越的德性。

女的「慧因」生過了一對子女之後，就不同她的配偶同居了，除非有一個孩子不幸夭折了——這

是十分稀罕的一樁事體。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才再行同居；或者，一個「慧因」遇到了這種變故，而他的太太又已經過了懷孕的年齡，那麼另外的一對夫婦就會把一個孩子承繼給他，他們自己又再行同居，直到女的懷孕了以後。爲了防患國內的人口過剩，這種謹慎是必要的。不過生來準備充當僕人的下等「慧因」，却不受這種規則的嚴格限制；他們可以生育三對的子女，充當貴族家庭的僕人。

在他們的婚姻上，他們十分注意選擇配偶的色彩，不讓他們的血統發生不良的混雜。男性方面第一可貴的就是體力，女性方面注重的却是秀麗。這并不是爲了愛情的緣故，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種族不至於退化下去。要是有一個女性在體力上顯得卓越，那麼就得替她選擇一個俊秀的配偶。求愛、戀愛、送禮、遺產和贈產，在他們的思想上面沒有地位，而在他們的言語上也沒有這些字眼。年青夫婦的結識結合完全由父母和友好決定。這是他們天天看到的事情；他們認爲這是理性動物的一種必需的行爲。離婚或別的淫亂事情，是從來沒有聽過的。結婚的男女一生總是保持着友誼和互相關切，對於其他的同類也是一樣的，永遠沒有嫉妬、溺愛、勃谿或反目。

在教育年輕的男女上，他們的方法是可以讚頌的，而且也非常值得我們的仿效。除了有幾天以外，這些孩子在十八歲以前，絕對不許嘗到一粒的燕麥，也很少吃到牛奶。夏季的時候，他們早晚都在屋外吃上兩個鐘頭的青草，他們的父母都在旁看守他們；不過僕人却不能吃過一個鐘頭的辰光，他們把大部分的草秣帶回家裏，在不礙工作的方便時候拿來吃吃。

節制、勤奮、運動、清潔，算是青年男女都要學習的功課。我的主人認爲，我們給予女性的教

育，除了一些家政的管理以外，却和男性的教育完全不同，這實在是一樁怪事。所以，就像他正確地指出的一樣，我們的一半人口除了會生產孩子以外，就毫無能為。他說，把孩子交給這樣無用的動物照顧，那更是一樁野蠻的做法。

「慧因」要孩子們在陸峭的山岡和堅硬的平地上賽跑，用來訓練他們的體力、快當和耐勞。他們搞得渾身出汗的時候，就教他們跳到池塘或河水裏去，連頭帶身地泡在裏面。每一區域的青年每年有四次聚會，表演他們的跑步和跳躍的本領，以及體力和技巧方面的種種技能。優勝者就得到了讚美的歌頌。在這些節日裏頭，僕人們趕着一隊的「雅胡」，背着乾草、燕麥和牛乳，送到了會場裏去，給那些「慧因」享用；之後，那些野獸又馬上給趕了回去，為的恐怕牠們會在會場上吵吵鬧鬧。

每隔四年，在春分的一天，這裏要舉行一次全民族的代表大會。開會的地點是一片廣大的平原，距離我們的家裏大約有二十哩左右；會期總有五六天光景。他們就在這裏詢問各區的情形：他們的乾草、燕麥、母牛和「雅胡」是否富足？要是那一區感到了匱乏（這是很少的事情），大家一定會一致同意，踴躍捐助，馬上給他們補充起來。同時，孩子們的調整也可以在這裏得到解決：比方說吧，要是某一位「慧因」有兩個男孩，就可以跟一個有兩個女孩的交換一個；要是有一個「慧因」不幸夭折了一個孩子，而他的太太又已經過了生育的年齡，那麼大家也可以決定本區的那一家妻再生一個，來填補這個損失。

## 第九章

大約在我離開以前的三個月光景，這裏舉行了一次代表大會；我的主人也以本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那次會議。在會議上，他們重新提出了一個古老的辯論；這的確是他們僅有的辯論。我的主人回來了以後，就把詳細的經過告訴了我。

他們辯論的問題就是：究竟是否應該把「雅胡」消滅。一位主張消滅的代表提出了一些十分重大的理由，說是「雅胡」是造物創造下來的第一骯髒、吵鬧、醜陋的動物，而且也是第一懶惰、不馴、惡劣、狠毒的動物；要不是不斷地加以提防，他們就會偷吃「慧因」的母牛牛奶，殺食貓兒，作踐燕麥和青草，以及種種越軌的事情。他又引證了一個普遍的傳說，說是「雅胡」并非一向就住在這兒的，不過在好幾代以前才在一座高山上出現了一對這種的畜生；誰也不知道牠們究竟是因為太陽曬着發腐的泥潭產生下來的，或者還是由海裏的沈渣和泡沫產生下來的。這一對「雅胡」繁殖起來了；不久以後，牠們的子孫就不計其數了，乃至於遍佈全國，蹂躪全國。爲了消除這種禍患，「慧因」們舉行了一次大獵，終於把牠們全羣包圍了起來，把大的通通殺掉；每個「慧因」都在每一個窩裏留下兩隻小的，盡量把牠們馴順起來，用來拖重或背重——這就算是一種生性那麼野蠻的畜生能夠達到了馴順的程度了。這種傳說似乎是十分真確的；這種畜生不會是「由林尼安材」（或當地的原有生物），



因爲「慧因」和其他動物都一樣地痛恨牠們。要是牠們是原有的動物，或者牠們早被消滅了，那麼這種憎恨就決不會達到了那樣程度，雖然牠們的惡劣生性是值得教人痛恨的。當時「慧因」們却想入非非，居然想利用「雅胡」，結果他們却輕易地忽略了培養驢子。驢子是一種優秀的動物，容易保養，也比較馴良，比較規矩，沒有難聞的氣味，而且還強壯耐勞，雖然不及「雅胡」那樣的敏捷。要說驢子的叫聲不很好聽，然而牠總比「雅胡」的恐怖的叫聲順耳得多了。

還有其他的許多代表也發表了同樣的意見，於是我的主人就向大會提出了一種方案——無疑的，他是從我這裏得到了暗示的。他同意先前發言的那位代表提到的傳說，並且斷言最初出現的兩隻「雅胡」是從海上趕來的；牠們受到同伴的拋棄，到達了岸上以後，就躲到高山裏頭，慢慢地退化下去，年深月久了以後就變得更加野蠻，超過了牠們原來地方的同類。這種主張的根據就是：他現在就養着一隻奇異的「雅胡」（就指的是我），這是許多代表都聽過的，而且還有幾位是見過的。接着，他就向他們報告一下，他最初怎樣發現到我；我的身上全用一種其他動物的皮毛製成的偽裝掩蓋起來；我說一種自己的語言，而且完全學會了他們的語言；我向他說過自己來到這裏的經過；他看我脫掉遮蓋的時候，就我身上的各個部分來說，我的確是一隻「雅胡」，不過我的皮膚是白色的，沒有毛毛，腳爪也比較很短。他還接着說道，我會經如何如何地告訴他，說是在我的祖國和其他各國，「雅胡」都是主宰一切的理性動物，把「慧因」當做奴隸；他發現我的身上具有「雅胡」的一切特性，不過是比較開化，也倒有幾分理性，然而比起「慧因」却差得很遠，就像他們的「雅胡」和我的差別一樣；在

我談到的種種事情裏面，我還提到了一種風俗，就是我們往往在「慧因」年青的時候，把他們圈掉，讓他們變得馴良，那種手術是十分輕便穩當的；從野獸學習智慧並不是甚麼羞恥的事體，好像我們從螞蟻學習勤奮，從燕子（這是我對於「來安」一詞的繙譯，其實牠要比燕子大了一些）學習建築。這種方法可以應用在這裏年青的「雅胡」身上；這種辦法除了可以教牠們馴良和受用以外，經過了一些時期還可以消滅「雅胡」的整個族類，而且又不必暴殄生靈。同時，還應該鼓勵「慧因」去培養驢子；就各方面說來，驢子都算是比較可貴的畜生，而且牠們還有這樣的一種好處，只要五歲就可以担当差使，而「雅胡」却要等到十二歲以後。

這就算是當時我的主人認為可以告訴我的關於大會的情形。不過他還隱瞞了一件同我個人有關的事情。有如讀者以後會知道的，過後不久，我就受到了這件事情的不幸影響，我一生連續不斷的一切不幸就從這時開始了。

「慧因」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們的知識都是口耳相傳的。但是他們是十分團結的，富有天賦的德性，完全受理性統治，而且不同其他的國家發生往來；在這樣的一個民族裏面也就不會有多少大事，所以他們的歷史也就很容易地留傳下來，不必怎樣加重了他們的記憶的負擔。我已經說過，他們并不害病，所以他們也可以不要醫生。不過他們倒有很好的草藥，可以敷治蹄肢交叉偶爾受到尖石的破損和身體各部的傷害。

他們根據太陽和月球的周轉計算年歲，但是不再細分做許多星期。他們十分熟習這兩個大發光體

的運動，并且也知道日蝕月蝕的道理；這是他們天文學的最高成就。

就詩歌上說，他們應該算是凌駕了一切其他的生靈。比喻的貼切以及描寫的細膩和逼真，的確都是無法學習的。他們的韻文都是富於比喻和描寫，一般的內容總是表現友誼和慈愛的崇高觀念，或是頌揚賽跑和其他體力運動的優勝者。他們的建築雖然是十分簡陋，然而倒沒有甚麼不便，而且也構造得十分妥當，可以防禦寒暑的侵襲。他們有一種樹木，長到了四十年，樹根就鬆動了，一遇大風就倒了下來。這種樹木長得非常的筆直，他們用利石（因為「慧因」不知道用鐵）把牠們削尖，就像是木樁似的豎在地上，入土約十寸光景；之後再用燕麥梗，有時也用其他的枝條，編織起來。屋頂和門子也是照着同樣的方法造成的。

「慧因」使用前腳的蹄子和胶子之間的凹下部位，就像我們使用我們的兩手一樣；他們運用得十分靈活，超出了我的始料之外。我看過我們家裏一匹白色的母馬就會用這個關節穿針（那些針線是我特意借給她的）。他們照樣擠取母牛的牛奶，收割燕麥，操作一切需要用手的工作。他們有一種很硬的燈石，在石頭上磨成了一種工具，可以替代楔子、斧頭和槌子。他們也用這種燈石造成的工具收割乾草，收割野生的燕麥。「雅胡」們把麥穗用車子拉回家裏，僕人們再把牠們放在草棚下蹂躪一番，弄下了麥粒，收存到倉房裏去。他們製造陶器和木器；他們的陶器是放在太陽底下燒成的。

要是他們沒有碰上了意外，他們一定要到老才死掉的，然後就給葬到盡量邊僻的地方。他們的親屬和友好對於他們的逝世，既不會感到高興，也不會感到哀痛。快死的「慧因」也不會因為自己就快

要與世長辭而覺得絲毫的難過；不過就像自己訪問過一位鄰人，現在要回家似的。我記得我的主人有一次有甚麼事情，邀約了一位朋友和他的眷屬來到家裏。到了約定的一天，在很晚的時候，那位女客才帶着兩個兒子到了我們的家裏。她表示了兩重歉意：第一，她替她的丈夫表示歉意，因為他剛巧在今天早上「希南」了。（這個字眼，在他們的語言裏面，有很複雜的含義，很不容易譯成英文；牠的意思是：「到他最初的母親那兒休息去了」。）其次，她抱歉自己沒有早到，因為她丈夫早上很晚才死掉的，她又費了很多的時間同她的僕人商量一個方便的安葬地方。我覺得她在我們家裏的言談舉止就跟別人一樣的愉快。三個月以後，她也死掉了。

他們普通總活到七十歲到七十五歲光景，很少活到八十歲。他們死前的幾個星期，就會感到逐漸的衰弱，不過並沒有痛苦。這些時候，就有許多朋友來看望他們，因為他們不能像平常那樣方便地出外了。不過，大約在他們死前的十天光景（他們很少會算錯的），他們還是坐上方便的車子，由「雅胡」拉着，回拜那些鄰近的朋友。他們不僅在這個時候才坐坐車子。他們年紀大了的時候，要是要走遠路，或者他們不慎跌壞了腿子，他們也坐坐車子的。快要死掉的「慧因」回拜朋友的時候，就向他們的朋友珍重地告別，好像自己要到一个很遠的地方，準備在那兒消贖自己的餘生似的。

我不知道這是否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慧因」的語言裏面沒有一個可以表達罪惡的事物的字眼，只有從「雅胡」的醜相和劣性上面借用的幾個。他們表示僕人的顛預、孩子的疏忽、割破他們腳的石頭、連綿的惡劣氣候等等，總是加上了「雅胡」的語尾，例如，「渾雅胡」、「胡納雅胡」、

「永渾虎媽雅胡」；還有，一間蓋得不好的房間就叫做「永渾拉污雅胡」。

我很喜歡繼續報導這個優秀民族的風俗和德性；但是我準備不久以後就要出版一冊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書籍，請讀者參考。現在我要接着敘述我自己的悲慘的結局。

## 第十章

我早已按照自己的心意安頓了一個小小的住處。我的主人教人依照他們的辦法，替我建造了一間房子，離開他的屋子大約有六碼光景。我憑自己的設計，在房頂和四壁上塗上了一層黏土，再蓋上燈心草蓆。我把野生的大麻搗鬆，編成被套，裏面塞進了許多鳥毛；那是我用「雅胡」的毛髮編成的網子羅捕到的，而且也是很好的食品。我利用自己的小刀造出了兩把椅子，栗色馬鬃我做比較粗糙的吃力的工作。我的衣服穿到破爛的時候，我就用一些兔子和另外一種美麗動物（大小同兔子一樣，叫做「奴諾」，皮上長着一層很細的絨毛）的皮子造成了幾件新的。我還用同樣的材料製成了幾雙合適的襪子。我用樹上切下的木板弄成鞋底，配上原來的幫子；幫子穿壞了以後，我又用晒乾的「雅胡」皮造了一雙。我常常從樹子的窟窿裏頭找到了一些蜜蜂，和上白水，或者塗在麵包上一道吃掉。誰也不會比我更能證實下面的兩句格言的真理：「生理是非常容易滿足的；」「需要是發明之母。」我享受到了身體的健全和精神的安泰；我中不了朋友的陰謀或變節，也無虞明槍暗箭的傷害。我無由行使賄賂、諂媚或誑淫，藉以博取任何偉人或他的爪牙的垂眷。我無需防患別人的欺詐或壓迫。這裏沒有毀我身體的醫生，也沒有蕩我家產的律師。這裏沒有以監視我的言行或捏造證據為業的特務。這裏沒有論客、譁人和罵人聖手，沒有扒手、土匪和強盜，沒有訟棍、鴉母、小丑和賭棍，沒有政客和謀士，

沒有性情暴戾的人物，沒有言語無味的角色，沒有辯士、色徒、殺手、搶犯和古董專家，沒有黨魁和黨徒，沒有唆使人家作惡的導師，沒有地牢、斧鉞、絞架、笞柱或枷拷，沒有騙人的商人和工匠，沒有驕傲、虛榮或矯揉造作；沒有執袴、惡霸、醉漢、野雞或梅毒，沒有胡鬧、淫蕩、浪費的太太，沒有愚蠢驕傲的學究。沒有囉嗦、狂妄、吵吵鬧鬧、空虛、自是、賭咒的幫侶，沒有作惡起家的流氓，沒有因德失位的貴族，沒有老爺、琴鬼、法官和跳舞教授。

我有幸會見了許多「慧因」；他們有時來拜會我的主人，或者同我的主人一道進餐，我的主人總是恩准我待在房裏，聽聽他們的談話。他和他的朋友往往會垂詢我幾個問題，並且聽取我的答覆。有時我也陪侍着我的主人去拜會別人。除了答覆他們的問題以外，我從來就不敢冒昧開腔。說話的時候，我心裏總感到了遺憾，因為這教我損失了很多改造自己的時間；我非常喜歡靜聽他們的談話，他們說的全是有用的，而且都說得極端的簡單扼要；在談話的時候，他們（就像我已經說過的）總是保持着最高禮貌，然而却絲毫不拘儀式；說話的一定表示得十分高興，同時却讓別人高興，中間不會有插嘴、囉嗦、激昂或爭論。他們都有這樣的見解，認為大家聚在一道的時候，短暫的沉默可以教談話更見精彩。我覺得這種見解是正確的。因為在短暫的沉默裏頭，新的見解就會浮湧了上來，可以教談話越發生動了起來。他們的話題大半都是關於友誼和慈愛，或者是關於秩序和經濟。有時，他們也會談談顯著的自然現象或古代傳說，談談德性的境界，談談理性的不刊原則，或者談談下次代表大會應有的一些決定；他們也常常談到了詩歌。我可以補充一點——這并非出於虛榮——我在他們跟前的

時候，往往也供給他們很多的談話資料，因為我的主人就可以藉着機會談到了我和我的祖國的歷史。他們都非常高興討論到這些事情，不過他們的說法對於人類却是十分不利的；就爲了這種道理，我現在不想引述他們的談話了。不過，我可以說明一點，那就是：我的主人瞭解「雅胡」的性格，似乎比我還來得深切。——這一點，我是十分驚佩的。他談到了我們所有的罪惡和顛覆，而且還發現了許多我從來沒有對他談過的事情。他不過憑藉了這種推想：要是他們國內的「雅胡」氣質上加上了相當理性，那就可以做出一些怎樣的事情。最後，他無限憂鬱地說道，這種畜生該是多麼的下賤而且卑劣啊！

我坦白承認，我僅有的一些有價值的知識，都是從我主人的教誨和聽取他和他的朋友的談話上面得到的。我覺得聽取他們的談話比紀錄歐洲最偉大的最聰明的人物的會議還來得光榮。我欽羨這裏土著的體力、俊秀和快當；我尤其尊崇這些可愛人士的那樣充沛的德性。起先，我對於他們的確沒有感到像「雅胡」和其他動物對於他們的那種天生的敬畏；但是後來，這種心理却在我的心上滋長了起來，而且快得超出了我自己的想像以外，同時還混和着一種愛戴。這也許就是我跟其餘同類不同的所在吧。

我想到我的家人、朋友、同胞或人類，我總覺得他們在樣子和心性上都算是「雅胡」，就像他們本來是「雅胡」一樣，不過比較開化了一點而且也有說話的天賦罷了。但是他們偏會利用他們的理性增長他們的罪惡，而他們住在這裏的胞族倒只有天生的一些罪惡。我偶然在湖邊水邊望見了自己的影



子，我總不免感到了害怕厭惡，把頭掉開了。我還勉強可以看看一隻普通的「雅胡」，倒不耐看看自己的樣相。由於同一「慧因」談話，而且也喜歡端詳他們，我也就摹仿着他們的步法和姿勢，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習慣。我的朋友常常直率地告訴我，我就像馬一樣地踱着；可是，我却認爲這是大大的恭維。我還承認，我在說話的時候，也會摹仿「慧因」的聲調和姿態；聽到人家的嘲笑，我也一點都不會生氣。

就在這樣愉快的生活中間，就在我自己以爲可以終生居留下來的當兒，一天早晨，比平常早了一些，我的主人却把我喊起去了。從他的臉色上，我看出了他心裏有點紛亂，而且不知道應該要怎樣開口。沉默了一會之後，他才說道，他不知道我聽到他準備說出的一段話，會覺得怎樣。他說，在上次代表大會上，談到「雅胡」問題的時候，代表們曾經責難他在家裏收養了一隻「雅胡」（指的是我），不是看做了一隻野獸，倒像看做了一匹「慧因」。誰都知道他常常同我談話，似乎他同我一道可以感到了一種好處或樂處；這種做法不合理性或自然，而且也是他們前所未聞的一回事體。所以大會鄭重勸告他，要不我跟我其他的「雅胡」一體看待，就得叫我洩回原來的地方。曾經在他的家裏和在他們自己家裏看見過我的一些「慧因」，全體反對第一項建議，因爲他們認爲我除了具有那種畜生的劣性以外，還有幾分的理性；他們怕我可能率領全部的「雅胡」遁到深山和叢林地帶，在夜裏却結隊出來損害「慧因」的家畜，因爲我是生成的食肉動物，而且也不喜勞動。

我的主人又接着說道，他天天受着鄰里的敦促，要他執行大會的勸告，他不能再拖下去了。他沮

心我不能夠泅到別國，所以他希望我能够搞出一輛我說過的那種車子，可以在海上載我；我可以得到他的僕人和鄰舍僕人的幫忙。他最後說道，就他的本人來說，他願意收留我過一輩子，因為他發現我已經盡我自己的很低天資，努力學習「慧因」的榜樣，糾正了一些不良的習慣和心性。

這裏我必須告訴讀者，他們的代表大會的決議叫做「渾饒」，我能够想到最貼切的譯法就是「勸告」；因為他們不知道一個理性的動物，除了接受勸告或忠告以外，怎麼還可以受到強迫；他們以為誰要違背了理性，誰就放棄了作為一個理性動物的權利。

聽到了我主人的談話之後，我感到了無限的悲哀和失望；我支持不了自己的痛苦，終於昏倒在他的腳邊。到我醒來的時候，他告訴我，他以為我已經死掉了（因為他們是沒有這種脆弱的天性的）。我用一種微弱的聲音答道，死了倒是非常幸福的；我說，我雖然不能埋怨代表大會的勸告，不能埋怨他的朋友的催促，然而據我迂腐的判斷，他們稍稍寬容我一點也許是不悖理性的。我說，我不會洩上一泄，離他們這裏最近的陸地大約總要在百裡以上；要造一隻小小的容器把我載去，而他們這裏却又沒有許多必要的材料；不過，儘管我斷定這樁事情是沒有可能的，而且也自忖必死，我還是願意服從感激主人的意思，嘗試一番。要是我不能善終，那還是我的最小的不幸；要是我憑着意外的機緣，保全了我的生命，那麼我又得在「雅胡」裏面過活，同時因為沒有了領我率循正路的榜樣，我也不免要重沾往時的腐敗——想到這些事情，我怎麼能够無動於衷呢！我十分瞭然，你們聰明的「慧因」的一切決定都是根據健全的理性的，一個像我這樣卑劣的「雅胡」的意見當然不會動搖你們的決議，所以

我感謝他的善意，答應教他的僕人幫我造船；我也要求他寬假相當的時間，讓我完成這樁艱巨的工程。接着，我又告訴他，我要設法保全自己的微命；萬一我一旦回到英國，我也希望對我的同類有所貢獻；我要頌揚令聞煊赫的「慧因」，鼓勵人類學習他們的美德。

我的主人用幾句簡單的字眼，給我一個十分親切的回答；他給我兩個月的時間製造船隻，並且吩咐栗色馬，我的僕人同僚，（距離得這麼悠遠，我可以冒昧地這樣叫他了，）聽候我的指示，因為我告訴我的主人，有他幫忙也就很够了，而且我還知道他對我是十分慈愛的。

由他陪伴，我們首先走到先前那些叛變水手逼我登陸的那塊海邊。我爬到一塊高地上，向海上各面瞭望了一會；我彷彿看見東北方面有一個小島；我拿出了手提望遠鏡，我馬上看得清清楚楚了，據我估計，大約距離這裏有五裡光景；這在栗色馬的眼裏看來，不過是一朵青雲，因為他除了自己的本國以外再不知道還有其他的國家，所以他不能像熟悉海上情形的我們那樣擅長判辨海上的遼遠目標。

我發現了這個島嶼以後，我就不計其他了；我馬上決定那裏就算是我的第一個流放地方，一切後事就聽天由命算了。

我回家去了。之後，我又同栗色馬商量一番，我們同到稍遠的一所森林裏去。我用着我的小刀，他用着一把按照他們的辦法十分巧妙地綁在木柄上頭的尖銳的燈石，砍下了幾棵約有手杖大小的橡枝和幾根較大的木頭。不過我不想詳細敘述我的工作經過了；總之，靠了栗色馬幫我完成比較吃力的工作，在六個星期裏頭，我就造成了一隻印第安式的小舟，同時還用我自己手搓的麻線，把好多張一雅

胡一皮縫成了一張篷子。我的帆子也是用「雅胡」的皮革造的，不過我找的盡是一些小「雅胡」的皮子，因為大「雅胡」的皮子太硬太厚了。我還造成了四把木槳。我在船上裝上了一些煮熟的兔肉和鳥肉，還帶了兩隻罈子，一只裝上了牛奶，一只裝上了淡水。

在我主人屋子附近的一口大塘裏試過一次我的小船，把不對的地方修改一番，用一些「雅胡」油把所有的裂縫通通塗住，把牠搞得結結實實的，可以載人裝貨了。我盡量弄得完妥了以後，我就把牠擱在一輛車子上，由栗色馬和另外的一個僕人督率着一羣「雅胡」，慢慢地拉到了海邊。

一切準備妥貼了，我出發的日子也到了。我告辭了我的主人和主婦以及全家的大小；我兩眼睜着眼睛，我心里也感到沉痛。我的主人，出於好奇，也許也出於慈愛（要是我不是吹牛），居然決定要看我上船，而且還約了附近的幾位朋友。我在海邊待上了一個鐘頭，等候潮水；潮水漲上的時候，湊巧又來了一陣順風，正向着我打算駛去的那個島吹着，於是我又重新向我的主人告辭一次；我正要轉身下去吻他蹄子的當兒，他却特別賞臉地慢慢把蹄子提到了我的嘴邊。我并不是不知道，我提到最後的這樁事情，曾經受過了多少的責難。因為批評我的一些人士都以爲那樣高貴的人物會卑躬屈節對一個像我這樣卑下的動物表示那樣隆重的恩寵，那是沒有可能的。我也沒有忘記，一些遊記的作者總是會很快改變自己的意見的。

我也對跟他一道的各位「慧因」表示過敬意；之後，我就走上了我的小船，離開了岸邊。

## 第十一章

一七一四——一五年二月十五日早上九時，我開始了這一次絕望的航行。風向是十分順利的。不過開始的時候，我光用槳子划着。後來我想自己很快就會疲倦的，同時風向也許會改變起來，於是我就張起了小帆。這樣一來，再靠着潮水的推送，船行的速度，據我的嚴格估計，每小時有一浬半光景。我的主人和他的朋友始終逗留在海岸上面，一直到了看不到的時候；我常常聽到栗色馬（他始終是愛我的）高聲喊道：「赫·依拉·尼夏·麥查·雅胡！」自己珍重吧，馴良的「雅胡」。

我的打算是：要是可能，就找一個沒有人烟的小島，祇要可以憑我自己的勞力搞到自己生活的必需東西；我覺得這種生活比在歐洲最開明的朝廷裏面當一個首相還要幸福。我最怕想到自己會有一天要回到「雅胡」的社會裏去，要回到「雅胡」政府的統治之下。因為在我自己高興的一個僻壤上，我最少可以保持自己的思想，回味那些無由效法的「慧因」的種種美德，不至有任何機會教我淪到我的同類所有的罪惡和腐敗裏去。

讀者應該記得我說過的我的水手圖謀不軌把我關在艙房裏時候的一些事情。我一直有幾個星期完全不懂我們採取的航線；我給他們解上長舢舨扔在岸上的時候，他們還指天誓日地對我說過（不知道那究竟是真是假），說是他們也不懂這裏到底是甚麼所在。不過當時我根據我聽到的他們的一些話語，

我猜想那一定就在他打算駛往馬達加斯加的航路的東南，所以我相信我們大約就在好望角以南十度的所在，或南緯四十五度左右的地方。這雖然不過是一種揣度，但是我依然決定向東方行駛，希望可以到達新荷蘭的西南海岸，也許在那裏的西面會有一個我喜歡的那種島嶼。風向是正西的。到了晚上六時的時候，我估計最少已經向東駛過了十八裡光景。這時我發現半裡以外有一個很小的島嶼；不久以後，我就到達了那兒。這裏不過是一片岩石，有一個由風雨侵蝕出來的天然的港灣。我把小舟駛進了裏面，爬到了岩石上頭，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東邊有一塊陸地，從北方伸到南方。我在小舟上待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又開始了我的航行；經過了七個鐘頭的工夫，我到達了新荷蘭的東南。這證實了我一向秉持的那個意見；許多的地圖和海圖都把這一個國家從牠原來的地方向東移過了最少三度。多年以前，我就會把這個意見向我的可敬朋友赫曼·莫爾先生說過，而且還說明了一些理由，雖然他早已決定遵照其他作者的意見。

在我登陸的地方，我沒有發現居民；因為我沒有武器，我也不敢深入到內地裏去。我在海邊找到了一些蛤蜊；因為害怕被土人發現到了，所以我不敢舉火，就拿着蛤蜊生吃了下去。我有三天的工夫，一直吃着牡蠣和海賊，把自己的糧食保存下來，我微棹又找到了一道乾淨的小溪，這教我寬慰極了。

第四天早上，我稍稍走遠了一點，我發現距我不過五百碼遠近的一個高地上有二三十個的土人。他們全是赤身露體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團團地圍着一堆的野火坐在那兒，因為我看到了上面的

火烟。他們裏面有一個看到我了，馬上關照了其他人衆；他們有五個向我走來，讓女人和小孩留在火邊。我拚命向海邊逃跑，跳上小舟，馬上划開了。警察人看見我跑了，也就追趕了上來；我還沒有划出好遠的當兒，他們就射出了一枝箭矢，深深地射進了我的左邊的膝頭（我要把這個創痕帶進墳墓裏去的）。我生怕那枝箭矢是有毒的，所以一划出了他們的射程以外（因為那是風平浪靜的一天），我就馬上拚命地吮吸傷口，并且把繃包紮了起來。

我不知道應該要怎樣辦了；我不敢回到原來登陸的地方，只有朝北方駛去，而且也只好划漿，因為雖然風吹得充分的和緩，却跟我的方向相反，吹的是西北的風向。我正想尋找一個登陸所在的時候，我却發現在東北偏北方面有一隻帆船，而且越來越發看得清楚了。我不免遲疑了一會，決定不下是不是應該等待着他們。但是最後，我對於「雅胡」的憎恨終於佔取了優勢，我就轉過了船頭，張帆划槳向南面駛去，到了早上駛出的那個海灣，寧願把自己送給那些野蠻人，却不願回歐洲的「雅胡」活在一道。我連忙把我的小舟拖到岸上，自己就躲到小溪附近的一塊石頭的背後。我已經證過，那道小溪的水流是非常乾淨的。

那隻帆船駛到距離海灣半裡的地方，就放下了，一隻長舢板，帶着容器，到岸上來補充淡水（這個地方似乎是大家知道的）。但是一直到了長舢板快要到岸的時候，我才發現了他們，可是已來不及再掉一個躲避的地方了。水手們登陸的時候，就發現了我的小舟；他們仔細觀察了一番，推定這隻小舟的主人一定就在不遠的地方。四個武裝齊全的水手就開始向所有的縫縫洞洞搜索一番，最後他們發現

我平覆在石頭後面。他們看到我的古怪的裝扮——皮製的外衣、木底的靴子和有毛的襪子——不免凝視了一會。不過，根據了這種裝扮，他們也就斷定我不是當地的主人，因為他們都是裸體的。一個葡萄牙的水手理我站立了起來，而且詢問我是甚麼人物。我完全懂得葡萄牙語言；我就站起來說道，我是一隻可憐的「雅胡」，給「慧因」流放了出來；我希望他讓我走開。他們聽我用他們的語言回答，他們都覺得十分奇怪，同時他們看我的臉孔，也就認為我一定是一個歐洲人，不過他們却不懂我說的甚麼「雅胡」和「慧因」，並且聽我說話時候的怪腔怪調，就像是馬嘶似的，大家不禁大笑了起來。我一直在那兒發抖，心裏感到了害怕，同時也感到了憎恨。我又請他們讓我走開，一盞慢慢地向我的小舟走去。但是他們却把我抓住，問我究竟是哪一國的人民，從那裏來的，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告訴他們，我生在英國，五年以前離開了那裏；當時他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國家是和平相處的。所以，我希望他們不要把我看做了敵人，我不會為害他們，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雅胡」，只想找到一個荒僻的所在，度過自己的不幸殘生。

他們開始說話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從來沒有聽過或見過這種反常的事情，因為在我看來，這就像英國的一匹狗或一隻牛或者是一「慧因」國的一隻「雅胡」會說起話來一樣的奇怪。老實的葡萄牙人也一樣地奇怪我的古怪的裝扮和說話的怪腔怪調（不過他們是完全聽得懂的）。他們非常仁慈地同我說話，而且告訴我，他們相信他們的船長一定願意免費把我帶回里斯本，以後我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他們可以派兩個水手回到船上向船長報告一下，並且聽取船長的吩咐；同時，除非我發誓不會跑



掉，他們就要把我綑綁了起來，我想我最好接受了他們的建議。他們都想知道我的遭遇，但是我沒有說甚麼；他們都以爲我的不幸已經教我喪失了理性。兩點鐘以後，那隻裝着淡水回去的舢舨，又駛來了，同時也帶來了船長的命令，說是要把我帶到船上。我跪了下去，央求保全自己的自由，然而一切都是枉然的。他們用索子把我綑綁了起來，抬上舢舨，然後又抬到船上，押到船長的艙房去了。

船長的姓名是彼德羅·德·孟德茲；他是一位謙和愛爽的人物；他要我說說自己的經歷，并且問我要吃喝一些甚麼。他說我可以受到像他自己一樣的特遇，另外還說了一些教人感激的話語。我很奇怪一隻「雅胡」居然也會有這種風度。但是我還是默默地一言不說。我問到他和他的手下的氣味，幾乎要倒下去。最後我要求從我自己的小舟上面拿一點東西來吃，但是他却叫來了一隻雞子和一些好酒。接着又吩咐手下領我到一間十分乾淨的艙房裏睡。我和衣躺在船上，過了半點鐘光景，心想水手們一定在吃晚飯了，就偷偷地溜了出去，走到船邊，準備跳到海裏去，泗水逃掉，不願跟「雅胡」混在船道。但是一位水手把我攔住了；他們報告過船長以後，就把我鎖到了艙房裏面。

晚餐過後，彼得羅先生進來了，并且問我爲甚麼要那樣的輕生冒險。他鄭重告訴我，他并無別的意思，只想盡量地幫我的忙。他說得十分動人，最後我才把他看做了稍有幾分理性的動物。我向他簡單證明了我的航程的經過，我的手下的叛變，他們趕我登陸的那個國家，以及我在那兒居留三年的情形。他聽了這些，以爲這都是一種夢境或幻想；我不禁大大地生起氣來了。因爲我已經記了撒謊的伎倆——「雅胡」統治之下的各國的「雅胡」都有這種說謊的本領，所以他們也有懷疑別的種類所說

的實話的習性。我問他：在他國內是否也有這樣的風俗，愛說「不是實在的事情。」我告訴他，我幾乎已經忘了他所說的「虛偽」的含義；我在一慧因一國就是住上一千年，也決不會聽到一個最下等的僕人說出了一句謊言；我并不在乎他究竟是信不信，但是爲了報答他的厚誼，我可以原諒他的天性的腐敗，所以我也可以原諒他高興提出的種種異議；他以後也許可以不難發現了真實的。

這位船長是一位聰明的人士，他多方盤問了我敘述的漏洞以後，也就漸漸相信了我的真話。但是，他接着說道，既然我自命是絕對皈依真理的，我一定要給他一句諾言，陪他走過了這次航程，再不要企圖輕生；要不然，他就只有把我繼續禁閉了起來，一直等到抵達了里斯本以後。我答應了他的要求，不過同時我也表示說，我寧願忍受最大的艱難困苦，却不願回去生活在「雅胡」裏頭。

我們一路都沒有遇到甚麼重大的意外。有時，由於船長的慫恿邀請，我也陪他坐了一會，同時也竭力壓制自己對於人類的厭惡；可是我還是常常要流露出來，他也裝做若無其事地讓牠過去了。不過每天的多半時間，我總是躲在自己的艙房裏面，避至看到了任何水手。船長常常要我脫掉身上的野蠻衣服，并且願意把他自己的最好衣服借我穿。但是，我不能接受他的勸告，因爲我討厭把「雅胡」穿過的東西穿在自己的身上。我只請他借給我兩件乾淨的襯衣，那是穿後洗過的，所以我以爲不會怎樣地沾污了我的身體。每隔一天，我就更換了一次襯衣，并且親自把牠洗滌了一番。

一七一五年十一月五日，我們到達了里斯本。上岸的當兒，船長逼我把他的外套披在身上，免得惹動人衆聚了攏來。我給帶到了他的家裏，并且依我的請求，領我進到後邊最高的一間房子。我關

照他不要把我說的關於「慧囚」的事情告訴別人，因為只要洩露了一點端倪，不但可以招惹許多的人士跑來看我，而且還可以把我監禁了起來，或者給異端裁判所燒死。船長勸我接受一套新製的衣服。但是我不能讓裁縫量量身長；幸好彼德羅先生跟我的身材相差不遠，所以新的衣服也穿得十分合適。他還給我配置了其他全新的服裝；我把這些東西通通晒過了二十四小時以後才拿來穿用。

這位船長沒有太太，僕人也不上三個，吃飯的時候他們也不來伺候。他的持身那樣的檢點，而且又十分通達「人情」，所以我漸漸喜歡同他一道了。他那樣地影響了我，所以我偶爾也敢向後窗瞞了一會。後來我又搬到了另外的一間房子；我探頭向街上望了一下，可是却嚇得連忙縮了回來。過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他才領我走到了門口。我覺得我的恐怖慢慢減輕了，但是我的憎惡和厭賤却似乎增長了起來。最後我也敢由他陪着到街上走走去了，不過我總是用芸香或烟草塞緊了我的鼻子。

我曾經向彼德羅先生說過一些我的家事。十天以後，他告訴我說，爲了名譽和良心，我都應該回到自己的祖國，跟自己的老婆子女住在一道。他說，現在這裏就有一隻英國的船隻就要啓航了，他可以替我準備一切。他的議論和我的辯駁，這裏可以無需贅述了。總之，他說，我想找到的那種孤島，是根本無法找到的；但是我住到自己的家裏，倒可以照我自己的高興安排一切，過着休隱的生活。

最後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讓步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坐上一隻英國的船隻離開了里斯本；那隻海船的船主究竟是誰，我根本就沒有問過。彼德羅先生送我上船，而且還借我二十鎊現款。他親切地向我道別，分手的時候還把我擁抱起來，我極力忍受了下來。在這次最後的航行上，我沒有同船主

或任何下手往來；我託辭身上有病，一直躲在自己的艙房裏面。一七一五年十二月五日早上九點鐘光景，我們在丹茲拋錨。下午三時，我安抵了我在羅得希斯（勒德列夫的別名）的家裏。

我的太太和家人驚喜交集地把我接進去了，因為他斷定我當然是死掉了。但是，我必須坦白承認，我看到他們的時候，却只感到了憎惡、討厭和鄙夷；想到我與他們的密切關係，這種情緒也越發增長了起來。因為儘管自己不幸由「慧因」國放逐了出來以後，就不得不勉強看看「雅胡」的樣相，而且還同彼德羅先生談過多次，可是我的記憶和想像依然充斥着那些高貴的「慧因」的德性和思想。再則，我想起自己還跟「雅胡」裏面的一個結過了婚，結果變成了幾個「雅胡」的爸爸，這更教我感到了無比的慚愧，慌亂和恐怖。

我一進家裏的時候，我的太太就用自己的兩臂把我抱着，吻我一陣。因為多年沒有接觸過這種可厭的動物，這樣一來，我就馬上暈倒了下去，差不多經過了一個鐘頭。我寫這部遊記的時候，距我最後回到英國的日子，已經五年了；在第一年裏頭，我不能讓我的太太和子女站在我的跟前，他們的氣味難聞極了；我更不能夠同他們同室用飯。直到現在，他們還不敢碰我的麵包，或者用我的杯子喝水；我也不能讓他們任何一個抓住了我的手掌。我付出的第一筆款項就是用來購買兩匹年青的種馬，我把牠們養在一所很好的馬廄裏頭；除掉了牠們以外，我頂喜歡的就是那一位馬夫，因為我聞到他從馬廄裏頭沾到的氣味，我的精神就振奮起來了。我的馬兒也十分瞭解我，我每天最少要同牠們談上了四個鐘頭。牠們沒有見過馬轡和馬鞍；牠們都非常愛我，牠們彼此也非常友愛。

## 第十二章

敬愛的讀者，我已經把我自己十六年七個月以上的旅行的實際經過，向閣下報告完了。在這裏面，我寧願注重真實，倒并不怎樣重視文飾。我也許可以像別人一樣，採用一些怪誕不經的故事，教閣下驚奇一番，但是我寧願使用極端樸素的筆調描敘平凡的事實，因為我主要的目的是要向閣下報導，而不是讓閣下高興。

我們到過一些遙遠的國家，那都是英國或歐洲各國人士很少見過的地方，所以我們不難描寫一番海中陸上的奇怪動物。但是遊記作者的主要目的應該是要利用他所報導的關於海外各地的好壞事例，增進人類的聰明和德性，改善他們的思想。

我由衷地希望能夠製定一項這樣的法律：每一個遊記作者在奉准發表自己的遊記之前，必須向大法官宣誓，表示他要印行的東西都是盡量絕對真實的。這樣一來，大家才不會都像平常一樣地受到欺騙，因為現在有一些作者，爲了要教自己的作品容易暢銷，總是扯上了一些天大的謊言，朦朧粗心的讀者。我在年青的時候，也曾經閱讀過一些遊記，感到了非常愉快；但是，自從我走過了世界的許多地方，而且根據自己的觀察發現了許多虛構的紀載以後，我就開始厭惡這一方面的作品，甚至憤慨人類的信用竟讓他們作踐到了這樣的田地。所以，自從我自己的一些親友認爲我的拙作不致受到國內讀

者的厭棄之後，我就立定了一個信守不渝的戒律：我要「嚴格地遵守事實」。實際上我也不會受到任何的引誘而背棄了這個戒條，因為我始終記住我的高尚主人和我恭聆過他們談話的其他高貴「慧因」的訓誨和模範。

——*Nec si miserum Fortuna Sironem*

*Finit, vanum etiam mendacemque improba finger* ②

我都知道不需要天才學問只要很好的記憶或正確記錄的著作，是不會享到盛譽的。我也知道遊記的作者，也像字典的編者一樣，總是給車載斗量的後來居上的作者淹沒得寂然無聞。而且，十分可能的，後來的遊記作者日後遊歷了我在這兒描寫的幾個國家，還會發現到我的錯誤（要是這裏有甚麼錯誤），還會加上他們自己的新的發現；這樣一來，他們也就可以把我擠倒了下去，站上了我的地位，讓大家忘記了我曾經也算是一位作家。要是我是爲了求名而寫作，這的確是十分苦惱的。不過我的唯一目的只是爲了「大眾的福利」，所以我決不至於完全失望。因爲誰要自命是本國的具有理性的主宰動物，誰還能夠讀到了我所列舉的「慧因」的德性而不自慚自己的罪惡呢？我不用再說那些由「雅胡」統治的遼遠民族了。在那些民族裏頭，頂少腐敗的要算是博羅布丁納民族；他們在道德和政治上面的明智規範，也應該是我們樂得注意的。但是，我不想再說下去了，請賢明的讀者自行裁奪吧。

② 意思是：「縱使命運致西農陷於不幸，他也決不能致他做假和說謊」按西農係希臘戰士爲推羅城人

我很高興我的這一部著作大約是不會受到責難的，因為一個作者僅僅敘述那樣悠遠的幾個國家發生的那些平凡的事蹟，而那些國家又跟我們毫無貿易和航運的關係，誰還能夠反對這樣的一個作家呢？我還小心避免一般的遊記作者活該挨罵的一切毛病。此外，我跟任何的政黨都毫無瓜葛，我只是平心靜氣地寫作，絕無歧視或惡意中傷任何個人或集團。我抱着一個極端高尚的目的：啓導人類。我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我自以為比一般人類要高明一點，因為我曾經在相當長久的時間裏頭受過那些爐火純青的「慧因」的談吐的薰陶。我絕對不爲名利而寫作。我絕不用一個這樣的字眼，可以給第一敏感的人士認爲好像是一種批評，或者教他們微感不快。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坦白自命我是一個無懈可擊的作家，一切雄辯家、考究家、觀察家、思想家、挑剔家、評論家都無法對我施展他們的伎倆。

我承認有人曾經偷偷地對我說過，說是我負有英國臣民的義務，我當初回到英國的時候，早該向一位國務大臣呈遞一封備忘錄，因爲一個臣民發現的任何土地都算是屬於皇家的。但是，我很懷疑我們要征服我敘述的那些國家是否也會像斐迪南多·柯忒茲征服裸體的美洲土人那般的容易。我想列普野人并不值得我們派遣一支艦隊和軍隊去征服他們。我懷疑經略博羅布丁納究竟是不是上算或安全；再則，一支英國的軍隊頭上頂着那一座飛鳥究竟會不會覺得自在。至於「慧因」，那的確好像是不善戰爭的，他們對於這一門科學完全外行，尤其不能抵擋我們的槍礮。但是，要是我自己是國家大臣，我絕對不會主張去侵略他們。他們的賢明、團結、無畏和愛國可以補償他們軍事上的一切缺點。請想像一下吧，兩萬匹「慧因」衝進了一支歐洲的軍隊裏頭，搞亂了行列，推翻了車輛，用他們的後

跡猛踢，把戰士的臉孔踢得稀爛。因為他們都有奧古斯都的性格；Recalcitrat undique tutus。我不主張征服這個高尚的民族，我倒希望他們能够或者願意派出很多的人民來開化我們歐洲，教導我們認識榮譽、正義、真理、節制、急公、剛毅、貞潔、友誼、慈愛和忠忱的要義。這些道德上的字眼至今都還保存在我們許多種的語言裏面，我們在古今作者的著作上頭也都可以遇到這類的字眼；憑我的寡陋見識，我也還可以暢談一陣。

但是，我還有一個理由教我無意憑我的發現，擴張我主陛下的領土。老實說，我對於許多君主在這些方面的浩然正義是頗感懷疑的。比方說吧，一羣海盜給暴風漂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方；後來，一個人從主桅上頭發現了一塊陸地；他們上岸去劫掠一陣；他們遇見了一個無害的民族，備受人家的優待；他們給這個國家安上了一個新的名字，替他們的國王正式佔領了這塊土地，豎上一塊爛木頭或一塊石頭當做紀念碑；他們屠殺了二三十個的土人，硬抓了兩三個土人當作標本，之後，就駛回本國，請求恩赦。於是這裏就算是根據「天賦權利」得到的一塊新的領土。接着，就連忙遣派了許多船隻；當地的土人給趕掉或者殺光了，他們的酋長受到了酷刑的拷問，要獻出他們的金子；一切慘無人道的行爲以及姦淫都受到了特許，儘可以暢所欲言；整個大地充溢着土人的血腥氣味。這一班參預這種虔誠遠征的該死的屠伯，就算是派去超渡開化崇拜偶像的野蠻民族的「現代殖民團」。

不過，我承認，這裏說的完全跟不列顛民族毫無關係；他們在開拓殖民地上的智慧、苦心和正



義，都可以當做整個世界的模範；他們享有促進宗教和學術的高厚天賦；他們選擇虔誠能幹的教士宣揚基督教教義；他們審慎派遣沈默謹慎的人民從祖國移殖各地；他們派遣頂頂能幹的決不腐敗的官吏管理所有殖民地的民政，而且還特別注意在各地宣揚正義，藉以補助行政的不足。尤其重要的，他們派遣的總督都是頂頂精明的頂頂有德的人物，他們的心目裏面只有他們治下人民的幸福和他們上頭君主的榮譽。

但是，我所敘述的那些國家似乎都不願意受到殖民國的征服、奴役、屠殺或攆走，也并不盛產金子、銀子、食糧或烟草；照我的愚見看來，他們絕對不是我們表示熱心、發揮勇敢或圖謀利益的適當對象。要是有人更加熟悉那邊的情形，別有高見，那麼我一旦受到依法召詢的時候，我可以斷然證明在我以前根本就沒有一個歐洲的人士到達過這些國家。我認為當地人民是應該可以相信的；只有這一點也許是可以引起爭論的，那就是據說他們在多年以前曾經在「慧因」國的山上見過的那兩隻「雅胡」。

至於用皇上市名義正式領有這幾個地方，我却始終沒有想到過這種念頭。縱使我動過這種念頭，也是根據我當時自身的情況，爲了審慎和自全起見，我也只好把這種念頭擱在一邊，等待日後的更好機會。

作爲一個遊記的作者，我可以受到的責難只有這個了；現在我已經答覆了這個責難，我可以向尊敬的讀者從此告辭，回到勒德列夫我自己的小園裏面，享受自己的思致；實踐自己在「慧因」裏頭學

到的修身功課；教導自己家裏的「雅胡」，讓他們儘量變成馴良的動物；常常在鏡子面前看看自己的樣相，讓自己慢慢長成了一種習慣，可以忍着看人類的樣子。我痛惜我國「慧因」的獸性，但是在我的高尚的主人、他的家人和友好以及全體「慧因」的份上，我總是會敬他們；我們的「慧因」在外貌上完全酷肖那裏的「慧因」，可是他們的智力却退化下來了。

上一個星期，我已經讓我的太太同我一道進餐了，我讓她坐在椅子的最邊一處，並且請她答覆（不過是非常簡單的）我詢問的幾個問題。但是「雅胡」的氣味還是非常地難聞，我總是用芸香、薰衣草和烟草把鼻子緊緊地塞住。雖然一個人到晚年時候就很難改變舊的習慣，但是我還不至毫無希望，總有一天可以同我的鄰里「雅胡」相處，決不担心自己會受到他們的爪牙傷害。

要是一般的「雅胡」只有那些天賦的罪惡和頑憤，那麼我同他們和平相處也並不是甚麼很難的事情。我看見律師、扒手、上校、呆子、貴族、賭棍、政客、傷母、醫生、誇人、教唆者、訟棍、竇國賊等等，我一點都不會生氣；這都算是理所當然的。不過，我若是看到一個奇形怪狀的蠢漢，身體和精神都有許許多多的毛病，而又驕傲不過。那威會馬上叫我按耐不住了。我永遠不會瞭解爲甚麼這樣的一個畜生會跟這樣的一種罪惡連在一道。聰明有德的「慧因」具有種種可以增光理性動物的優點，但是在他們的語言裏就沒有用來表現這種罪惡的名詞。他們的語言沒有可以表現任何惡劣的事物詞彙，只有一些形容「強胡」的可厭特性的字眼；可是他們也還不能在「雅胡」的種種特性上面分別出所謂「驕傲」，因爲他們對於人類的天性缺乏透澈的瞭解——這種人類的天性在他們當權的國家

才表現得顯著的。但是，我有比較豐富的經驗，我倒可以清清楚楚看出野「雅胡」裏面也還有幾分這種罪惡的殘餘。

但是，在理性統治之下的「慧因」却不會因爲自己具有那些優美的特性而顯得驕傲，就像我們不會因爲自己不缺少一條腿子或一隻臂膀而顯得驕傲一樣。儘管有人會因爲四肢不全而感到傷痛，但是，一個清醒的人士決不會因爲自己的四肢齊全而得意揚揚。我對於這個問題囉嗦了這麼許多，全是因爲我希望要叫英吉利「雅胡」的社會不至於完全離世。所以，這裏，我懇求沾有幾分這種罪惡的人士，不要任意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完——

## 譯後散記

這部稿子算是譯完了。在今後一兩個月以內，如果趕不上疾病或意外，大概不至死掉了。

這部稿子的翻譯開始於去年十二月底，但是大部分工作却是在今年二月中旬以後至三月底以前完成的。原作者先後花了十二年心血的一部作品，而我却僅僅賠上這麼短促的時間就把它翻譯出來，這實在是一種罪過。

再則，就我自己的英文國文的程度上說，就我的文藝修養上說，就我對於英國歷史和社會的知識上說，這部作品也不應由我來翻譯的。

然而，我到底還是把它翻譯出來了，就爲的要讓自己不至在一兩月以內死掉。

×

×

×

我僅僅在少年時候，在家鄉美國教會設立的小學和初中讀過兩三年英文，最多不到四年。我的長輩要我學習英文，意思是要我大了以後可以當洋行買辦或買辦的奴才。可惜我偏偏又從我母家方面沾染了一點「書香」（其實也可說是書臭），我對於豆芽菜似的英文，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

所以到我可以自主的時候，我却進了一家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可是，天曉得，我也沒有好好地學習文學或中國的文學。

我常常說我自己所受的教育是標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離開了學校以後，我也就跟英文和文藝告別了。當時我並不想靠翻譯文藝過活，就像我從來不想在公文上盡「一行」或抄寫「等因奉此」，因為我的字體是十分整腳的。

X

X

X

一九三一年春季，我流落到了桂林，先在一所破廟裏住了三天或四天，後來才找到了一個初中教員的位子。但是待了一學期以後，却又給幾位自命為「最進步的」同事擠出來了。在桂林，我無所事事，也無以為生。沒有辦法。那麼好吧，就翻譯文藝吧。於是我開始從事文藝的翻譯工作。

後來走到戰時的首都，有時窮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偶爾也翻出一兩部小說。

X

X

X

抗戰勝利後第二年春間，我回到了上海，我滿想以後可以不搞這種於己不當於人無益的工作，滿想可以找到一個合適的崗位，吃飽穿暖，補讀一些沒有讀過的書籍。可是我的希望却隨着政協的幻滅而幻滅了。

在上海，開始兩年，我一直沒有職業，生活過得比戰時還要狼狽，而且也一年不如一年。

我幾乎一直過着「游擊」或「地鋪」生活。

中間有一年，我有自己的一間房子，寬約五尺，長約七尺。我滿意極了，雖然那座房子的四周總是有幾匹兇狗，出入很不方便，而且夜裏偶爾也會有鬼叫似的聲音，可以教胆小的朋友睡不安寢。

去年，我算是找到了一個職業，一個中學的教員，而且有一個六尺見方的個人的房子。但是這間房子却只有半扇釘死的窗子；窗子外面就是電車軌道；窗子對面隔着一道薄板就是小學部教室；窗子的右邊有一道房門，正對着上下的扶梯；扶梯旁邊算是禮堂，其實也就是操場。所以每天早上六點鐘光景，我就得醒了過來；以後每隔一個鐘頭就得聽一次山崩地裂的響動，因為樓上的學生絕對不是從扶梯走了下來，而是從上面奔了下來，或飛了下來的；接着又是一陣衝鋒陷陣似的奔騰和吶喊。這樣一直繼續到下午六點鐘以後。接着夜校的同學又來了。九時以後，天下太平了。然而，然而，這時候，電車的鏗鏘澎湃却特別顯得刺耳了。所以不到十二時以後，這裏是不會有真正的清靜的。

我教了一年書，病倒了四趟，有一次據說是可以死掉的。

X

X

X

今年年初，學期結束了以後，我離開了那個學校。這一次不是給擠走的——但是這一次可把我的教書胃口搞倒了。

我滿想找一間房子住下。上海到處有房子，甚至我也有朋友走了，把房子鎖了起來。然而，我却不能搬進那一間房子裏去。我重新過了一個時候的「游擊」和「地舖」生活。

最後，總算承了一位新交的厚誼，把他存放東西的一間亭子間借給我了。

我就在這裏譯完了這部譯稿。

X

X

X

有如多蘭所說的，這部作品是一篇故事，也是人生的批評；儘管寫得荒唐，却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不過它批評的原是十八世紀初期的英國社會，要是不懂當時英國以及當時歐洲的情形，我們就很難了解作者的批評的意義，也很難相信這是一部寫實的作品。我從來不給自己的譯本寫序，但是這一回我倒覺得似乎有找點材料，寫些序文之類的必要。後來，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在多蘭編的綏夫特選集上，有一篇編者的序文滿好，勸我把它翻譯了下來。我拿來讀了一遍。我不知道它究竟是好是壞，總之我覺得它一定比我自己能够寫下的來得高明。於是，爲了省事起見，我也就把這篇序文翻譯了出來，刊在本書的前面，另外給它安上了現在的標題。我想它對於這部譯文的讀者可能有點幫助的。

據說，這位多蘭先生是傳記專家，同時也是綏夫特專家，寫過綏夫特傳、富蘭克林傳，得過Pulitzer傳記獎金。

雖然，這部作品批評的是十八世紀的人類，我却也覺得它似乎也批評到了現在的人類。而且作者所批評的一些人類的罪惡和顛倒，今天倒也似乎有點加厲了。

比方說吧，今天的英國也還有邱吉爾這種的人物。

又比方說吧，我們可以在這部作品上看到十八世紀的殖民地國家如何「開化」野蠻的民族，「超渡」崇拜偶像的野蠻人。今天不是也還有「慷慨好義」的美國正在「提高」世界各國的人民生活水準，在「不民主的國家」扶植「民主」政權麼？牠在其他各國的成就如何，我不敢隨便置喙，但是牠

在咱們貴國的「功德」却實在值得區區感激涕零了；我個人的生活就是證據。

今天某些人物的臉皮之厚與扯謊的胆子之大，決不遜於當日歐洲的「雅胡」。

不過，我在今天却也看出了一點不同，那就是：今天世界上的「落後的」民族決不像當日的南洋黃種或美洲紅人；而明天，這些「落後的」民族也決不會變成今天的澳洲矮人，或美國的紅人。

X

X

X

不過，綏夫特究竟是十八世紀初期的人物，他的見解當然有多少跟我們不同。這是我們必須加以分別，而且也能够加以分別的。

這裏只有一點我覺得必須表示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綏夫特非常強調理性。我不知道哲學家是怎樣談論理性的，但是我覺得綏夫特把理性看做一種自然的秉賦，有似咱們的孟老夫子所謂的「良知」，區區却不以為然，雖然我也並不反對理性。在我看來，所謂理性也者其實就不過是：知道如何在此時此地給自己來個最好的安排而已。理性是自然的，同時也是社會的；理性不是絕對萬古不易的東西，但也有相對的一定標準。

比方說吧，戰爭與革命的確是可厭的東西，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切的戰爭和革命都是違反理性的。說是「戰亦亡，不戰亦亡」，所以要來個戰爭——這是垂死的掙扎；這是失掉理性的一種行動。說是不自由，毋寧死。」所以要來個革命——這是挺而走險；這也未必是出於理性的指示。如果此時此地最好有一次戰爭或革命，它不但必需而且一定會對參加戰爭或革命的每一個人發生良好的效果，那



麼你就應該來一次戰爭或革命——這才合乎理性。

有一位哲學家，似乎是羅素，曾經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說是革命是最不人道的一椿舉動，因為牠犧牲現在的人民，讓後人受惠。其實，如果有一次革命或戰爭的確是這樣的一種革命或戰爭，每一個現在的活人根據自己的理性，都應該加以歡迎，都應該踴躍參加。生命有一個自然的衝動，要求自己延續；這到底是好是壞，我們現在還不能加以判斷，但是我們却得承認這是一切生物的共有現象，也就是生命的一種規律；我們活着，我們還算是一個生物的當兒，我們就得服從這一條規律。然而，所謂生命的延續，實際上絕對不限於個體生命的維持；你的子子孫孫，你的後代，也就是你的生命。所以，在我看來，仁人義士的殺身成仁，絕對不是白糟蹋，也並不一定要出於甚麼偉大的自我犧牲的精神；這種行為其實就跟燕子哺雛或老牛舐犢一樣的合理，一樣的平凡。

所以問題不在於戰爭或革命是否合於理性，問題只在於某一次戰爭或某一次革命是否算是當時當地的一種最好的行動。

中國的無產階級，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今天既不要求在中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共產主義，却要來一次土地革命，據我看來，這可不一定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或共產主義者不顧自己的利害，一心一意只要造福中國的農民和民族資產階級，倒是因為這他們自己在此時此地能夠給自己做出的最好的安排。

又如果今天也有許多地主的子弟參加了當前的土地革命，這也不必是這些地主的子弟具有自我犧

牲的精神，只要他們知道在此時此地給自己來個最好的安排，他們也就會歡迎而且參加當前的土地革命了。我們這些封建的餘孽——地主的子弟，沒落的士大夫家庭的子弟以及區區之類——都好像是住在一棟由我們的始祖元宗遺留下來的兩千多年的破屋裏面的人家。現在這座破屋已經是棟折榱崩上漏下圯，快要垮台了，而且還趕上陣狂風暴雨。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趕快走開了這間破屋，協同我們的左鄰右舍把它拆掉，這有甚麼稀奇呢？這算是自我犧牲麼？難道我們一定要待在裏面，等它塌下，讓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老婆子女一起壓死麼？

你能够就你的自身利害，答覆了上面的問題，我以為你就有理性。據我看來，理性就是這樣的一樁東西。

X

X

X

我最討厭一些扮着菩薩法相的人物（這班人物似乎也都十分喜歡高談理性的），他們總是抱着悲天憫人的態度，標榜「偉大的」忘我精神，參加一切的社會活動。他們似乎以為要做一個好人，就必須大慈大悲，就必須犧牲自己似的。我却以為他們恰恰就是要「飛賊祀柳為橋樑，飛賊人性為仁義。」這種狂妄的心理往往不會有補於實際，而且因為昧於實際的利害，往往會教他們自己想要「超渡」的絃絃眾生反而吃到了他們的苦頭。

不過，這種心情如果是出於一種天真，那還是可以原諒的。可是，我却發現許多扮着菩薩法相的人物，他們的「菩薩」其實就只在「法相」上面，實際的居心倒是希望爬到高高在上的神龕裏面，教

衆生向他們膜拜。（雖然在我看來，這對於「菩薩」自己也不是真正合算的事體。）別的不說吧，我們大家不是都看過太多的「救濟甚麼署」、「甚麼服務社」、「甚麼福利社」之類的東西麼？哎呀，算了罷。

X

X

X

不知不覺，已經囉嗦了一大堆了。如果說這是寫給本書的讀者看的，那實在是荒唐之至。所以我應該來個申明：我在這裏寫下的一些東西只是給我自己看的，或者至多也給關心我的朋友們看看，讓他們知道我近年來的生活、工作和心情。要是有些讀者順便把它讀完了，我實在抱歉得很。

X

X

X

我十分感激在翻譯這部作品的期間，我的朋友納子、省吾、執之諸兄在譯事上，在精神上，在生活上，給我的幫助和慰安。

譯者 一九四九年兒童節天亮以前記於上海市東區一間亭子間裏面。

目裝幀：周毅目

格列佛遊記